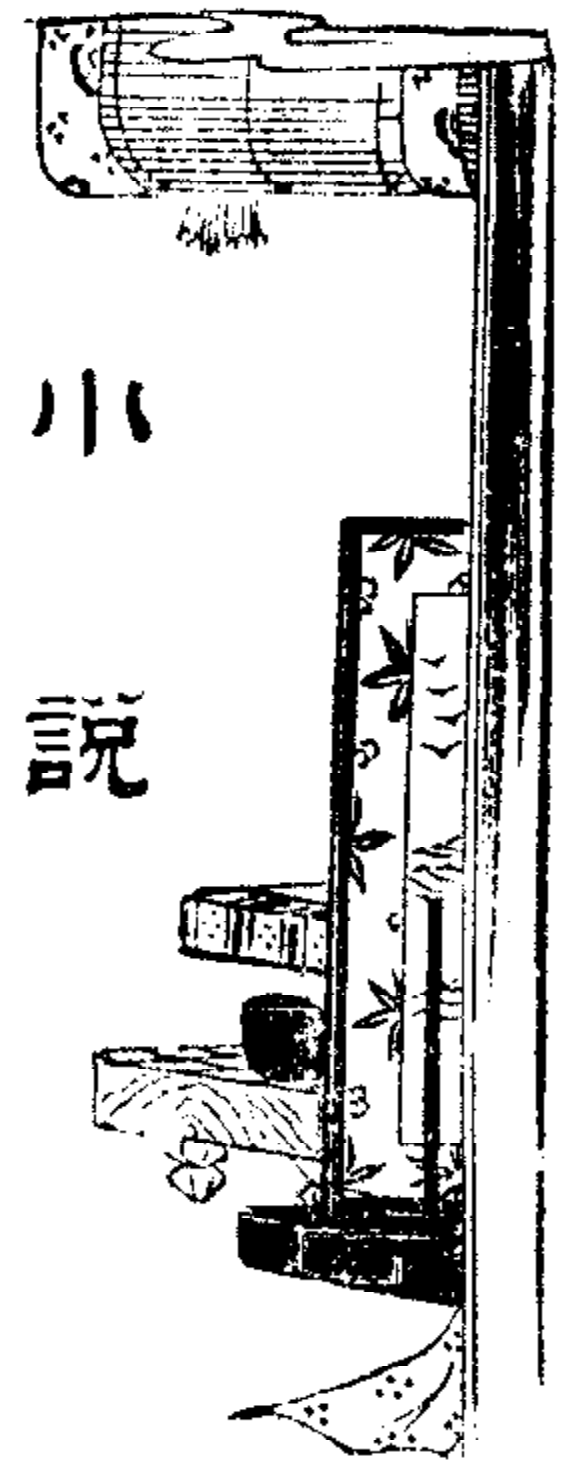


美人手

第一回 捕黨人分頭派偵探 盜金庫失手露機關

法國某著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小
說

世界上各國人類。因為爭一個本分自由的權限。古今來。遂演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活劇。斷送了無數英雄豪傑的生命。看官啊。試想。這是何苦。來由呢。西人有句話說得好。不自由。毋寧死。人生世上。總有一個應該享受的界限。比如他國的人民。享受一世。何等自由。我國的人民。也同一樣。在世數十年。怎麼這等掣肘。這等跼蹐。就使生在富貴之家。願指氣使。享用也算滿足。但除非總不出來見那世面就罷了。如果出來世界上走動走動。想要佔個平等的地位。試將那文明國度的人民。與自己細細比較。便覺得滿心都不自在。起來此外。中下等的人家。更自不消說了。惟是我徒然艷羨那文明

國度的自由。亦曾知到他們的自由。是怎麼樣掙得來的呢。平白白地由這個專受國了。的專制政府自己送回來。諒看官也知到無此便宜的事。如此就要拿出強硬的手段。問他。討這個頑賬。那是一定的道理了。但是他既然佔了專制的勢力。一向可以擺我們本分的自由。圈禁得住。到如今一旦想跳出他這個圈限。那是極不容易的。此何以故。因為世界上有許多的阻力。不獨對家佔着勢力的地步。不容易把這個九九八十一路的梅花庄。打得過。就說自己一個人帶來的根性。也常被一種急功近名見小利無遠慮的魔障。牽引出許多阻力來。即如作者所譯這部故事。其中人才智慧不可謂不周全。手段布置不可謂不巧密。而從中阻力竟生出種種波折。卒至無法可解。看官啊。試想。一想阻力二字。是容易輕心掉得過的麼。如今閒話且休絮繁。請轉入本書的正文罷。話說歐洲各國。自從民黨得勝之後。或變民主。或變君民共主。人民漸漸都把自由的權利爭了過來。獨俄羅斯一國。仍然行君權專制主義。因此國中人民。個個抑鬱不平。想着把強權的魁首。掀翻他落地來。暗中結成一個秘密社會。叫做希利尼黨。時時伺隙行事。一日俄王亞歷山大第二。坐車還宮。黨人就在半途上。用炸藥將俄

王轟傷。即晚殞命。後人有詩歎曰。

漫云勢力佔強權。博浪沙椎幸可蠲。野火一星烟一霎。史家贏得早編年。

後來其子亞歷山大第三即位。想着將希利尼黨人一網打盡。暗中頒出密旨。打發心腹能員。到處訪查該黨蹤跡。希利尼黨中各頭目。早已知到風聲緊急。不能安居俄地。因此個個投奔他國。其時法蘭西已改了民主。人人都講民權自由。凡犯了公罪投來的人。一體照例保護。因此希利尼黨人投奔法國的最多。却說當時俄王密派的偵探高手。有一個名叫荷理別夫。乃是大尉的武職。此人也有點本事。自從受了密旨。聞得希利尼黨人。多半竄匿在法國。他也追蹤到法國來。不知他用了甚麼的手段。將希利尼黨人的花名冊子。弄了一本到手。怎麼叫做花名冊呢。就是希利尼黨當日拜會結盟的人名部。得了這本冊子。就可以按圖追索。逐個跟尋的了。當時荷理別夫大尉得了這本冊子。十分鄭重。想着希利尼黨人羽翼極多。本領極大。這部冊子。放在屋裡。究竟不穩。不如找個極安穩的去處存放。較為妥當。因此用一個小鐵箱裝好。寄頓在一間私立的內國銀行去了。話分兩頭。却說法國京城巴黎有間圖理舍銀行。內國私立

銀行之中。這是個最有名的。行主圖理舍譽。是一個最好交結的應酬家。每逢禮拜四日。必開夜宴。招集一班豪客。酒肉徵逐。膝下有個女兒。名喚霞那。生得真個是花朵兒似的。他常時當作掌珠兒一般。愛的了不得。臨宴的時節。常叫他出來陪席。人人看見。自然要讚揚幾句。他聞人家稱讚他的女兒。更自高興。因此宴會的事。越發請得勤了。有一天。正當十一月第二個禮拜四的時候。是晚又應該是請客的日期了。到了四打鐘。行內早已收工。各夥計把會計賬部收拾妥當。人人都分頭遊耍運動去了。話說當黃昏時候。馬的廬街上。見有兩個少年。年紀約在廿四五左右。一個穿件卷珠絨的外套。一個穿件醬色斜呢的披風。兩家均將手插在袋裡。唧唧噥噥說着。慢騰騰的踱將過來。那一個說道。坐馬車罷。今日天氣太冷。覺得有些發寒噤呢。這一個答道。此處沒有馬車可雇。不如大踏步跑一頓。將週身的血氣。運行起來。只怕汗也要逼出一點兒。那裡還怕甚麼寒嗎。那一個笑道。伊古那君。你真可謂儉嗇的祖宗了。我舅父用你在行裏管賬。真真可謂知人善任的了。這個笑答道。你且漫笑話我。我勸你用錢的法子。亦宜省儉些纔好。我常時聞你舅父說。他心中很疼愛你。因為你這使錢的手段。太利

害了。不對他老人家的脾胃。因此他老人家爲這個事。時常納悶兒。瑪琪拖亞君。我勸你不如事事檢點些。令你舅父安心。將來或者招你做個東牀的嬌婿。這分大大的家當。豈不是都要歸你的麼。瑪琪拖亞答道。我并不願意作這個念頭。阿霞那雖然是個美人。但我并不屬意於他。他給我做媳婦。是不登對的。照我看來。這門親事。將來定然。是閣下的。我并非戀空杜撰。我也曾留心窺探舅父的意思。他不久定然要把你提拔起來。請你留神點兒。用點心事巴結霞那。如果巴結得上。這個銀行。就是你囊中物了。伊古那道。我不敢作此妄想。但得穩穩當當。做一個管賬的頭目。顧住這個飯碗。也便罷了。我近日聞得霞那小姐。同我行裡這個高等的書記美治阿士。有婚姻之約呢。瑪琪拖亞聽着。沈吟了半晌道。哦。是了。怪道那晚宴會的時候。阿霞那和美治阿士兩個。非常的親熱。趁空兒講到一個不得開交的樣子呢。伊古那道。美治阿士和霞那小姐。真真是一對天生的可人兒呢。我聞美治阿士在行裡同事。大家好像骨肉一般。我也很願意玉成他兩個的好事呢。瑪琪拖亞道。是不錯。你我同美治阿士。大家都是極合心的朋友。外間人人都起我們一個綽號。叫做三把連呢。我很替美治阿士歡喜。阿霞

那選得這個夫婿。也算是很有眼力。我也替霞那安樂呢。但不知我舅父的意思是怎麼樣。伊古那道。可不是麼。我那東家願意。那便好了。我也是這樣替他們擔着心呢。一頭說一頭走。不知不覺。便打從這個圖理舍銀行的門前經過。却說行主圖理舍譽的住宅。就在這銀行的後邊。原來這間銀行地方極爲寬敞。將前邊做了銀行辦事的所在。後頭尙空着許多餘地。因此該行主就將後座做了住宅。是時瑪琪拖亞同伊古那到了門前。見大門虛虛的掩着。伊古那記起今晚是東家宴會的日期。這時候也該赴席去了。隨手便把大門推開。正欲舉步。瑪琪拖亞在後向裡便一張。忽然怪叫起來。用手拍着伊古那的肩。指着樓上道。你聽見嗎。那個庫房裡。像有燈火的影子射出來呢。伊古那吃驚道。那奇怪了。這個金庫。不獨入夜裡沒有人進去。就是白天裡。除了我同東主之外。也無別個能進去的。瑪琪拖亞接道。莫非有了盜賊麼。伊古那道。這也未可定了。但縱然有賊進去。倒也無妨。諒他必不能下手的。因爲庫房裡那個鐵櫃。有一度極祕密的機關。近鎖口的步位。兩邊隱着一個半邊月形的鐵叉子。如果不曉用這個機關。那鑰匙一撥動簧機。這兩個叉便跳將出來。把手腕縮牢了。瑪琪拖亞道。不錯。

不錯。我也聽舅父說過。若然被這機關把手腕箍着。任你有多大氣力。再沒法弄得脫的。伊古那道。可不是麼。若果真是賊。這時候恐怕已經被機械捉住也。未可定了。瑪琪拖亞道。好歹我們只管上去。瞧罷。於是兩人進了大門。正欲上樓。突然見有兩個漢子。飛也似的從裡便走將出來。剛剛同他兩人撞個對面。一直向大門跑出去了。他二人一時認不清那兩個的面目。只認得一個是身材高大的漢子。扶着一個是身材矮小的。好像是着了酒的一般。他兩人以為是行主請酒的來客。并不曾注意。到他兩個身上。一直望欄上。將上去。果然見庫房的門也開了。左右一張。并不見了那個守庫的人。瑪琪拖亞詫異道。伊古那君。怎麼這個守庫的人都不見了嗎。伊古那道。這個東西。是列侖部下的小鬼托生的。這時候。一定又是被那麴孽的魔神拖去了。瑪琪拖亞道。這個人是夢不得的。銀行重地。用着這樣沒心肝的人。那也奇怪了。就是趁着空兒。也應該先把門戶留心關。權妥當。斷不能丟着就走。金庫比不同別樣。萬一有失。可是頑的嗎。如今看這般光景。裡便的情形。却是難料的。快些去瞧瞧罷。於是兩人再走進室內一看。只見桌上放着一枝洋蠟燭。點得光亮亮的。瑪琪拖亞道。

庫房內地。夜裡點起火來。那也奇怪得很了。一頭說。一頭把這枝洋蠟燭拿在手裡。到鐵櫃前一照。嚇了一跳道。你瞧你瞧。這一定是有賊來偷開鐵櫃呢。你看這兩個叉子都跳了出來了。伊古那道。這就奇怪得不可思議了。機關既然跳得出來。怎麼盜賊竟然捉不着呢。莫非死機關捉不得活盜賊麼。瑪琪拖亞向機關穴裡仔細的照了一照。直着脖子驚叫道。快來快來。你瞧。賊已捉在這裡呢。你看這機關裡便吊着一隻手。兒可不是麼。想必這個賊人被機關捉住。掙脫不得。因此把這隻手割斷。丟在這裡呢。伊古那聽說。留神一看。見這個機關。果然不端不正。把一隻手挾得緊緊。在裏面吊着。伊古那伸着舌頭道。這個賊也能發得狠了。瑪琪拖亞再朝着穴裡細細的把這隻手打量了一回。忽然眉開眼笑。嬉嬉的說道。啊啊。這個真是妙。手空空兒啊。這個真是妙。妙的手的空空兒啊。要知瑪琪拖亞驚喜的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二回 死機關苦了活美人 黃金釧殉着白玉手

却說被機關叉子挾着的手。原來不是男子漢的。乃是一隻極輕巧嬌嫩的美人手。這一個無名指上本來帶着個指環。他怕留了憑據。被人窺破。因此設法把指環脫了去。所以纖指上第三節尙留有指環的痕迹。瑪琪拖亞看得親切。因自想道。這個一定是甚麼嬌貴的婦人了。我在巴黎京城日中同這貴家婦人來往也不少。或者這個婦人就在我相識之內。也未可定。沒頭沒緒。把這件事弄出滿肚子的疑團來。伊古那是個沒胆氣的人。見了這樣鮮血淋漓的人手。由不得牙關打起個卦來。嚙嚙嚙震個不住。瑪琪拖亞道。這個強盜看來一定是個甚麼的貴婦人呢。伊古那道。這倒未必。如果是



個貴婦人怎肯去做賊。又怎能發發這個狠心。吃得起這苦。瑪琪拖亞道。不然做賊的原因。我雖猜不出。惟是他既是個貴婦人。恐怕敗露聲名。要緊。所以不顧生死。也要發這狠心。討個脫身法兒。若果是平常盜賊。不知羞恥。只怕截他半個手指。讓他逃去。他也不願意。依我看來。一定是個貴婦人無疑。像你這樣沒主意的人。怎能發猜得出來。一頭說。一頭再把洋燭四邊詳了。一回忽又道。這不是一個進來的。還有甚麼同類的人。一齊跟着這手。定是同類的人。替他截斷。你明白了麼。你看這裡的血迹。想係當時同類的人。替他將手截斷之後。立刻把手巾同他掩着傷口。你試瞧瞧這裡。有一男子所用的手巾。都把血迹染得通紅。此可見他的同類是個男子。漢了。正說間。又瞥見有一破爛絲巾。指道。那不是貴婦人所用的嗎。想必他把這絲巾劈開。紮住傷口。就逃走的。他那時的光景。非常着忙。所以這枝蠟燭都忘記熄滅。你看這燭。現時尙剩二寸有餘。諒來正走了未久。怎見得呢。試想他初來的時候。把燭點着。然後拿出鑰匙來。開鐵櫃。後來被機關挾着。屢掙不脫。看看時候久了。恐怕敗露。這纔商量把這手丟了。及至將手切斷之後。把手巾紮了。然後逃走。如今我們進來。亦已有這一會兒。可見這

賊剛去了。後我們就跟着進來了。又我們入門時候，與兩個男子打了個照面。或者那就是賊。也未可料。我還恍惚記得那個矮的，靠着那高的，好像被他參扶着，的模樣。那定是個女扮男裝的賊婆子。可惜現時已經趕他不上。這裡瑪琪拖亞自言自語，口問心的不住的點頭。那邊站着的伊古那，并不答應，覺得滿心有點不安的模樣。驀地向瑪琪拖亞道：瑪琪拖亞君，我們快些同到後樓告訴東主罷。瑪琪拖亞正色道：傻兄弟，你若把這件事對舅父說知，那就不能破案了。此事必須慎密。若令外間知到，那時新聞紙上當了一件稀奇的事，登在報紙，你傳我說，豈不是教這賊留心防備麼？如今只有你我兩人知到，再沒有第三個曉得的。不如你把這事交給我，待我暗中向各家貴婦人處細細的查訪一番，或者有個水落石出也。未可定。伊古那道：萬一洩漏，我怎能殼當得起東主的怪責。瑪琪拖亞道：東主怪責的話，你也不用操心。他日此事萬一洩漏，舅父罪責我自願一人承當，斷不牽累到你身上。但求你始終秘密，那便好了。如今這裡黏着的血迹，待我拭抹乾淨，再看不出有一點破綻兒。以後舅父倘或知到，我就問在你一人。你須緊記我的說話纔好。瑪琪拖亞拿出東主親戚的勢子，伊古那不過是個受

雇的人員。那裡敢逆他。因答道。照這麼說。那就瞞着東主。暫不提罷了。瑪琪拖亞道。那自然不用說了。無端端惹他一肚子氣。白白受他一場責罵。有甚麼益處呢。好兄弟。你先把這個庫門關上。更把鎖栓着。別要被入來。我還有句密話。要同你商量呢。伊古那聽說。摸不着頭腦。好似做夢的一般。無精打采。轉身閉了庫門。把鎖栓了。回身走到瑪琪拖亞旁邊站着。這時瑪琪拖亞用手攬着眼前燭火的光線。向庫門外張了一張。然後低聲說道。伊古那君。這個鐵櫃開闔的祕密法。那賊已經曉得的了。你看這五顆配合記號的數碼。已經對得准。准伊古那聽說。不覺耳邊轟的一聲。心裡突突的跳將起來。仔細把數碼一看。果然正正對着。因說道。可巧今日銀行收工的時候。我同東主在這裡談及。要將那數碼暗號轉一轉新法兒。難道那賊也就聽見不成。瑪琪拖亞道。這倒未必。我打量此事。定有行內人做線引子。比如日常這間庫房。別有人可以進來麼。伊古那道。除了我與東主使喚人及書記。也有常常進來的。但非允許過他。也都不敢擅進。這個祕密的事。別人怎能數知到。瑪琪拖亞道。那守門的細魚助摩祖呢。伊古那道。助摩祖嗎。這個不成材的懶東西。東主因為憐他娘貧窮。留他在行裡供役。他每

天一到午後三打鐘。便一溜烟跑到外頭。訪他的朋友。找他的頑意兒去了。我們所談秘密話的時候。他那裡還在行裡。瑪琪拖亞道。那賊雖然曉得開鎖的祕法。還有這個機關未曾下得手。也算徼倖的事。伊古那道。要知到這個機關。行內除了我同東主。就別無第三個了。瑪琪拖亞道。你且把這機關試開來瞧瞧。我想把這手拿出。認真檢查一番。伊古那答應着。就把側便那一行同樣的螺絲釘子。從中揀了第三那個。把釘頭轉了幾轉。却也奇怪。這機關的叉子。撇的便縮了進去。那隻手撲的便掉將下來。於是瑪琪拖亞把這手取起。忽然寶光四射。亮閃閃的一件東西。環着這隻手腕。瑪琪拖亞一見不禁喜得發狂起來。向燭火下細細一認。笑道。你看這件精工細緻的寶貝。尋常的人家。怎能戴得起。有了這件賊証。就可以跟出個蹤跡來了。看官。你道這件是甚麼的寶貝呢。原來這個女賊。戴着一隻鑽石嵌的鏤花金手釧。當時被那機關箍住。連這手釧也箍在裡頭。後來把這隻手割斷。大凡沒了生氣的肢體。那骨節便變硬起來。因此不能把這手釧脫去。如今留下這件禍根。後來遂弄出許多枝節。竟然把一個女豪傑的命都糟蹋了。此是後話。且說是時伊古那見瑪琪拖亞將手釧拿着。問道。你打

算是靜悄悄的在外頭查訪麼。瑪琪拖亞答道。那是一定的了。因為我是個無事忙的閒人。每日除交接朋友。就別無事情。我天生的古怪脾氣。大凡世間有件新奇不易知的事。我偏偏要設法抽出他的頭緒來。這算是我的特質。如果我去做個包探。一定不肯讓英國的歇洛克。但是我碍着舅父的體面。不好做包探的職業。倘然我做着包探。斷不至惹人笑話的。伊古那道。這些事業。我是幫手不來了。瑪琪拖亞道。也無庸你幫手。但要你一力把這事祕着。不論那個。都不可走漏消息。伊古那道。你請放心。瑪琪拖亞又道。那賊刻下不曾得手。今夜或恐再來。此事不可不防。不如趁此時把那數碼暗號。再改轉別個法兒。古語道。有備那就無患呢。伊古那道。東主跟問起來。那就怎麼回荅。瑪琪拖亞道。如果舅父跟問起來。你就說昨日商量之時。恍惚聽得外頭有腳步聲響。覺得放心不下。所以再把這暗碼變轉了。以防不測。我諒舅父不特不起疑心。且一定讚你做事精細。伊古那聽着點頭。荅應了幾個是字。遂把這數碼轉了幾轉。沈吟道。用個甚麼暗碼呢。瑪琪拖亞想了一想。道。就用霞那的名字串成罷。於是伊古那果把那暗碼照樣串成。Olana。這五個字出來。然後把鐵櫃的門開了。逐細檢點過一遍。見

所有存放的金子。及各種銀票匯票各家寄存的保單等件。完完全全。不曾短少。知道那賊被機關捉住。果然不曾將這鎖弄得開了。瑪琪拖亞又把旁邊那抽屜拉開看看。見有一個小小的鐵箱子。指着說道。這箱子是個甚麼東西。伊古那道。是一個大商家。寄頓在這裡的。說是他的田地契約。及先代遺像。都放在裡。是個極緊要的存件呢。瑪琪拖亞聽說。依舊把抽屜推進關攏了。囑他照舊鎖好。伊古那答應着。就照霞那道五個字的暗碼。珍珍重重把櫃門關好。然後對瑪琪拖亞道。這也算一場徼倖。如今查過無事。大家也好收拾完了。趕到後頭趁你舅父的宴會。瑪琪拖亞道。此時差不多要散席了。不去也罷。不如趁着無人知覺。悄默聲兒的回了去。還好呢。伊古那道。倘東主明日問起來。因何不前往赴席。那怎麼說呢。瑪琪拖亞道。有罪總推歸我一人。便是。倘若他問起時。你可說昨晚被瑪琪拖亞死拉到一間酒店。瑪琪拖亞飲得爛醉。抬也抬不動。我恐他胡亂睡着。着了風。因此把他送到家裡去。被這事纏個不清。因此遲了不及趕來。你照此說。那就無事了。伊古那也依着答應了。於是瑪琪拖亞把所有血迹也都抹個乾淨。然後把那美人的手兒。用手巾包好。把那鑽石的金釧。放在夾縫的襟袋。

叢錄門

子○裡○同○着○伊○古○那○一○塊○兒○人○不○知○鬼○不○覺○的○一○溜○烟○向○大○門○鑽○出○去○了○看○官○你○知○道○這
隻○手○是○怎○麼○的○來○歷○嗎○如○今○不○便○說○明○且○先○把○一○首○感○事○詩○念○與○看○官○聽○聽
拚○得○皮○囊○便○真○俠○也○須○既○濟○憶○韋○編○要○知○滿○掌○桃○花○血○正○是○當○頭○一○指○禪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三回 窮措起家以財爲命 嬌娃選婿違訓失歡

却說圖理舍銀行行主的世系。譯者如今且趁空兒表明。按這個圖理舍譽。當初本是個貧窮的人家出身。自幼從鄉裡出到巴黎京城。在一個大商家的行裡雇工。他爲人很勤謹。故此被那商家十分看得起。將行內事權。漸漸交給他管理。不上十來年。也就積了些資本。開了這間內國的銀行。生意極盛。以巴黎而計。這銀行也算數一數二的了。他的妻子。因爲生霞那之時。在月裡得病身故。圖理舍譽與那妻子是個極恩愛的夫妻。不幸因產難去世。十分悲悼。也曾立誓。不再續娶。雇了一個上等的保姆。把霞那鞠育長成。又請了一個有學問有見識的女師。教導他婦女禮儀。及那文藝歌曲音樂。

小說



針黹等事。如今學得件件皆精。真個是才貌兼全。出挑得一個萬中無一的美女子。圖理舍譽每每憶起亡妻。萬種恩情。覺得總無着落。思念亡妻身後的留傳。惟有這愛女霞那。是他一點血脈。因此這點愛情。都移在霞那身上。疼愛霞那。就當作向亡妻盡點心事一般。所以他愛霞那。比別人疼愛子女不同。每日行中事務雖極忙極鬧。他午飯前後。也必定留一個時辰的工夫。同霞那說說笑笑。有時沒甚麼話可講。也要霞那將臉兒對着他。不住的看個飽。這纔算完了一樁心事。話說那日是禮拜五的時候。就是瑪琪、拖亞及伊古那兩人在庫房拾得美人手的第二日。圖理舍譽在那大餐樓裏的椅子上坐着。用手招霞那到他跟前。霞那照日常見尊長親愛的禮。用手抱着父親的頸。輕輕向父親的臉旁啜了一啜。嬌癡癡的說道。爹爹。今天把鬍子剃的這麼乾淨。那臉上很是滑油油的呢。話着。那手兒便向他父親的臉上摩掃了一會子。圖理舍譽笑道。我的兒。你今年十八歲了。前日不是你的生日麼。依然是一般孩子氣。十八歲的女兒。也要端端肅肅立個品格兒了。霞那笑道。是呀。我依然是個小孩子呢。爹爹的膝頭上。我很想爹抱我坐坐。爹爹是養大我的。比不同別人。如果我出去見了生人。我

也曉得莊莊重重起來的。圖理舍譽道。十七八歲的年紀。如果親疎的界限都不曉得。那還成個中用的嗎。如今你年紀也不算小了。也應該擇婿的時候了。霞那聽見提起擇婿二字。羞答答的不覺漲紅了臉。再不則聲。一直走向那邊桌子上。把那蒸熟的鷄子端將過來。圖理舍譽微微的笑着道。這也不用害甚麼羞。你已是及笄的時候。提親是應該的事。自古道男大湏婚。女大湏嫁。那有終身做老姑娘的事。霞那把頭低着說道。我是一生願跟着爹爹。侍奉你到白歲呢。圖理舍譽道。那也是你一點孝心。我也不願把你遠嫁他方的。話着。忽然轉想一想。又改口道。遠方的外國人。只有一個我很願招贅他做個女婿的。你記得那個俄國人嗎。那是個有錢的財主呢。霞那答道。爹爹。休要把孩兒來開心罷。圖理舍譽道。那是真話。你不記得先日來過那個俄國人。叫做荷理別夫的麼。他在俄國。現做大尉的官。家當很是豐富。我的行裡。也有十萬圓的金錢存下。此人品貌亦不俗。又是個大家子弟。那還不算好的麼。霞那聽見作起色來。答道。這樣的人家。我是極不願意的。有法國這麼自由的人。不做反去做俄國人。受那沒自由的法律拘束。我情願死也不願吃這個飯。圖理舍譽聽了。帶着笑道。死也死不得這

麼易。有爹爹在。也不用你操這個心。我定必揀到合你的意的。我這間銀行。幸而也有寬餘地方。我揀個一生可以同着我一塊兒住的做個女婿。你可願意麼。霞那道。那任從爹爹的主意。我但求跟着爹爹。時時可以見爹爹的面。侍奉爹爹。那就願意了。圖理舍譽道。然則這樣身分的男子漢。你真沒有不願意的嗎。霞那道。果然是合了爹爹的意思。孩兒是沒有不願意的。圖理舍譽又道。然則年紀你也不論的嗎。霞那答道。三十歲的也不論。圖理舍譽點了點頭道。是了。那正是當時得令的美少年呢。霞那道。孩兒不曉得甚麼美不美。也不計較甚麼少年不少年。但求有些才幹。不是個薄倖郎。那就好了。圖理舍譽道。不錯。有本事。有情義。那是第一件緊要的事。比如家當那兩個字。你又是怎麼樣的主意呢。霞那道。爹爹有這麼殷實的家業。那又何必較計甚麼家當不家當。圖理舍譽道。那也不錯。家當有沒有也可不計。但要勤謹。像得個興家創業的模樣兒。將來也不怕不發達。即如我初在鄉裡。也不過是個窮漢。却不料如今竟然坐了巴黎第一二把的椅子。霞那道。可不是麼。縱然是有本事。有情義。如果是個懶惰。愛吃。不愛做的人。那就沒有指望的呢。圖理舍譽道。愛吃懶做。那便是不中用的東

西了。我告訴你。我的心意。如今看中了一個男子。現時甚麼家當都沒有的。但將來這一個銀行。打算入他些股份。把這盤生意交給他。算是與我兩份合做的。你的心意如何呢。霞那聽了這句說話。不覺滿心歡喜。應聲答道。是爹爹這麼中意的人。孩兒是萬分徼倖的了。圖理舍譽道。果然是個孝順的女兒。如果你也合意。我就想把家內的業務。及我們的意向。早日對他說明。盡地交托過他。你知到這個男子叫甚麼的名字麼。霞那滿臉兒堆着喜色。答道。是美治阿士。麼是美治阿士。那個男子。麼圖理舍譽本來笑吟吟的對着霞那。忽聽見霞那舉出這個名字。突然斂了笑容。斜着這雙眉。含着一種慍色。問道。美治阿士。美治阿士。我同你講了半天。你以為我是賞識美治阿士麼。霞那見父親忽然變了這個臉色。把自己的臉色都嚇黃了。再不敢出半句的聲。垂着眼把頭低了。圖理舍譽又厲聲問道。我所講這番說話。你怎麼忽然把美治阿士想起來了。快告訴我。霞那暗中想道。美治阿士是我最屬意的男子。當時以為爹爹也是同我的意一樣。不想這卦竟然變了。我若是始終默然。這個心事是沒有指望的了。想到此便大着胆子答道。美治阿士在銀行裡。原不是個下等腳色。當着書記的職役。也是代辦

爹分任辦事的權的。他不是我家得用的人麼。爹爹所有要重的事。不是時常交給他辦理的麼。他的品性也不錯。人又純直。又勤謹。還不算一個好夥計麼。圖理舍譽歎口氣道。你口口聲聲只記着美治阿士。那就錯了。霞那道。然則爹爹的意思指着誰人呢。圖理舍譽道。你問我的意思嗎。我并不是看中美治阿士。我告訴你罷。這個美治阿士我爲甚麼用他在這裡做書記呢。本來他的父親。從前同我這銀行常有交易。也是個老主顧。後來他的家運不濟。事事崩敗。把那些家業都弄得清光了。因此他的父親抑鬱生病。也就死掉了。留下這個美治阿士。一貧如洗。不能過活。我爲着同他父親相識過一場。是以起了一點憐憫的心。將行裡書記的職役。給他做了。我用他的緣故。就是爲此。并非取他的品貌。亦并非愛他純直勤謹。你想我把他招做女婿。那是斷不能要的。霞那道。怎麼斷不能要呢。圖理舍譽道。你曉得他的家世來歷麼。他是個貴族的宦裔。雖然現在不露出貴族的腔子。但以一個侯爵的公子。在人矮屋簷下低着頭做人。暫時不得不委曲忍氣。究竟他自幼驕養慣的。那種奢侈揮霍的手段。那裡知道這個錢來歷的難處。我們做買賣的人。怎能要他來。況且我從少時就是貧窮出身。

四五歲的時候。已經知到這個錢的好處。故此一生儉約。攢積得這副身家。我老實對你說。我家的女婿。一定要揀個同我一樣貧窮的人家子弟。那是一定不易的家法了。霞那被父親教訓了這一頓說話。看看這點心事。已是放了絕望的景象。不覺忍着兩眶子的眼淚。低着頭一語不發。圖理舍譽見女兒這麼光景。知道一時自己的話說得太重了。不覺生起一點憐愛的心。把臉色回轉過來。改口說道。呵呵。我爲你只顧把話儘地來說着。這個湯攔着。凍得冷冰冰的都忘記了。哪。你也吃點兒罷。我見你常時放着這副刀叉。懶懶的甚麼都不愛吃。那身子怎能彀強壯呢。快些陪着我吃點兒罷。霞那滿面堆着淒涼。喉裏帶着悲咽的聲音微微應道。今天甚麼都不想。吃。爹爹請用罷。剛說着。忽聽見外廂有人行走的脚步聲。一直到了大餐樓門邊。把手向門梆子敲了兩敲。遂輕輕的踱將進來。欲知這個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善知識相逢離恨天 巧安排強行逐客令

話說圖理舍譽剛纔把女兒教訓。不肯招那書記美治阿士爲婿。不料話猶未了。如今

躡將入來這個人。正正是他。他本來是霞那心頭牽掛着的人。一聽那脚步的聲響。早已認得八九不覺。把這種無限的淒涼憤怨。從心坎兒一直攙到臉上。及至美治阿士到了餐樓之內。他眼巴巴的把美治阿士的臉望了一望。這種淒涼欲訴的心事。就從那眼睛兒的光線渡將過來。美治阿士見了霞那這般情形。就如接了無線電報一般。也就猜中了八九分。臉色不覺黃將起來。惟是當着東家面前。不好十分顯露。勉強忍着。站在圖理舍譽傍邊。細聲說道。方纔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到來。請你一見。現在客廳上等着。圖理舍譽像個極不喜歡的聲口。答道。食餐的時候。會甚麼客。叫他等着。美治阿士聽了。不敢怠慢。答應一聲。是。連忙退了出去。這裡圖理舍譽把朝餐食完。立起身來。見霞那在那邊坐着出神。好像想度甚麼似的。圖理舍譽用手撫着女兒的肩頭。說道。你也不用憂心了。爲父的說話。正是替你打算的。你好好聽着爲父的教訓。把美治阿士丟開。一時雖然覺得難過。漸漸也就忘了。你把餐吃完。慢慢的自己細想。試着借大年紀的父親所說的話。有理。抑或你自己使性子固執的有理哩。你仔仔細細想一想。那就自然明白了。懇懇摯摯的安慰了幾句。就從大餐樓躡將出來。心中想道。料本

到今日，提起擇婿的事。累霞那哭了這一場。也覺問心難過。但幸今日一問，方知到他的心的事。不然我就始終睡在那夢裡頭了。我一向見他在我跟前，尙未脫那些孩子氣。因此也不大留意防閑他。不料他就有此意想不到的事。幸而知覺尙早。從今不得不要格外留神了。一頭想，一頭走到那客廳上。那個荷理別夫大尉正在把那紙烟用兩指夾着，吸了個不耐煩。圖理舍譽走近一步，同他握握手，說道：對不住，對不住，太簡慢了。荷理別夫恭恭敬敬的答道：造次登門，十分驚動。弟因今朝接到本國來電，促令歸國有事，刻下便要起程。因此到來辭行，且欲將從前寄頓的些少金錢及那些說至此圖理舍譽急接口道：那是不錯。閣下所寄頓的金錢，隨時可以收取。但平時銀行的規矩，凡提收巨款，先要預日通知。可巧今日法國銀行有數十萬的款到期應交，已預備好了。尙有數日之期。如今就從該款內提撥，先行交與閣下，便是。荷理別夫道：弟此來非欲收取這段款項的事。弟從前同那款項一齊交來，那個小鐵箱子，那時也曾向老兄說過。這是弟家歷代所傳重要的品物。此箱子弟要一齊帶回國去。特地到來通知。至於款項，不過欲取出二三千金，作爲沿途旅費。其餘仍然寄存貴行。此之由存倉庫。

那更穩當了。圖理舍譽道。然則閣下幾時要用呢。荷理別夫道。明日早晨九點鐘。弟當親來領取。說完。便匆匆起身告辭。圖理舍譽把他送了出門。轉身仍舊入客廳坐下。把美治阿士叫了進來。嚴氣正性的。擺出那東家的架子。問道。你在我這裡已經有兩年了。你記得麼。美治阿士答道。是兩年零三個月了。圖理舍譽又道。其中我有甚麼地方待薄你的沒有。美治阿士答道。說那裡話。自從先父去世之後。美治阿士一無倚賴。幸蒙東主提拔。格外栽培。得在行裡供職。此恩此德。正所謂沒齒不能忘的了。圖理舍譽道。你也知道感恩麼。既是感恩。就不該來蠱惑我的女兒。難道算是你報恩的所為嗎。美治阿士突然聽了這話。好似當頭打了個霹靂。知到不是個好消息了。不覺嚇得兩臉鉄青。如同呆了一般。連話也答不上來。圖理舍譽又道。此事你也不用掩飾了。我已經審問明白。女兒也已承認了。美治阿士此時。不覺那種公子家的舊脾氣。幾乎要發作起來。用力禁制。方把這氣捺將下去。答道。小子并不敢隱飾。自己亦不知到過犯之處。至謂小子蠱惑令女公子。此言不知從何說起。莫非小子有誑騙令女公子的財物等事麼。圖理舍譽道。你也不必用那咬文嚼字的話。在我眼前搪塞。我老實問你一個。

你是很眷愛我的女兒麼。美治阿士答道。眷愛的心那是有的。圖理舍譽道。然則你想眷愛霞那。就估量着霞那也眷愛你麼。美治阿士道。方纔東主說霞那小姐甚麼都已承認了。然則眷愛不眷愛。想東主聞霞那小姐的言。也都明白的了。圖理舍譽忽然翻了口調。着着實實的說道。我是個生身的父。他敢不照直的供認。你也不用多說了。從前的事。追悔已是不及。幸如今已經知覺。自今以後。不能不設法挽回。美治阿士忽聽得設法挽回四個字。不覺變了顏色。一種又怨又急之氣。衝得頭筋條條暴漲起來。圖理舍譽又道。你也不用惱了。年少兩相愛慕。那也是人情有的。但欲我把霞那做你的妻子。那是斷斷不能的事。我并非嫌你是個破落戶的人家。你的境遇。我是盡知到的。我也着實的憐愛你。你的品行。我也儘見信得過。并不曾有半點兒的意思睨不起你。但我仔細思來。你的家世。是個侯爵的貴族。我是個鄉裡的平民。以平民的女兒。怎敢扳你貴族的門戶。我之心意。并無別的。不過因我是個商人。我之女婿。亦願擇一個商家子弟。那纔是我本分的事。貴族的公子家兒。怎能殼同我商家人合權得來呢。如今霞那着實被我教訓了一番。他已經醒悟。已經聽從我的話。絕了這個念頭了。你也該

把這無益的念頭收拾收拾了罷。我家裡近在咫尺。你在此出出入入。實屬不便。我極願你從今以後。二三年間勿與霞那會面。如果兩不相見。漸漸的丟開手。那自然也就忘了。我這番說話。并非把你退職。你切勿誤會我的意。今有一句話。和你商量。我在埃及分設一間支店。意欲委你到那支店當個代理人的職任。任滿三年。你儘可積得一分小小的家當。那時擇過一個好人家的姑娘。也可以過得活了。這是我一番的好意勸你。你須要知道纔好。如今你也不用立刻回答我。我今天有事。此刻要到別處去。今晚或者不回來。你慢慢想過。明日後日回我的信。也未爲遲。你莫小覷了這事。到埃及的出息。是比別處強得多的呢。那老頭子有意無意半冷半熱的說了一頓。就起身大踏步出門去了。圖理舍譽因動了這一點家庭專制的念頭。下了這一番強權壓制的手段。有分教。

暮色起心思賣友。

捨生畫策累恩人。

後人有長歌一首歎道。

錢神尊骨月。賤中懷。再慮交相戰。風俗習慣坑煞人。可憐專制家庭變。天生國

於我何所讎。湍水強決東西流。兒女亦國民。壓抑夫何求。豈不曰憂樂關懷是親。志越俎借箸非多事。豈不曰少年識見未堅定。抉擇不審將爲累。那知大造成。民各賦愛力爲精神。正副兩電具攝力。電力之大尙有何物能比倫。陰陽二氣皆元理。團體結合萬化始。肩任義務行平權。種類密切社會起。斯道本自含太和。因果緣法無偏頗。薰蕕雜植異根性。那得玉樹成交柯。君不聽王郎曲。御輪翻作輿脫輻。君不見璇璣軸。迴文字字失聲哭。縱然繩尺能閑防。生趣已絕非鸞鳳。覆水斷帶秋扇捐。舉案空羨梁孟光。斯民豈盡良德薄。牙角凶終歌鼠雀。是皆間接強權人。釀此禍胎莫可藥。野蠻未開化。憤憤吾無言。巴黎號文明。據亂仍朝暎。獨惜自由石像默。不語冷眼閱世徒。渠軒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美書記憤辭埃及店 瑪公子夜赴瀨音川

却說圖理舍譽不願把女兒嫁與美治阿士。苦苦要設法把他兩個分拆開。究竟他意

中所選的人是那一個。現時他隱着，不曾說明。然測度說話的來頭，一定是那管賬伊古那了。惟是美治阿士，并不知到這個根由。以爲我一生的朋友，只有伊古那是個莫逆之交。如今受了這番委曲，可向他訴說幾句。因此一直走到樓上賬房，把伊古那邀到一間談話的密室。伊古那見他神色慘淡，與往常不同，因問道：你身體莫非有甚麼不舒服的麼？美治阿士道：我并不是身體不舒服，特地來同你作別。從今以後，我不在這個行裡執役了。伊古那道：爲甚麼事？哦，我知到了。前日聞得東主說要派人到埃及的店裡去，莫非把這個差使派着足下麼？美治阿士道：我不到埃及去。伊古那道：然則那裡去？美治阿士道：那裡去現還未定。要之，我一定不在這裡。我已經不是這行裡的雇人了。伊古那吃驚道：莫非東主把你辭了職麼？美治阿士道：也不是要我退職。實在因爲那一件事說至此，剛欲把圖理舍譽適纔的話向他訴說，忽然見一個人半遮半掩的在門外竊聽。美治阿士留心一看，對伊古那道：那細崽助摩祖在外邊偷聽我們的說話。你可把這個門關了罷。伊古那道：這東西只曉得頑意兒。那裡曉得留意竊探人家說話。你既是這麼小心，我便把門關了就是。於是站起身走到前頭，把門掩着。然

後再復歸坐。美治阿士道。伊古那君。我眷愛霞那的事。你不是知到的麼。伊古那道。是呀。我聽說霞那小姐極愛慕你。我正很替你歡喜。美治阿士道。當初我以為霞那也是、一樣的眷愛我。如今方知是我白眷愛了他。我極悔我的癡心迷惑了。伊古那道。這話是怎麼講。他不是同你已訂了婚姻之約麼。美治阿士道。正惟是有婚姻之約。所以我纔陷了這個錯誤的念頭。如今被東主把他責了一頓。他聞得父親已經同他擇定了別個人家。他一時就變了心。把從前的念頭都掉轉了。伊古那道。這話怕不實罷。你只聽見他父親說。你也曾見霞那小姐沒有。美治阿士道。我雖然沒見他。但他的父親說道。霞那聽他的說話。已經醒悟過來了。如今把那個念頭都斷絕了。如果霞那不是變了心。何得謂之醒悟過來。伊古那道。那也不過是推測之論罷。要之東主究竟因甚麼事不肯招贅你為婿呢。美治阿士道。他說我是貴族後裔。不應該繼他商人的家業。他要在職役中人。另揀過一個最適當的招贅。伊古那道。我諒霞那小姐。未必肯答應這個事。美治阿士道。他既說醒悟過來。那有不答應的道理。如今老頭子為這個事。恐防我近着碍眼。要把我擠到遠處去。叫我到埃及同他管理支店的事務。又說埃及的出

息比別處好。伊古那道。我諒此事。或者是東主特地試試你也未可定。你何不答應着去呢。你若到埃及。這支店的事權。便是你獨當一面。如果用心經理一二年。把一切事務整頓整頓。將生意擴張起來。那不是顯你才幹的機會嗎。我忖諒一定是東主想試過你的才幹。然後定那東床的座位罷。美治阿士道。不管他試與不試。我受了這一場奚落。捱了這一頓刻薄。也就够了我了。兼且這等背盟失信無終始的婦人。想起來也就令我灰心。我也再不願見他。也再沒臉面在此法國的土地做人。打算走向人境隔絕的地方。不論美國、印度、星架坡、隱姓埋名。放棄此數十年無用的形骸。做個他鄉之鬼罷了。伊古那道。你此時着了惱。胸中的氣憤。懣不平。作此無聊之思。那也難怪。但凡事須要仔細想透。切不可拚着性子。百事不顧。一經錯了。那就要吃後悔的虧。美治阿士道。蒙你箴規。我也知道。但我此時心枯意寂。甚麼得失都不管。我已決定主意。准明日一早便起程了。伊古那道。你主意已決。我也沒法把你挽留。但出門的人。旅費是着。一件要緊的事。我諒你猝然間未必能備。我這裡攢積得點子金錢。不如你盡地拿了去。暫時應用着罷。美治阿士道。極感謝你的盛情。但我立意自己設法籌策。并不願明

忝人家的幫助。雖然是你我的交情。再不講甚麼客氣。且待我先自籌畫過一番。如聚
不够。再向你商量罷。刻下銀行正當事忙的時候。請先辦了你的公事。今夜或明早。趁
銀行未開寫字樓之前。我再到你寓所一談。我尚有許多說話。想同你細講。此時且告
別罷。說完。便起身要走。伊古那知道。美治阿士是無法籌畫旅費的。目下身邊一文沒
有。又不肯受人家的資助。見他這個毅然不顧的主意。恐他是懷了自尋短見的絕念。
頭。不覺心中傍徨起來。牽挽着美治阿士的手道。憑你要去到天盡頭也沒緊要。你切
不可起那絕路的念頭啊。美治阿士聽了。強笑着道。你恐防我自尋短見嗎。此事你請
放心。我不是沒氣骨。吃不得苦的人。大丈夫寧爲境遇所困。斷不肯被境遇抹煞。這個
胆氣。我。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斷。不。與。那。婦。人。女。子。一。般。見。識。做。那。淺。見。的。事。你
放心罷。伊古那道。如此那就晚些會罷。於是兩家分手。美治阿士遂下了樓。一直向大
門出了去。話分兩頭。却說昨夜金庫裏丟掉那美人手的事。伊古那自從受了瑪琪
拖亞囑咐的話。今日到了銀行。再不敢題起。依舊照常一樣。在賬房裡辦公。適纔美治
阿士到來談了這一會兒。如今不覺已是四打鐘。銀行規矩。一到四打鐘便不辦事。因

此把賬部疊攏起來。正打算回家裡趕那晚餐的時候。忽然見瑪琪拖亞走將進來。說道。伊古那君。昨夜那隻手。又生出一段稀奇的事呢。剛說着。回轉頭來。見助摩祖正站着。在門外。瑪琪拖亞向着他說道。你這個東西站在此聽甚麼。這時銀行已是收工的時候。你還在這裡做甚麼。走罷。把那個助摩祖喝退了。然後再對伊古那道。此地說話究竟不便。不如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纔說罷。伊古那道。可也不必這麼小心。此地再別有他人的。你剛纔說稀奇的是怎麼事。瑪琪拖亞道。昨夜我把那隻手拿了回來。留心細看一看。原來是個左手。我想到婦人沒了手。已是不經見的事。如今沒了的。又知道是左手。那更一定沒有雷同的了。我有了這個主意。出去查訪查訪。也就更容易了。伊古那道。你所謂稀奇的。就是這個事嗎。瑪琪拖亞道。你別要心急。慢慢聽着。還有呢。我當時拿了這隻手出去之後。自己想着這個已是沒了生氣的東西。如果留着。第一件他不久便腐爛。第二件萬一被巡捕知到。那就不得了。如今既然有了這隻手。便可做個憑據。這隻手留着也無用。不如把他拿到無人之處。靜悄悄的丟了。省得露出形迹。因此夜深時候。一直照瀨音川跑去。不料正跑之時。忽有一個長大的漢子。在我後

頭趕來。步步跟着我。尾隨不捨。我也就留神。關顧着。到了十字街口的去處。我轉身就向那橫街跑了進去。轉了幾個灣曲。回頭看時。他仍然跟着我。離十來丈的遠。我料這一個必不是個好東西。一定是甚麼做眼綫的人。若不設法快走。被他追來。那就脫身不得了。正愁着。可巧有一駕沒有人坐的馬車。從前面駛來。我急跑了上車。囑那馬夫使勁加了兩鞭。那馬就追風逐電似的。霎時間那漢子就不見了。我於是在各街迴旋了一回。及至一打鐘時候。然後叫那馬車跑到瀨音川。下了車。一直跑到橋上。四面張望。并沒有一個人影兒。我纔把這個手拿出來。從橋上輕輕的丟下水去。是晚白白的跑了一夜馬車。花了五塊多車錢。你說可笑不可笑呢。伊古那道。還有甚麼。瑪琪拖亞道。丟了之後。我就趕回家睡了。今天一早在床裡爬起來。心裡惦記着這件事。胡亂梳洗畢。便跑到各家相識的貴婦人處。滿心高興。要打探出這個事來。不意到了許多家。個個婦人。一切如常。并不見有甚麼動靜。我就心冷了。抱着悶回到家中。適值那每夕新聞剛派到來。我就拿起一看。不覺嚇了一驚。原來這美人手的事情。已經登在報紙上了。伊古那急問道。這事果真的麼。瑪琪拖亞道。你不信。我給你瞧瞧。說着。從袋子裡



美人手

第六回 讀新聞提心吊胆 趁機會胡想亂思

却說每夕新聞雜報欄內。有一則標題着「瀨音川美人手發現。」其文曰。

今日瀨音川發現一段奇妙不可思議之事。瀨音川之下流。有某漁戶之子。於昨宵臨流垂釣。忽然釣得一人手。此手連着半截腕骨。想是極利之刀所斷。不知從上流何處蕩漾下來。漁戶不敢隱匿。奔報於附近警察署。警察即將此手送交國家軍醫查驗。茲據某軍醫所佈告。言此手是婦人左腕。其形體甚纖削輕巧。當是上等婦人。再查該手傷痕。計其截斷時刻。應在未投入水以前二三時間。至其在水內所經過之時刻。亦為期未久。大約是昨夜十打鐘前後所拋棄云云。現該手

小說

施以防腐藥劑。用瓶載起。存放在摩洛哥街解剖會博覽場中。其餘事之原委。現尙未悉。刻下警署已派遣偵探。四處嚴密查訪。諒不日此案當有頭緒。此案一經發露。料必有非常新異之奇聞。俟時再當詳細續登。以飽諸君之眼福。

當時伊古那查得此段新聞。從頭至尾讀了一回。瑪琪拖亞等他讀完說道。此事我本來不願經警察的手。不料去在這麼大的川裡。也被人家釣着。真是湊巧。伊古那變着臉色。把新聞紙放下答道。我當時也告訴你。叫你同去照直告訴東家。聽憑東家投報警察署。你偏偏不願意。又要自己另外出甚麼手段。出甚麼奇策。如今依然隱瞞不過。被那警察知到。那便怎好。這都是你累了我了。瑪琪拖亞作色道。呀。你怕這事就累了你不成。像你這樣豆子大的胆兒。還想出來幹別的事嗎。諒來這事警察斷斷辦不來。就是外間所傳說的。新聞也不過是談論幾日。過了這幾日。你看還有誰記着伊古那道。這手現放在博覽場中。每日遊覽的如許多人。倘或有知到原委的。當場剖白出來。那便怎好。瑪琪拖亞道。你又說傻話了。此事除了本人。怎能說還有誰知到。如果既是本人。斷沒有對衆剖白。說這手是我到銀行做賊。丟掉了的。請你給還我罷。你想這句

瘋話說得出來的麼。你試想想。也就明白了。你別要懸心罷。我且問你。今日舅父到了庫裡。可有甚麼破綻的疑心沒有。伊古那道。今日我見了東主。并不敢露過半點風聲。他亦未曾向我查問過甚麼。諒來未必看得出破綻。只不過當入賬房的時候。他問我昨晚的宴會因何不到。我就照着你所教的說話回了。也就罷了。今日東主的心裡。很沒得空兒。所以別的閒事。都沒有十分留意。瑪琪拖亞道。難道有甚麼老主顧的行店倒閉。所以他心裡沒得空兒麼。伊古那道。那裡的話。這銀行根基這麼穩固。就是有三兩家主顧的大行店倒閉。也未必費得着東主這麼操心。他并非爲生意的事。其實因美治阿士同霞那小姐兩家戀愛之故。如今被東主知到。今朝他兩人受東主誠責了一番。剛纔美治阿士來對我說。要辭工不做呢。瑪琪拖亞道。有這個事。那不是鬧翻了麼。伊古那道。真是鬧翻了。適纔東主要把美治阿士調往埃及支店去。美治阿士不願。因此把職辭了。瑪琪拖亞道。那是一定了。美治阿士本來是個貴族的身分。不過現在窮了些。少了這個錢。老爺不會來巴結他。究竟他仍然記着氣節。兩個字。怎忍受得這點難過的氣。諒他就是餓死。也未必肯答應。如此方像得是個美治阿士的所爲。我

很讚賞他。只虧他囊裡沒有點錢。這旅費不知怎麼籌法。他現在想到那裡去呢。伊古那道。他并不曾定主意到那裡去。只說道一意跑到別國去。再不回到法國來。我想體那小姐。握着這別離的苦楚。不知怎生過這日子。瑪琪拖亞道。十七八歲的女兒們。那裡有甚麼定見。不過暫時捨不得。有點淒涼。也未可定。不上三兩個月。聽聽他父親的話。那便漸漸把前事丟過腦後。從新揀起姑爺來了。女兒們沒定性。我也見得多了。如今把這件事替你想想。我料舅父把美治阿士趕走了。他的意思却是爲着你呢。那真是你的福氣了。伊古那道。無蹤無影。那裡有這個事。瑪琪拖亞道。你說沒有這個事。照我說。一定是有的。我知到舅父的心裡。一定想招贅你。且不止心裡想。他也曾說出口了。前幾天我聞舅父說道。商家人沒有兒子。就沒有帮手。事事都很不便。幸虧得你在此。提點提點。我舅父見了你。就不論甚麼事都放了心。你試想想。我是說謊的麼。兼且每次禮拜四請酒。都有你的分子。本來這個夜宴。是爲着同他女兒鬧熱鬧熱鬧開心的。如果美治阿士長在巴黎。雖然隔絕不大見面。他女兒知到美治阿士不會變心。依然帶着那條戀愛的根。兩家不肯打斷。或者不容易輪得到你。如今美治阿士已是到

別國去了。他一定怨他薄情。說他無義。那戀愛的根。自然就要割斷了。那不是你的福氣麼。伊古那道。這也未必。我想我們大眾朋友。一旦離別。尙且牽掛着放不得心。何況他是個女子。又是個心裡的人。那纏綿的情絲。好容易翻得轉的麼。瑪琪拖亞道。那有翻不轉的話。俗語道。你既薄倖。怪不得我無情。如今美治阿士先做薄倖。把情根割斷。不記念他女兒們的恩義。忍心把他拋撇不顧。怎不令他絕望。事到絕望。怎怪得他要斷念。這邊斷了念。那消受的福氣。不是你還有誰呢。伊古那本來是個假至誠的僞君子。平日臉面上雖然裝成莊莊重重的模樣。不露出甚麼聲色。但他的心裡實在日夜焦思。很想吃這塊天鵝肉。如今聽見瑪琪拖亞這番說話。正中了他的心。懷不覺低了頭。并不答話。心中已自想到。槐安國去了。瑪琪拖亞又道。不用想了。那一定是你出頭的機會了。如今且去吃晚餐罷。於是瑪琪拖亞同着伊古那。到了一間酒店。把晚餐吃完。又牽率着同到戲館裡聽戲。伊古那心心念念。只想做銀行東家的姑爺。晝思夜想。都記着一個霞那小姐。那裡是有心聽戲。到了十一打鐘。就同瑪琪拖亞分了手。跑回自己寓所。適見桌子上擱着一封書子。面上寫着是美治阿士寄來的。因拿起把封面

拆開看道。

伊古那君足下，午間與兄有約。今夕或明早到尊處一叙。刻弟已趕赴夜車啓程。明日侵晨，距君已在數百里外矣。從茲一別，把晤無期。世外餘生，勿以爲念。匆匆留白。美治阿士頓首。

伊古那讀完，把書放下說道：「真真可憐他了，歎了一口氣，也就到床上睡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點失贓銀行驚盜竊 認賠款大尉顧功名

却說次日圖理舍銀行弄出一件非常的事變來。當時伊古那在家，還未知到。清早起來梳洗一會，用了茶點。到九點鐘時候，照例出行辦公。及至到了行內，見金庫這兩扇鐵門已自大大的打開，不禁大吃一驚。想道：「昨日退行的時候，我明明把鎖栓好，怎麼能穀打開，走進裡便看時，見鐵櫃的鎖件件都已扭開，便知到是被盜行竊無疑。記起前晚美人斷手的事情，料得又是他昨夜再來，今回已自得手去了。不覺嚇得魂靈兒。」

都走吊了出來。急的奔到後樓。告訴東主。圖理舍譽聽見。好像頭上打了一個霹靂。大驚失色。赶忙跑到庫房裡便。一一查點過來。却也奇怪。計庫裡所存的款項。總共有三百餘萬。多半是現成的金錢。竟然不會短少。僅僅失了一張五千圓的銀票。再把鐵櫃內的匯單點過也。依然照數完全。圖理舍譽纔放了心。把手巾將額上的汗珠兒抹了一抹。說道。所失僅五千圓。倒也沒甚要緊。但看這樣情景。也真奇了。這鐵櫃不是也開了麼。鑰匙只有你同我拿着。暗碼也只有我同你知道。還有誰呢。此事諒來不是外人。一定是行裡的人無疑。如果是外人。不特這鎖不曉得開。還要逃不脫這個機械的利害呢。伊古那肚子裡先已懷了鬼胎。這機械拿不倒賊的緣故。心裡早已明白。惟暗想更改暗碼的記號。那賊怎麼能彀知到。總想不出頭緒來。意欲把前晚的事對東主說明。又碍着同瑪琪拖亞約定了。不能翻口。不得已含糊答道。這事確實的奇怪呢。鐵櫃的祕法。連機械暗碼一概都曉得。手段這樣周密。事情這樣冒險。倒僅僅偷了五千圓。諒來確不像外賊的所爲。且一個人是做不得來的。圖理舍譽道。總之行裡的人。內中儘有同謀引綫的無疑了。正談論間。忽見守門的小厮助摩祖走進來稟道。俄國大

尉荷理別夫到來。現在客廳上等着。他說特地到來領昨日約定的東西。圖理舍譽聽着。猛然記起。對伊古那道。荷理別夫大尉所存下的鐵箱子呢。可在鐵櫃裡便嗎。你快看看。伊古那答應着。把鐵櫃的抽屜揭開一看。不覺嚇驚道。不好了。這小鐵箱子不見了。剛纔查點。不曾留意這個。如今找遍都不見了。荷理別夫在客廳上聽見這話。就忘了形。忙跑到庫房裡便。並不與圖理舍譽等見禮。對着他兩人說道。怎麼把我這鐵箱子亡失了。這個是我的性命。我萬分珍重。方交托你存放。如今失了。我斷斷不能干休。我寄存的十五萬金錢。你把他失了。我也沒甚要緊。這箱子是金錢買不來的。你失了。去打甚麼主意。還我圖理舍譽同伊古那聽着。不迭的向着他賠不是。并把失竊的情形哀告一番。荷理別夫帶着憂憤之色。向圖理舍譽道。這箱子內裡的緣故。諒你未必知到。因為這個箱子。也不知幾多人恨我。我想設法偷他。所以我忙着送給你存放。以為你這金庫堅固穩當。可以放心。不料依然逃不過他們暗算的手段。如今既已失了。諒難再復到手。雖然事縱萬難。我也斷不肯干休。惟是此宗失案。如果佈白出來。反不好辦。如今莫如索性隱着。不要投報警察。等我個法兒。跟究跟究。至你失了。這五千圓。

諒你是要報失贓的。也可不必等我替你抵填了。你當作無事。把這事交給過我一人查辦罷。圖理舍譽適纔被他逼迫一番。不料忽然轉了調子。講出這話來。覺得出乎意外。因答道。那裡的話。方纔受老兄的怪責。自問實在惶恐無地。如今承尊意指示。不要傳揚出外。并願替敝銀行填了這失款。老兄這樣海量。兄弟實在萬分感激。此事本是敝行的疏虞。兄弟正欲求老兄見諒見諒。所失鐵箱子的價值。兄弟力量若果做得到。自願竭力賠還罷。荷理別夫道。說起賠償的話。這鐵箱子實在值不得五塊錢。其中的品物不過是抄存的字紙。因為我受了本國政府的密旨。到來查辦事情。這失案若被我國駐法公使知道。那就報知我國政府。我政府就於我大有處分。故此特求秘密。不要宣揚出外。我寧願多費些金錢。靜中設法查究。諒來你等也是不知情也。未必有受人囑托與那賊串同。那是我信得過的。總之我是欽奉密旨的差官。所到之地。少不得有人窺伺。這回的事。諒是敵家所為。所以更不能罷手。我且問你。當日把這個鐵箱子存放鐵櫃之時。行內有誰見着。還有那個知道的麼。圖理舍譽道。除我之外。只有這個管賬。及那個書記。生美治阿士。此外再沒有別人了。荷理別夫道。哦。美治阿士就是時

常在你案傍。這個很修潔的美少年嗎。我時常聞得他在行愛鬧排場的名。他不是先年做過駐俄公使嘉黎那侯爵之子麼。圖理舍譽道。不錯。自從侯爵家業退敗之後。身後異常蕭條。所以我把他提携。川他在這裡當個書記。荷理別夫道。現在那裡。我很想會他一面。圖理舍譽道。這很容易。就叫伊古那去叫美治阿士來。伊古那道。美治阿士昨夜搭火車不知那裡去了。圖理舍譽道。搭火車到那裡。此時還不回來麼。伊古那道。他不回來了。昨夜他有書子給我辭行呢。說着。便向袋裡把昨夜擱在桌上的書子拿了出來。荷理別夫接着看道。這便有些可疑了。書內并不題所去的地方。這不是逃亡的意思麼。對着圖理舍譽道。老兄。你不覺得詫異嗎。不知圖理舍譽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審問賊蹤書記受屈 溺情魔障慈父失歡

話說荷理別夫見了美治阿士的書子。動起疑心。猜量他是與賊同謀的黨。圖理舍譽的本心。本來知美治阿士脾氣。是個硬直的男子。不像那做賊的人。但去得無踪無跡。

也不免動起疑心來。如今聞荷理別夫問起這話來，皺着眉頭答道：「是呀，去得不明不白，半夜裡猝然動身，此事實實在可疑。惟是他這個人向來不似見利忘義之輩，怎麼忽然敢做起賊來？」就向伊古那問道：「你到守門人那裡，問他有誰看見美治阿士昨夜的踪跡麼？」伊古那答應着，下了樓一會兒，上來回道：「看守大門的人說道：昨夜十一點鐘的時候，美治阿士進來，拿了一個皮包子去了。我再到美治阿士房內看過，所有他平日擺設的東西，已經甚麼都沒有了。圖理舍譽聽了一會，說道：「這就確實的，可疑了。半夜裡來拿皮包子，其中顯有情弊。他十一點多鐘還未起程，想此時還未得到外國地界，尚在兩國交界地方，也未可定。不如即發電報通知邊界的警察，還可以捕拿得着呢。」荷理別夫道：「宣揚出外，是使不得的。我已經告訴你了。」圖理舍譽道：「不錯。我一時心裡着急，倒把剛纔約過的話都忘了。以後還牢記着罷。」伊古那平日與美治阿士同事，他的行爲問心是信得過的。況且前兩天有賊來過的蹤影，及今回美治阿士出走的緣故，他心裡都是知到。今見東主拿定是定，美治阿士這點良心，自是忍耐不住，禁不得要替他解釋幾句。聲顛顛的從旁說道：「美治阿士的行爲，看來雖似可疑。」

諒他一人做不到。此外想必另有甚麼歹人。暗中謀算。湏要切實查究。尋了的憑據。方能追出底裡來呢。荷理別夫道。那是不錯的。我也是這麼想。你在這裡當算賬。每日來往出入的人。可有那個是你意中所猜疑的嗎。伊古那道。別的可疑之處。意中也不覺得。惟有這個看守庫房的人。每夜總在十二點鐘以後纔回來。諒此失竊的事。那賊必定在十二打鐘以前下手。那是無疑的了。荷理別夫道。照此說來。然則美治阿士更是可疑的了。圖理舍譽對着伊古那道。看守的工役。每晚到十二打鐘還不回來。你怎麼總不對我說。這樣不中用的人。就應該立刻開除了他。這是你太不留心之過了。伊古那道。不是我敢隱瞞着。因為我自從初來那時候。見他已是這樣。估量東主是知到的。所以沒有說及。荷理別夫道。事已過去。悔也無益。如今且再查驗。看他用甚麼法子開這鎖罷。圖理舍譽聽着。再復把鐵櫃門拉開一看。見有一個新鑰匙。還依然插在鎖穴裡。不曾拔去。圖理舍譽當下把鑰匙拔出來。拿着一看。說道。這賊也新樣的很了。偷了東西。連鑰匙也不要了。這鑰匙沒有模樣。他怎麼弄得來呢。伊古那。你想想美治阿士。日前有向你借過鑰匙看過沒有。伊古那道。沒有。圖理舍譽道。恐怕就在我那房內抽

屜偷了出來。交與鐵匠印了模樣的。不錯了。我屋裡除了美治阿士。別人是容易進去的。這一定瞰我不在家。悄悄的入去偷了來。惟是鑰匙縱然偷得。怎麼就曉得這個秘法呢。伊古那。你前晚聽見外便有脚步的聲音。你把那秘法換了。後來還見美治阿士到過這裡沒有。伊古那道。昨日早上到過一次。不過是一息間工夫。是時已是開了鐵櫃的時候了。圖理舍譽道。鐵櫃雖是開了。這櫃門上不是依然現着那秘法的字樣麼。伊古那道。他并不曾行近櫃邊。諒未必能够看得見。圖理舍譽道。他有心窺探。眼睛一過。便已印在腦袋裡。那裡肯被你看得破。好提防他。而且既經看見。一定故意離遠些。方不令你生疑。你試想想。這個捕縛的機關。只有美治阿士知到的。他向來都裝作不知。如今纔曉得是他的心計呢。伊古那。明明知到這事。是委屈了美治阿士。屢欲把前夜美人手的事情剖白出來。因為答應了瑪琪拖亞。翻不過口。二則已是過後的事。如今纔說出來。一定大受叱責。心內躊躇躊躇。好幾次都把口禁住了。荷理別夫愈想愈疑。向着圖理舍譽問道。此事我想除了美治阿士之外。再無踪影。可以捉摸。我當從此設法查究出根據來。我且問你。美治阿士平日所交處的朋友。與那種人往來最多。

呢。圖理舍譽道。此人交遊極少。甚至禮拜日仍躲在屋裡。絕不見有甚麼人與他往來。此人生平的品行。也算是個好男子。不知怎麼忽變了本性。會做出這意外的事來。荷理別夫道。他往常沒有提說俄國甚麼事嗎。圖理舍譽道。他曾隨父親到過俄國。故此時常談說俄國的風景。及俄國人的故事。也是有的。荷理別夫道。他別處還有甚麼親戚。圖理舍譽道。沒有。只聞得他在布理他尼的地方。有一間舊房子。是他父親遺下的。荷理別夫又盤問了三兩件零零碎碎的事。因說道。跟查美治阿士去向的踪跡。此事我可以辦得來。無庸再費你心。以後我也不暇常到這裡。但如有要事。求你給我個人情。不論甚麼時候。均許傳見。以便商量請教。說完。握了握手。就告辭去了。荷理別夫出了庫門。向樓上正面的梯子躡將下來。是時。金庫隔壁的小房子內。忽然見助摩祖攝手。撮腳的走將出來。繞向後樓的小梯子。跑下。追着荷理別夫。尾後向大門去了。他平日是個頑皮的東西。年幾又少。個個都不大留意他。所以絕無人知覺。圖理舍譽自荷理別夫去後。對着伊古那把今日所應做的事。一一吩咐了。然後向後樓進去。話分兩頭。却說圖理舍譽自昨日把愛女霞那責了一頓。迨後因有事出街。夜深纔回。父女不

曾會面。心裡很是牽掛着。如今稍暇。因走進霞那房內。只見霞那滿臉堆着愁容。眼胞皮腫得胡桃兒似的。伏在書案上。拿着一枝筆兒。不知寫甚麼。呆呆的坐着想。絕不動彈。圖理舍譽走近跟前。平心靜氣。帶着微笑說道。噯。你受了誰的欺負。爲甚麼哭得眼胞皮都腫起來。霞那聽見。也不轉過頭來。只是憤憤的答道。都是你沒情理。強屈女兒受這委曲。這樣的淒涼。叫我心裡怎能熬得過。說話間。又吊了幾點眼淚。覺得一種怨怒之意。現於辭色。圖理舍譽嚇驚道。哦。爲昨天的事情。你就記恨到今天。你只管發惱氣。只怕你要後悔不迭呢。你知到嗎。美治阿士現在弄出一件壞事。以後再不能踏進我門了。霞那裝作聽不見一般。并不餓保。圖理舍譽又望着書案上問道。你寫甚麼書子。要寄與誰。霞那道。寄與美治阿士。圖理舍譽作色道。甚麼。寄與美治阿士。你如今在爲父的跟前。也不復忌憚的嗎。霞那硬着性子答道。這些事。我並沒有甚麼應該忌憚之處。美治阿士是我心裡擇定終身倚靠的人。已經同他訂有婚姻之約。不論那個。也是不必隱瞞的。圖理舍譽道。好一個婚姻之約。你以後可不必要爲父了。凡事任自己性子。就可以主持得來了。那文明的法律。我也見得多。甚麼自由結婚的國例。

總未見有年未過二十歲的女兒，就可以違抗父命，自行擇婚的道理。霞那道：「我正在想等到二十歲再說。」圖理舍譽平日并不曾見霞那違過半句的話。如今見他這樣，不禁大怒，厲聲喝道：「甚麼呀！你等到二十歲再說嗎？居然想挾你一分子的自由權利來欺壓爲父的主權。強背父訓，偏偏要嫁那鼠竊狗偷之輩。做賊婆子，你不把心竅兒淘一淘，不把耳朵掙開打聽打聽。美治阿士已經做了賊，偷了金錢逃走了。霞那道：「不要說謊。美治阿士斷不做這些事的。」圖理舍譽道：「歇着嘴聽我說。我本來好好的待他，叫他去管理埃及支店的事務，他不肯聽。說至此，霞那趕着說道：「那是一定了。」美治阿士的脾氣，斷不做這搖尾乞憐的。圖理舍譽又道：「因此他昨天晚上走進庫房，開了鐵櫃，把金錢偷去了。」霞那道：「爹爹，你不要委屈了人。你試調美治阿士來問問，我諒這樣的事，斷不是他做的。」圖理舍譽道：「還想問他。他如今不知去向，只怕已經逃到了外國了。」霞那忽聽這話，心裡突的好像被一枝毒箭攢了進去一般，臉上忽然翻白起來，說道：「他甚麼都沒講過一句，那就去了麼？」說着，便覺得身子虛恍恍的，安坐不穩，仰身要倒。圖理舍譽急忙把他扶着，只見他唉的一聲，仆在他父親的腕上，不覺連氣也絕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九回 恃聰明強作老吏語 趁熱鬧暗訪美人蹤

却說銀行失竊那一天。夜裡十打鐘的時候。某街上有兩個少年。非常的親密。並着肩在街上行走。看官。你道這兩個是誰。原來一個是銀行頭腦的外甥瑪琪拖亞。一個是銀行的管賬伊古那。他兩人正行着。伊古那帶着幾分疑怪的聲口問道。這樣大冷的天氣。你拉我到那裡去。瑪琪拖亞答道。你這樣沒心肝的人。那就煩了。現在所去的地方。不是剛纔同你約定了麼。伊古那道。到戲院裡聽戲嗎。瑪琪拖亞道。不是。如今且到凌冰池去。伊古那道。到凌冰池做甚麼。瑪琪拖亞道。現在池上的冰結得很厚呢。伊古那道。這麼冷冰冰的。有甚麼好頑意兒。瑪琪拖亞道。同你這樣的人遊耍。真是沒高興。今夜風也定了。算甚麼冷。此刻的時分。各處的美人。都往池上趕冰。那些衣香人影。

美人手

一

好似銀世界裡放出萬樹梅花來。實在爽心悅目。少年的男子。沒有一個不愛趁這熱鬧的。冬令的頑意見。此事算作第一的樂境了。伊古那道。雖是這樣。但我心裡有事記掛着。不論甚麼樂境。也沒閒心理會的了。瑪琪拖亞道。你記掛着的事。我已經知道了。不過爲那鐵箱子失竊及那美人手的事情。這也何必白操心。諒來舅父斷不疑到你身上。你請放心罷。伊古那道。雖然不疑到我身上。但美治阿士與我是個交好。如今無辜受人疑議。我不能替他辨白。怎麼得安心呢。瑪琪拖亞道。我與美治阿士亦是個好朋友。但今回這件事。要我決實定他無罪。我也不敢承攬。是必要認真查個水落石出。如果這事與他是有干連。我以後便不認他是我的朋友。如果這事確實與他沒有干連。我當設法幫助他。替他解脫此冤罪。我們今夜要到凌冰池去。你曉得我的意思嗎。我亦是爲查探這個事情呢。伊古那道。然則未經查過。你就不敢信美治阿士是無罪的了。瑪琪拖亞道。那也難說。他若是沒有意思。爲甚麼半夜裡靜悄悄的瞞着人到行裡拿皮包子。都不避嫌疑。況且大例的做賊。放着這麼多金子。豈有不拿。僅僅拿得五千圓便了事。諒世間沒有這麼厭足的賊。美治阿士本來是個囊裡空空的人。旅費一

切。斷沒能穀打算。古語說道。人窮起盜心。所以姑且試一次的手段。做個權宜之計。或者他心裡立意日後發迹。然後加一倍二倍償還。如此立心也未可定。至於這個鐵箱子他何故也偷了呢。這事很難推測。大約這箱子內必是那婦人有甚麼的秘密事件。在裡頭。這個婦人定然是美治阿士甚麼老相好。因為被人拿着甚麼秘密的事件。自己不能安心。想設法盜回來。不料事不就手。被鐵櫃的機械拿住。無計脫身。不得已把手割斷了。今回再托美治阿士代他設法。美治阿士於鐵櫃的暗號機關。都是見慣記熟的。如今已立定主意。不履行內的工。是以大着胆子。把鐵箱子代他偷了。自己另外又偷些金錢。預備逃走的旅費。此事想來總有七八成。你說與他絕無干連。我就不敢附和。大凡推量一事。必要將始終首尾勘透。人家的議論。我是不輕易信的。伊古那道。美治阿士與霞那小姐。愛情這麼專摯。那更有甚麼情婦呢。瑪琪拖亞道。你不是美治阿士。你怎能知得他透。既然知他不透。怎能保得他過。少年心性。鍾情不止一人。世間不知見盡許多。他到如今方始屬意霞那。以前未來這裡雇工之時。翩翩然一個貴族佳公子。正是紅粉場中的活寶兒。你說那個不愛想他。他暗中有個投契的私人。也

小說

四

不算特別的事。以溺愛開不得交的人。爲一點心願。至殘斷了肢體。都不得遂。豈能不代他心痛。既動了憐念的意思。他把事情求托到來。你說怎能推諉呢。伊古那道。任你怎麼說。我的意思。總是信得過美治阿士斷沒有這些事的。瑪琪拖亞道。有也好。沒有也好。我不是硬賴他。總之要查探明白。如果美治阿士確實沒有這等事。我是必幫助他。放強來也要舅父把霞那嫁過他。雖然是令你難過。我也顧不得了。若是查得美治阿士於這件事果是有罪。我一定對舅父說明。就把你招做霞那的夫婿便是了。伊古那道。也罷了。瑪琪拖亞君。那隻鑽石手釧。怎麼樣呀。瑪琪拖亞笑道。就是這麼樣。那隻手丟了。那隻手釧。說着把袖子撻起。給與伊古那一看。說道。套在我腕上呢。伊古那道。這樣的東西。虧你帶在手上。你不怕人家笑話麼。瑪琪拖亞道。怕甚麼。只管任人家笑話。也沒要緊。要之我也並不是亂給人看。必定見這個人有點子意思。我然後露出這隻手釧。做引子來兜搭他。說也湊巧。近來漸漸已試出些眉目來了。今兒早上。我到某間首飾舖子裡。把這手釧給他看。聞他說道。這隻手釧。前十來天。有個貴婦人。拿過來見過一次。因爲脫了一顆鑽石。叫我代他嵌鑲。前幾天纔鑲好。交回他。這貴婦人是初交

易的客人。所以不曾知他的姓名。想必是近來纔搬到巴黎住的甚麼大戶人家呢。此話看來就顯然是個大大的影子。若是很命的探聽着。諒來沒有跟究不出來的。伊古那道。你又不知他的名姓。從那裡跟究起來。瑪琪拖亞道。這東西總是從首飾店裡打來的。我就從各處的首飾店打聽去。到了晚上。或在戲院子裡。或在凌冰池上。凡鬧熱的所在。多婦人家會集之處。我就把這隻手釧。向那釵裙隊裏誇示。誇示說此物是我一個知交愛悅的美人送給我做紀念的。引他們猜一猜。看有那個怎麼說。伊古那道。你這句不是傻話麼。該物的原主。前晚纔斷了手。此時傷口正不知怎樣痛苦。想必像個大病的人。倒在牀上。動也動不得。非經過三四個月。不輕易能斃平復。那裡還到頑意兒的地方。瑪琪拖亞道。本人雖是走動不得。但婦人的事情。總要婦人家纔知得透澈。不論那個。如果有認得這個婦人的。一見了這手釧。定然問道。瑪琪拖亞君。你在那裡得這東西。哦。我曉得了。這不是某某姑娘的手釧麼。他不是同某某君最相好的麼。如今又看中了你了。這個人真是多情的很呢。那愛講說話的婦人。定然是忍不住口的。必定一五一十的數將出來。就是碰不倒這等的人。今晚碰不倒。我又明晚。明晚碰

小說

六

不倒。我又後晚。總要忍耐些性子。多耽擱幾天。多把幾個人見見。縱然碰不着。漸漸那婦人家也會傳說起來。那時傳到他本人的耳朵裡。少不得觸動他的忌諱。必定找人來向我討情。豈不是拿着針子。從眼孔裡就引出線來了麼。伊古那道。這麼曲折的法子。我聽還聽不清楚。那裡幫得你手。我是個沒中用的笨東西。同去也做不得材料。不如讓我先回去。恕不奉陪罷。瑪琪拖亞道。你不願去。也不能勉強。隨你的意罷。倘若訪到了消息。我然後再告訴你便了。伊古那聽說。握了握手。說了兩聲對不住。便分頭作別。向自己的廐所回去了。這邊瑪琪拖亞獨自一個向凌冰池的運動場上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凌冰池評看金條脫 更衣所結識美婦人

却說凌冰池上有一個大運動場。乃是巴黎市上那般富人家合資建造。以備冬天大家到此趕冰頑耍的。當下瑪琪拖亞到了場外。進了一座大門。見丹墀上停着許多來客的馬車。也有雙馬四輪的。也有單馬雙輪的。兩行一字兒的排列着。再進了儀門內。

便種着許多花木。是個極大的公園。中間一個白石砌成的水池。廣濶約有數十畝。水面上的冰。結成一個琉璃世界。加以四面的電燈映着。就如在水晶宮裏一般。池旁一路環拱着迴廊。接連好幾所樓閣廳堂。是遊玩人更衣駐足品茶呼酒之所。是時正是最熱鬧的時候。有的趕完了冰回來休息的。有的結束停當正往池上施展手段的。一來一往。好像是穿梭一般。瑪琪拖亞一頭走。一頭瞧。看那閨閣嬌娃。可有認識的。沒有。正走着。忽覺得背後有一個人。在他肩上一拍。便閃身縮向人叢中去了。瑪琪拖亞掉轉頭看時。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兒。獨自沈吟道。是那個刁攢的東西。在此搗甚麼鬼。把我嚇了一跳。說着。便走進一所休息的地方。欲找個座兒駐足。只見偏廳上已先有幾個婦人坐着。定睛看時。原來是嘉喜夫人。同着幾位富貴人家眷屬。都是認得的。在此雜坐着說笑話兒。一見了瑪琪拖亞進來。大家齊聲招呼道。噯。噯。瑪琪拖亞君。許久沒見了。你往那裡來呀。請來我們這裡坐罷。瑪琪拖亞走近跟前。彼此見了禮。旁邊那個婦人。一眼瞧見了瑪琪拖亞。手上光閃閃的露出一隻手釧。笑說道。瑪琪拖亞君。怪不得近來總會不着你的面了。原來你又得了甚麼新鮮的寶貝兒。你們瞧瞧。他腕裡帶

小說

八

着一件東西呢。各人聞說，爭要借來看看。瑪琪拖亞并不推攔，向腕上脫了，遞給嘉喜夫人。嘉喜夫人接着，一看，說道：「原來是手釧麼？果然好精巧的手釧，但款式未免太舊了。我還記得我的母親年少之時，這樣款式，是趨時的。這個手釧，倒像是我母親帶過的呢。」瑪琪拖亞微笑着答道：「這是一個富貴家的姑娘，他說是他祖代家傳的寶物，十分珍重，特地送給我做個紀念的。」嘉喜夫人笑道：「啻，原來是美人的表記麼？是那一位姑娘呀？我試猜猜，說着，拿在手上把玩了一回，道：「哦，我記起了，這手釧好像在那裡見過了。這位姑娘我諒來是認得的，但如今在口頭裡一時總說不出呢。」說着，又側了頭，儘地想着。那傍座的婦人也說道：「是的，我也像見過的呢。但總想不起來，要之這個款式，是沒有人同的東西，慢慢想過，總是記得的。」嘉喜夫人道：「也罷，現時越急越觸不起，且待下次會你的面，我定然是想得出來的。」大家正評論間，忽然見一個長大的漢子，滿臉的鬍鬚，年幾約在四十歲左右，從外便走將進來。此人是誰，原來是與瑪琪拖亞同俱樂部的館友，是一個有名的大醫生，名字叫做烏拉迺華，原籍是奧國人，因為愛法國民權的自由，故此搬到巴黎居住，家財很是豐富，他的醫學，是從德奧兩國的

大學院出身。已經考得最上等的文憑。是個醫學博士的銜頭。如今在法國居住。就以他的醫學濟世。凡有貧難的人到診。他不特不要醫金。連藥也要贈送。因此個個都當他是個活佛。惟是他的容貌。生得甚是古怪。好像亂草堆裡埋着個饅頭一般。又高又大。又昂藏。儼然是南山進士鍾馗化身似的。但他的脾氣。是極之和順。於應酬上的工夫。又十分周到。所以富貴家的眷屬。都不大厭他。反喜歡同他往來。凡有甚麼的大宴會。少不得都要招請他來周旋周旋。所以他識人最多。況且又是個醫生。家家都可以到的。如今閒話且按下不表。却說是時烏拉迓華走了進來。與各位婦人握手見過禮。然後向着瑪琪拖亞道。你幾時候來了。剛纔池上有一個非常艷麗的美人。到來。我、我、我正在想找你去看看。今晚來了這個美人。引得滿池上的人都看得呆了呢。瑪琪拖亞道。你不要說謊。到這裡池上。釐冰的人物。我差不多都見過了。烏拉迓華道。此地我也是常到的。惟有今夜所來的美人。我是頭一次見着。你試去看看。瑪琪拖亞道。照你所說。想必是天仙下凡了。說着。便站起身別了各人。同着烏拉迓華一齊走到池邊上。果然遠遠見着一個美人。猶如離弦的箭一般。一直向冰上溜去。及至將到盡頭的所

小說

十

在。忽然作一個燕子翻身。學楊妃醉酒。扭着腰。轉了一套大連環。又曲曲折折。演出一段逆勢風帆。這一種巧妙純熟之處。兩旁人山人海。不住的拍掌喝采。瑪琪拖亞也看到出了神。心裡不迭的讚賞。惟是時尚隔得遠些。臉龐尙不大看得清楚。忽聽得烏拉迓華說道。你看。他如今就要回身向這裡趕來了。話猶未了。果然見那美人一翻身朝着瑪琪拖亞這邊趕來。正正對着瑪琪拖亞打了一個晃兒。這種光艷之色。比那電燈光還利害。幾乎不曾把瑪琪拖亞的神魂都晃眩了。琪瑪拖亞禁不住的讚歎道。果然是絕世仙姿。西施王嬙。見此也要失色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美人又向左便迴環趕將過去。是時適值池上有人跌傷。事務所急來把烏拉醫生請了去。單剩下瑪琪拖亞一人站在池邊。好像被釘子釘住了脚跟。動也不動。平水線的眼睛。轉也不轉。不住的望着那個美人。不意忽然後頭有人喚了他一聲。回頭看時。原來是銀行的小廝助摩祖。瑪琪拖亞拿出主人的派頭。正色問道。你跑來這裡做甚麼。方纔在廊下把我的肩膀拍了一下。就是你嗎。你這討厭的東西。深夜裡滿到處跑。混甚麼呀。還不快些回去看守門戶嗎。助摩祖像着要哭的樣子。答道。我并不是到這裡貪頑。我每夜到這裡服

侍客。人叨點子賞錢。回去買些牛奶待奉老祖母。因爲老祖母害了病，過不得活。我不出來找些外路錢，那家裡就沒得吃呢。瑪琪拖亞聽了這番說話，未免動了點憐憫的心。說道：原來是這樣嗎？沒要緊。我明天對東主說，加給你些工錢。就是如今我先賞你一點子錢。你快些回去罷。便從袋裡掏出幾個小洋錢，給了過他。助摩祖歡天喜地的跑去了。瑪琪拖亞再看那個美人，依然尙在池上，頑出許多的新花樣，趕來趕去，向着瑪琪拖亞打了十餘個照面。這一雙俏麗的媚眼，不住的注在瑪琪拖亞臉上。瑪琪拖亞暗想道：今夜碰得這個好機緣，用甚麼法子可以親近他？想幾句甚麼開端的說話，纔可以入手引他扳談呢。正躊躇着，只見那美人已經歇了。從冰上走了上來。到更衣所。把冰靴換過，停了一會兒，便走將出來。是時遊人已漸次散去。那美人也是要回去的光景了。瑪琪拖亞不覺着了急。老赤臉。在那美人後頭，跟上幾步，堆着滿臉笑容，對那美人下了一個禮。不知瑪琪拖亞要用甚麼法子兜搭他。且聽下回分解。

小人說

十二

紙美人... 照美...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照美人...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一回 見色起心借端挑逗 即物示信無計彌縫

話說法蘭西本來是個共和政體的國分。怎麼叫做共和呢。因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的人民。將專制的政府掀翻了。以後不許強權的人再有長遠盤據君位之事。大家合着在議院裡議定。將這個君位的舊制刪除了。改立一個名位。叫做伯理璽天德。這伯理璽天德即係大統領的意思。這個大統領。是憑一衆國民揀擇。有才有德有聲望的人公舉他去做。四年一任。凡有國家大事。由議院議定。交他畫押。政事權限。算是歸他總理。任滿之後。聽憑國民集議。查察他任內所辦之事功過如何。再行定選。所以做大統領的。都知道自己的職任。係國民推尊我來替他大眾經理公務的。知道我的身分。就不過是一個通國人雇用的大管家。知道這個家當交給我管理。是有限期的。不久就要結算。不似從前的君權。可以永遠盤據着這個勢位。將衆人的家當。一手抹過。盡作自己的私物。反任意將大眾原主難爲。所以自從路易拿破侖當過這任。以

後相繼不知換了十幾個。至到如今。個個都守着規矩。照章辦理。沒有一個敢恃勢強橫。他亦沒能設有強橫得來的權。看官。你說這個共和政體好法子不好呢。却說法國自從變了共和政體之後。國中人民個個得享安樂。人人有自由的幸福。這點精神。便覺得活潑起來。餘暇之時。大眾叙樂尋歡。真是有鼓腹嬉游的景象。每日到了四打鐘以後。你一羣。我一隊。說不盡種種快活的頑意見。凡到了運動場上。不論認識不認識。也不必拘拘束束。講究那雞兒打架的點頭禮。惟有大眾團聚。各盡其興便是了。如今且說瑪琪拖亞當時見着那冰上的美人。將要回去的光景。心中着急想道。今夜的神奇。斷不可當面錯過。惟是外國的規矩。凡初次會面。想着同人家招呼。必要有個與他熟識的人。帶領做個介紹。彼此遞了名片。通了姓名。然後交談。方是正禮。況且此人是個女子。更不得莽撞。萬一他不做保。豈不是討個沒趣。但一時找不出那個介紹人。意中又捨不得丟開。不覺心裡着急。忽然逼出了一個臨時計來。只見他忽然搶上幾步。攔着那美人前頭。放低了聲子。柔聲說道。姑娘。請恕我莽撞。我有一句話。想請教姑娘。因爲我同兩個朋友賭博。要求姑娘一句金言。分個輸贏。不知姑娘肯給我一個人情

嗎。無端無緒，突如其來。倒把那美人嚇退了幾步。這一雙俏麗的眼睛。把瑪琪拖亞打量好一會兒。纔說道。甚麼事作賭。要我怎麼樣分斷。那種嬌嫩清脆的聲音。傳到瑪琪拖亞的耳鼓邊。恍惚像是出谷的黃鶯兒一般。聽得渾身都麻起來了。瑪琪拖亞大着胆子。進前一步。低聲說道。并非別的。因為我同伴的人。見姑娘在池上趕冰。十分羨慕。大家互相猜量。有個說姑娘像是意大利的人。有個說姑娘像是西班牙的人。彼此爭論不決。故此冒昧要求姑娘指示。定個輸贏。那美人聽說。也不嫌他輕侮。并不動氣。有意沒意的答道。我也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西班牙人。瑪琪拖亞笑嘻嘻的接口道。啊。這麼說。我就猜着了。我想意大利西班牙都不是結冰的國分。如果姑娘是這等地頭生長。那趕冰的法子。斷不能教學得這麼精妙。我一見就決定不是這兩國的人了。照我的意思忖度。姑娘倒像是北地的人。或者是荷蘭國的嗎。美人道。不是。然則是瑞士的嗎。美人道。不是。敢則是俄羅斯、瑞典、挪威、英吉利、丹麥、波蘭、土耳其。那是一定不錯的了。那美人含笑答道。都不是。我就是在這裡巴黎生長的。瑪琪拖亞道。啊。我是巴黎人。姑娘也是巴黎的人麼。怪道穿着的派頭。這麼像。我也是這麼想來呢。請問芳名。

小說

四

是怎樣稱呼。叫阿竹麼。叫阿梅麼。美人道。倒被你猜着。我名字就是叫阿梅。瑪琪拖亞鞠躬道。多謝姑娘。多有得罪了。求你見諒見諒。美人道。那裡話。你不過大家朋友打賭好頑。有甚要緊。瑪琪拖亞笑嘻嘻道。姑娘請恕我。我老實不敢相哄。我不是真打賭的。我因為見着姑娘的芳容。心裡思慕的很。所以特地扯個謊。借意親近親近。藉此想探聽姑娘的芳名呢。美人道。你要查我的名字。這也何難。我是正正大大的出來的。也沒有甚麼要遮瞞的事。我的名字。怕甚麼人知。如今我的名字你已知到。也再沒別的事了。請你讓開些我回去罷。說着便舉步要走。覺得他像有意無意的。方纔讚賞他。不覺他歡喜。調弄他。也不見他作惱。瑪琪拖亞此時。以為這個縫兒。是可以鑽得進去的了。便老着臉皮。趁勢糾纏着問道。姑娘你要回去麼。府上在那裡。黑夜裡冷清清的。一個人。我很替姑娘担心。不如我陪着送姑娘回去罷。那美人道。不必了。不敢勞動貴步。瑪琪拖亞道。那裡話。說甚麼勞動二字。如果姑娘嫌棄不許我近前。我就跟着後頭替你關照。總之伴送姑娘回到府上便是了。那美人道。你定要跟來。這便怎好。我不過因為好頑意見。偶然高興。到這裡趕趕水。如今忽然帶着一位男子回去。豈不要動了人家的疑

心。雖然你這位相公。看來是個君子的人。可以放心。伴着說說話兒也好。惟是要跟到我家裡。那就使不得了。瑪琪拖亞道。這兩隻腿願意替姑娘跑跑路。我也作不得主。禁制他。姑孃如果不要我相送。我就遠遠跟着。跟到姑娘門前。站着守到天亮。替姑娘做個狗兒罷。那美人不禁撲嗤的一笑說道。你這位相公。想是要惱煞人。真沒你的法了。如此說。隨你的意罷。但我有一句話。要先同你講定。你送到我住宅這條巷子。你就不要跟我進去。瑪琪拖亞心裡暗想道。這女子料是有丈夫的了。他的當家。定必是個醋缸子。所以怕得這般利害。便會了意。答道。曉得了。我送到府上的巷口。我不進去就是了。說着。便用手腕挽着那美人的纖手。一路的跑。美人要左便左。要右便右。不知拐了幾個彎兒。絮絮叨叨。講了多少無謂的閒話兒。也不必細說。正走着。轉到一條街上。經過一所公園。這公園四面圍着一幅短牆。剛向這裡走過。忽見牆邊上。凭着有三個大漢。鬼鬼祟祟。不知在此地商議甚麼。是時已是十二打多鐘的時候。夜深人靜。只見那美人像是有些胆歉的模樣。貼近瑪琪拖亞身旁。用力挽着瑪琪拖亞手腕。瑪琪拖亞也覺得有些胆歉。兩家默然。急着腿走了過去。瑪琪拖亞道。倘若是你一個人獨行。今

晚見了這幾個漢子。不要把你嚇煞了麼。那美人道。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我就要坐馬車回去了。瑪琪拖亞道。實在你府上是那條街呢。美人道。離這裡還有許多路。你若嫌遠。就不該勞費步了。說着。回過臉向瑪琪拖亞一笑。瑪琪拖亞道。那裡話。這樣走法。就跑到天盡頭裡。我也願意。越是去得遠越妙呢。美人道。強嘴罷咧。我家裡離此還不止一半路。我住的地方。在上布街盡頭拐彎兒纔是。我怕你口裡強着是這麼說。心裡早已不耐煩的很。正想着逃脫呢。瑪琪拖亞道。你不信。等一會兒就明白了。此時那美人挽着瑪琪拖亞的腕上。忽然觸着瑪琪拖亞的袖子裏。覺得有些甚麼硬碰碰的東西。那美人道。啊。怎麼你披起甲來麼。瑪琪拖亞見問。知到是爲觸着了那隻手釧之故。因答道。不是披甚麼甲。不過是一隻手釧罷。美人道。啊。你是個男子。怎麼也帶起手釧來。想必是那一位心上人送給你的。恭喜了。想是結定婚了。這倒令我放心。瑪琪拖亞道。怎麼你看得結婚二字這麼容易。並且說出這等無情話。也太煞風景了。這不過是一個相識的閨友送給我的。其實別的意思。甚麼都沒有。美人道。依你說。真假我也不知到。我倒要試試你的心。你可答應麼。瑪琪拖亞道。怎樣。你只管說罷。美人道。

真個嗎。我要你把這隻手釧轉送給我。使得麼。如果你敢答應。那就可以信得過。不是婚約的表記了。瑪琪拖亞料不到他。突然出這個難題。不覺呆了半晌。連話也答不上來。不知瑪琪拖亞用甚麼法來抵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沒轉身強辭護贓物 險失手深夜遇強徒

却說瑪琪拖亞一時找不出話來回答。只見那美人又催促着道。怎樣呀。肯送給我麼。逼得瑪琪拖亞心中好像轆轤一般的亂轉。却轉不出一句說話來搪塞他。只得勉強支吾着道。你你你要這這這。就連連手割了送過姑娘也。也是情願的。美人恚道。你不要假裝瘋罷。我。我不要你的手。我單只要這隻手釧。瑪琪拖亞道。手手手釧嗎。這這這。容易。如果不是代代傳家的寶貝。我就立刻送過你呢。美人聽見他拿話來搪塞。知到他是不肯的。忽然翻起臉來。現出一種不喜歡的顏色。搶着插嘴道。別說了。別說了。我不愛聽這些話。我曉得了。我不過試試。你看你的心怎樣。這也是我錯了。女兒家不識羞。任意向男子討東西。便入了下流的所爲。我倒忘了。你見諒罷。別當我是貪心想謀

奪你的心肝寶貝。我是不要的，瑪琪拖亞道。姑娘，你不要多心。那美人道。別說別說，曉得了。曉得了。說着掉轉頭。把自己搭在瑪琪拖亞腕上的手，也掙脫了下來。說道。就到這裡算了。你請便罷。我從來不曾試過一個人深夜裡在街上混跑的。瑪琪拖亞道。有我伴着怕甚麼，請你扶着再慢慢走罷。那美人道。多謝了，我禁不起你這手釧壓着我的手，痛得很的。瑪琪拖亞道。我知到你爲這個手釧心裡不舒服，你也不知道。這個手釧內中有許多緣故，所以不能送給你。我如今脫下來給你瞧瞧，說明這個緣故，你就明白了。那美人道。我不瞧，我不聽。瑪琪拖亞道。這麼動氣，連我一句話也不願意聽。然則以後連我的影兒也不許見一見麼。那美人裝作沒聽見一般，臉朝着外，忽轉身道。哎，約怎麼後頭像是有人跟着來呢。瑪琪拖亞急忙回轉頭定睛一看，說道。並沒有甚麼人。姑娘不用慌。如果有甚麼強暴來，有我護衛着，一定與他拚個命，就是死也不悔的。那美人道。轉了這個彎就是上布街，差不多到屋裡了。縱是有甚麼強徒，我也不怕的。瑪琪拖亞道。送到你門前何如。那美人想了一想道。不必了。就照我適纔所約罷。這裡已是鄰街了。請便罷。瑪琪拖亞道。不要緊，還有這些路，不如直送到門口罷。於是又走

了幾步。到了那十字街口。只見那美人放手離開。走近一家門前。手裡拿出一條鑰匙。正要開門。瑪琪拖亞慌忙走近前道。這裡就是府上麼。以後若來拜訪姑娘。到這屋裡。使得麼。那美人愛答不答的道。我又不曾約你。你來做甚麼。我這裡你是不宜到的。瑪琪拖亞道。我明天一定來拜訪。如果你不許我見面。你就要害煞我了。美人道。你明天到來。我也不在屋裡。我明兒一早要搭火車到外國去。總要兩個禮拜纔回。瑪琪拖亞皺着眉道。又要兩個禮拜。那就等煞人呢。沒法兒。只管耐着等就是了。你可不是哄我麼。那美人道。等到我回來的時候。怕你不把我丟向甚麼瓜哇國去了。還記得着麼。倘若記得。到那時候就請來罷。瑪琪拖亞道。我怎敢忘。你肯賞我一見。我就是魂夢也記得的。只是我來訪問姑娘。用甚麼稱呼。府上的人纔曉得。那美人道。你說要見阿梅。便使得。如果他們不曉。你就說來訪澤瀨娘。就沒有不曉得的了。瑪琪拖亞道。哦。澤瀨娘。口裡說着。心裡忖想道。以娘字稱呼。這定是不會嫁人的了。不覺滿心歡喜。與美人握了手作別。那美人拿起鑰匙。匆匆開了門進去。轉身把門仍舊關上。瑪琪拖亞站在外邊。發了一回歎。將這間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想道。院子雖不大。牆壁窗戶。這麼潔

小說

十

淨。倒不像是租來的房子。三層樓閣。頗亦軒敞。諒來必是一個中等的人家了。再欲向屋裡一張。可惜黑沈沈的沒有燈火光。不能見內便的情形。肚子裡自己商量道。瞧不見也沒要緊。橫豎遲兩個禮拜。我是要再到的。那時進去訪着美人。自然甚麼都看見了。想罷剛要回去。轉過身來。遠遠見着有三個人影兒。在後頭閃閃縮縮。定睛看時。認得就是方纔在公園撞着那班鬼鬼祟祟的人。料他追着蹤。定然是想來劫奪我的銀子了。默計袋子裡銀鈔有限。縱然被他奪去。也值不得甚麼。獨是腕上有隻手釧。這倒。是極緊要的物件。倘或被他人見着。這個金熠熠重墜的東西。定然是走不過的。這便怎麼處呢。通盤算着。兀的又見有一個人傍着牆陰。捻手捻脚的跑將來。瑪琪拖亞躊躇道。這班狐羣狗黨。不知有多少人。如今這裡又來了一個了。不如大着胆。走向前把他拿住。諒一個對一個。却是不怕他的。再又轉念一想道。他先用一個人來。或者是誘敵之計。也未可定。我勢孤力弱。怎能敵得他過。三十六着。究不如以走爲上呢。正在沈吟未決。只見那人越走越近。忽然聽見他低聲喚道。瑪琪拖亞相公。我在這裡。瑪琪拖亞嚇了一跳。道。你不是助摩祖麼。這時分還不去。又到這裡幹甚麼。助摩祖走近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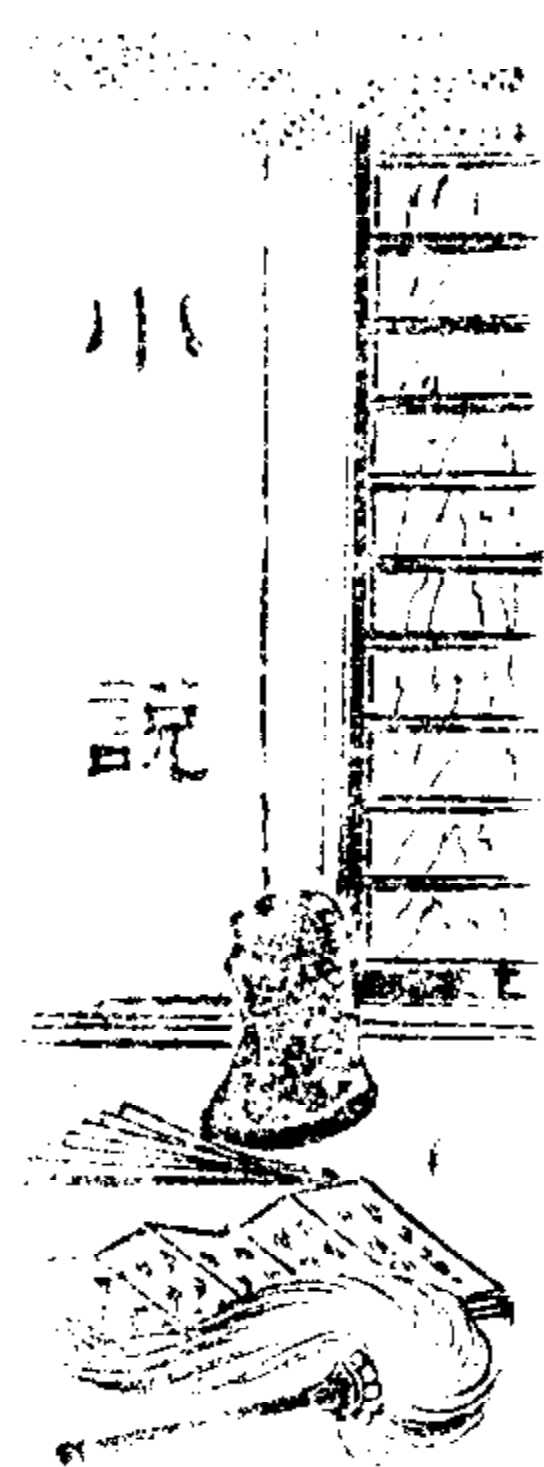
邊。低聲說道。適纔我在凌冰池上呢。你賞了我幾個角子。我正在要回去告訴祖母。剛打從那邊街上經過。看見有三個人。跟着你同一位姑娘的後頭。遠遠瞭着。吱吱咕咕。不知講的甚麼。我看他不是個正經的人。因此趕上前躡着他的蹤。靜悄悄的聽他。果然不是個好人。原來是個做强盜的。他們如今跟到這裡來了。聽得他們安排。定要等回頭。在這街口經過。便喝起暗號。把你捉住。要用繩子把你勒殺這等說呢。瑪琪拖亞道。胡說那裡勒殺得這麼容易。難道是沒有王法麼。街上還有巡捕。他只管來。我是不怕的。助摩祖道。雖是相公不怕。但你不要向那條路走。不如向這邊回去罷。我也是照這裡回去的。有我跟着。那就不怕他了。瑪琪拖亞聽着。忍不住撲嘴的笑起來。說道。你這隻禿尾巴的拳鷄兒。有多大的分量。就有你在。便做得甚麼材料。助摩祖道。不是方纔我追着他的蹤。這班人一定認得我的。如今我跟隨在你身邊。他恐怕我跑去叫巡捕拿他。他自然就不敢動手。待等過了這條街。轉了過去。就是通衢大路。定然有馬車來往。我便替你找一駕空着的馬車雇了來。你便坐了馬車回去。那纔妥當。瑪琪拖亞獨自一個人。心裡實在有些害怕。但對着底下人。口裡不得不要說得硬些。如今有了

小說

十二

這個小斯來幫幫手。心裡倒也放寬了好些。因說道：「你的家在那裡？我想明天買點東西到你家裡看看你的祖母。」助摩祖道：「多謝相公。就是在這前頭不遠的。」祖母現時有病，恐怕款待不到，請相公不要見怪。如果得相公光臨，他老人家不知怎樣歡喜。一頭說一頭跟着舉起步來。走不到一箭多路，遠遠見前面有兩點火光，向着這裡奔來。恰像聊齋誌所說那條大蟒一般。定睛看時，助摩祖早已認得。接着口道：「這前頭就是一乘馬車來了。你看他走得這麼從容，一定是空着沒有人坐的。待我走去雇了來罷。」說着，便跑起幾步，趕上那馬車。雇了過來。那時瑪琪拖亞猶如得脫虎口一般，急跑了上車。對助摩祖道：「多承關照了。」說着，那馬車便飛也似的發起輪蹄，轉瞬便去得遠遠的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三回 強周旋癡人托心事 敘來歷女俠現聲名

話分兩頭。如今却說圖理舍銀行的行主圖理舍譽。是日又是宴客的時節。當晚在大餐堂設席。依舊是橢圓長桌。插花鋪錦。衆賓入座。團團圍着。所請的大都是慣來熟客。所以坐位亦大都各仍其舊。惟有行主的愛女霞那。往常坐位。與美治阿士毗連。一對玉人兒。兩肩相並。總是說說笑笑。這一種歡樂的氣象。連一座人的興緻都撩動起來。自從美治阿士被逐之後。每當宴會。竟然像是少了那個興緻的主腦一般。總尋不出別個代字訣來。如今美治阿士的舊坐位。由主家派定。令伊古那坐了。伊古那那人的質性。本來是個老實頭。於應酬交際上的手段。是使不得的。今一旦得僭了這個坐位。連着意中人竝坐。只覺得心神俱醉。腹內不迭的感謝主人的恩義。口裡反一句話說

不出來，低着頭連正眼也不敢瞧一瞧。那霞那無日無夜，眼色面色，總是含着一種淒涼可憐的情緒。任你是天上吊下一隻金牛，他齒也不輕易露出一露。任你說甚麼笑話，他神色也不輕易動一動。興鬧場中，反弄得一座默然，覺得冷冷落落，殊無一點意趣。圖理舍譽也覺得索然無味。想道：今夜瑪琪拖亞怎麼總不見來。他的口角乖巧，得他到來，或者可以撩動他們一點兒興緻，但這個時候還不到，枯坐也是無味。不如早些散了席罷。因說道：霞那，你照往常拿點香茶泡好了。請各位到茶談室內寬寬坐罷。又對衆賓道：請各位到茶談室散散罷。於是衆賓齊立起來，散了座。隨着霞那到了茶談室，各找知交談心去了。是時獨有伊古那默默的尚在食堂內站着，像是有甚麼思想似的。當時霞那把茶泡了，遞過衆賓客。迨後拿了一盞茶，走過大食堂來，遞給伊古那。伊古那是個不慣講究儀文的人，如今見主人的小姐親遞茶來，不知怎樣接領，方好不覺連臉也漲紅起來。手忙腳亂，左不是右不是的，方把那茶盞接了過來。忽聽得霞那驚喉一囀，低聲說道：美治阿士的行蹤，你可知到麼？伊古那急答道：他臨行時，約定將來到了定着的去處，給信與我，但如今去了這多時，尚未接到他消息，究竟不知他在

那裡。霞那道。他既然同你有約。如今竟然失信。莫非他有甚麼不測之事麼。伊古那道。此事我倒信得未必。因為我聽見他說過。大丈夫縱有萬分磨折。斷不學那婦人女子的見識。他不過因東主不喜歡他。造了一番說話。說小姐聽了東主的教訓。已經把念頭翻轉過來。勸他不要空自妄想。他信以為真。以為絕望。因此着了惱。一時氣憤不過。立刻要離了法國。這是有的。若恐他自尋短見。我可決其必無此事。霞那道。如果不曾輕生。我心還有幾分安慰。但照你的意思。你估量他是有罪的。抑是無罪的呢。伊古那道。那裡的話。照美治阿士這樣的人品。那裡肯幹這等事。此是我可決的。霞那聽說。不覺把這種愁顏。開了好些。說道。你真個不疑他麼。如今只有你一個肯說這話。既然如此。我想求你替我設法。查出美治阿士無罪的憑據來。待我向父親剖辯明白。你可肯幫助我嗎。霞那素來不肯輕易同伊古那交談一言。如今忽然同他這樣親熱。又聽得要把心事來倚托他。這正是好一個交情入手的門路。斯時就恍如得奉恩詔一般。急答道。這是朋友分內應為之事。就是小姐不曾吩咐。我如果力量做得到。也無不盡心。我現在正同着瑪琪拖亞君設法子。想要替他查探出那無罪的憑據來。霞那道。這樣

小說

四

很好。我極感激。你真果是有這點心。我極願意和你做朋友。我且問問你。這事至今你可有見着甚麼可疑的人嗎？望你同著琪瑪拖亞哥哥。早日替我訪出這個憑據來。兩人一問一答，對說了好一會兒。圖理舍譽在對室醉翁椅上歪着。一轉頭瞥見他們親熱熱的模樣兒。以爲震那回心轉意了。心裡着實的歡喜。口與心商量道。看這個光景。這兒女債。或者可以得如我的心願了。他們兩個如今已漸漸好起來。不如趁勢和他們早些完了這宗婚事罷。圖理舍譽正在獨坐默想。忽然見琪瑪拖亞到了。從外間走將進來。圖理舍譽坐起來說道。呀，你來了麼。怎麼這時候纔到。今夜晚餐。沒有外客。只得幾個熟人。沒甚高興。正在想找你來說說笑話開開心。怎麼老等你總不來。琪瑪拖亞道。我本該早來替你老人家招呼賓客。適值有點事攔了。如今并不是趕來替你老人家陪席。我因爲有一件事。想要求求你老人家。知到這個時候。你老人家一定是在家的。圖理舍譽道。甚麼事這樣着急。此時已是休息的時候。求我也不能辦。不如明天才說罷。琪瑪拖亞道。不是。并非甚麼煩難的事。不過爲着助摩祖這個孩子。我想向你老人家討個情。加些工錢把他。因爲聞得他祖母有病。他家裡貧乏。很過不去。兼

之昨夜他有救我性命的功勞呢。圖理舍譽道。別混說。一個乳臭東西有甚麼力量能救得人命。只好天天在外瞎跑。滿到處糊混。這樣的東西。我正在要想開除他。瑪琪拖亞道。他真是救了我的性命。不是說謊的。因把昨夜從凌永池回去。歸途遇盜。如何情形。述了一遍。圖理舍譽聽了。說道。助摩祖這個人。他甚麼事都幹不來。這種懶惰的所爲。你是知到的了。不過因爲丸田伯爵夫人保荐他來。情面上不好意思開除他。況且這伯爵夫人。是個外國有名望的大家。他的金錢。存在我銀行也不少。實在是。我銀行一個老主顧。故此不得不要勉強順他的情。瑪琪拖亞道。丸田伯爵夫人。我也久已聞得。但不曾會過他。怎麼他是個尊貴的夫人。也留意到一個微賤的小厮。圖理舍譽道。此中緣故。說來也長。這個伯爵夫人。雖然是個驕貴的婦人。但他的品質。倒像是個男子無異。文學之外。兼好武藝。擊劍的手法。他極精通。最好遊山打獵。先年不知在某處獵場打獵。遇了險。被助摩祖的父親救了他。因此時時感念他的功勞。後來助摩祖的兩親死了。他有意要提拔他的兒子。因此把助摩祖收養過來。要替他謀個出頭的所在。想着銀行的營生。是個好事業。故此把他荐來我處。聽他學習學習。助摩祖的父

親。原是伯爵夫人一個感恩的知己呢。瑪琪拖亞道。原來有這個緣故。既是伯爵夫人有偌大的期望。那就更要多加些工錢給他。方於伯爵夫人臉上好。好看些。圖理舍譽道。如果伯爵夫人有說話來討情。我自然要加些給他。若白端端加他一個。別個夥伴怎能舒服。此時聞得丸田夫人到外國遊歷去了。聽說要兩個禮拜纔回。此事且等夫人回來。再打算罷。瑪琪拖亞聽說。恍若別有會心的模樣。帶笑沈吟道。這就巧了。又一個遊歷兩禮拜的。近來的風氣。婦人家遊歷。都是定兩禮拜期。這種趨時的風氣。是幾時新開的。呵呵。圖理舍譽聽不明白。問道。你說甚麼。瑪琪拖亞道。我想起別的事。沒有甚麼說。照你老人家的意。助摩祖的工錢。是要聽候丸田夫人回來方定呢。我好幾天沒有見過表妹。今晚來得一場。且去望望他。你老人家請坐罷。說着便跑出房門來。轉過對面食堂。是時伊古那早已退去了。只剩霞那一人。托着顫。含着愁悶。坐着儘地想。瑪琪拖亞走近前。對霞那道。妹妹。你在這裡出神想甚麼。我天天來。總是見你一種愁煩的氣象。只爲着美治阿士的事。白跌着想。想出病來。那是怎麼好。霞那同瑪琪拖亞自幼相聚一處。彼此情意。都合慣了。中表兩家。原是極親愛的。今一見瑪琪拖亞到來。

自然是歡喜的。把頭拾起來。望着瑪琪拖亞道。哥哥。我今日聞伊古那說。你爲美治阿士的事。很替他操心查探這件案情。可是嗎。瑪琪拖亞道。我並沒有甚麼認真查探。不過也想這件事。將來總要有個出白。所以時時到處也留點心兒罷咧。噯。你魂思夢想。只爲着美治阿士一事。這個迷斃。總沒半點兒轉想。這就太過了。你心心念念只當美治阿士無罪。究竟有罪無罪。你我此時也決不定。必湏要找着美治阿士。當面對個水落石出。方得明白。照他平日的行爲。似乎未必。但今回這件事出得湊巧。未免覺得意外。我也細細想過。除了他之外。也再無別個露得出一點可疑的痕迹。此事遲早。我諒總有個出白。倘若僥倖美治阿士果是無罪。自然是好。萬一事情與美治阿士果有干連。那豈不是誤了你終身的名譽。無罪的人。你如何愛護他也沒要緊。若是有罪的人。你錯用了情。那就連累你的身名也污辱了。你試想想。你如今也不必白擔憂。不如把這查探的事情交給我。我自然曉得替你盡心。我斷沒有把奸報歹。諒你也總信得過。況且美治阿士向來同我是極相好的朋友。你同美治阿士兩人的心事。我斷不肯輕易離間的。你總要放開心。將來總有個的確的信息給你。就是瑪琪拖亞這番說話。并

小說

非有甚麼別腸。亦并非有甚麼刻覈的意思。不過兄妹間親愛的情誼。直心直道。原想勸慰他幾句。正是一番好意。只見霞那低着頭。并沒一言回答。此時瑪琪拖亞把話說完。也默然對着。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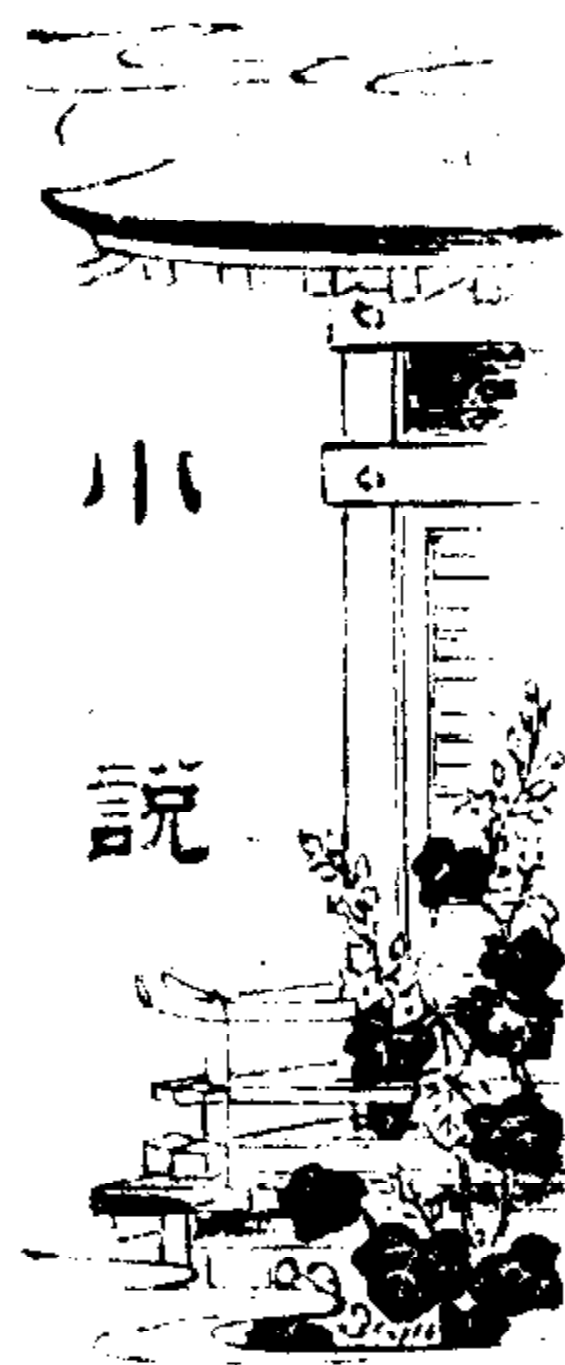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四回 約幽會保姆遞情書 避疑嫌表兄拆封面

話說瑪琪拖亞的意見。本來有點子信不過美治阿士的疑心。所以此次勸導阿霞那。總不肯將就說一句美治阿士是無罪的。阿霞那聽了瑪琪拖亞之言。他的心事。以為美治阿士原與瑪琪拖亞是個交情最密的朋友。如今也不肯袒護。一句便覺得沒有指望了。正在垂着頭暗自叫苦。忽見那邊門口。有一個人走進來。在那裡招手叫他。舉眼看時。乃是他的保姆。因此霞那立起身踱過來。問他何事。只見他鬼鬼崇崇。向四邊張了一張。半遮半掩。把身障着。從袖子裡拿出一封書子來。遞與阿霞那。便默然退了出去。霞那接着。把封面一看。仍舊走回瑪琪拖亞跟前坐着。說道。現今美治阿士。有一



封書子寄到這裡來呢。瑪琪拖亞吃驚道。果真的麼。然則美治阿士。此時還不會到外國去呢。霞那道。照此看來。或者不會離法國也未可定。但此書子。不知說的是甚麼事。現時。沒有人。在你替我把書子開了。念念着。瑪琪拖亞道。這又怎麼解呢。他寄給你。不應該我替你拆封。不如你自己開了讀罷。霞那道。其中寫的。不知是甚麼。倘若美治阿士。果然是犯了罪。如今問心難過。特地寫封書來。向我面前認錯。叫我對着這樣的書子。心裡怎麼苦得過。不如你先替我讀了罷。如果是沒有寫甚麼意外的事。你讀完再交給我。看便是。若萬一果犯了出我意料之外的醜事。求你快些同我拿去燒了。這個主意。我交給與哥哥你。如果你燒了。我就當他是個有罪的人。從今以後。也就絕了念頭。便是了。說着。便把這書子。原封放在瑪琪拖亞手邊。也不等待瑪琪拖亞開讀。便立起身來。向自己的睡房進去了。看官。你想這樣光明磊落的女子。怎不令人愛敬呢。無怪他後來。得如此好結果。致令英雄豪傑。竭盡心力。拚命也要替他成全。我譯書的人。也不能不要留意替他加足幾筆。大凡男女。有真情愛。然後世間有完全夫婦。此事極於人類進化。大有關係。世人不明。這個道理。以為男女婚姻。隨意可合。不問兩人質

性。如。何。硬。自。作。主。把。一。生。最。歡。樂。的。人。道。弄。成。個。苦。惱。世。界。來。實。屬。誤。人。不。淺。近。日。世。界。上。開。了。自。由。結。婚。的。例。本。來。是。極。文。明。的。理。想。但。此。事。也。要。仔。細。若。沒。有。文。明。的。見。識。一。味。自。由。不。特。誤。了。終。身。受。旁。觀。者。指。摘。就。是。本。人。自。己。也。覺。得。純。乎。是。個。私。意。不。敢。坦。然。告。人。因。此。把。情。愛。二。字。便。弄。得。糊。裏。糊。塗。成。個。不。好。的。字。眼。了。豈。不。可。歎。如。今。閒。話。且。休。煩。緒。再。把。本。書。的。正。文。說。來。却。說。霞。那。進。去。之。後。獨。剩。瑪。琪。拖。亞。一。人。在。廳。上。坐。着。自。己。細。細。想。道。這。個。小。妮。子。心。地。如。此。光。明。也。算。難。得。但。我。想。我。也。是。個。光。明。正。大。的。男。子。漢。怎。好。代。拆。人。家。私。書。我。雖。與。他。是。同。輩。表。親。事。避。嫌。疑。亦。不。應。胡。亂。接。受。況。此。是。個。男。女。言。情。之。書。其。中。愛。戀。相。思。定。有。許。多。秘。密。之。語。俗。語。有。說。私。拆。家。書。應。罰。入。泥。犁。地。獄。事。雖。未。必。但。丈。夫。做。事。究。竟。不。可。自。欺。屋。漏。究。不。如。仍。舊。把。原。書。給。還。他。爲。是。繼。又。想。道。我。不。代。他。一。閱。照。舊。還。他。他。再。不。能。轉。托。別。人。不。得。不。要。自。己。拆。封。萬。一。於。中。果。是。認。罪。懺。悔。之。書。豈。不。是。白。白。的。要。把。霞。那。氣。煞。了。麼。今。晚。他。既。一。番。心。意。坦。懷。把。這。事。交。托。我。不。如。姑。且。代。他。一。閱。倘。或。果。是。犯。罪。的。供。狀。此。中。原。委。或。者。又。與。那。美。人。手。的。事。件。大。有。牽。涉。豈。不。是。一。起。而。二。得。麼。不。錯。不。錯。且。照。這。個。主。意。大。

着胆子。只管拆開看看罷。想定了主意。遂拿起這封書來。顛危危的把封面剔開。把書子拔了出來。打開一看。上面寫道。

出亡人美治阿士拜書奉達

霞那小姐妝次。僕自蒙恩見愛。許訂情交。自問此浮世心魂。已全寄攝在小姐身上。初以爲結此愛念。維海枯石爛。兩情無有變更。不意前承尊君示言。小姐近日體順親心。忽已改變初志。小姐見棄。余復何望。從此後世上一切繁華幸福。均非我有。功名生命。均非我欲。茫茫宇宙。側身無所。行將蹈東海入窮谷。謝絕塵世。不復再覩天日。以待此餘生。自盡已矣。爲此之故。中心懊悶。竟夕不寐。自念此生已成瘡疣。尙有何顏再留法國。因此次日侵晨。即附早車遠竄。繼而念雙親塋墓冷落。故鄉孤露。瑩瑩問心難過。因而折回。布理他尼。二掃松。撒落葉。今又順道再到此巴黎斯城。頃者午間於某寺院門前。得與令保姆相遇。嗟嗟春蠶自縛之絲。未能斷絕。每有所觸。胸中熱潮噴湧。不能自息。因就令保姆前。詢以小姐近狀。聞小姐別後。爲余尙留餘念。朝夕飲泣。瘦減芳容。嗚呼。小姐既猶有情。余豈敢忍心作死灰木石者。雖然。命之不猶。奈之何哉。令尊君之不

情。至今言猶在耳。小姐之見愛。余雖感情亦徒辜負盛心而已矣。自分今生已無望。諸此心願。然幸得知小姐原爲親命所逼。非出於本願。余亦知小姐苦處。亦當爲小姐諒情。余今別無他望。但願得再一見我最愛小姐之芳容。當面一白。余之衷曲。則余之心願便了。余此次之請求。并非欲以何者私情見告。故不欲夜深涼露。背人私語。余不過欲小姐亦知余之難處。憐余之苦衷。勿誤怪余之薄情。則余死亦瞑目。如小姐許一觀芳容。請以明日午後三打鐘。余當在布倫公園西隅相待。倘小姐不我遐棄。萬望切勿失約。至時余當盡情將前後事剖訴。諒小姐聞知。當亦宥我之罪。再者小姐貞淑之德。余所愛護。珍惜瓜李之嫌。恐傷小姐名譽。明日如允赴約。切祈連率令保姆同來。余願得令保姆爲見證人。以表余兩人之清白。嗟嗟。今此一會。便爲永別之期。小姐明日來與不來。余已決計晚間七打鐘。定附急行車。遄往外國去矣。切望勿靳此布倫公園之駕。留取餘情。勿忘此來生。續願之美。治阿士也。心緒凌亂。書不成句。忽忽謹白。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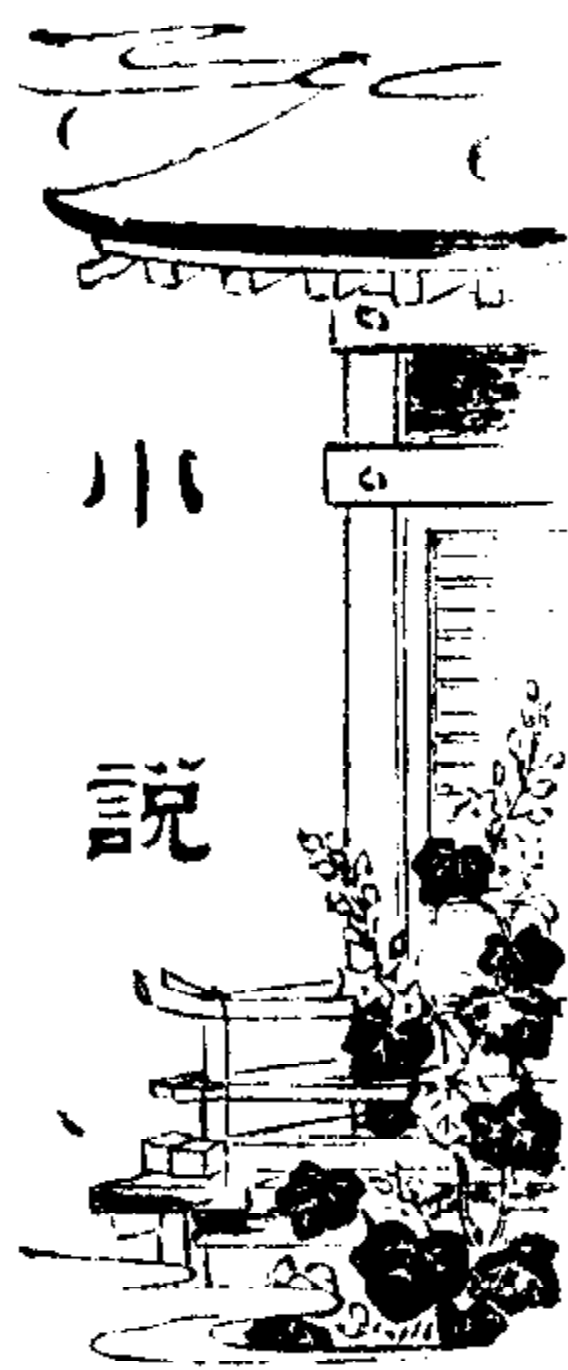
芳安

某年月日

瑪琪拖亞從頭至尾看完。再復循環誦了幾遍。細細咀嚼其中意思。忽然自語道。語味

來得很奇怪哪。照通篇的意思。不過是一封情書。不過想見見霞那。原沒有甚麼可疑之處。但何以忽然插了這一筆。說道。至時。余當盡情將前後事剖訴。諒小姐聞知。當亦宥我之罪。這不是明明自招的意思麼。既而又轉念道。他如果身有重罪。又豈敢再叫別人同去。多個見証。這事或者未必。照此看來。這書子把還霞那一看。諒也無碍。忽又想道。書子內明明有認罪的字樣。倘被霞那看了。他也照我剛纔的意思。豈不是要氣煞了他。這便怎好呢。皺眉着麼頭。又想了。一回。忽然定了一個主意道。沒要緊。只管把這書子給與他。罷諒霞那看了這書子。明日一定同他。保姆去會他。那時我也跑到布倫公園。撞他一面。直把這事情飽問他。一頓諒他。未必敢欺瞞我。縱然他一時不肯把受情婦所托。偷取鐵箱之事。直認。但我已識破他。真情諒他。亦不能躲閃。這個主意不錯。或者因此之故。連那美人手的事情也。審問出來。豈不是個機會麼。想定了主意。因把這書子。急急的疊起。仍舊將書面套起。直拿進去霞那房內。靜悄悄的遞了過霞那。遂大踏步出了房門。一直歸家去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五回 失業途窮查鈔告白 求工念切誤入牢籠

話分兩頭。如今却說霞那接到情書之次日。一早。路德街上某珈琲店。見有一個男子。匆匆走將進來。向跑堂的說道。拿一盅卓古辣來。遂占了一張桌子坐着。大凡外國的風氣。所有茶樓飯店。無不有各種新聞紙擺設。以便旅客行人。隨意觀覽。是時該珈琲店。已派到了本日的新聞紙。計有好幾種。堆在枱頭。只見那男子拿起一張來。也不向論說雜報上注意。單單找着告白一類。逐段查閱起來。忽然找得一段。不知是甚麼告白。只見他定睛看了一看。急向袋裏拿出一個小小的日記簿子。又拈出一竿鉛筆。照着細細鈔寫起來。寫道

保荐渡美介紹人告白 美洲爲近百年來新開之天地。其中事業。機會甚多。僕在美多年。專執介紹之業。不論南北美洲。各地大行商店。均皆熟識。凡經僕有保荐書者。無不錄用。久爲海內人所知許。今於法京巴黎分設支店。暫在卑然街門牌第四十四號。如有志願渡美者。欲到何埠。及謀何項職業。請到本寫字樓面議。定必盡力妥爲周旋。至或有旅費未充。行裝不備。若到本行訂實。亦可先代籌借。利息從廉。至或有自携資本。到美經營商業。僕亦可代查利益最厚之事業。指引通知。謹此奉佈。

渡美介紹人武喇伊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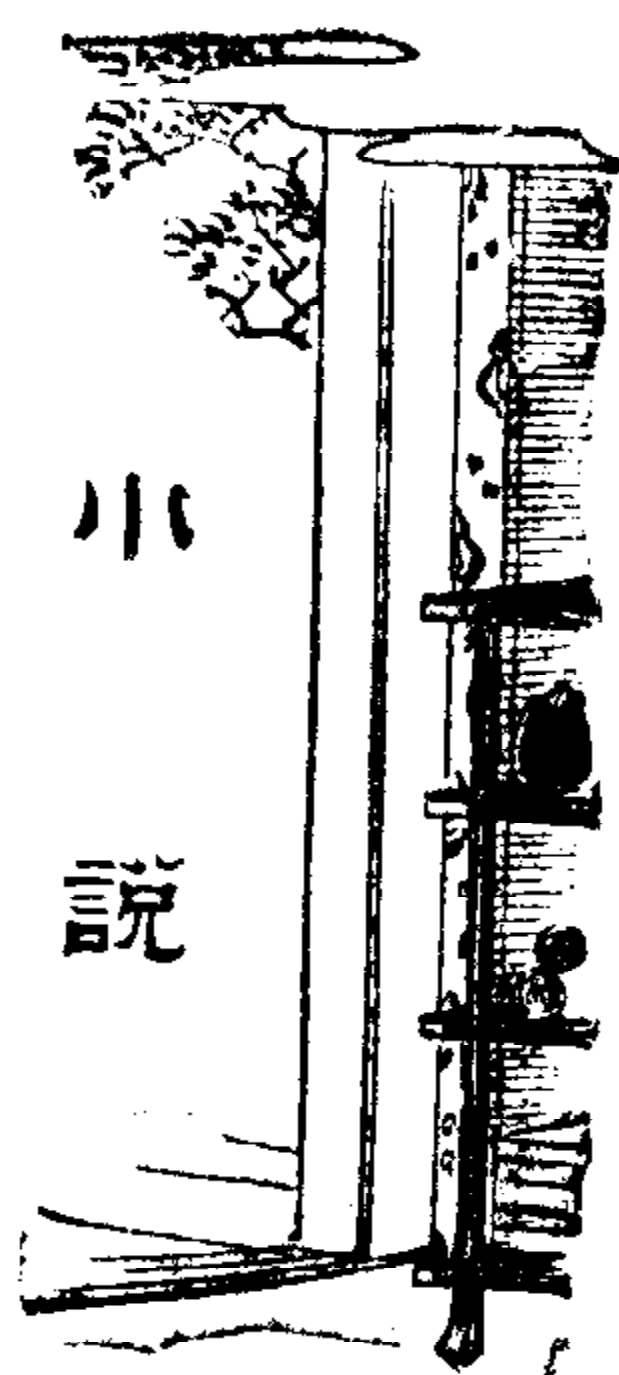
此人把告白鈔完。跑堂的已端了一盅卓古辣過來。放在桌上。只見那人拿起這盅卓古辣。嚼嚙嚼嚙。幾口吸盡。從袋裡拿出錢來結了賬。又拿時辰錶來瞧了一瞧。便匆匆出店門去了。看官。你道。那人是誰。但見他黃瘦臉兒。兩眉尖壓着。好像有萬斛重的愁緒。照神氣上總想不起。是那個人。獨面坯上還恍恍惚惚。有幾分認得。原來就是圖理舍銀行舊日當過書記的美治阿士。當是時。美治阿士出了店門。邁着步。一直向卑然街跑去。剛到了第四十四號門牌。便站住腳。只見他走近一家門前。把門鐘按了一按。

湏。與內便走出一個人來。美治阿士向他施禮問道。這裡可是武喇伊先生的寶行嗎。我是見了新聞紙上的告白。特此來拜訪先生呢。那人答道。請暫候着。待我去通傳的來。遂入了去。不一時。復轉出來道。請美治阿士遂隨着。一直到了一間書房。只見裡面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看他的神情。頗像得是個大腹賈的模樣。美治阿士欠身問道。這位就是武喇伊先生嗎。那人也欠身答道。鄙人就是武喇伊。請坐呀。老兄想到美國謀事業麼。想到那裡的地方呢。美治阿士道。我欲到卡喇科尼省。武喇伊接着拍手笑道。那就巧呢。這大約是老兄的機會來了。可巧現在卡喇科尼某大公司。有位總理到了巴黎。他正在想找人去卡喇科尼幫手。昨日纔到我處。囑我代他留意物識。今老兄到得湊巧。可不是老兄的機會麼。但不知這個職役。老兄可願意去嗎。美治阿士道。但求有職。那有不願。惟未問過前途。不知前途果合意否呢。武喇伊道。你老兄果有實意。我想明日或後日。同你一齊去見見該總理。當面代你訂個明白何如。但再有一句話。該總理當時對我說過。他言道。向來渡美謀業的人。大概都是白手空拳。在本國站不住的。方肯冒險。其中諸色人等。多是不大可靠。甚至有有的壞品的東西。專誑騙雇

主的工錢。盜竊主家的物件。更又借端生事。乘間逃走。該總理已被這等人弄怕了。因此他言道。此次所雇之人。非比閒職。要有些資本。能充担保。得自己者。方可深信。寧可公司代他存下資本。年年照例計回利息。或者本人願意。將資本入些股份。在公司處更好。他并非因公司資本不足。想招新股。計該公司已經開設有五十餘年。一向都是獲利的生意。不過想着辦事人得力。故此讓些股份。令其肯盡心盡意罷了。我對不住。唐突一句。請問老兄可有担保的資金嗎。美治阿士道。多或不能。若四五千金。可以答應得來。我現在身邊帶有匯票五千元。打算提出五百元作盤費。其餘四千五百元。皆可拿出作保證金。既有這個機會。我想求你老先生即日帶我去會會這位總理。因為我心裡急得很。最好今日成事。能毅今日就起程。更妙呢。武喇伊道。要這樣火急。那就難了。我只管同你去走一遭看看罷。但這個總理。每日中事情忙得很。沒有多少時候在屋裡。幸而此刻時候尚早。只管一同去碰碰着。美治阿士又問道。這位總理是何處人氏呢。武喇伊道。同我們是鄉親。也是這裡的法國人。他現居的就在比古尼街呢。美治阿士道。如此甚好。趁早些。勞駕同我去走走罷。武喇伊爽爽快快的答道。甚好甚好。

請稍待。我換了衣服就來。說着便進裡面去了。不一時。把衣更了出來。對着美治阿士道。啊。同老兄談了半天。倒忘記了。請教貴姓尊名。老兄有名片帶來嗎。美治阿士想了一想。答道。湊巧。身上沒有名片帶來。但歇一息間。到了那總理處。如果說得合自然。要通姓名。此時縱然不說姓名。也無關緊要。武喇伊道。雖然是。但初會面。沒有不通姓名的道理。此是禮上應該的。美治阿士道。如此說。嘉黎那。就是在下的姓氏。武喇伊道。台甫呢。美治阿士道。就叫嘉黎那。便可通用。餘外的名字。也不必了。武喇伊一面聽着。一面立起身來。走到門前。問馬車配好也未。聽得外面答應着道。已配好了。於是武喇伊同着美治阿士出來。只見一乘皮篷的四輪車。駕着雙馬。停在門前。武喇伊遂讓美治阿士上了車。自己也坐了。那馬夫把韁繩扯起。加了一鞭。那輪蹄便發動起來。就像一枝箭似的。轉瞬間便過了兩三條街。話說是時街上有一個男子。在前頭踱來。恰好與那馬車打了個照面。美治阿士在車上一眼見了這個人。心裡好像有些不自在的神氣。把臉面側着翻過一邊。那街上的男子。當眼一瞥。也早已認得。愕然一顧。不禁啊喲了一聲。站住了脚步。只見那馬車飛也似的。不一會又再過了四五條街。看來已漸

漸將近到比古尼街了。美治阿士在車上。心裡總是怕撞見熟人。到了這裡見來往人漸漸稀少。心裡纔覺得放下些。及至到了門前。剛要下車。只見前便相隔六七家。有一羣無賴小孩子。蹲在地上踢球。其中有一個年幾稍大的也一堆兒混着做個領班。正在頑得高興。美治阿士舉眼一看。恰好這班頑皮東西。剛聽得前頭有馬車來。也舉頭來看。正正與美治阿士對了個眼睛。原來這個年幾稍大的。不是別人。就是那銀行守門的細崽助摩祖。是時助摩祖見了。心裡着實嚇了一跳。急站起來。正欲跑過來再看。只見美治阿士。隨着同車那人。一直向大門進去了。且說美治阿士。隨着武喇伊進了大門。入到一間客廳坐着。武喇伊便一直走進內便。約有半打多鐘。然後復走出來。對美治阿士道。請你到裡面坐。美治阿士見說。遂立起身。離了客廳。跟着進了幾重門。上了樓梯。到了樓上一間密室。同着進去。尙未坐定。武喇伊忽然轉身。一手把門關上。連鑰也下牢了。霎時翻起臉來。厲聲問道。你就是先日在圖理舍譽處當書記的美治阿士嗎。把適纔介紹人的面孔。轉眼間變成一個審判官的聲口。覺得凜然一種威風。與被罪的人到了警察署無異。不知此處究竟是甚麼所在。這個究竟是甚麼人。欲識根由。須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六回

假包探偽作審判官 弱書生誣扳盜竊案

却說武喇伊忽然厲聲問道。汝不是圖理舍譽的舊書記美治阿士嗎。美治阿士覺得神氣上頭。有些不像。不禁心裡疑怪起來。照直答道。是。不錯。我就是美治阿士。怎麼呢。武喇伊道。方纔我問你名字。爲甚麼你不直說出來。你想瞞我嗎。美治阿士道。我何當要瞞你。我與你暫面相交。通名與不通名。此是我的自主權限。你把這些事責問我。究竟是何心意。武喇伊越發裝出威勢來。喝道。你自家做事。心裏明白。還詐作不知嗎。你可認得我是甚等樣人。我乃受了警察官的命令。要來拿問你的。美治阿士道。甚麼呀。你是警察署的人員。這個告白是從何而來的。武喇伊掀髯笑道。這就是訪拿你的。

美人手

勾魂票了。知道你想逃走。一定要往別洲去。故此捏做這張告白。引你自家投到你。睡在夢中麼。美治阿士驚道。究竟犯着何事。要訪拿我。武喇伊道。你再也不必掩飾了。詐作不知。難道就容了情。便讓你逃脫得過嗎。這不是法子啊。你知道。法上的律例。嗎。狡展之罪。比招供自首的。還要重呢。美治阿士道。說我有罪。究竟所犯何罪。我實不知。到你且明說。武喇伊道。就是圖理舍銀行內庫被盜的事呀。你快些直供了。我或者替你想個開脫的法子。把罪減輕些罷。美治阿士本來銀行失竊之事。至今仍未曉得。不覺茫然答道。有這個事麼。銀行被盜。我如今是始初聞得的。武喇伊道。你不用再裝模樣了。這事我已查得八九了。你那天與行主鬥了氣。跑了出來。到了夜間。再跑回去。躲進庫房裡。便拿了合鑰。摸開了鎖頭。把銀櫃內五千元的單子盜了。又偷了一個小鐵箱子。攢在皮包子裡。於夜靜十一點多鐘時候。把皮包提了回來。可是有的嗎。美治阿士聽說捏他做賊。不覺心頭火起。暴跳起來。說道。美治阿士啊。汝的運氣。怎麼這樣不好。呵。索性如今連盜賊的惡名也污到身上來了。我美治阿士是幹這等勾當的人。碼。武喇伊道。你說沒有幹這些事。你若不是心歉。何故乘着深夜逃走。美治阿士道。深

夜逃走。這話更委曲人難受。我於該行已退了職。遲早既無所貪求。難道把自家行李搬運出來也是不應該的麼？武喇伊道：「怎麼銀行失了五千元，你剛剛就有五千元？這又怎麼說呢？」美治阿士聽得更憤然道：「我是個自由的國民，不能受你這樣深文羅織。無意巧合之事，你便咬定作爲憑據。無他，你既是警察的探事，只管帶我到衙門去。我見了裁判官，自然有個辯白。若憑在你手裡顛倒，欲以刻覈意思來盤問我，我沒有這些閒氣應付你。快些領我去見裁判官罷。」武喇伊道：「我就是受裁判官特委有權審查這件案情的。我告訴你此案情的主腦，並不爲着這五千元銀單爲的是。這個小鐵箱要查明個下落。這個鐵箱乃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寄存之品，其中有許多機密要件。一定要追查出來。故此裁判官委我專辦此事。此地就是太尉的府第了。你如果允肯從實招認，我當請太尉出來會會你。我勸你勿再支吾罷。」美治阿士是時滿肚疑團，覺得跑進了數十重黑幕的裡，便一樣既不知這事的來頭，又不解本身因何與此罪案牽涉。究竟有無干碍自己，也不能決。惟想起那張告白，竟然中了人計，自家投入羅網，真是不值。不禁悔恨起來，頓足道：「咳，今日上了你的當了。布置得好計策啊。我且問你，既

小說

四

是裁判官委你來查辦。然則你祇能任查辦之職。審判之權自然仍歸裁判官。不應由你僭用。若謂是荷理別夫大尉所托。你便有權可以兼理審判。我國未見有此法律。既然大尉要找。我現時已到大尉屋裏。即刻同我去見罷。若太尉不在家。則改天再來見罷。武喇伊道：你想回去麼？這樣的自由。你休想了。既是要見太尉。我如今同你去罷。這裡來啊。說着立起身。把門開了。先行出來。美治阿士只得隨後也跟着出來。一到門前。只見有兩條大漢。好像是巡丁模樣。在兩傍伴着。猶如押解犯人一般。美治阿士心裡甚不舒服。想道：將來見了太尉。諒不至如是刻薄。他究竟是個長官。或者知法守法。不肯任意將人遭踢。恨不得立刻見了太尉。希望尚有萬一的解救。一頭想。一頭循着迴廊繞將過去。到了一所書齋的門口。武喇伊站着。讓他進去。美治阿士含着一肚子氣。并不相讓。昂着頭。一直便進去了。忽然聽得砰的一聲。齋門已經閉着。連鑰也下牢了。門外的脚步聲。已聽得武喇伊等轉了回去。齋內只剩美治阿士獨自一人。恍如籠中之鳥。空自納悶。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太尉出頭甘言巧試

公園失約隻影自悲

却說美治阿士。被人陷入牢籠。心裡極爲憤恨。但在人權下。縱然憤恨。亦自無法。此時惟有望荷理別夫。大尉速來一見。問過明白。希望他或有辨別。伸此枉屈。餘外都無可指望了。正惱盼着。忽聞門外說道。大尉來了。聽得齋門鑰匙聲動。須臾開了門。只見所謂大尉者。滿臉堆着笑容。施施然從外便進來。就一張漆皮椅上坐下。美治阿士站起來道。這位就是太尉麼。敢問把我幽閉在這屋裡做甚麼。若小生有罪。自應送交裁判官審斷。不應用此譎詐手段。此豈是紳宦家的所爲嗎。只見那太尉夷然一種鎮定的態度。微笑答道。我甚愛惜你聲名。極不願有甚麼難爲你。我知到這宗事。斷非出自你自己。本意一定是受了人家所託的。你這無妄之辱。就是多得那人所累了。美治阿士作色道。你糊哩糊塗說的何事。我全然不懂。我何曾受甚麼所託。又所謂受托者何所指。不妨從直說個明白。你不要妄聽那人一面之辭。那人自認是警察署中人。以我看來。決不是的。荷理別夫道。你也不必瞞飾推攬了。老實說。此事關係你老兄名譽不少。你還想出去向別處對是非麼。這就立差了念頭了。你知道嗎。銀行盜竊之案。關涉你老兄身上。現在滿巴黎斯京城都知到了。美治阿士道。銀行被盜。事屬有無。我不得知。

沒蹤沒影。何至牽涉到我身上。我想未必。或者你有意要誣捏我。自然你是深信的。荷理別夫道。并非我一個人過疑你。果係我一個人。的事。有甚麼要緊呢。你老兄是個富。畜。有碍你老兄的聲名。就是污辱你。先代的臉面。你令先君。究竟在我。敝國。當過。差。彼此。也算。是有點交情。我不得不爲你。關切。關切。替你。打算。打算。你年輕。不會曉事。事。想。透。一時。差錯。也亦。難怪。勸你。勿再。執迷。宜直白。把事情的。來因。告訴我。待我。替你想個。法子。把這個。將墮的。聲名。挽回。了罷。美治阿士道。我不幸。受人。中傷。被人。架禍。自然是。要。剖辯的。不止。剖辯。更要。把我。完全。的名譽。拿回來。縱是。拚命。也要。爭的。惟是。現時。被。你所。陷。把我。困在。屋裡。與你。辯說。也是。無用。你。俄羅斯的。野蠻。政教。專愛。施展。壓制。手段。一做了。官。便任意。凌虐。百姓。自己。本國的。子民。尙且。如是。何況。看待。別國人。雖然。如今。你在。我國。界內。你也。須留。點神。須知。我自由的。法國。斷不容。你私自。捕陷。良民。侵越。我國家。權限的。荷理別夫道。我好意。勸你。你不。醒悟。還想要。動氣。麼。這事。我不是。白摺。你。你且。聽着。我如今。不問。你別的。就說。那個。小鐵。箱子。自從。那天。銀行。失竊。之後。我到。銀行。裡。便聞。得圖。理舍。譽說。你乘。夜挾。帶皮。包。私自。逃了。我心。裡。尙。不大。很。信。及。後。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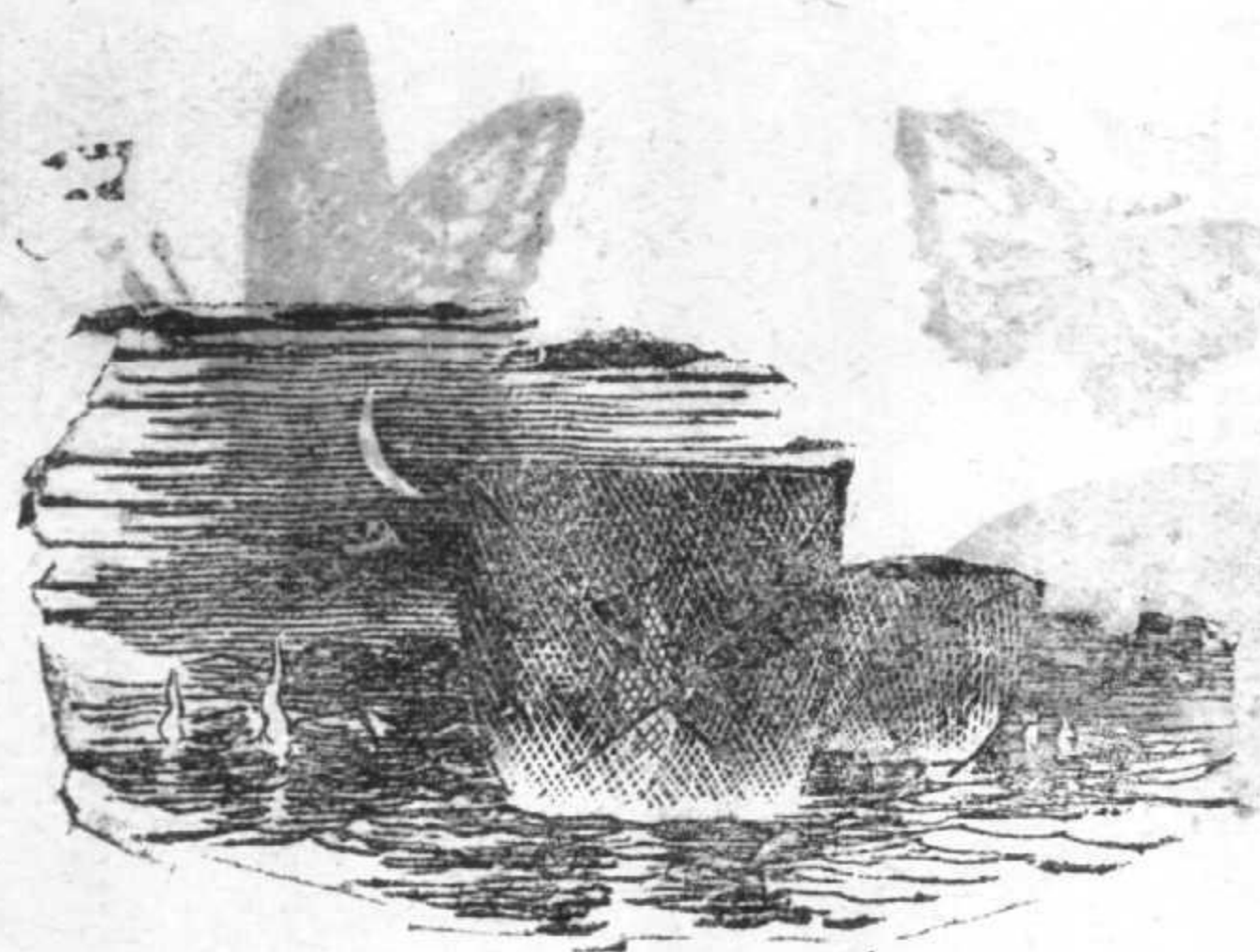
問行主。據說這個金庫。除他同管賬兩人之外。惟有你常時進去。鐵櫃啓閉之法。亦惟有你約略知到我當時仍未深疑到你身上。就是或者於你有干涉。亦不過將法子轉授別人。出手不意。今日你自己拿出憑據來。這張五千元銀單。正正是銀行被失之數。你在銀行不過當個書記。那裡剩得許多銀子。這不是明明你自己露出馬脚。再無可推諉的麼。無他。如今五千元的少事。也不必論。惟有這個小鐵箱子。是要緊的事。究竟你受了何人所托。現在存放何處。請你照直說了罷。美治阿士道。銀行甚麼被盜不被盜。我自你口中今日始聞得。以前我一概不知。我所拿着的銀單五千元。本該不屑對你說明。但爭辯不休。徒費口舌。我實在對你說。我這張銀單。乃是昨天有一個人寄我的。他書子上。寫明是從前借我父親的欠項。如今特地寄來還我的。荷理別夫道。哦。這個人叫甚麼名字呢。美治阿士道。名字我不知。到他是一封不署下款的書子。言是還我父親的舊債。叫我只管放心收取。不必疑慮。荷理別夫道。這書子呢。現在那裡。美治阿士道。在我袋裡。荷理別夫道。可拿出來給我瞧瞧。美治阿士道。這斷不能。除非見了裁判官。我方呈出。別人是不容易過手的。荷理別夫道。你怕我埋沒了麼。哈哈。不

肯也罷。我也不勉強你。但僅僅拿着一封不明不白的書子。名字也沒有。便想認做實在憑據。諒未必有這樣偏聽的裁判官。輕易就肯准信。這是你的事。我也不管。我如今單問你這個鐵箱子。究竟存放在那裡。照我的意思推測。這鐵箱子此時決然不在你手。你究竟交了何人。我這個鐵箱子。斷非隨便報報失賊。便可了事。縱然竭盡平生心力。花費無限錢財。也必要弄回原物到手。我如今不是說你盜竊。不過料定你必知到贓物的所在。想求你將地步指示我。助我一臂之力。如果你肯助我。將來我也定必助你保全你的聲名。你試想過。你莫說到官。拿這沒頭緒的書子。便算做得憑據。須知衙門裡查辦案情。不是兒戲的。只怕跟問起你的根由。有些不着實。反要定你一個罪案。那時就無罪。也要弄出個罪名來了。我問你怎麼處呢。不如你直白對我說了。我也不用你出手。也無須靠你做見証。我自然有法去弄事。妥之後。我替你把圖理舍銀行失單注銷。他所失去之銀。一同歸我。替你填了鐵箱。既有着落。這個罪名就可以全推在該人身上。你美治阿士的名譽。總之歸我身上。担帶保你無碍事。便是了。美治阿士道。你縱百費唇舌。也是無用。我沒做過。那怕見官。既是到了警察手上。自應歸裁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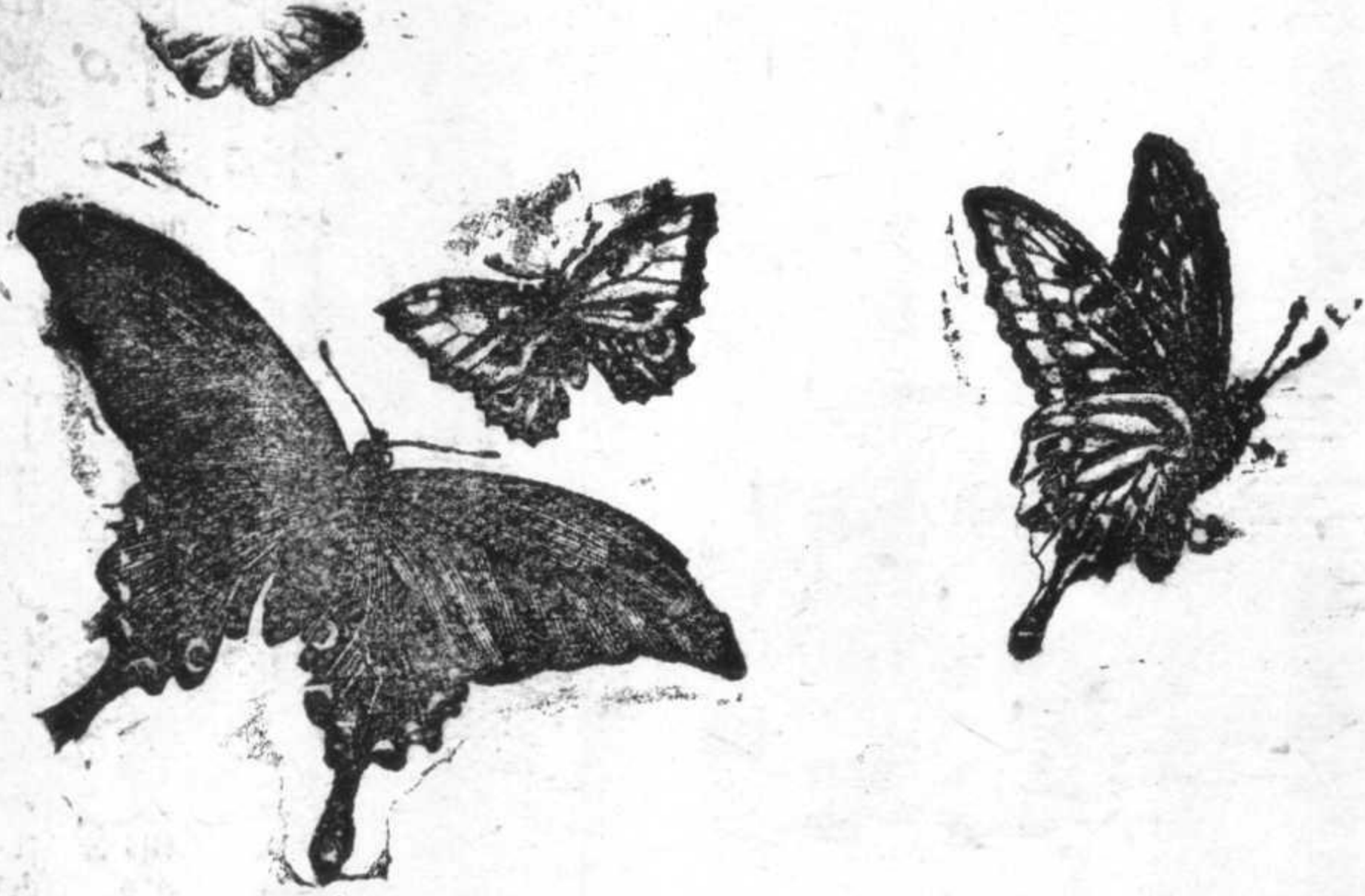
審斷萬不能毅任你私自主張。你快些同我到官罷。我有法無法。剖辯得來。剖辯不來。是我自己的事。縱然陷了冤抑。也與你無干。若要我憑空杜撰。誣攀別人。此事我斷不能做的。荷理別夫道。你以為到了警察手上。我不能靜中查究麼。方纔那個警察。你知到嗎。這不是真正警署命令的官差。這不過是本署的人員。名叫軍曹友夫。是我設此計策。令他誘你到此。其實警署及裁判所均尚未驚動呢。美治阿士大驚道。甚麼話。你敢犯我國法。假冒我國的警察。私自拘禁良民嗎。你好大的胆子。我倒要經官問你。個法律上的罪。荷理別夫道。我費了這番心血。都為是不欲毀傷你的名譽。你不感我還想執我的罪麼。我就是假冒警察名頭。并非侵越你國警察的權力。行甚麼有礙於你國社會上的事體。況且此事早已對圖理舍譽商過。他已答應歸我查訪。纔把這事担了過來。但我平生做事不好。為己甚有可以替人迴護之處。無不願保全人家聲名。倘真是無法周全。乃不得不破除情面。你不要錯會了意。你若始終不悟。不肯直說。我再無法到時。惟有把你送官發落。一經了官。你的聲名便掃地了。何如趁此時對我靜中說明。我也靜中辦去。豈不好麼。美治阿士憤道。不用說了。橫豎到裁判所說罷。荷理別夫

道你再想真些纔好啊。一到裁判所。你的名譽便無法挽回了。不特你的名譽可惜。更最可憐。圖理舍譽的愛女霞。那因你此事受世人訾議。也成個終身之玷。你問心可得去麼。美治阿士忽聽見題起霞那名字。不覺變了臉色。然心裡的主意。仍然是堅定。不屈說道。甚麼都好。一於帶我到裁判所罷。是時俄大尉費盡了幾番唇舌。竟然套不出半句口機來。不覺呆了半晌。再道。你慢慢忖量過再說罷。大丈夫作事當要心口如一。我既立意要顧全你與霞那兩人聲名。甚不願用激烈手段來處治你。暫時留你住在這裡。一月半月也沒要緊。你只管細細想透。將來回心轉念。有意願告訴我。不論何時。這裡有叫鈴。你把叫鈴一按。傳呼底下人來。命他向我通知。我自當再來領教。便是。你替人家包藏毀棄自己一生名譽。兼且帶累所愛之人的身名。也不得乾淨。何苦來由呢。你如此執迷不悟。我實在爲你惋惜。你慢慢忖量過。自然知到我看待你的心意了。說着也不待美治阿士回答。便立起來。出了齋門。返身把鎖下牢了。美治阿士依然像是個籠中之鳥。困在齋內。惱悔之情。自不必說。是時正值自鳴鐘。噹噹的響了。三吓。這三吓鐘聲。就像是古今五行記所說的。陝州黃河鐘。一樣把美治阿士的心坎兜動了。

無○限○淒○涼○起○來○甚○麼○原○故○呢○。因○爲○是○日○美○治○阿○士○與○霞○那○。約○了○到○布○倫○公○園○相○會○。正○是○是○此○刻○三○打○鐘○。不○料○遇○了○這○個○災○星○。墮○在○牢○籠○。插○翅○也○飛○不○脫○。默○念○霞○那○此○時○。定○然○已○到○公○園○赴○約○。若○尋○不○見○我○的○蹤○影○。一○定○怪○我○失○信○。不○特○怪○我○失○信○。定○必○疑○我○懼○罪○逃○亡○走○了○。哎○霞○那○啊○。你○莫○要○錯○怪○了○我○啊○。老○天○啊○。我○的○苦○命○幾○時○纔○覈○脫○。離○此○磨○折○啊○。霎○時○間○。萬○縷○愁○腸○都○成○悶○結○。不○覺○是○半○窗○紅○日○。漸○到○黃○昏○。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小說



十三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八回 遭白眼迷却桃源津 散金錢訪問梅花屋

話說美治阿士不幸墮了荷理別夫的圈套。被他幽閉在一室，居然像個無期開赦的軟監。兼且美治阿士又是個窮途落魄零丁孤苦之人。你道有誰來救他替他解脫。此半籠呢。若是沒有解救。這個冤情不但是沒有天眼。連這本書也可以不必做了。如今且暫把此事擱着。請看官等先自猜量。一吓話分兩頭。却說圖理舍譽的外甥瑪琪拖亞。自從昨夜見了美治阿士寄與霞那的書子。默計今日三點鐘。要去布倫公園會會他。但此刻時候尚早。此身覺得空閒無事。光等着不耐煩。正欲找點事兒消遣。消遣口。忽然記起那晚趕冰場上遇見那個美人。他說要到外國去。約兩個禮拜回來。我想此人未必真是出外遊歷。或者嫌我胡纏得很。討了他厭煩。因此特地撒這個謊。來哄騙我。也未可定。想罷。我如今且再到上布街逛逛。訪訪他的踪跡。倘若他果真是不在家。一定有看守的人。我趁勢就把他來歷查問個頭緒也好。心與口商量着。自己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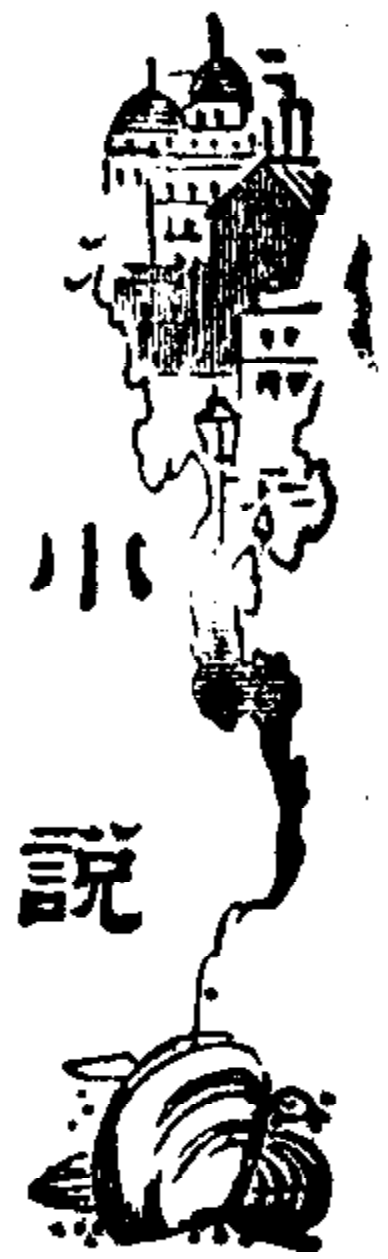
點頭。遂立起身來。拿了帽子戴着。出了自家的宅門。一直向上布街跑將去。不覺到了前晚所送美人進去那家門前。住了脚。細細打量了一回。認得此屋不錯。但見樓上下四面的窗戶。都關鎖着。居然像是主人不在家的光景。心裡想道。照此看來。又不像是說謊的了。舉手向門邊。把叫鈴按了幾按。恍惚聽見內便。有人答應聲。不一時。該門果然開了。只見門內立着一個粗眉濶臉的漢子。滿嘴的鬍鬚。好像是溪蠻洞一般。倒把瑪琪拖亞嚇退了幾步。想道。這樣的怪東西。難道是那美人的情夫麼。再轉念道。不是。不是。觀音那肯喜愛這樣的瓦鬼。大約是甚麼家人侍役人等罷。咧。想罷。從袋裡拿出一塊洋錢來。向門內人晃了一晃。說道。借問借問。這間房屋聞得要租。把人家的。可是嗎。門內的漢子聞說。不覺動起火來。喝道。不帶眼的混賬東西。開口便得罪人。你的房子出租嗎。瑪琪拖亞道。不是麼。敢則是錯問別家了。得罪得罪。我再借問一句。此地有一位澤瀨姑娘。可是這一家嗎。門內漢答道。有是有的。此人不是在這屋裡。你到別處問罷。說着。便奮的一聲。把門閉了。瑪琪拖亞。心裡硬自不息。依然站在門外。不住的按那叫鈴。向內傳呼。只覺得內便。并不做保。當時對門有一家小客店。驚動了那店主人。

跑出門來一張。瑪琪拖亞見對門有人出來。遂跑過來。走進店裡。將手上拿着這塊洋錢。給了店家。便問道。剛纔我叫門的那一家。究竟是甚麼人住着的呢。店主人道。就是適纔那位鬍子。但住宅呢。瑪琪拖亞道。他的來歷。是甚等樣人呀。他屋裡不是有一個姓澤瀨。名叫阿梅的美人麼。他在這裡住着。你與他同街對戶。可有甚麼聞見嗎。店主人道。別的奇異事情。也沒有見過甚麼。所做的是甚麼事業。也不知到。惟是此人也狠古怪。他無論是甚麼國的言語。都通曉。有時操俄國的口音。有時操德國的口音。有時操意大利的口音。有時又操土耳其的口音。究竟他實在是那國人。總不能決。要之斷非我法國人就是了。平時絕不見他。有朋友往來。又白天絕少見他。出門多是躲在屋裡。必要到了夜間。他纔出門。有時一去幾日。有時一去兩三禮拜。論起形迹。甚似做那宗勾當的。但素來亦并不見有甚麼破綻露出來。至於他家裡。有甚麼美人住着。此事不曾見過。澤瀨阿梅的名字。這鄰近也未聞得。此外又說了許多不關頭緒的話。也不必細說。瑪琪拖亞見問不出頭緒來。心裡想道。難道我那晚是看了魔麼。明明是自己親送那美人回來。怎麼今又離了題呢。這就奇了。納着悶。想了一會。便伸手向袋裡拿

小說

四

出一張名片來。交與店家道。我且把名片擱在尊處。以後倘見有這般這般模樣兒的美人。費你心。替我把名片給他。說有這個人來訪問他便是了。說着。再向袋裡掏出些銀子錢來。給了店家。遂作別出了店門。一路猜忖道。這件事真真是奇怪了。究竟是甚麼緣故呢。這個美人。如此神出鬼沒。莫非他就是那斷手美人的同夥兒麼。莫非爲我拿着他的贓証。特意設法。要把手劍騙回。故而串攬那些人來擺佈我麼。又細想道。我那天穿的是厚絨外套。這金釧那裡觸得着他的手。分明是他有意借端藉辭。開口的了。照此看來。連那夜碰着這幾個兇漢。想也是一黨通同的了。再又盤算着道。今後我若遇見他。定當留點神兒。試把些話頭挑逗他。看他怎樣。一路上踱來。一路上想着。不覺到了一個街口。就是助摩祖那天所說他祖母居住的地方。記起前夜的事情。乘便欲到他家裏。見見他的祖母。趁勢把些銀子錢送給他。謝謝他孫兒護救出險之力。自想道。此等老病貧苦的婆婆。我若去候問他。不知他歡喜成怎麼樣呢。定了主意。遂大踏步跑進巷裡。訪問着助摩祖的家屋。認定了門牌。遂一直向宅門踱進去了。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九回 傲俗客貧戶却恩施 慕夫人酒樓求介紹

却說瑪琪拖亞進了助摩祖的宅門。恍惚聽見裏面有人談話聲。細聽他似是有客在座的情景。瑪琪拖亞住了腳。自語道。有這麼湊巧。剛來就碰着有客。意欲轉身回去。又念來了一場。既入到門。怎好退縮。橫豎倒不如進去坐坐罷。遂站在院子裡。揚聲問道。請問可有那位在。裡便忽然住了聲。只聽得窗戶開處。有一個年約六十來歲的老婆子。探首出來一張。看這個老婆子。倒不像是助摩祖所說他祖母的貧窮模樣兒。瑪琪拖亞仗着他家主人的外甥。也不管甚麼通傳禮儀。見有人在。便推開門。跑進廳上去。那老婆子大似有不悅之色。說道。你這位是那裡的呀。是哥巴也士店的貴伴來。這裡拿蓮草花的麼。瑪琪拖亞道。不是不是。我是來拜望助摩祖的祖母呢。那老婆子

美人手

道。在。下。的。就。是。助。摩。祖。的。祖。母。了。請。問。相。公。是。那。一。位。瑪。琪。拖。亞。初。意。以。爲。助。摩。祖。的。祖。母。必。定。是。個。甚。麼。樣。襪。襪。鐘。狀。態。的。今。見。他。這。般。齊。整。倒。吃。了。一。驚。答。道。我。乃。是。圖。理。舍。譽。行。主。的。外。甥。瑪。琪。拖。亞。老。婆。子。道。啊。約。在。上。的。就。是。瑪。琪。拖。亞。相。公。麼。我。常。聞。得。孫。兒。助。摩。祖。說。及。只。是。未。有。會。過。面。請。過。這。邊。坐。囉。說。着。便。導。過。偏。間。來。瑪。琪。拖。亞。隨。着。進。去。見。該。客。廳。地。方。雖。不。大。却。十。分。整。潔。所。敷。設。的。傢。具。雖。是。舊。物。却。也。大。方。絕。不。似。是。貧。戶。人。家。的。光。景。瑪。琪。拖。亞。懷。着。滿。肚。子。疑。惑。就。坐。時。見。桌。上。擺。着。許。多。裹。札。絨。花。的。器。具。心。裡。悟。道。怪。不。得。他。方。纔。問。我。是。甚。麼。店。裡。的。夥。件。原。來。他。家。是。做。這。等。手。業。過。活。的。坐。定。後。瑪。琪。拖。亞。道。我。前。夜。遇。了。強。徒。幸。得。令。孫。救。助。這。件。事。想。令。孫。已。經。對。你。老。人。家。說。過。了。今。日。我。特。地。來。向。你。老。人。家。告。謝。兼。且。候。問。候。問。你。老。人。家。那。老。婆。子。道。助。摩。祖。甚。麼。都。沒。有。說。過。多。謝。費。心。了。瑪。琪。拖。亞。道。如。此。說。這。個。孩。子。更。難。得。了。我。昨。天。晚。上。到。行。裡。見。我。的。舅。父。也。曾。求。他。加。些。工。錢。給。你。令。孫。我。這。裡。也。有。一。點。兒。窮。心。說。着。便。從。袋。裡。拿。出。銀。包。子。來。取。了。兩。個。金。錢。說。道。這。是。送。把。令。孫。買。點。東。西。孝。敬。你。老。人。家。的。伸。手。把。這。兩。個。金。錢。遞。了。過。來。那。老。婆。子。止。着。道。我。家。裡。雖。是。

不大好過。活向來不肯受人家恩惠。着實請相公收回。只當作不輕觀小婦人家就好了。觀他的神氣。好像是自已也是甚麼大戶人家。不過此時中落了。雖然丟了家業。仍不會連那氣節兩字也丟掉了。故而一聞人家施他恩惠。倒像是人家褻瀆他。一般不特不感謝。反拿出腔子來。令人討個沒趣。瑪琪拖亞平生最好以錢財炫人。不料今日碰了這個釘。倒弄得十分不好意思。連忙把手縮回。將銀包子慢慢的打開。無精打保的將金錢仍舊納進去。答道。如此說。我也不敢強瀆了。但我已出了這點心。怎好意思收回呢。那老婆子道。是相公自家的物。有甚麼不好意思。我家裡雖窮。也能吃得起苦。錢財儻來之物。我斷不敢受過分的。就是助摩祖他年紀亦已漸漸長大。論理應該打發他去當當兵役。替國家出出力。盡回個人的義務。銀行的職役實在非我本意所願的。瑪琪拖亞道。令孫這分銀行的職役。不是丸田夫人特意推薦的麼。那老婆子道。是。不錯。助摩祖的父向來在丸田夫人府上。隨侍他老爵爺。因此夫人念了舊。先年夫人遷來巴黎。問及助摩祖。就替他荐了到銀行。我當時見他年幾尙小。又是夫人一場好意。故此任他隨意。只管暫時謀個棲身罷。咧。瑪琪拖亞道。然則丸田夫人。你便常常會

面的了。那老婆子道。丸田夫人。我一面也沒會過。不過近來想寫一封信去請他。把助摩祖的職役辭了。交回我待自己。教導他。纔放心呢。拖瑪琪亞。見他所答。總是一種冷冷淡淡的意思。知到本意來。頭與他大不對路。遂不敢多說。便要起身告辭道。我不坐了。那邊尊客太守候久了。對不住了。那老婆子道。那裡有客屋裡。就是我老身一人。瑪琪拖亞道。方纔進門時。不是有人談話聲麼。那老婆子道。那裡是想相公聽錯了。瑪琪拖亞。此時也不敢再盤詰。單應道。是聽錯的麼。哦。請了請了。糊糊塗塗的應了一句。回身彎了彎腰。便大踏步出了宅門。自己詬罵自己道。今天不曉得碰了甚麼崇神。偏要搗我的鬼。適纔上布街。既弄得個悶葫蘆。如今這個老婆頭。又碰得一鼻子灰。真是晦氣。這疑團怎麼破呢。做不得。我找着助摩祖。一定要問個明白。那有貧戶人家。見人把他金錢。倒要拿腔子來對付人的。想他家世。必有個來歷。再者。助摩祖既得丸田夫人。我未會過夫人。或者藉他的路子。去會會他。諒也使得。一路沈吟着。是時已是向午時候。肚裡覺得有點子餓。因走到一家酒樓。直奔進樓上。佔了一個座。酒保遞來菜單子。胡亂點了幾樣。遂向桌上拿起一張本日的新聞紙來。慢慢的檢閱。見雜誌上有

一段標目寫的是（愈出愈奇）瑪琪拖亞留神一看不覺驚異起來。其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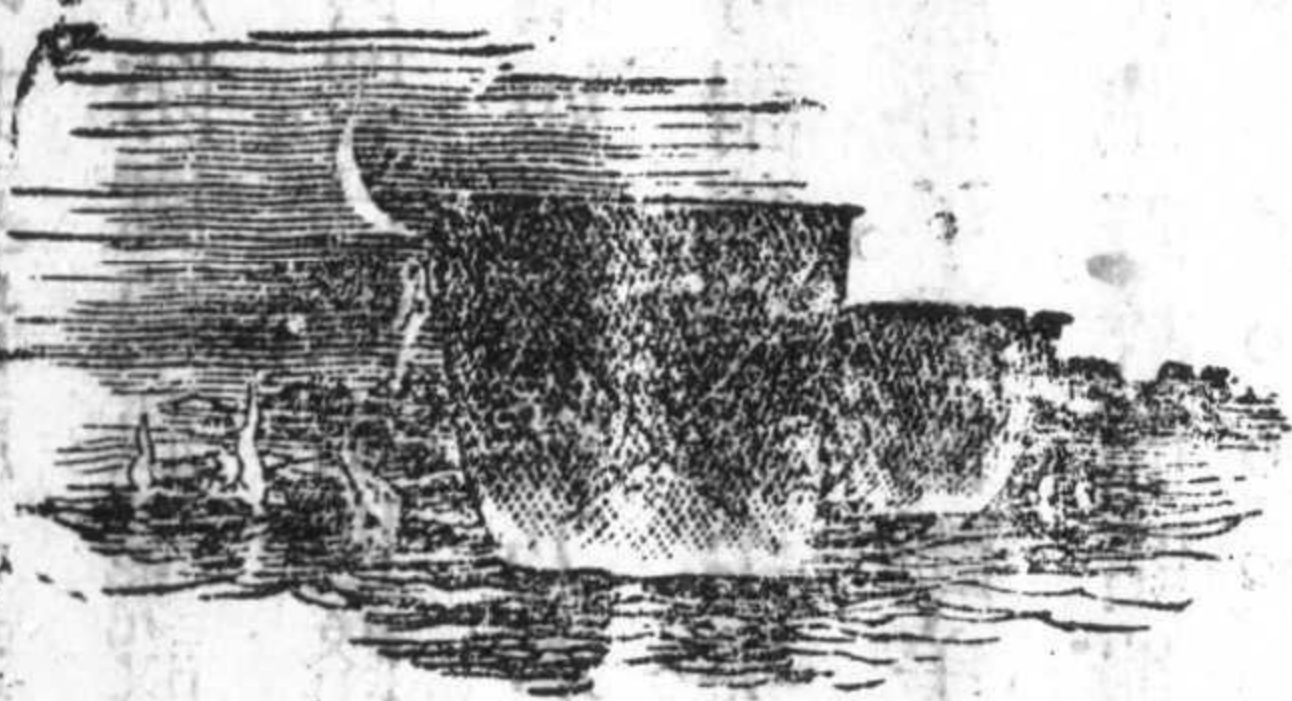
前瀨音川網得之美人手。其後用防腐藥瓶擺設在解剖會博覽陳列場中。不意昨宵夜半。竟有人將手盜去。刻下警署已派出四路偵探。到處查拿。此案能否破獲。現尙未知。以此公衆往來之地。警察如許嚴密。乃若輩宵小。竟敢施其手段。殊屬大膽。然能毅得手。始終不露破綻。亦可謂狡捷之至矣。

瑪琪拖亞讀完。暗道。真果是愈出愈奇了。這個斷美手人。看來他的爪牙多得很哪。他到銀行做了賊。恐怕留下證據。被人識破。故而暗地把這隻手偷回。然則我這個手。他也想設法奪回無疑了。照此看來。那冰上的美人。一定是他們的黨羽。這個美人。局一定也是他們的擺佈。要來勾引我這手。鉗的呢。正尋味看。只見酒保已把所定菜式。端了過來。遂一便吃着。一便慢慢的想。忽見前樓。又到了一個客。舉眼看時。認得是烏拉迓華醫生。就是先前在趕冰場。會見的那位夫子。瑪琪拖亞。忙把刀叉放下。高聲喚道。烏拉迓華君。久違了。久違了。近日我少到俱樂部。總沒會你面。可有甚麼新聞嗎。烏拉迓華道。老沒見呢。新聞倒無甚新聞。只是外間喧傳那隻美人手。昨夜被人盜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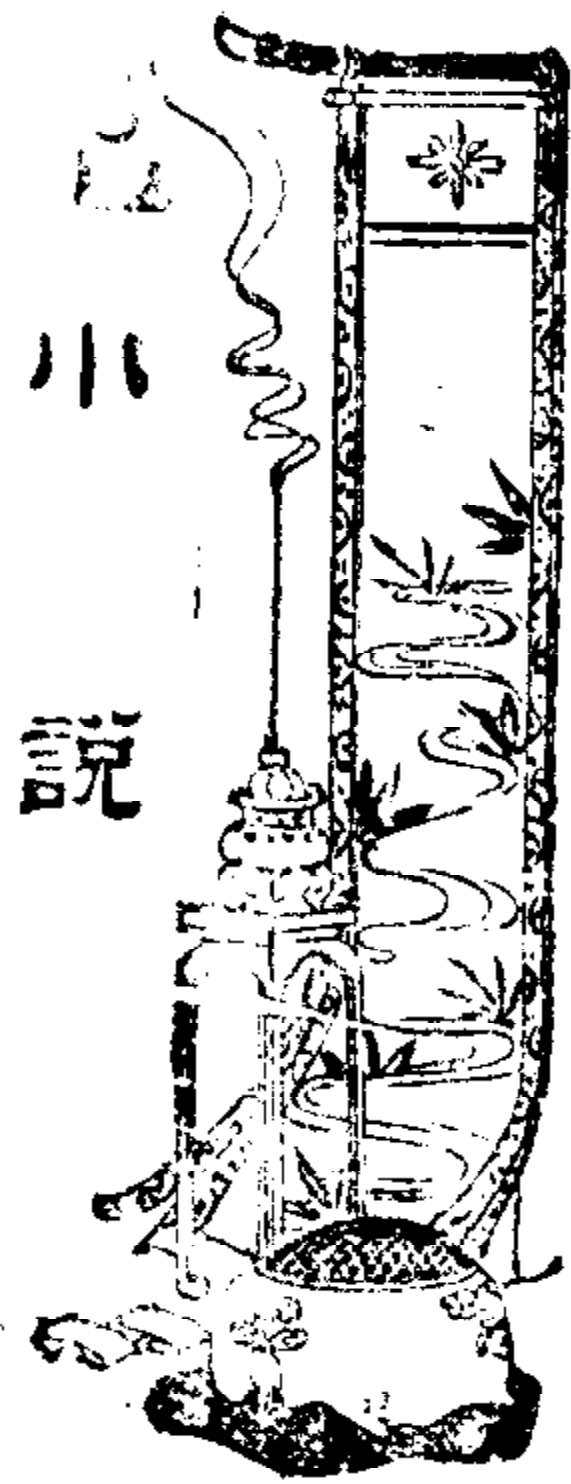
小說

六

今朝到了兩家貴人的宅眷處診脈。說起來。大家都詫異這件事呢。瑪琪拖亞道。此刻我纔念過這段新聞。不錯。你是個醫生。貴家宅眷。大約都認識的了。請問丸田伯爵夫人。你可認得嗎。烏拉迓華道。何止認得。他每有病。差不多都是叫我替他診視的。瑪琪拖亞道。這麼大名譽的婦人。我很想見他一見。你可能引薦我去會會他嗎。烏拉迓華聽說。低頭想了一會兒。不知烏拉迓華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瑪琪', '烏拉迓華', and '診脈'.）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二十回 品評俠氣初進侯門 賣弄雄心兩番試劍

却說烏拉迓華。聽得瑪琪拖亞要見丸田夫人。求他做個引薦。遂低頭想了想。笑說道。像你老兄這樣的應酬家。竟然不曾會過丸田夫人。也很算奇怪了。不但是奇怪。就於老兄的面目上。也太覺減色了。也罷。待我替你做個介紹人罷。瑪琪拖亞初時見烏拉迓華不答。以爲有甚麼爲難之處。今忽聽他一口應承。不覺喜動顏色。答道。果真的嗎。照此說。幾時同我去呢。烏拉迓華道。可巧今日丸田夫人請我去診脈。此刻完了午餐。就同着一塊兒去何如。瑪琪拖亞道。丸田夫人不是去了外國麼。我前天聞得他要兩禮拜纔回。此話可真嗎。烏拉迓華道。夫人的脾氣。那裡說得定的。他說出門高興起來。

美人手

便立刻要起程。有時到了中途，忽然興盡，便又立刻轉身，也不知試過幾次了。今回出來，本來是定兩個禮拜的，不意起程後，他的風溼舊病復發，因此那天午後，就轉回來了。現時雖在府中，但也說不定。若他忽然有事想起，或者此時又動了身，不知又那裡去了，也不可定的呢。瑪琪拖亞道：這種奇特的性質，真真可謂神龍變化了。烏拉迓華道：是呀。此等性質，只怕夫人以外，也再沒有別個了。瑪琪拖亞帶笑道：有這麼豪爽飄逸的人，他的容貌，想定是個絕世的了。烏拉迓華道：這也難說。以我看來，自然是比尋常脂粉俗態超越不同。但俗語說得好：各花入各眼，也有的評論說他比毛嬙西施還強幾分。也有的品評說巴黎的美人也沒有來數到他。我也不敢定個高下。待你見了面，自家下個批語便是了。這是論他容貌的話。至於論他家勢，他的豪富，這一種濶綽氣象，進到他府第，沒有一個不把舌頭伸出來。再說他的技能，琴棋詩畫，是婦人家的本分，自不必說了。更愛遊山打獵，耍刀擊劍，都是他平生最好的。現時仍養着劍法專門的教師呢。瑪琪拖亞道：如此說來，這位夫人，純然是個鬚眉的巾幗了。烏拉迓華道：他更有一事奇特呢。他生平與男子們往來結識之數，可也計不出許多，但從來不曾見過。

他有一個是私情鍾愛的。亦不曾聞過他有對人露過半點兒女情態。我與他相識最久。自從在土耳其居住時。更無日不到他府上。也不待人通傳。一直便進到內室。總未碰過有一點可疑的痕迹。你說奇特不奇特呢。瑪琪拖亞笑道。這倒無甚奇特。直可上他一個徽號。叫做太上忘情罷。咧。鞞轂之下。我竟不曾見過這個人。也算憾事。聞說我所識之友。與夫人交遊的也不少呢。說着。不覺午餐都已用完。瑪琪拖亞遂同烏拉迓華起來。會了賬。下了酒樓。出到街上。行不到兩箭多路。當時前面來了一乘馬車。這馬車就是美治阿士被騙。同假辦武喇伊之軍曹友夫。前往荷理別夫府署所坐的。瑪琪拖亞一眼認得那邊坐着這個是美治阿士。不禁愕然。啊。啣了一聲。停住脚步。只見美治阿士。驀地把臉掉轉背着。怕人看見一般。那輪蹄飛也似的便去了。瑪琪拖亞心裡疑怪着道。他說去外國。誰想仍在巴黎熱鬧場中鬧哪。看他那麼排場的馬車。一定是偷了這五千元賍款的受用了。怪不得無顏見我。要把臉躲着。這樣行爲。他還想見窮那。真可謂不自諒。做不得。我要先一步去禁止霞那。趁此時尙未到三打鐘。免令他跑到布倫公園。胡亂把臉來丟。且盡情告誡他一番。聽他絕望。快些撒開手罷。想定了主

小說

意。遂回頭對烏拉迓華道。我今天有點兒事。午後兩打半鐘。不能不要到一到布倫公園去見丸田夫人。還能毅趕得及嗎。烏拉迓華道。管保儘趕得及。丸田夫人每日也很愛到布倫公園散散步呢。你去見了夫人。或者他同你一齊去逛逛也未定呢。琪瑪拖亞道。雖然是。但我今日與別人有約。陪着夫人同行。是不便的。兼且夫人既說有病。怎能毅又出去遊玩麼。烏拉迓華道。是的。今天他打發人來請我。或者他的風溼病。又有點不舒服也未定。我時常戒他。叫他要靜養不可過勞。又勸他不宜感受寒冷的空氣。他那裡肯聽。若是他肯聽。此刻不知痊癒多時了。一路談着。不覺已到了丸田夫人的府第。只見兩扇獸環的大門。分兩便打開。當中一條極大的擁道。擁道兩旁的餘地。樹着兩本參天閉日的鳳尾葵。環着石欄花。擺設許多時式的盤景。進了儀門。是一所來客候傳的外堂。過了外堂。內便無數庭院。俱繞着卅字迴廊。曲折不盡。真是連雲甲第。來客迷蹤。幸而烏拉醫生。是天天走熟的。又是個格外的稔交。故無湏候人引導。遂一直向後堂跑進來。及至到了後堂。隱隱聞得砰砰訶訶不斷。竹木相觸之聲。雜着又有人吆喝聲。琪瑪拖亞疑怪道。這是怎麼事呢。烏拉迓華道。想必是夫人又擊劒了。這

個病還未痊。又動起這點好勝心。儘着把氣力來耗。真是沒他的法了。我同你照這邊來罷。夫人最不喜人拘拘束束講客氣的。不如直到擊劍場上會他罷。瑪琪拖亞想道。初來進見，便跑到人家頑耍的場上來。難到不怕唐突麼。但心裡雖如此想。口裡却不則聲。糊糊塗塗的跟着烏拉迓華。繞過迴廊。一直向一間屋裡進去。這屋裡就是擊劍的場所。只見夫人果然與一個教師對立着。相角勝負。滿身披了甲冑。頭上也帶了頭盔。面具姿容却看不清楚。只見他窈窕身材是一種消瘦的體格。是時烏拉迓華跑近夫人旁邊。也不見禮。蹙着眉頭說道。夫人偏偏愛把精神氣力來遭蹋。總不把身體顧。這病怎麼好呢。只見夫人並不回顧。蓄着氣勢。瞞着教師。隙處喝了兩聲。連連左一劍。右一劍。刺來。方開口答道。烏拉醫生。我要擊劍。纔能把骨節酸痛忘了麼。我已經鬥過四次了。如何到第五次。你看我這回第五次。決定要贏他呢。說着。便更奮起氣勢。賣個虛綻。教師一劍刺來。却乘勢連消帶打的。劍尖早已到了教師的胸前。甲冑的一聲。着了一吓。聽得夫人說道。哪可不是我贏呢。一共鬥了五次。被我贏了三次。我倒比嘉芝教師還強些呢。一面說。一面把面具脫了下來。那教師也把面具除了。帶笑容

道。青勝於藍。再也沒有師傅了。說罷。便舉手爲禮。作別去了。於是烏拉醫生。蹣上一步。帶着瑪琪拖亞。向夫人前介紹道。夫人。這位是敝友名瑪琪拖亞。夫人道。是麼。哦。他就是圖理舍譽行主的令甥嗎。我也聞得許久了。說着。便回過頭來。瞧着瑪琪拖亞。瑪琪拖亞細看夫人的面貌。只見他純白。沒有一點血色。好像是死人。一般凜凜然。絕無嬌媚情態。瑪琪拖亞施禮道。倉猝進見。唐突無禮。望夫人見諒。見諒。夫人道。瑪琪君。你說來得唐突麼。如此。我要罰你。罰你同我比比手段。當作個初見禮罷。我大凡同男子結交。不曾演過手段。決過勝負。不算朋友。不如就此也不必結。束隨意試試。定個輸贏的。頑意兒罷。直捷不客氣的。一手取起一根木劍。向着瑪琪拖亞遞過來。瑪琪拖亞是時。早被夫人的氣概。攝住一聲兒也答不上來。不自由自主的。忙伸手把劍接了。要知二人劍術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第二十一回 施手段軟劫黃金釧 破題兒締交伯爵府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丸田夫人。遞過木劍來。瑪琪拖亞接了。看看又將要動手比試。烏拉醫生急了。向着夫人道。夫人。我常常勸你不宜太勞。你總不肯聽。叫我怎麼着手呢。不如把這點好勝心。節戒了罷。丸田夫人那裡肯聽。答道。怕甚麼。我今日手脚都不疼了。正好活動活動。筋絡纔舒服呢。烏拉醫生道。正要趁他不疼時。加意攝養。纔是要緊呢。若又要弄到疼起來。這病就延纏呢。夫人只是不聽。拿着木劍。向瑪琪拖亞作起勢來。瑪琪拖亞暗忖道。一個弱女子。有甚麼氣力。就算學過一兩路。也不濟事。適纔那個劍師。不過故意讓他兩點討他歡喜罷。咧。我不如留點神。挫挫他的風頭。顯顯我的手段。與他看想罷。也不結束。提起木劍。便交起手來。初時還想步步逼進來。只見夫人的劍法。猶如龍蛇一般。不特擣不倒。隙那劍尖。如雨點一般。反着着乘隙打過來。弄得琪瑪拖亞招架不

小說

二

迭那還能毅還。手心裡不禁一忙。手腕上早已重重着了一吓。瑪琪拖亞急收了劍說。道是我輸了。夫人的劍法。如此神妙。漫說巾幗中獨一無二。就是鬚眉的男子。我也不曾見過呢。說着。便把劍放下。欲按過一邊。夫人止着道。這那裡算得輸贏。算不得。請再試過一次。你的劍法很有步驟。不過猝然間。器具不大適手。今回再試試。自然就不同了。來啊。看劍啊。說着。又交起手來。瑪琪拖亞已經吃過了虧。這回自然格外的留神。步步爲營。關顧得十分周密。相持了兩打多鐘的時候。尙未分勝負。忽見丸出夫人一劍。照準胸前刺過來。瑪琪拖亞見來勢兇猛。儘力迎架過去。孰料夫人乃是聲東擊西之法。趁他迎架之勢。便乘機一劍不端不正。剛剛插在瑪琪拖亞的袖子裏。只聽得丸田夫人道。哎。啣得罪得罪。連忙把劍拔轉來。不意這劍尖恰好被瑪琪拖亞手上所帶的金釧。繃住。一時拔得劍尖下來。連那金釧也隨着脫落在地上。瑪琪拖亞不覺嚇得呆了。丸田夫人見他變了面色。驚道。錯手把你傷着了麼。瑪琪拖亞道。不是。沒有傷着。是時烏拉遜華在傍。一眼瞧着脫落的金釧。忙走近前。把金釧拾起。對夫人道。夫人。瑪琪君手上沒着傷。心上倒着了一吓。傷了你。請看看這隻金釧。說着。把條脫遞過夫人。

夫人一手接着瞧道。啊。約。很精工細緻的東西。可惜被劍尖弄歪了圈子。我真是太鹵莽了。是那位貴家小姐送給你的呀。瑪琪拖亞含糊答應着。夫人又道。這麼珍巧的東西。那個女人家不賞心呢。你隨意帶着不十分寶貴。他倘別人家見着。強要了你的。你怎麼樣呢。一面說。一面拿着手釧。反來覆去。看個不厭。總不見有交還的意思。瑪琪拖亞斯時心又着急。又不好意思。開口討。呆呆的站着。儘地想不出拆法來。沒奈何。拚着答道。這個條。脫。倒。被。夫人。猜。着。是。我。心。上。人。贈。給。我的。我雖然不是寶貴。這件物事。但因人重物。做不得轉送別人。如果有人想要我的。我不說。那人是愛這件東西。我竟說。那人是嫉妒。我心上人了。夫人不意他說出這段絕情的話兒。不覺呆了。半晌。用一雙威。威。可。憐。的。眼。睛。釘。了。瑪。琪。拖。亞。一。吓。說。道。哦。我。聽。得。了。我。平。生。與。男。子。交。遊。不。少。最。難。與。男。子。言。愛。情。既。是。你。心。上。人。的。珍。物。快。些。交。還。你。罷。若。遇。別。個。婦。人。只。怕。已。箝。在。腕。上。去。了。說。着。便。將。手。釧。遞。還。瑪。琪。拖。亞。接。着。心。裡。上。的。水。吊。子。好。像。忽。然。攔。了。下。來。急。忙。拿。出。一。條。小。巾。子。包。好。放。入。裏。衣。的。袋。子。裡。是。時。烏。拉。迓。華。站。在。旁。邊。先。頭。見。他。兩。人。說。說。笑。笑。後。來。覺。得。心。裡。上。有。些。不。大。愉。悅。恐。怕。他。兩。人。存。了。芥。蒂。因。把。話。來。拌。

美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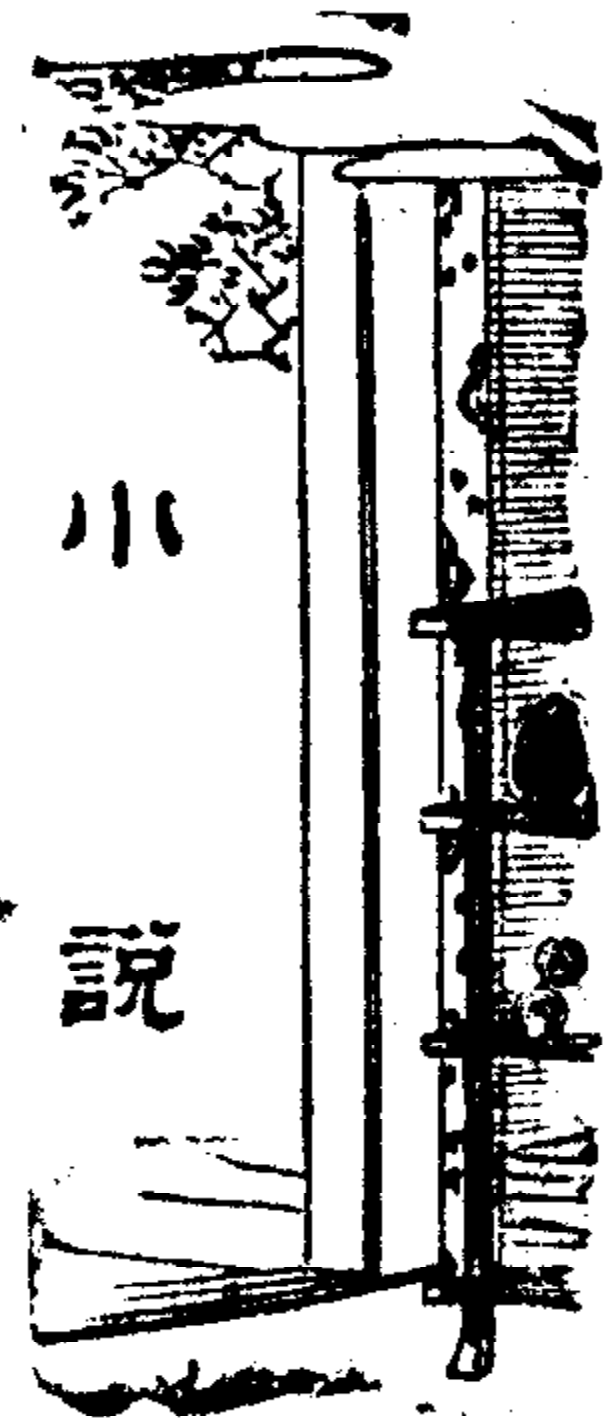
三

開道。夫人。你白把手。釧交還他。論理他應該要。酬謝你。我替他。想個法子。替夫人。派他。個差事。夫人。此時。養病在家。太過寂寞。不如。瑪琪君。每日。到府上。來替夫人。解解悶兒。罷。瑪琪拖亞。笑道。這樣的差事。無論幾時。派到我。都很願意。去當的。夫人道。烏拉醫生。出的主意。甚好。我自從。害了這個病。總不許我。出外遊玩。屋裡。困着悶得。很。瑪琪君。如果肯來。破個悶兒。是極好的。瑪琪拖亞。接着道。夫人。若不見嫌。我定。當日。日到來。奉望。夫人道。我今日。極想吸。點子清淨。空氣。是時。湖上。結冰。趕冰場。上。很熱鬧。不如。一擡到。那裡。散散步。何如。瑪琪拖亞。平生。性質。本來。是個。觀音菩薩。的侍兒。大凡。婦人家。使令。他。沒有。敢違。拗過。一次。可巧。今天。爲着。布倫公園。之事。准着。三打鐘。便要去。會晤。霞那。因此。不得不。推辭道。今日。有些。子事。已先。與別人。有約。不能。奉陪了。夫人。微笑道。要會。送金釧。的那位。心上人。麼。瑪琪拖亞。道。那不是。的。烏拉。迂華。從旁。插嘴道。果。是不錯。他。纔說過。三打鐘。要到。布倫公園。有事。呢。夫人道。布倫。公園。離此。不過。點子路。此刻。還早。去了。湖邊。回頭。還有。時候。我准。三打鐘。送你。到布倫。公園。就是。了。一齊。去罷。瑪琪拖亞。此時。再不好意思。多說。只見。夫人。對烏拉。醫生。說道。請你。同瑪琪。君。先到。書房。裡。坐坐。我換了。衣服。就來。說着。便高高。興興的。轉入。內堂。去了。欲知。下文。如何。且聽。後回。分解。

美人手

第廿二回 施御法同輦問根由 值遊蹤當場逢彼美

紅葉閣鳳仙史譯述



小說

話說伯爵夫人進內堂更衣去後。烏拉迓華帶領瑪琪拖亞出了擊劍場。慢慢的繞着迴廊踱來。一路所見廳堂。陳設皆異常華麗。想英國女王域多利的宮殿。也不過如是。正行間。不覺到了一所內廳。就是夫人的書齋了。只見門外站着兩條大漢。見了烏拉醫生。便排起班來。用手向帽邊上。一遞行了個加額禮。復垂手。鵠立默然。含着一種嚴肅的氣象。入了齋內。只見琳瑯滿架。雜陳着幾行絲絨彈機椅子。於是兩家隨意坐着。候了片刻。是時夫人經已裝束停當。出到齋門。瑪琪拖亞留神一看。只見夫人容色。比前大不相同。先前擊劍場上。夫人的面貌。純然是死白。無一點血色。如今臉上。泛溢紅。

薄。鼻。腮。際。雅。裝。麗。服。居。然。是。個。稀。世。的。美。人。瑪。琪。拖。亞。等。起。立。迎。將。出。來。送。隨。同。夫。人。踱。往。外。廂。是。時。馬。車。久。已。預。備。只。見。那。乘。精。漆。雙。輪。德。芝。車。駕。着。一。匹。阿。刺。伯。駿。馬。兩。個。馬。夫。牽。着。在。丹。墀。上。俟。候。於。是。夫。人。上。了。車。坐。了。左。便。招。呼。瑪。琪。拖。亞。坐。了。右。便。烏。拉。醫。生。在。車。旁。恭。了。恭。腰。說。了。聲。有。慢。欠。陪。便。告。辭。去。了。兩。人。並。肩。兒。坐。着。也。不。要。馬。夫。控。御。夫。人。自。己。便。拉。着。皮。韁。輕。輕。把。扯。手。一。動。只。見。那。輪。蹄。的。轆。的。轆。的。發。動。起。來。一。到。了。大。街。上。加。上。了。點。縱。送。力。那。輪。蹄。便。風。馳。電。掣。一。般。欲。左。之。左。欲。右。之。右。他的。御。法。幾。乎。比。王。良。造。父。還。要。強。得。幾。分。瑪。琪。拖。亞。心。裡。暗。暗。的。讚。歎。因。想。道。這。位。夫。人。比。不。同。尋。常。婦。人。家。我。與。他。同。車。默。地。對。着。豈。不。惹。他。笑。話。說。我。連。應。酬。也。不。曉。得。點。兒。做。不。得。待。我。想。些。說。話。來。與。他。周。旋。周。旋。纔。是。想。罷。便。開。口。對。着。夫。人。問。道。請。問。夫。人。我。們。做。行。裡。有。個。小。夥。名。喚。助。摩。祖。他。說。曾。見。過。夫。人。夫。人。可。認。得。他。嗎。夫。人。道。他的。父。從。前。在。我。家。裡。雇。用。過。因。爲。先。年。在。獵。場。上。他。於。我。有。救。命。之。恩。是。以。我。要。報。報。他。的。恩。故。此。他。父。身。故。後。我。把。他。薦。到。貴。行。裡。去。如。今。他的。祖。母。見。他。年。長。要。他。隸。入。兵。籍。替。國。家。盡。盡。義。務。因。此。我。近。來。想。着。他。到。某。間。士。官。學。校。聽。他。鍊。習。鍊。習。呢。瑪。琪。

拖亞道。我今朝也見着了他的祖母。他也曾把這事告訴我呢。但是他的祖母。這脾氣是了不得的。好像是個甚麼大家人出身的呢。夫人道。我尙未有會過他。祇時常聽見助摩祖說。他祖母的脾性。是忒嚴的。惟是助摩祖在令親處當差。聞得令親極肯體貼下情。所以薦他的孫兒在貴行。他是極喜歡的呢。瑪琪拖亞道。大凡世人的脾氣。不論甚麼樣的嚴憚。甚麼樣的孤介。也好一對了自親的本羣。沒有個不心軟的。況且助摩祖是個孩子們。老年人疼愛孫兒。自應更不必說了。夫人道。是不錯的。剛說着。忽然心裡好像觸記起一事來。對着瑪琪拖亞問道。啊。我近日聞得助摩祖說。令表霞那小姐所鍾愛的那位美治阿士。被令親趕了出去。可是的嗎。瑪琪拖亞詫異道。助摩祖甚的事。都到外間搖舌哪。夫人道。不是他搖舌。這是我多嘴之過。昨天我在家裡悶得荒。剛巧助摩祖到來。我就拉他說說話。解解悶兒。把外間近日新聞問問他。因此他不覺把這事說起來。並不是他多嘴。你不要錯怪了他。我聞說霞那小姐的品貌極好。我很仰慕他。意欲下一次夜宴。請他來會會呢。瑪琪拖亞道。舍表妹的脾氣。是個怕見生的。熱鬧場中。他總不大肯出。雖是夫人盛情。我願邀他。未必肯來。夫人道。倘若他不來。我親

承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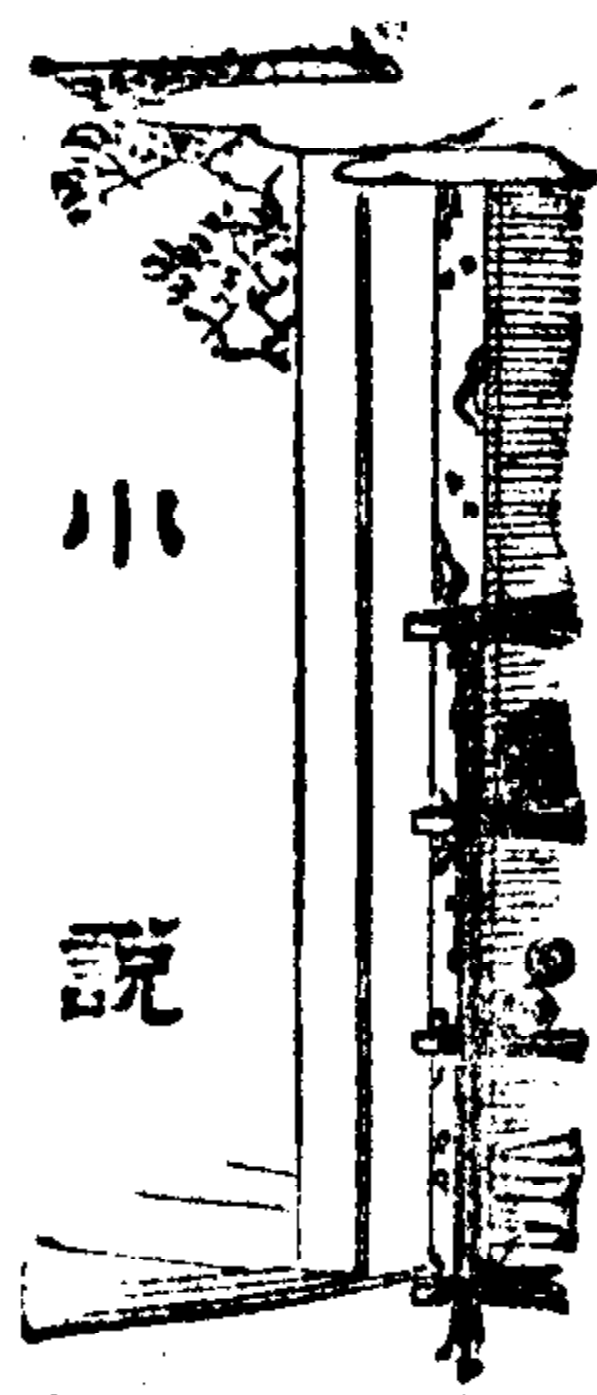
四

身到他家裡。請令親介紹我會會他。我懇願同令表結個知交呢。再且請問。美治阿士。他不是貴行的書記麼。因甚麼事把他趕了去呀。瑪琪拖亞道。不是行裡趕他。是他自己辭職的。做親不過不願意他同霞那一處住。因此設法。要派他到埃及支店去呢。夫人道。他兩人這麼要好。強自令他分離。他兩人心裡怎麼好過。我聽見助摩祖說。我替他兩人可憐呢。如果可以爲他設法。我很願意代他着力找尋。美治阿士率他到令親圖理君處勸導。勸導令親的心意成全了這一對可憐虫。這是我的心事呢。這個女俠不覺吐露出本色來。看官。你道這個俠字的名義。豈專爲周全一二兒女子的私情的麼。婚姻未到完全進化的地步。世間的男女。不知幾多是可憐虫。試看世界上人。道最重的造端。一倫有幾個不是敗壞苦惱的家族。就是令這等女俠再現。出百千萬億化身也救不了。除非是各人的本羣自己醒悟。替後人扶正自由擇婚的道德。勿強對後人行臨時干涉的主義。如此方能立爲羣造福的根基。今日這位女俠動了這點念頭。其一就是爲愛此自由擇婚的公理。其一的緣故。乃是爲本傳全書的伏脈。此時不便說明。且先念幾句小偈與看官們聽聽。

是因非果災梨棗。同士無名君有名。
我愛光明勝軀壳。忍留沙影負蒼生。

這幾句偈語，就是下文的影子了。如今且把開文攔過。再說瑪琪拖亞。聞夫人說要替霞那兩人成全婚事。因歎口氣道。夫人的盛心。如此關切。漫說霞那要感激。我想起越發替他怪可憐兒。只可惜美治阿士不是個好栽培的東西。倘使美治阿士適當果合。招贅霞那。就是夫人不題及我也應該勸勸。毋舅把他成全。無奈美治阿士此人是我初意料想不到的。我平日無事。不坦懷待他。如今我覺得坦懷待了他。殊屬不值。照我的意思。他與霞那。實是不當對的。夫人道。怎麼解呢。莫非美治阿士有甚麼不正當的所爲麼。瑪琪拖亞道。這也難說。夫人道。我聞得助摩祖也是說他有甚麼可疑之處。究竟他可疑的憑據。是怎麼樣的呢。瑪琪拖亞道。可疑的實據。現時也未尋出。惟是推測他的所爲。究竟我總不能信心得過。何故呢。頭一件他雖說是辭職與行。上仍是舊實主。就令與行主不合。我與他交情本無干。碍不應面也不見。一見話也不說。一句決絕。到這等田地。既是大丈夫做事。自應明來明去。不應該連蹤跡也躲過。這不是分明心。

裡不。乾。淨。顯。出。個。破。綻。來。麼。丸。田。夫。人。聽。了。這。話。心。裡。不。知。何。所。感。觸。好。像。着。驚。一。般。身。上。不。覺。抖。戰。起。來。連。手。上。扯。着。的。韁。繩。也。震。動。了。這。震。動。力。傳。到。馬。籠。頭。上。那。馬。嘶。了。嘶。頭。便。向。左。側。一。轉。夫。人。急。把。馬。頭。約。束。着。調。還。原。路。當。時。瑪。琪。拖。亞。沒。有。留。意。只。見。夫。人。默。然。如。有。所。思。不。覺。那。馬。車。已。到。湖。邊。路。正。從。堤。上。穿。過。去。不。圖。迎。面。來。了。一。個。美。人。剛。剛。從。瑪。琪。拖。亞。所。坐。這。一。邊。的。車。旁。擦。過。恰。好。與。瑪。琪。拖。亞。打。了。個。照。面。瑪。琪。拖。亞。一。眼。認。得。就。是。前。日。在。湖。上。趕。冰。的。那。個。澤。瀨。娘。不。覺。心。裡。一。跳。幾。乎。不。會。把。魂。魄。掉。下。車。來。因。碍。着。在。貴。婦。人。前。不。能。不。強。制。着。心。裡。默。商。量。道。這。個。美。人。他。說。到。別。處。遊。玩。兩。禮。拜。原。來。是。撒。謊。的。哪。累。我。今。朝。空。跑。一。場。碰。了。那。個。養。鍾。馮。吃。了。他。一。頓。晦。氣。這。也。奇。怪。那。厮。不。肯。說。也。罷。怎。麼。連。鄰。近。的。也。不。知。個。風。兒。難。道。他。是。個。甚。麼。神。出。鬼。沒。的。麼。再。回。頭。望。前。去。只。見。那。美。人。已。離。馬。車。隔。有。一。箭。多。路。差。不。多。將。近。到。那。丁。字。兒。街。口。瑪。琪。拖。亞。打。量。着。他。背。後。不。住。的。忖。想。道。這。婆。娘。果。真。是。兩。手。齊。全。的。麼。抑。或。是。單。手。的。呢。欲。待。回。車。趕。上。去。又。碍。着。是。伯。爵。夫。人。拉。韁。不。能。啓。齒。心。裡。很。覺。失。望。轉。眼。間。那。美。人。到。了。街。口。已。自。轉。灣。兒。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廿三回 負約有辭嚴申勸諭 脫身無計強自加餐

却說那美人的影兒去後。馬車已走過了長堤。忽然前街大路上。有一乘馬車走過。瑪琪拖亞一見。認得是他母舅的馬車。車裡上坐着兩個人。乃是霞那同他保姆。瑪琪拖亞觸記起。知道霞那此時。就是要到布倫公園。去赴美治阿士私書之約。因想道。我不趁此刻先去題醒他。少間就說也無用了。夫人的遊興。不知要弄到甚麼時候。我不如改天再陪他。還是先辦我的正經事要緊。剛起了主意。正欲開口告辭。忽聞伯爵夫人說道。啊喲。前頭走過那乘馬車。不是令親圖理舍君的麼。車裡這兩位。可就是小姐霞那。同他的保姆麼。瑪琪拖亞見問。也不隱瞞。直答道。是的。他已去了。我此刻也要去了。

請夫人給我個人情。就在此告辭罷。夫人聽說。回轉頭。瞅了他一眼。含着點醋意說道。你要去麼。去那裡。去會你的表小姐麼。瑪琪拖亞道。正是的。我直白告訴夫人。因爲霞那此時。要去見美治阿士呢。我纔說過。美治阿士這個人是靠不住的。我實在不願意霞那被他死纏。免至受他所累。我與霞那是兄妹之誼。應該要勸勸他。故此刻想隨着他到公園找美治阿士。搶白他幾句呢。是時夫人蹙然有點不安的景象。也不知爲的甚緣故。是否也疑起美治阿士來。抑或捨不得瑪琪拖亞離了他。只見他直挺挺的坐着。許久不發一言。隨後沒精打採的說了句道。你去了。撇着我一個人。真是沒趣。今兒你回去。明兒可還來嗎。我很望你來。瞧瞧我啊。一個剛膽的女豪傑。忽然作這般柔情媚態的聲口。看官。你道詫異不。詫異呢。瑪琪拖亞聞了這一聲膩語。不禁心醉神蕩。欣然答道。我明天一定儘來奉望。今兒實在對不住。只是爲着兄妹間的義務。沒法兒。不得不。要。盡。盡。請夫人體諒我。我如今要告辭了。說着。便爲禮下車。夫人覺得含着。一種。失望之意。縱開了韁。那馬車轉了頭。便如飛的向府第歸去。不題。如今却說瑪琪拖亞下車之後。急着腳向布倫公園跑來。一入到園內。四圍張望。只見霞那同他的保姆。在

那園角的鐵欄椅邊站着。東瞧西望。分明是等人的光景。瑪琪拖亞見了這個模樣。知到美治阿士一定負約不會來。心裡想道。美治阿士那厮。真真是奇怪了。怎麼他約了這時候還不來呢。再又想道。他失約。霞那妮子一定抱怨。趁此把他告誡一頓。諒他也易心息。因走近前對霞那道。美治阿士已經被荷理別夫大尉捉去了。你在此白等。做甚麼你死心場地的。向着他弄得一家都愁起來。你。不明白。若是連我也不明白。只怕不知弄到甚麼田地呢。霞那見說。面色立時青白起來。鎖着眉頭。咽聲問道。你從何處聽得來。是美治阿士托你傳遞來的消息麼。瑪琪拖亞着實的回答道。我不是替他傳遞消息。我是特地來勸勸你的。你孰不如早些把美治阿士的念頭斷了罷。這個不是好人啊。你看他怎麼樣的無信。昨天是他自己堅約定。今天竟然連影兒也沒出現。這分明是他心裡虛見不得人的憑據了。更有一件最可疑之事。今朝我在街上瞥眼碰見他。坐着一乘雙馬四輪車。很排場。見了我頭也不敢擡。把臉朝外躲着。若是他果無罪。何必這等瑟縮。況且他除了鈕扣沒有一點臭銅。那裡坐得起這麼排場的馬車。你說可疑不可疑呢。我諒他今且不來。定必因被我識破了的。原故他既露出許多破綻。

再也沒得分辯。如今又連信約也不願你說。這個人還要得的麼。霞那的保姆在旁也幫着口勸道。姑娘。你年幾輕。不知到世界的人心奸險。莫怪老婆子多嘴說一句。我看美治阿士。實在不是個好人啊。勸姑娘不如丟開罷。老等着也無用。請回去罷咧。是時霞那的面色愈加青白得可憐。對着瑪琪拖亞道。哥哥。你說的雖然是。但照我忖度。看他平日的爲人。總是未必我有口也難言了。也罷。讓我再等一打鐘。如果他仍不來。我便丟開就是了。他若失約。眞眞是出之意外呢。瑪琪拖亞道。意外也好。不意外也好。你就是等到明天。諒也無益。但你的心不息。且再等等。待你絕了這點餘念也好。惟是再過一打鐘。倘仍不來。你便要決決絕絕斷了。念頭不可仍復留戀了。說罷。霞那默然不答。總是淒涼。看看已又再過了一打半鐘。仍是渺無蹤影。瑪琪拖亞在園裡四處蕩畢。再復轉來。站近旁邊。只見霞那一種失望的形神。兩眼含着一胞子淚珠兒。久不久撲撲撲撲的。漏幾點濺在衣上。話也沒得說是時。瑪琪拖亞同着他保姆。督促着要他歸去。扶了他上車。這一種可憐的情形。真是虧了那馬車兒。添上這萬斛愁也載得動。後人有詞一首歎道。

調寄離亭燕

拚着和羞還住。紅透一梢花雨。綠草王孫歸也未。數遍夕陽遊侶。惱煞馬蹶兒。蹴散離魂催去。儂不怨天磨阻。只恨修篁低舞。端的個人交付汝。怎令飄零無主。怪底正芳春。偏聽杜鵑哀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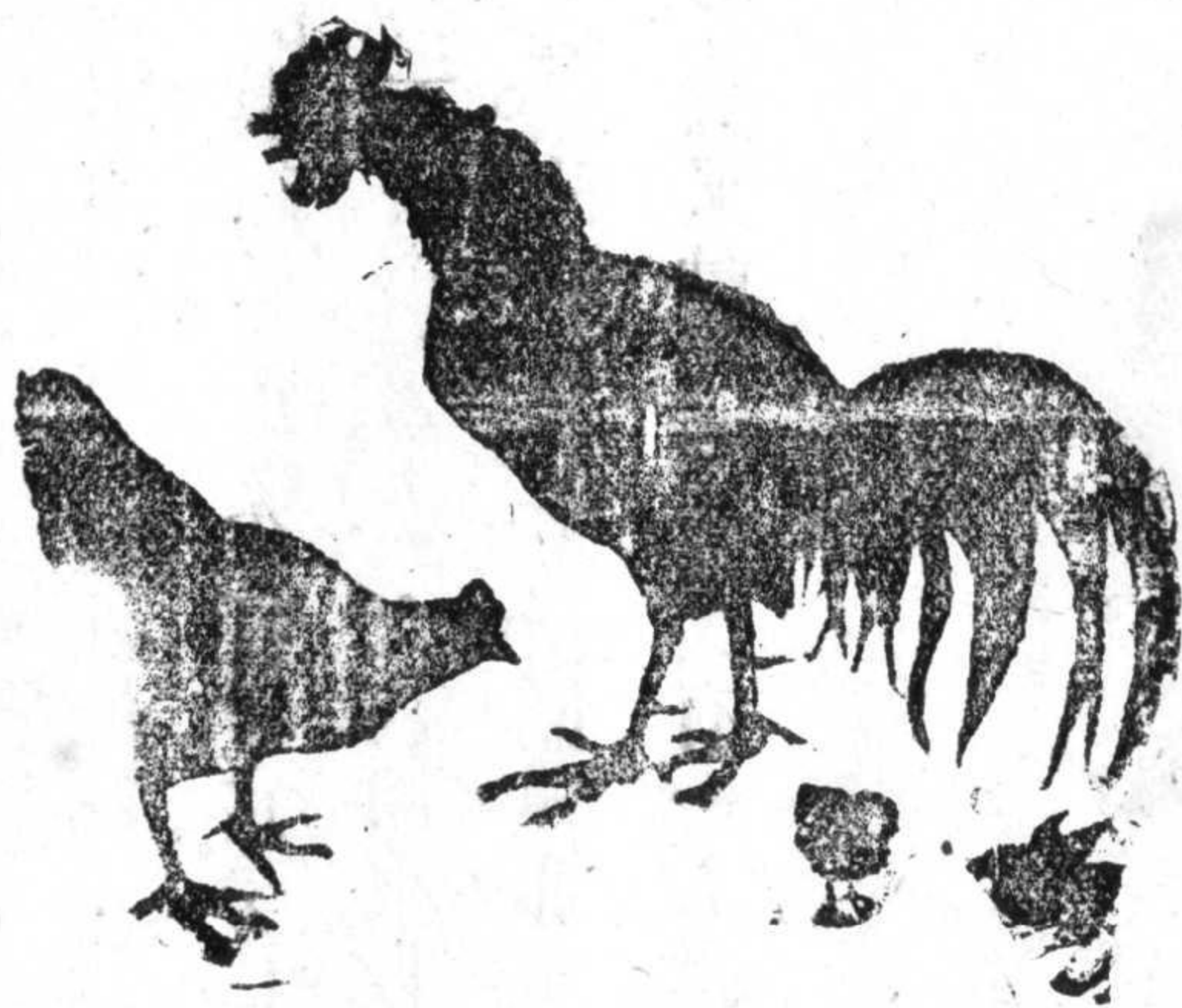
霞那上車去後。瑪琪拖亞站着。看他漸漸遠了。方自轉身歸去。心裡上想道。他從此把念頭決絕了。這也是一點好事。我也算盡了一點兒心。但美治阿士那斯。究竟往那裡去呢。莫非適纔我所見的馬車。他就是要到火車站頭。跑向外國去麼。自沈自吟。一路上猜度着。話分兩頭。如今却說美治阿士。自從聽說霞那變了初心的話。心中憤悶。跑了出來。自分今生已無復有與霞那再見之日。不意後來查悉。霞那仍然把自己念着。因此復挑動情根。要想見見霞那。一訴衷曲。自從昨天送了書子。滿心滿意。預備今天相見。不料被荷理別夫。陷入圈套。把他困在齋內。要出不得。大凡少年人的氣性。遇了事。必先拿出自己的氣力。智力。求對付他。及至氣力。智力。盤算過。不能用。無可奈何。方

始絕望。方始憂懼。美治阿士當時被困。也不愁。也不哭。一意思設法逃脫。將室內情形相度。見一面對着屋裡的中庭。其餘三面俱是厚牆壁。壁上只有一個小龕穴。美治阿士測忖道。鑽上這個龕穴。大約可以跳得出去。因拿了張椅子。墊着脚。往上一看。見這個小龕穴。圍着鐵條鐵網之外。又加了鎖。用力推了幾推。動也不動。知到無可下手。不得已復跳下來。跑過對着中庭這一便。想道。除非由這裡窗戶。跳下中庭再走。此外也沒有別的法子了。輕輕把窗戶打開。往外一看。見庭外圍着一帶高牆。就是跳了下來。插翅也飛不去。知到這間囚屋。是荷理別夫預先布置定的。不覺呆了半晌。看看三打鐘時候已過。知到欲踐公園之約。已無可指望。歎了一口氣。仰身躺在長椅子上。空自叫苦不迭。忽然轉念道。約期時候已過。牢籠再也難脫。霞那要怪我也定了。我已無可依戀。拚這個身。有何緊要。悶他做甚。硬着心。閉着目。不覺魂靈兒已跟着睡魔去了。過了一會兒。瞢騰間。聽得有甚麼響動聲。開眼看時。見電燈晃着眼睛。有一個執役人在桌邊搬運晚餐。正擺完剛退出去。美治阿士欲待不食他的。轉想道。這個軟監牢。不知困到何日。我若強制不食。後來熬不得。又食起來。豈不是矯揉做作。不如糊亂也喫點

子。喝。他。撒。了。罷。再。又。想。道。我。是。個。貴。族。公。子。不。可。失。了。身。分。何。必。任。自。非。薄。把。自。己。來。踏。踢。想。罷。站。起。來。踱。近。桌。前。見。桌。上。放。着。一。個。叫。鈴。因。用。手。把。鈴。搖。動。傳。呼。侍。役。人。拿。三。邊。酒。來。不。一。會。執。役。人。開。了。一。瓶。酒。用。白。巾。包。着。送。到。桌。邊。注。在。玻。璃。盅。內。默。然。復。退。出。去。美。治。阿。士。坐。在。椅。上。守。着。照。常。食。餐。的。儀。注。端。端。正。正。擎。着。杯。子。把。酒。吸。了。兩。口。放。下。再。拿。起。刀。子。叉。子。慢。慢。的。喫。起。來。約。有。半。打。鐘。食。事。已。完。仍。把。叫。鈴。按。了。按。那。侍。役。人。便。從。戶。外。進。來。一。一。收。拾。下。去。復。拿。了。一。盒。紙。烟。來。放。在。檯。上。然。後。把。門。照。常。鎖。着。美。治。阿。士。平。日。本。來。不。大。吃。烟。此。時。耐。愁。不。得。偏。與。那。紙。烟。有。緣。起。來。不。住。的。拿。來。吸。着。消。遣。忽。聽。得。門。外。鑰。匙。之。聲。又。動。門。開。處。又。有。一。人。進。來。要。知。這。開。門。的。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小說



八

美人手

第廿四回 乘夜入室私問口供 借題立言直擣心事

却說侍役人去後。門已關鎖。忽又聞有鑰匙聲。齋門又復開了。見一人昂昂然進來。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大尉荷理別夫。只見荷理別夫滿臉強堆着笑容。行近前來。和顏悅色的對着美治阿士說道。今天實在對不住了。老兄是個客。大駕在此奉屈。我本當要來奉陪。湊巧今天公事忙。十分分身不暇。到這時候纔清閒些。今晚我在某處開夜會。意欲請老兄同着一道兒去散散悶。我已吩咐底下人預備馬車伺候。此刻底下人們剛去食飯。還未把馬車套好。請再吃兩口煙。大家談談。我還有幾句說話。想請教請教呢。美治阿士見了他的影兒。已是滿肚子不舒服。本待斥他幾句。繼而念這等喪心無恥的鄙夫。若揪保他。倒辱沒了自己身分。因此連正眼也不瞧一瞧。默然總不理他。荷

美人手

一



理別夫又道。我不是勉強你老兄。也不是一定要老兄去。不過見今夜的宴會。圖理君同他的小姐霞那也在座。因此約約老兄。藉此機會見見面。乘間或可以替老兄成全幾句。這是我好意啊。美治阿士見道着他的心事。噤不住口答道。承情了。多謝費心了。你只管自己去說罷。我看你不是個好人。專擺設騙局。布置陷阱。一意想謀害人罷。咧。荷理別夫仍是神色自若的答道。老兄這樣動氣。那就誤會了。我與老兄本無仇怨。何必要害老兄呢。今日奉屈大駕。不過爲的是失了那鐵箱子。要查個下落。故此請你來問問。要之。我心裡也很知到。也很不過意。所以思量設個法。想替你老兄盡盡心。一則成全了人家婚姻。也是功德。二來也可以補贖冒犯老兄之罪。請老兄平平這點氣。且聽我說。今日我到行裡。見着霞那小姐。聞他因爲受你所約。這麼天大寒的時節。跑到公園裡。空空等了幾個時辰。不見你面。因此惱悶不過。回到行裡。整整哭了半天。好容易圖理君纔把他勸住了。我見他如此。十分爲他可憐。是以特地設這個夜宴。替他解解悶兒。乘勢約同老兄去會會他。藉此替你們勸勸圖理君。我已想出個法子。諒圖理君沒有不聽從的。圖理君所疑的。是以爲老兄懼罪逃走。但有罪無罪。此事憑在我。一言圓轉。即如那晚老兄既走之後。次日行裡失竊。圖理君本來捏實罪名在老兄身。

上。一。於。要。報。警。察。後。來。也。虧。得。是。我。勸。止。了。所。以。此。事。至。今。除。了。行。裡。幾。個。心。腹。外。間。仍。沒。有。人。知。到。你。趁。此。時。悄。地。把。事。情。告。訴。我。我。竭。力。在。圖。理。君。之。前。替。你。開。脫。他。必。然。照。舊。用。回。你。在。行。裡。供。職。斷。不。至。惹。動。外。間。思。疑。縱。外。間。或。有。人。疑。你。離。了。職。事。數。日。也。不。過。以。爲。你。奉。公。差。委。到。別。處。去。來。將。來。與。霞。那。小。姐。成。了。婚。就。一。掌。可。以。抹。過。痕。迹。了。你。老。兄。不。要。錯。過。啊。在。圖。理。君。初。意。不。願。扳。附。這。門。親。事。不。是。嫌。你。老。兄。什。麼。不。過。見。老。兄。是。個。官。齋。他。是。個。商。人。恐。怕。門。戶。不。相。當。對。這。乃。是。圖。理。君。一。時。迷。惑。想。不。透。若。我。把。貴。國。自。由。合。婚。的。大。道。理。來。開。導。他。他。必。不。敢。違。拗。我。很。望。老。兄。快。些。決。斷。直。白。把。鐵。箱。的。下。落。告。訴。我。我。已。說。過。也。無。須。你。代。追。贓。證。只。要。你。說。出。該。人。的。名。姓。其。餘。概。不。追。究。我。得。了。名。字。自。然。曉。設。法。破。案。既。經。破。案。罪。名。已。有。專。屬。那。時。我。明。白。勸。諭。圖。理。君。硬。討。這。個。人。情。諒。他。再。也。沒。得。推。攬。了。再。者。霞。那。小。姐。此。時。雖。然。念。着。老。兄。但。有。罪。無。罪。他。不。敢。斷。心。裡。雖。苦。口。實。難。說。若。真。知。確。據。老。兄。果。實。無。罪。這。點。愛。情。必。更。加。難。過。一。定。死。埋。怨。他。的。父。親。圖。理。君。禁。不。起。他。女。兒。苦。纏。我。又。時。常。勸。他。自。必。然。要。把。老。兄。招。贅。過。來。老。兄。試。想。過。何。苦。來。替。人。家。掩。蓋。倒。把。自。己。的。大。事。誤。壞。了。

呢。我知道老兄是個純直人。這個鐵箱斷未必由老兄手裡盜出。一定是你老兄沒想。像輕易把秘密機關被人家試出。因此他依着法子盜了出來。諒如今箱子裡的要件。也都埋沒去了。埋沒了也沒緊要。我也不望得回原物。只要知到該人的姓名。出出我。點氣望你老兄把該人名字告訴我。其餘別的事。都不敢煩老兄了。請問此人究竟是誰呀。美治阿士聽了他這一頓話。挑剔着無限的感情。一時憐念着。意中人則覺萬縷情絲如繭自縛。一時又思想起無辜受辱。則覺滿胸怨氣。憤火中燒。一時又傷觸起身。世的飄零運遇的不幸。則覺此大地人間絕無生趣。懷着一腔煩惱。只是悲歎。沒奈何。想到荷理別夫這番語言的希望。不得已開口答道。我倘是知得到原人的姓名。我也。是個同夥兒了。說起首從的罪名。我也該跑不脫的了。荷理別夫着急道。老兄這樣想。就大大的差錯了。我始終都信這件案於老兄無關涉。只不過於案裡有關涉的人。老兄是知到的。就是現時或有人疑到老兄有關涉。將來經我手查辦明白。自然剖辯出。老兄不知情的憑據來。老兄不要隱瞞着啊。此中的情節。我已查得八九了。祇有該犯的姓名。未曾查得。餘外大抵都明白了。美治阿士道。你既查得。然則此事的原委如何。你且說說。不知荷理別夫答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第廿五回

挑逗情心察言觀色

捕捉風影是假和真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美治阿士問荷理別夫所查得的原委如何。聽得荷理別夫答道。別的我也不暇細說。我且說一句你聽。我查得該本犯是個女子。且是個美人。啊。美治阿士着驚道。是個美人！你怎能覈知到呀。這一問。荷理別夫覺他神色不同。以為道着他隱情了。遂着實的說道。我不知費盡幾多工夫。纔把這個消息查出來。老實對你說。這鐵箱并不是甚麼金銀珠寶。其實是一堆兒的字紙。內裡有幾本冊子。是極緊要的。乃是我大俄國政府的命脈。因為虛無黨這一輩逆賊。要想傾陷我國政府。後來事情敗露。政府要

美人手

捕治他該黨無地容身是以四散奔逃有許多跑到貴國讓他跑了也沒緊要原來他并不改悔倒恃外國爲政府權力界限所不到反借爲巢穴依然時常派遣暴黨伺機竊發或暗殺大臣或爆炸皇宮種種行爲實屬大逆不道故此我國政府饒他不得特地派我到來偵探他們行徑這幾本簿子就是他們同黨的花名冊我自從到貴國凡居住所在不時都留心以備恐被他們暗算你看我這屋裡四面都是高牆厚壁所有門戶皆暗藏了機關自問仍放心不下故此把這個極緊要的鐵箱子悄悄地送到銀行裡存放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可以安心此是我之錯如今悔也遲了計該黨的人才頗衆其中大學問的也有貴族的也有豪富的也有就是絕色的美人也有今日你受他所愚的就是這輩美人其中之一了論起來此刻你老兄心上只有霞那小姐一人其餘別的甚麼美人未必放在眼內我也知到雖然是究竟從前相識過交情上一時總難決絕這也是情理應有之義況且你老兄時常含着自由權利的思想口頭上不時吐露出來他何難借風駛船也就跟着上去說個甚麼國民義務說個甚麼顧念同胞硬把幾件高帽子推你上豪傑的座位又說非你不能救同羣數百萬生靈非你不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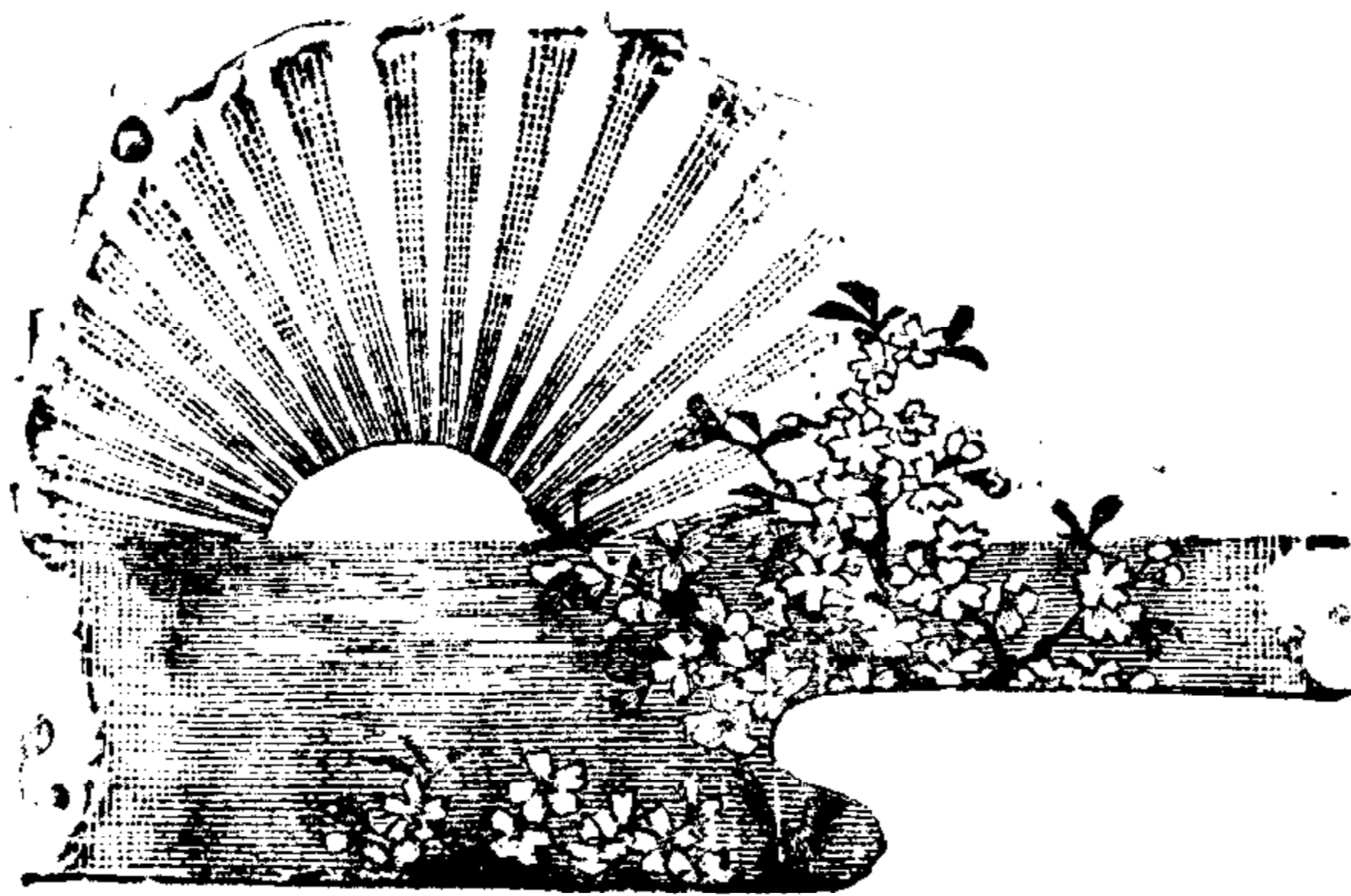
就俄國他日的獨立史把一個擔子強壓在你肩上弄得你沒處躲閃再或不從又拿出舊交二字要挾你說你同他原有夫婦之約如今反了心屬意他人你若不肯幫助他他便要漏消息告訴霞那折散你的婚事逼得你進退無路不得不要答應他我也不怪你答應他事到其間就是我也沒主意了要之你雖然答應他我知到你仍不肯自己出手不得已只把鑰匙的形模同那機關的記號告訴了他後來他照樣果然把鐵箱偷了出來其次又再偷了五千元偷這五千元他的立意是要害你的啊何解呢祇偷鐵箱子恐怕人家查不出賍証終歸要尋破綻不難有日疑到他身上來若借這五千元銀單用個金罈退之計影射在別人身上一經盤出賍証人家疑念有所專注他便可以脫身這封無名的書函就是他們擺佈的毒計啊事雖曲折要之瞞我不過幸而遇着我纔能覓查出他的頭緒不然你就要人吃虧了可惜頭緒雖查得惟獨是這個名字總查不出我很望你把名字告訴我啊美治阿士聽他說完開口答道這宗事情我一點風兒也不知到我並沒有甚麼婦人訂過交情不特沒交情連見也沒見過決決絕絕的回了幾句荷理別夫見他依舊嘴強不過不覺歎息道哎可惜可惜

我一番心事。竟成個鏡花水月了。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姐。竟落在伊古那的手裡。去了這幾句話。比適纔的長篇大論。更揭着美治阿士的心窩兒。美治阿士不覺面也變了色。愴然問道。甚麼呀。霞那竟落在伊古那的手裡。荷理別夫道。可不是麼。伊古那本人雖無意奪你所歡。事事仍然還替你着力。但圖理君那裡肯聽。又見霞那日日含悲抱怨。不時像個淚人兒一般。因此圖理君拿定主意。要快快完了霞那親事。望他轉轉念頭。久已看中了伊古那。那天對伊古那商量。伊古那道。此時霞那小姐。心心念念。仍是記着書記。若突然用強硬手段。恐怕不能移易其志。倒令他更自傷心。不如慢慢的逐步來。先變轉他的心。後來乃舉行婚禮。方是萬全云云。圖理君他就依他所說。暫把婚事擱着。如今常令伊古那出入闈闔。自由自在的親近霞那。又吩咐霞那近侍諸人。尋摘老兄短處。稱揚伊古那長處。老兄若還不悟。不把實情告訴我。我不替老兄維挽。那就沒指望了。美治阿士是時。垂着頭。咽着氣。心裡恰像亂箭穿來一般。默着好一會兒。忽抬起頭來。放狠的答道。任你怎的也好。我實在不知情。叫我怎麼說。荷理別夫見他始終不認。悻悻的道。你真不肯說囉嗎。勿悔勿悔。你後來就知錯了。美治阿士道。

悔也沒法。實在不知。那能較強人冒拔。就是問到明年今日。我也是沒得說。不如趁早把我早送到官裡去罷。荷理別夫道。你想歸官辦理麼。此事休想。我斷不交官辦。我是私用權力。捕拿你到這裡來。於法國律例上。本有防碍。若驚動衙門。於我先有不便。我一於把你監禁着。你若不認。我終歸不釋放就是了。美治阿士道。肉在砧上。自然任你施爲。但不論監禁到何時。我總是沒得說。你便怎樣。荷理別夫道。由今日起。再限你三十天。如果過了三十天。仍不招供。我便把你押解回國。照俄國處治虛無黨的法律。把你流徙西伯利亞便是了。看官。你道西伯利亞。是個怎麼的所在呢。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分解。



小說



六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廿六回 苛法殖民專制定讎 騎墻捨命入室盜書

却說西伯利亞乃俄羅斯國東土即我們亞細亞北方一帶之地由歐羅巴洲交界的烏拉山脈起計直至極東的北太平洋而止積方共有四千八百二十多萬里因其地近寒帶週年積雪寒暑表常時冷至冰點以下二三十度更兼被烏拉山脈隔斷是以近歐洲那一便雖然繁盛一過了西伯利亞這一便就人烟冷落恍惚像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所謂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的景象了再說俄國向來法律與我國的專制政體一樣動不動以死罪處決囚犯有問絞問吊總總名目後來一千七百五十三年俄皇見東邊若大的土地無人開拓想着設法要徙民實邊但這樣苦楚的地頭誰人肯去是時正值國內人心不服苛政立了一個虛無黨時時要與政府爲難因此俄

皇心生一計就勢下令執法司刪改國中刑律除免了死罪一例以後凡有犯及死罪一律改爲流徒充發西伯利亞分地安插照表面看來似乎是個仁政其實自開了此例這種殘酷比死刑還加十倍怎麼解呢因爲死刑不過一時間的痛苦一絕了生命便甚麼也不知覺若是流徒西伯利亞死固是一定死的更再要長年屢月熬盡辛苦求死不得若能殺死早些反算是僥幸的事了看官你道淒慘不淒慘麼如今試把俄羅斯流徒罪囚到西伯利亞的淒慘情形略說與看官們聽聽近日有個猶太人古賴布著了一部小說叫做俄羅斯皇帝專講述俄羅斯虐待國民充發西伯利亞的情形當罪囚起解之時押解的哈薩克兵就不以人理相待好像已決定他再不是世上的人類了所到的驛站設有拘禁囚徒的柵欄黑臭污暗不可言狀牛欄馬柵比他還強了好些每到一站一經交代不論男女盡地驅入欄內過宿次日再行起解兩洲交界之地近烏拉山脚立着有個界碑人人都喚他做絕命碑凡罪囚到此一見了這個絕命碑沒有一個不憤地呼天號咷大哭跪倒地上爭攆撮泥沙攞在懷裡這是甚麼緣故呢大凡人生在世最難捨是親屬的愛情誰人不有近羣誰人不念鄉土今一入絕

地無望。生還心裡。怎麼能過此地的泥沙。猶是故土。故而攬些放在懷裡。留作紀念。正所謂無可奈何的思想了。自過了烏拉山脈沿途。都是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的景象。加以押解的哈薩克兵。不時刀柄鎗尖。交加亂下。人道樂生惡死。他倒不止以死爲樂。竟以死爲莫大的幸福了。常時一隊隊的囚犯。內中有一個半路倒斃。那其餘死不去的。就嘖嘖歎羨。他說他是。有福早出生天了。這種情況的可憐。漫說身受者。難堪。想起來。連我作者。也不覺心酸。手顫。再也不忍下筆了。如今且把古賴布的傷心小說。攔着。留作後來譯本。且先將本書的正文譯來。却說這樣人間的活地獄。再過三十天。美治阿士。少不得便要親嘗滋味。美治阿士一聞荷理別夫說到此話。自然是嚇驚不少。惟是少年盛氣。自問確沒有做得來。就是委屈到死也斷不肯俯首乞命。因岸然應道。任你出甚麼辣手段。我美治阿士也不怕。問心無愧。甚麼苦也吃得起。你只管來罷。是時荷理別夫已百般無法。知道再難婉勸。因毅然道。你竭盡心力。只管替他隱瞞。也不中用。遲早總要落在我手。我已布置定手下人脚。四處嚴密查探。終有日該賊婦被我拿着。與其由賊婦口裡。供出你老兄來。何如你老兄先自辯白。猶得挽回干係的罪名呢。

小說

四

我願你趁此未解送西伯利亞之前。再想想纔好。說罷。便站起來。照着原路退出。仍把齋門鎖了。是時美治阿士獨自一人。歪在椅上。叉着兩手。抱住頂門。繃着眉。閉着目。左思右想。默自計道。三十六着。除走之外。也再無別策了。惟是他說防虛無黨人暗算。弄得如許周密。說走一字。也着實不容易。難道儘着束手待斃麼。做不得。我必要再相。相此屋情形。看還有甚麼罅漏可以入手。萬一有可希冀。就是險些。或致傷損身命。也勝過白白遭在惡人手裡。一面想着。翻身起來。拿起一盞洋油燈。跑近窗前。向庭階照將下去。時值微月初上。對面的墻角。簷瓦約略可辨。只見中庭雖有幾本樹木。但墻頭比樹還高。枝柯又搭不到。此外再無別物可以藉手。正在躊躇四望。細細打量。不圖墻脊。驀地現出個影兒。蹲在暗地裡。晃了一眼。定睛看時。譜譜認得是個人影。心裡暗忖。道。更深夜靜。墻脊上怎的露出人來。這一定又是太尉的作怪。布置人來窺探我了。又轉想道。他要窺伺我的動靜。也無須跑到外間。騎上墻頭。莫非是盜賊麼。再又想道。偌峻的高墻。縱上得去。也下不得手。諷盜賊未必若是愚蠢。難道此是霞那小姐。知我困在這裡。特地乘夜差人來此。搆救我麼。繼又斟酌道。未必未必。我在此地。他那裡知道。

況且惡黨適纔說過。今夜他的父親。正同他前往赴會。此時想已在會場上。不知樂到怎的了。那還記得我麼。然則這個影兒。究竟是個甚的東西呢。把手攬着火光。再定睛看時。覺得那牆上的影兒。已立起來。站在脊上。度他的身。幹恍惚。是個十二三歲的模樣。這邊如許留意看他。他也不敢避。忽見他舉手向美治阿士。招着隱然默示。特來相救之意。美治阿士急把燈罩子。揭起半邊。聚着光點。射過前頭。仔細辨來。不覺失聲喚道。哎。你不是助摩祖麼。說猶未了。忽聽得牆外撲的一聲。接連聽得助摩祖。陪了一聲。身腰往外一仰。說時遲。那時快。聲浪還未傳到美治阿士耳邊。那人影兒已連蹤也不見了。美治阿士驚道。可惜可惜。他一定被惡黨在外暗算。已翻身栽了下去。跌死了。不覺失望。失望之至。不覺歎道。噯罷了。隨即把燈放回原桌。仆身倒在椅子上。抱悶沈思。默計助摩祖與我平日是見慣的。今日我進門時候。他在外間頑耍。小孩子眼利。自然一見就認得。他知到我與荷理別夫。平日素無來往。無端突然而至。猜着必有緣故。故此留意跑來探聽。要想救我。不料遭了惡黨的毒手。連叫喊也不及。栽了下來。噯。偌峻的高牆。一個倒栽葱。那裡還有。此時連聲息也寂不聞。只怕氣也早已絕了。又念惡

黨耳目如此嚴密。此後還有誰能到來搭救。不覺悶極傷起心來。是時夜已漸深。覺得神思異常困倦。沒情沒緒。立起來。把外衣脫下。走近床邊。糊亂睡倒。一夜間魂驚魄動。昏沈沈的惡夢和着睡魔。幻現出來。及至醒時。時辰鐘已打過八點了。翻身爬起來。沈吟自語道。好濃睡啊。說着下了床。跑近架上。找那外衣穿着。不意滿屋裡找遍。連影兒也找不出來。不禁詫異道。明明昨宵掛在這裡。怎麼沒有了。莫非侍役人拿去擦理麼。急向案頭按動叫鈴。聽得外廂有人答應聲。開門進來。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前日假扮渡美介紹人的武喇伊。即荷理別夫所說的軍曹友夫。見他手腕上。正正搭着一件外衣。就是美治阿士之物。聽得他開言道。這件是足下的衣服。我奉太尉之命。檢查足下的物品。袋裡東西。已經驗過。尙沒有甚麼疑竇。今將原物奉還。惟獨是那封無名的書函。是與那五千元失贓頗有關涉。我已取起。交太尉代足下收存好了。美治阿士聽說。由不得無明火。照着泥丸宮。罵道。大胆賤賊奴。人家東西。不問自取。此與強盜何異。還敢施施然罪也不謝。無禮匹夫。汝真欺人太甚了。當是時。軍曹友夫并不回答。把衣放下。便出去反身把門鎖了。美治阿士氣得發疾。半晌。自思道。這封書子。是

第一件緊要憑據。如今被他暗算去了。將來到官。如何申辯。惡黨的毒計。可恨可恨。咬
 牙切齒。一腔惱悶。不覺又兜上心來。真是

惱煞睡魔原惡黨。 怎當前敵祇空拳。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小說



八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廿七回 應前文條脫重題起 巧相值劇場得根因

話分兩頭。如今再說瑪琪拖亞。自從布倫公園送了霞那上車之後，看着霞那的車已去遠。自己亦慢慢的踱着歸家。過了晚餐。將息了一會。覺得清閒無事。正想找個熱鬧的地方消遣消遣。他與伊古那住處相隔不遠。平時夜裡無事。除了到俱樂部之外。不時只有到他那裡。拉他伴着頑頑。此時正待過去邀他。想約他到戲院子裡聽聽戲。遂站起來。將衣服換過。打扮停當。提了鞭竿。踱出宅門。不一會到了伊古那的下處。可巧伊古那不在屋。問他底下人。知他去了行主那邊赴晚餐會。瑪琪拖亞只得獨自一人。回步出來。蕩到街上。默自想道。我今天纔把那小妮子告誡一頓。今晚他父親就請起夜宴來。想必那小妮子的心性。已經變轉來了。現時雖說不定他能否斷念。要之總有

點活動了。繼又點點頭道。是了。他受美治阿士的欺負。把他失信。累他空等半天。女兒家白用了情。自然是氣悶不過。或者因此橫了心。拚着怎的都好。倒任了他父做主。不管他擇誰招贅也好。是以伊古那倒湊着了機會也。未可料伊古那伊古那。這是你的福氣了。不特是你福氣。我的母舅。更是一個大喜呢。好了。饅那得了歸着。一家也可以把愁眉丟掉了。一頭想。一頭走。不覺已到了一間戲院子。遂駐了步。從袋裡淘出銀子錢來。向管場的買了憑票。交了把門驗過。入到戲場。是時人數已來得不少。他一面揀座。一面四下裡瞧張。看有甚麼熟人。忽見前座坐着有三個婦人。當中的那個。乃是前在趕冰場遇着。一同品評金釧的那位嘉喜夫人。瑪琪拖亞一見。觸記起他曾說過認得該物的原主。一時忘記約定後來當可指出的話。因着實留意向他一瞧。剛巧夫人也回過頭來。與瑪琪拖亞對了一眼。是時夫人也早已認得。昂起頭來。提手向瑪琪拖亞招了幾招。瑪琪拖亞自是歡喜。便趁勢跑了過來。見了禮。夫人指着身旁椅子。讓他坐下。寒暄了兩句。夫人便擠着眼。望望他的袖子道。你那件寶貝呢。可還帶着來沒有呀。瑪琪拖亞笑道。夫人倒很有心。這個。怎麼不帶。我是天天離不得他的呢。嘉喜夫人道。

這等重貴的東西。隨隨意帶着也。踏踢倒是珍珍。重重放着。還好。我那天對你說。一時記不起那人。如今我通通都記出來了。瑪琪拖亞。陡然聞說。已有消息。不禁心裡。畢拍一跳。臉上仍復制着不露顏色。答道。未必未必。我諒夫人一定是認錯的。俗語說得好。人有相似物。有相同。那能毅決得定。就是他呢。嘉喜夫人道。說來也奇怪。我自從那天在趕冰場上。遺忘過。一直至到今日。今夜還是記不起。不料世事的湊巧。有巧到這樣的。我適纔來這院裡聽戲。剛巧這位女子也來了。聽戲我一見就觸記起了。纔觸記起你也跟着就來了。你說巧不巧。麼瑪琪拖亞。初聞嘉喜夫人所說。心裡已自一跳。今無意中更聞該物的原主。又同在一戲院子裡。更是意外消息。愈覺心裡大動。不住的。那隻心頭小鹿兒。兀的亂撞個不止。然仍不敢稍露神色。忍耐着答道。那裡話來。這等煩鬧場中。他是永不到的。你不要來哄我罷。嘉喜夫人道。我哄你做甚麼。你也不必搗鬼了。你估量。我不知到麼。你說他不到戲院。我初會着他。正正是在戲院子裡呢。我還記得。今年二月裡。我同一個朋友。到戲院裡聽戲。碰着那美人也同了一位外國人來聽戲。湊巧我那朋友與那個外國人是認得的。彼此招呼起來。還同在一處連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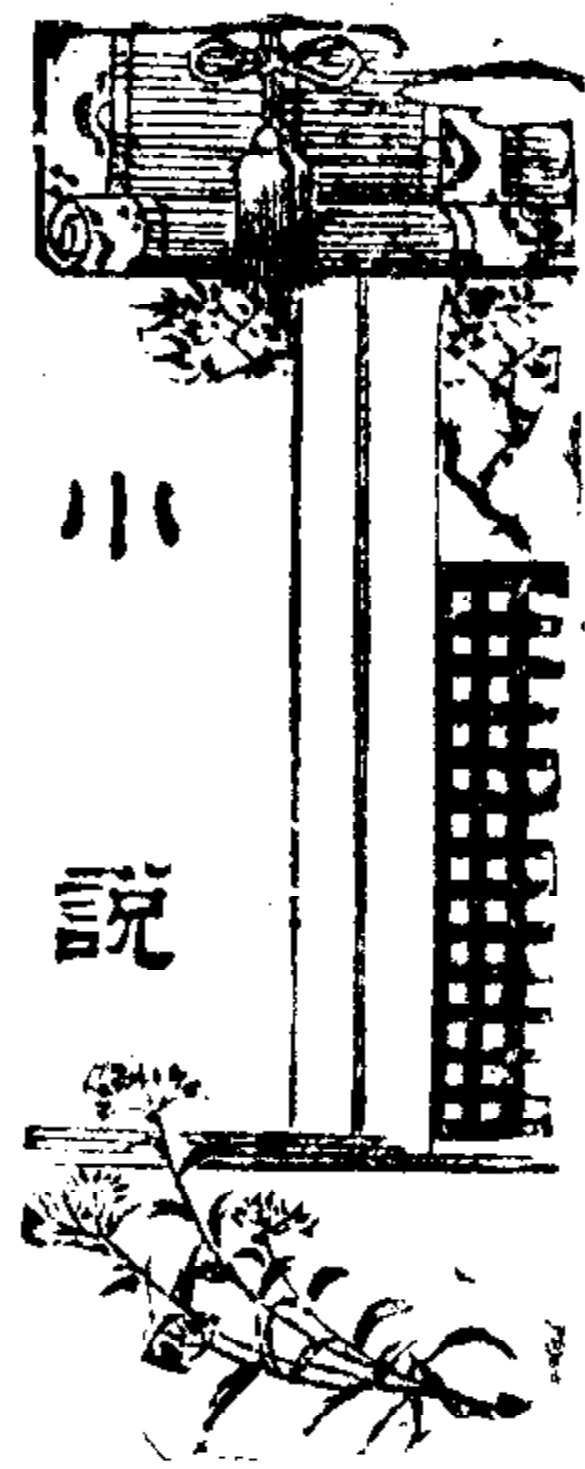
後來聽完了戲。我們同他合共四人。還在那間甚麼酒樓用過茶點。纔各分手。那時他帶着一對手釧。正正是這副鐲子。還記得他釧上的鑽石。有一顆弄掉了。他還問我。那一家首飾店鑲嵌的法子好。我還指引了好幾家首飾店。說把他聽。這位美人。鷄蛋臉兒。窈窕身材。一雙清溜溜的眼睛。真是長的不錯呢。瑪琪拖亞見說。嵌鑲鑽石之事。憶記起那天查得那家首飾店的話。恰正對了不錯。知道嘉喜夫人所指。大有影響來歷。料到這個美人。一定是釧主無疑。但默計他斷了手腕。曾無幾時。傷口那裡平復得如許神速。莫非他怕人動疑。因此借這個戲場。久不久露露面。止止旁人口舌也未可定。想至此。心與口。覺得按捺不住。遂急問道。那人兒現在那裡呢。嘉喜夫人笑着打趣道。你看他心裡熱得。一見說心上人。就恁般急說着。抬起頭向對坐那邊一望。努着嘴道。那！這不是有個很在行的紳士坐着麼。你那位美人。就是與他連坐了。適纔尙見他一同坐着。如今美人不知那裡去了。瑪琪拖亞隨着所指望去。說道。就是拱在對過。穿一件海虎皮外套的那個麼。嘉喜夫人道。不錯的。方纔他兩人在一處。顛頭點腦說了好一會兒。自你到來。我同你談了幾句。一時不曾留意。不知他幾時就走了呢。瑪琪

拖亞從袋裡再拿出千里鏡來對準那個紳士細認原來這個紳士不是別人就是今早在上布街訪澤瀨娘時屋裡跑出來的那個鬍臉漢見他一身衣式照俄國裝打扮穿得極其在行像是個俄國甚麼皇族貴族的模樣瑪琪拖亞心裡想道看他的氣宇派頭倒像有點來歷怎麼他跑到上布街住着一間小小的屋子呢那個趙永美人莫非就是他的家小麼不然他怎麼對我敢說是他屋子又明明看着他入去呢這事真真是難測了默計此時戲本開枱還沒多時候諒來那美人一定再要回來我且耐着等等看他是否那個人兒想罷依然拿着千里鏡不住的打量不一會果然美人回來了只見那紳士與美人非常的親熱伸手扶他在身旁坐下嘉喜夫人一見連忙拉拉瑪琪拖亞的袖子說道你看你看那美人回來了快點辨真些不要糊塗着又不認啊是時瑪琪拖亞早也看見把他的面貌一認心中着實一驚只見他提着千里鏡聚精會神忽又急急淘出手巾來把鏡面拭了幾拭匆匆又架在眼端打雀兒似的睛也不轉看官你道這美人是誰欲知端的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小說



六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廿八回 扼手談心隱行偵探 盤根問柢各具心情

却說這個美人。原來不是別人。就是瑪琪拖亞曩夜在趕冰塲。兜塔他。送他回去的那個澤瀨阿梅。本來這個澤瀨娘住在上布街。同那鬚臉漢本是一道兒。瑪琪拖亞先也見過。都已曉得。何至驚眩到這步田地。不知瑪琪拖亞另外別有會心處。第一件爲這只手鏹之事。自己屢次查訪不出。無意中今夜得了頭緒。大凡心裡時刻記着的事。人家一語道着。心裡沒有不動的。第二件出盡八寶都拿不着蹤影。誰知這個蹤影倒也曾經過自己手裡。反容易被他漂了過去。今一眼見着。料不到倒是他轉覺出之意外。心裡更自不能不動。瑪琪拖亞是時又是喜。又是恨。又是急。想道。前者當面已經錯過。今夜斷不可又落個空。我湏得設個法兒。挨到他身旁。拉着他的左手。驗過挑破他的。

事情把他着實盤問一頓。方不枉此番機會。但那個鬼王伴着。左右又沒有空座。怎能覓找縫兒入手呢。正躊躇着。四吓裡一路相度。忽見美人所坐那一排客座。離着第六七位。可巧有一張椅子空着。心裡不禁大喜。趕着想移了過去。因借意與嘉喜夫人告別。急忙跑了過來。占了那個座位。是時離隔美人不遠。也無須再用千里鏡。坐了好一會兒。忽然見那個鬍臉漢站起來。向美人吃咕了一句。便離座去了。瑪琪拖亞碰得這個機會。自是歡喜不盡。心中默算道。今回還不是我的日子麼。正欲趁勢。找個把柄翻座過來。剛好鬍臉漢去後。那美人漸漸抬起頭來。不似適纔那麼羞歉歉的。一雙俏麗的眼睛。東也一瞥。西也一瞥。漸漸瞥到嘉喜夫人那邊。嘉喜夫人噤着嘴。正想同他招呼。只見那美人絕不留意。像是看不見一般。眼睛又溜到別處去了。秋波所過。恰好溜到瑪琪拖亞這邊。正正從瑪琪拖亞臉上掠過。瑪琪拖亞同他四條視線。正正打了個對點。那美人仍舊裝作不知。慢慢溜了過去。忽自低頭一笑。這一笑。分明是爲瑪琪拖亞而起。瑪琪拖亞得了勢。隨即離座。跑到美人跟前。那美人見了。堆着滿臉笑容。伸出手來。連推帶讓的招呼他坐。恰好座位在左。他伸出來的是個左手。瑪琪拖亞趁勢便

強作見禮之狀。把他左手捏着。見他帶着一雙雪白手套。暗自想道。不親肌膚。眞實究也難辨。做不得我。且使勁捏他兩捏。倘不是眞的自然。總有點不像。因獻出假殷勤的模樣。扼着手不放。着實捏了兩把。覺得纖巧輕弱的是天然生就的玉手。心中很覺詫異。只見那美人帶笑說道。你這個禮來得很奇怪。好像摔賊一般。捏得人怪酸的。瑪琪拖亞支吾道。久不得見芳容。心裡切慕得很。不覺急起勁來。此時我的魂魄好像瀟在夢裡來呢。說着。便就鬚臉漢的座位坐下。是時那美人也不知眞的假的。含着一種愛悅的情懷。說道。估不到今天得見你面。瑪琪拖亞道。你還有工夫記得我麼。那美人放很睜了他一眼。道。不記得我還到處望你。你不知到我的難處。幸虧也見得着。我還有好多說話。慢慢要講。把你聽呢。瑪琪拖亞道。我倒要來問你。怎麼你要騙我。說你去外國要兩禮拜纔回呢。美人道。你還怪我。我倒不會怪你呢。怎麼我告訴你。囑你兩禮拜內不要來找我。怎麼你今早又跑到我那裡來呢。瑪琪拖亞道。啊。怎麼你也知到。美人道。怎麼不知到。爲你來訪過我。倒令我受了人家一頓氣呢。瑪琪拖亞道。誰人敢把氣給你受。美人道。就是家裡那個主人呢。瑪琪拖亞道。啊。你也有主人。是甚麼的主。

人嗎。你在他家裡受僱的麼。美人道。那裡有僱工人能穀同着主人到戲院裡聽戲的麼。我是在他家裡作客的。瑪琪拖亞道。原來如此。我又再問你。今天我在冰湖的長隄上碰見你。你可知到嗎。美人道。我沒有留意。你既碰見我。怎麼不邀我呢。哦。我曉得了。你一定有女人家同着來呢。可是嗎。瑪琪拖亞道。就有也是做朋友的。并不犯甚麼忌諱。我當時見你朝着丁字兒街口轉過去。諒你也不止一個人來的。可是同你那位在行的紳士一隊兒呀。那美人聽說。心裡厭煩起來。陡然面色一轉。說道。很不愛聽。這個無端端題起來。使人怪懊惱的。瑪琪拖亞道。怎麼解呀。你同他出也一對兒。住也一對兒。他不是你婚姻上的人麼。美人道。我那裡肯要這樣一個判官神。瑪琪拖亞道。若不是怎麼同在一處呢。美人道。我不過在他家裡住。他是個外國人手邊倒還有幾個錢。我的爹娘見他有錢。巴結他要將我嫁給他。我不願意。因此他移家來巴黎。就我要請我到他家裡住。住彼此習熟。習熟我被爹娘逼勒。不過只得悶着過去做個客。我自從到了他那裡。心裡沒有一天舒服。他時常找事情來哄我開心。今夜到戲院裡來。也是他要替我散悶兒。強着我來的。我也不解。同他好像命裡忌剋似的。見了他心裏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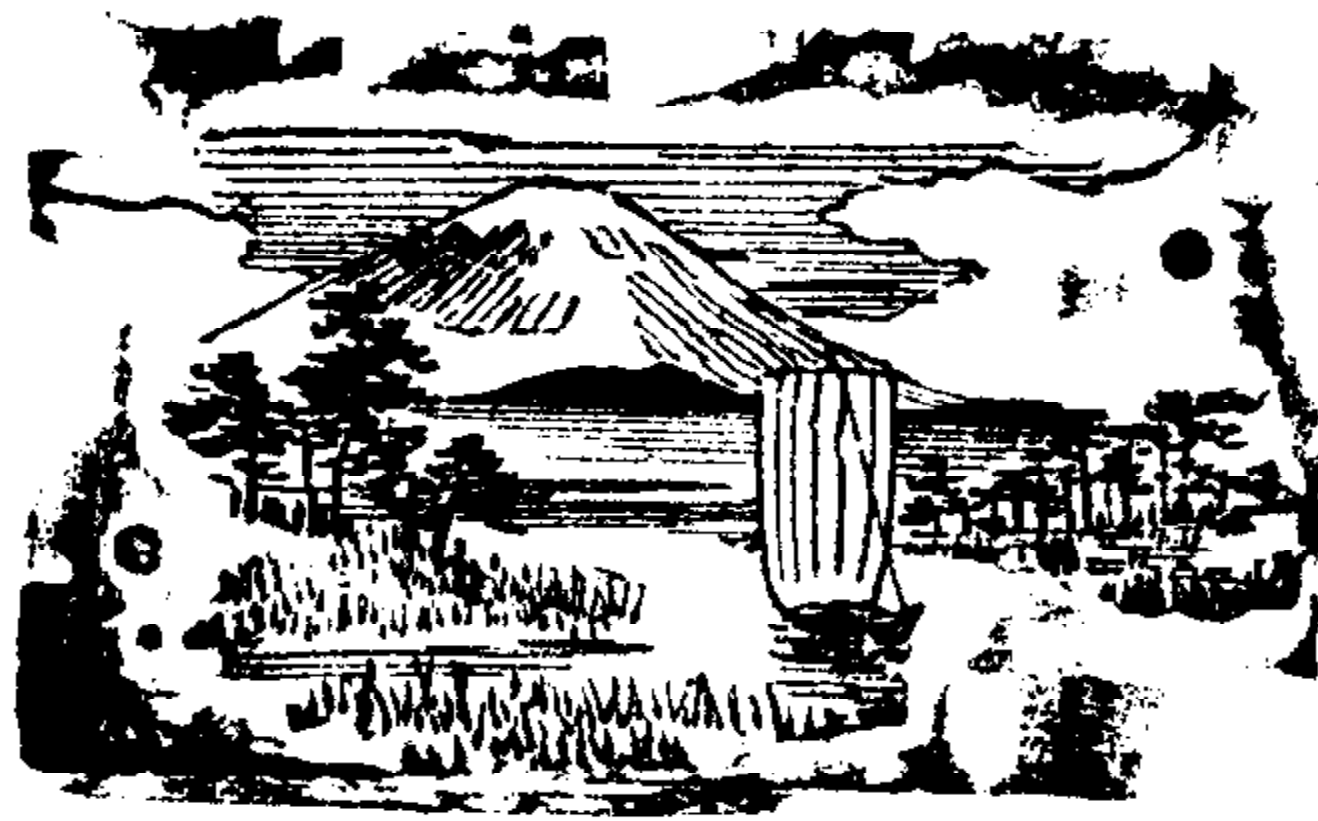
是鬱鬱不快的要我嫁把他就是死也不能毅呢。瑪琪拖亞道：我一意估量他是同你訂過婚姻的。故此心裡總有點避嫌。原來是未定的麼？再者我聞嘉喜夫人說：你前時又有一位外國人同你來往很密。如今那外國人呢？美人道：那也是主人的朋友。此時已回了國。不在巴黎了。瑪琪拖亞又問道：姑娘你往外國兩禮拜。究竟爲的甚麼事呀？美人道：實在告訴你。我不是外國去。因爲家裡那人定期這兩禮拜內動身去外國。他起程後我一人留在這裡。那時候沒有人拘束我。任由我的主意。你來找我。我也不至顧顧忌忌。故此我把這句話來推宕。想你歇兩禮拜纔好來呢。瑪琪拖亞道：怎麼當時你不明白告訴我。你明白告訴我。我今早也不去白跑。碰這個釘子了。抱着悶葫蘆。叫我怎熬得兩個禮拜。今早碰着你。那個喫了他這一頓嘴臉也毅了我。起初還估量他是個甚麼底下人呢？美人道：是的呢。他身分雖說是個紳士。那副嘴臉倒實在像個粗人。怪膩煩的。要我伴着他。寧願死了還乾淨。而且他的脾氣又是個大大的醋缸子呢。瑪琪拖亞道：他這麼大的醋味兒。此刻我在姑娘身邊被他撞着。那不是不得了麼？美人道：怕甚麼。你進院裡。他又不曾見着他。眼睛是關不到別處的。不論到那裡。他總是眼

巴巴的釘着我呢。瑪琪拖亞道。此時他跑往那裡去呢。美人道。他最愛弄紙牌的。一晚不到牌館裡心裏就癢得熬不過。此刻一定又向牌館裡去了。這倒好。我們感得牌神的照應。把他留住纔得大家會會面說說話兒呢。瑪琪拖亞道。既是鬥牌時候就長短說不定。只怕要担擱到天亮還不回呢。美人道。那也難說。倘是贏了呢。總會早點。大約三四打鐘是穩當的。瑪琪拖亞道。他是俄羅斯人麼。美人道。他如今入了法國。也算。是法國人了。瑪琪拖亞道。我聞得上布街的鄰近人說他總沒有一個朋友來往的。這是怎麼解呢。美人驚道。啊。怎麼你到左鄰右里。查起個家宅來麼。你查這個甚麼事呀。瑪琪拖亞道。有甚麼事。難道你也不領會得我自從見了你時時兜着心坎兒。很記掛着呢。美人道。啊。呵。呵。你個人原來很靠不住的呢。見一個就說愛一個。嘴裡蜜糖兒似的。你還有那一個呢。今又丟過腦後囉。瑪琪拖亞見說。知道他指的那個就是爲着手釧而言。因想道。此地耳目衆多。說話不便。不如邀他到酒樓找個僻靜的所在。慢慢把他試來。兼且他左手雖然是捏過。究竟帶着手套也未得十分信心。倘能敲引到別處。只我同他兩人乘機脫掉他手套認真驗個明白也好。想罷。便對着美人道。均之。

那人鬥牌去。總有好一會兒未回。不如我們同到那邊館子裡。隨意用些茶點。那邊清靜。比這裡好談些。美人道。我想十二打鐘就要回家裡去呢。瑪琪拖亞道。那人又不在。這早回去做甚麼。大家談談。不好過在家裡冷清清麼。我們去罷。一面說。一面立起來。催促着。於時美人也站起來。說道。既是這麼着。我只得陪陪就是了。說着。便隨了瑪琪拖亞。一同踱出院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小
說



八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廿九回 說來歷故主認原贓 露真情狂生受奚落

却說瑪琪拖亞。携了那美人。出了院門。一直跑過對面那間小小的酒樓。踱上樓來。揀了後頭一所僻靜的小廳子。進去認了座。是時那美人。覺得很安心的模樣。也不客氣。兀自拉了一張椅子。坐着一面解手套。一面說道。這個地方很清靜。在此坐坐。人也舒服。點兒那邊鬧烘烘的。坐得人怪煩呢。說着。那手套已經除了下來。摺疊起來。向衣袋裏一塞。又跑到前面。照身鏡裡一照。提手把花冠整了一整。重複坐下。瑪琪拖亞。正想設法哄他脫脫手套。不意他大大方方。先自脫了下來。正是心從所欲。瑪琪拖亞。便借意攏近來。拉着他這隻玉手。湊到唇邊。親了兩嘴。見他又纖又白。又溫又軟。恰像一排當春的筍尖兒。不特人工萬萬做不到。就是天工也怕不輕容易再揀得。一對兒心裡暗暗稱異。想道。橡皮那裡做得恁般肖。兩隻明明都是真的。這也就奇怪了。莫非嘉喜

美人手

夫人的話不實在麼。再又想到。倘無蹤影。嘉喜夫人未必混說。難道俗語說做賊三隻手。果真是那帶鐲子的。又另外有一隻手麼。自覺錯疑了人。臉上倒有點不好意思。搭起着向枱上把叫鐘按了按。傳了跑堂的來。吩咐端上茶點。把門閉了。兩家用着。瑪琪拖亞道。今早我到上布街訪你不着。以爲你有意瞞拒我。再也不許相見了。不料今夜竟能覓伴着姑娘一塊兒。真是夢想不到。此時我心裏纔有點安慰呢。那美人道。你真有這點心麼。我何嘗不是這般心事。但我自從那天會着面。心裡總以爲你定過聘。心裡上已經有了人。雖然我縱是不能攀附。同你做個朋友也是好的。我若不願意。還同你到這裡來麼。但只恐我雖願意。同你做朋友。怕也是做不得久長的呢。瑪琪拖亞道。這話怎解。美人道。就是你那位定婚的心上人。見了我同你來往。不要疑心起來。麼那時倒令你受了爲難。那怎能毅長久呢。瑪琪拖亞道。你那裡見我定過婚。我定婚的在那裡。美人道。你也不要瞞我了。不定過婚。你隻鐲子那裡來的。瑪琪拖亞道。我老實告訴你。這鐲子不是人家給我的。美人道。不是人家給的。難道是拾來的。麼。瑪琪拖亞道。倒被你猜着。我真是拾來的。啊。此時那物的原主。還不知到是那個呢。美人佯驚道。啊。

「既是無主遺物，怎麼你不報警察呀？」瑪琪拖亞道：「這裡有個緣故，我正在要留着做個憑據呢。」美人道：「有甚麼緣故，不過見物思人，要想丟又捨不得丟罷？」瑪琪拖亞着急道：「講不上兩句，你心裡又纏到那邊去，真是耍急煞人呢。」我告訴你罷，這裡的緣故，實在爲的是說至此，忽然把話頭截住，嚇嚇着想了，想道也罷，你還不會見着這隻鐲子，我先給把你瞧瞧罷。」美人道：「不錯，那天夜裡我觸着還沒有賞鑒過，且借把我的開開眼界也好。」於是瑪琪拖亞伸手從腕上把手釧脫下來，遞給那美人，那美人接過手來，瑪琪拖亞便暗裡留神窺探那美人的神色，只見那美人拿在手上，攏近燈光之下，細細辨認了一回，很露出疑詫之色，隨說道：「哎，怪出奇呢，這不是明明是我的鐲子麼？」瑪琪拖亞不意他老老實實自己倒認起來，不禁楞了一楞，答道：「這物果是你的麼？」美人道：「是的呀，這件東西是從前那外國人送把我的，我帶了時候也不少，當時還拿夫人也會見過，諒他還記得起，因爲我那天同嘉喜夫人會着他，很賞識這副鐲子，還拿着看了好一會兒，那時這鐲子上有一顆鑽石，丟掉了，我還問他，那裡有好工作的，」

「唐子想着，還一顆，他還告訴我，好幾家首飾店，你看這顆鑽石，就是在後鑲過的呢。」

後來那外國人回國去。我也帶厭煩了。留着沒用。因此我就把他賣掉呢。瑪琪拖亞道。你賣了給那個呢。美人道。我也不知到當時交了一家夜冷店。托他同我拍賣出去。他拿去了一個禮拜。就拿回二百銀子來。說是拍得這個價。我胡亂便把銀子收了。完事後。後來落在那個手。我也沒追究了。你的來歷呢。又從那裡來的呀。瑪琪拖亞含糊答道。如此說你當日轉手之時。也沒追究。如今還跟究他做甚。別管他能。美人道。你分明是情虛沒得說。又來抵賴罷。咧。那裡好端端一件東西。西人家會手到路邊。請你拾的。我不是三歲小孩子。你哄誰不直說嗎。我總是不相信的。瑪琪拖亞道。你定要我說麼。我畧道。一句給你聽。這手釧是一個女強盜遺落的呢。美人道。甚麼女強盜怎的。又不往下說。沒頭沒尾聽得人怪不耐煩。你爲甚麼不演翻幾句。把個甚麼一丈青孫二娘捏進去呢。瑪琪拖亞道。我真真不是說謊哄你。真真是一個非常的女強盜啊。美人忽轉念道。哦！我明白了。你拿着這個手釧。想查探那女強盜的蹤跡麼。你真是閒得沒寧耐了。偏要找那這人作對。怪險的。看不出你倒恁般好事呢。瑪琪拖亞道。一個人的性質各有不同。我平生最愛是探偵一門。外間有甚麼祕密事情。我都喜歡打聽呢。瑪琪拖

亞說還未了那美人忽若有所覺。突然挺起腰來。拍着手笑道。我明白你的心事。你當我就是那個女強盜。想要來試試我呢。哈哈。我知道。可笑。可笑。哈哈。可笑。可笑。瑪琪拖亞漲紅了臉。說道。那有此事。你不要蠻猜瞎說罷。美人道。你不用強嘴了。我曉得的。適纔戲院子裡見你同嘉喜夫人咕咕噥噥坐在一處。一定是嘉喜夫人告訴你。說這件東西是澤瀨。你就以為查得證據。急急跑過我這裡來。又設法要哄我到館子裡慢慢試我。口供可是嗎。哈哈。可笑。適纔你把手銬給我。瞧我知道你也有意思的。你想借着這件東西。西觀觀我的風頭。想兜尋我的岔子呢。你這個人啊。哈哈。着實的有趣。哈哈。着實有趣。說着。觀了瑪琪拖亞一眼。不覺捧腹大笑起來。是時瑪琪拖亞句句被他道着心事。自然味不過本心。不禁慚愧起來。一時臉脖子上火辣辣的翻動了。血潮紅一陣。白一陣。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心裡不迭的盤算。想着找幾句話來支吾。一時又找不出。正在急得沒法。恰好那美人咽着笑。開口說道。噯。噯。笑得我腸也痛了。勻身都熱起來。請你替我把那個窗兒打開。涼涼罷。瑪琪拖亞急忙答應。跑過來把窗推開。趁勢又開開門。傳呼跑堂的。再要了幾樣茶點。復關上門。然後歸座。是時美人已

小說

歇了笑。仍舊拿起那隻手鉏翻來覆去的看瑪琪拖亞。歇歇的守着。還未想得出口說話。來兜搭忽聽門外鬧喧喧的跟着索索的腳步聲。一到了門前便聽得蓬蓬蓬。搥門聲。隨有人厲聲喝叫道。開門。開門。不知那人是誰。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分解。

六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三十回 鬧酒樓條脫歸烏有 托醫士會館訴因由



却說那人喝叫開門。把門搥得要裂。美人一聽。陡然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發抖。說道。不好了。同我聽戲的那人來了。他怎知道我們在這裡。如今被他找着。怎麼好呢。說着急。跑起來。萬分張皇。要想找縫兒鑽着避。瑪琪拖亞被他一嚇。也亦受驚不少。惟事到其間。不能不硬着腰子。遂挺身上前。正待喝問。霎時那門已打開了。只見那人氣憤憤撲進來。正正是適纔去了。門牌那個鬍臉漢。瑪琪拖亞挺着胸脯。翼着那美人。擋住問道。你那厮。狠大的胆子。人家佔着的座。何故亂闖進來。要想怎樣。那鬍臉漢道。我要找一個女人。隨向那美人。喝道。你爲甚麼跟着野漢私逃到這裡來。瑪琪拖亞接口道。有甚麼憑據。這女子是你的。你要同我作對。狠容易。你認得我嗎。隨向袋裡拿出個名片來。

道。有。話。明。天。同。你。說。我。把。名。片。給。你。明。天。只。管。來。找。我。看。官。你。道。這。是。甚。的。意。思。呢。原。來。歐。洲。的。風。俗。凡。有。兩。家。不。平。之。事。彼。此。約。定。日。期。各。找。朋。友。做。見。證。立。下。生。死。狀。到。期。各。持。鎗。劍。當。場。互。相。轟。擊。拚。個。死。活。失。手。丟。命。各。不。反。悔。謂。之。決。鬥。瑪。琪。拖。亞。把。名。片。遞。給。鬍。臉。漢。就。是。約。他。決。鬥。的。意。思。是。時。鬍。臉。漢。一。把。接。着。名。片。說。道。使。得。明。天。找。齊。見。證。人。我。來。領。教。你。只。管。留。神。候。着。此。刻。光。把。名。片。給。我。不。答。應。快。把。那。女。人。還。我。說。着。便。要。向。美。人。攬。來。是。時。那。美。人。躲。在。瑪。琪。拖。亞。背。後。見。勢。頭。來。的。不。像。一。翻。身。便。奪。門。奔。出。去。麻。鷹。兒。似。的。撲。到。梯。口。連。滾。帶。跌。的。跑。了。下。樓。那。鬍。臉。漢。一。見。撒。了。瑪。琪。拖。亞。喝。道。你。往。那。裡。跑。跟。蹤。追。着。跨。下。樓。來。此。時。廳。上。只。剩。得。瑪。琪。拖。亞。一。人。好。像。木。鷄。一。樣。少。頃。回。過。神。來。急。跑。到。窗。前。探。頭。一。望。見。那。鬍。臉。漢。已。把。美。人。捉。住。押。上。一。乘。馬。車。飛。也。似。的。揚。鞭。去。了。瑪。琪。拖。亞。癡。癡。的。望。着。發。了。一。回。獸。掉。轉。頭。來。自。沈。吟。道。一。場。美。遇。竟。落。得。個。空。可。恨。可。恨。沒。情。沒。緒。正。待。回。去。忽。憶。起。那。隻。手。釧。不。曾。收。拾。急。跑。到。桌。上。一。看。已。不。知。落。到。瓜。哇。國。裡。去。連。蹤。跡。也。不。見。點。影。兒。瑪。琪。拖。亞。愕。然。道。哎。喲。那。手。釧。呀。竟。被。美。人。帶。去。了。哦！是。了。他。拿。着。左。看。右。看。一。定。那。惡。漢。來。時。他。一。時。心。

忙意亂忘却除下竟帶着手上去了呢。沒要緊沒要緊他又不是別人。既有心屬意於我。待我明日與那厮決鬥之時。好歹不留點情。把他除却。那美人一定感激我。那時候還怕弄不得他到手。人且到手。何況此區區之物。就是他不願還我。既是自家人。與自己帶着。何異諒他。亦沒有不肯還我的道理。的默自點頭安慰。本來瑪琪拖亞一向極疑心。這個美人如今受他灌了一頓甘言。竟被他絆住。心情已墮在圈套裡。還自安心樂意。一點不疑。起來俗語說得好。英雄難過美人關。從古及今。這個關頭也不知困盡幾多豪傑。敗盡幾多國家。如瑪琪拖亞等流。也算不得甚麼了。然而事無兩立。那邊敗就是這邊成。古來成大事業。建大功勞。巾幗的人才。倒比男子容易。怎麼解呢。因為女子在世間做事。不大招人忌。且色情兩字。對於社會上最爲利用之特質。試推勘中外的史事。巾幗英雄所成就的成數。實比男子高了許多。無奈女界中人才薄弱。識見卑鄙。沒有幾個能懷抱法國的羅蘭夫人。美國的扶蘭女史的志氣。白白辜負了這種天生利用的美質。我們做書人。實實不能不爲這一輩子同胞可惜。如今閒話少叙。且說瑪琪拖亞。既自家安慰了自家一番。還默自盤算着道。我已約了那厮。明日決鬥。須

得預先找定一兩個見證人。方不至臨時吃虧。但一時找那個好呢。再又想道。在此站着也無用。不如且到俱樂部去。諒俱樂部的館友。此時還不會散。且先找着烏拉醫生。同他商量商量。再作道理。想罷。會了賬。下了樓。坐了一乘街車。直向俱樂部而來。到了門前。卸了車。跑進俱樂部來。逐間廳堂張張。張到彈子房。恰好烏拉醫生。正把彈子打完。剛要回去的光景。瑪琪拖亞。搶上前。隨意見了見禮。一把拉住。跑過對面客廳上。細把事情敘述出來。求他做個決鬥時的見證。烏拉醫生是個有經歷的人。聽了此言。不禁呵呵笑道。老兄。你真真是個率直人。他既是個外國人。到這裡來。無非總為尋歡取樂而起。那裡有這閒氣。同你鬧這些煩惱。離家千里。輕易捐生。你說有這麼蠢的人麼。你放心。我諒他不特明日不來。就是後日。大後日。一月半月。他也未必來。若果他來。我就同你做個見證人。就是了。瑪琪拖亞道。那麼。我就一意靠着你。你可算答應我了。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我便找你。如今且把這事丟過。我再問你。今夜你可有見着丸田夫人嗎。烏拉醫生道。我正從他那裡過來。還沒多時候。夫人今天同你到過趕冰湖。回來面色很不好。我就恐怕他又是潮熱的影兆。不料到了晚間。果然上了一百零六度。

的熱。燒得人也迷惘起來。看這光景。只怕担擱兩三禮拜。還不得痊愈呢。瑪琪拖亞道。今日夫人約我明天到他府上相訪。照此看來。只怕去也不得會面呢。烏拉醫生道。我已囑過他要靜養。不可會客勞神。又吩咐過他府中人。凡有來客。不要通傳進去。你且寧耐候着幾天。他好了些。我自然曉得通知你。今夜我還要到夫人那邊聽聽脉息。我也不陪你了。明天會罷。說着。舉了舉手。便匆匆出去。拿了帽子。一直去了。向來瑪琪拖亞到了俱樂部。興興頭頭。不是鬥牌。便是打彈子。如今爲着心中有事。也無心再弄這個鬱悶悶的。跟着便也回家不題。要知下文如何。再聽後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訪鄰居狂生悔失策 陸株主會計占東牀

却說次日瑪琪拖亞。沒精打彩的坐在家裡老等。心裡不住的盤算。無非思量着用甚麼劍法來對付他。又想到。倘或僥倖取勝。將來這個美人到手。何等滿足。不覺心裡高興起來。又轉想到那鬍臉漢。究竟不曾見過他手段。看他模樣。似乎總有點來歷。萬一贏不過他。不特這條老命。就從今日結算。連自己一生的身名。也白遭在他手上了。不覺又像一盤冷水。澆背。心裡上的水吊子。不住的七上八落。瞧着那時辰鐘兒。看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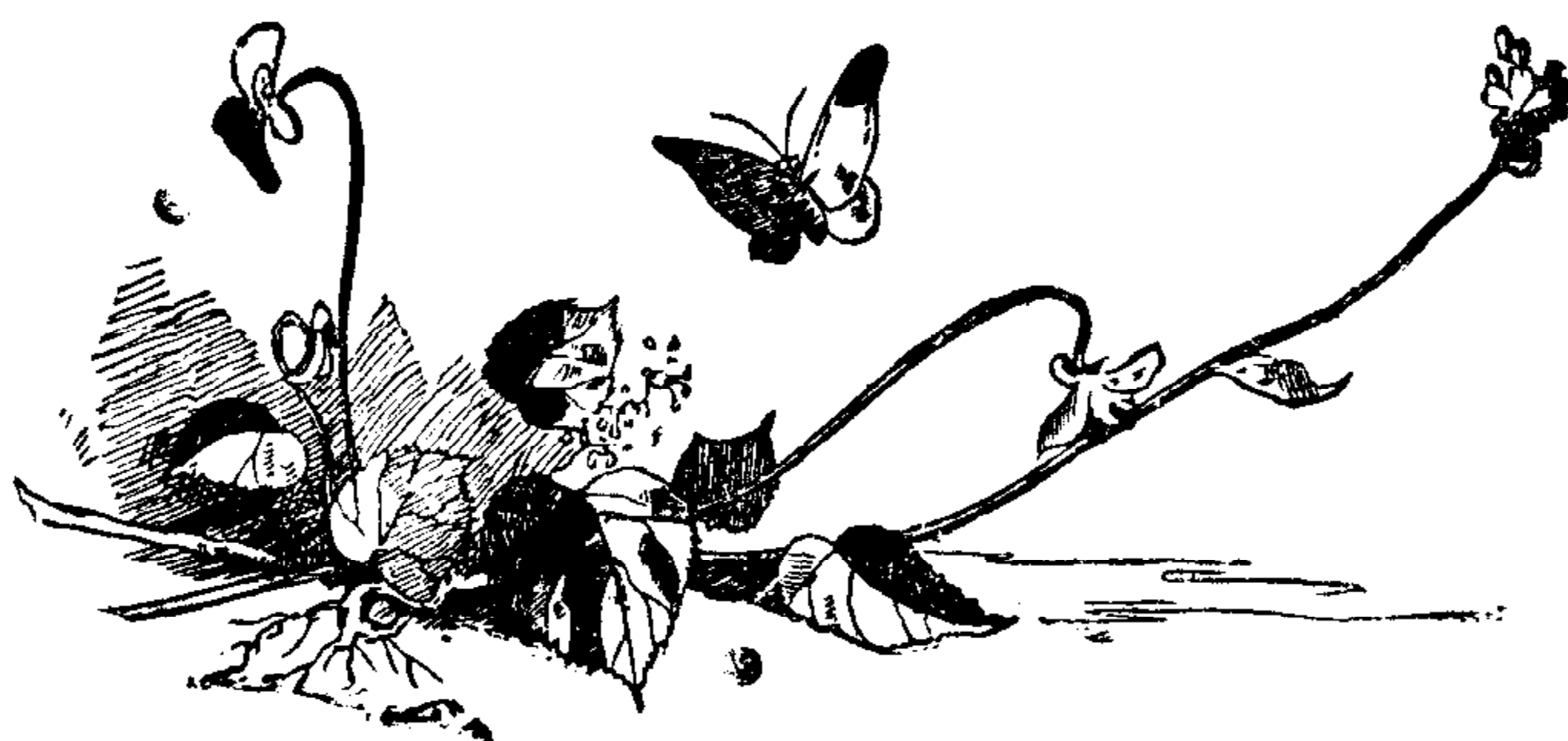
牌已過。又看看移西日影。已漸入青蒙影界。不料渺然絕無消息。竟自被烏拉醫生猜着的模樣了。瑪琪拖亞心仍未釋。欲待到上布街打聽個明白。其時已經入夜。不得已候至次日一早。便僱了一輛馬車。跑到上布街來。發付了馬車。自己跑到前日訪澤瀨娘那家門前。把叫鈴按着。向內傳呼。并不見人答應。側耳聽着。又并不聞一點蹤影。心裡疑惑道。莫非那鬼判官。此時還沒回家麼。不得已轉向前日給過一塊洋錢那間小客店裡。找着他的主人。查探消息。那主人道。這鬍臉漢。已前後三日沒回來了。鄰右的人家。見他行蹤詭秘。恐妨弄出甚麼違禁的事物。擔不起干連。因此把他行爲報了警察。警察署立即派人到他屋裡。把鎖頭扭開。進內搜查一過。見他并無甚麼疑竇形迹。確是出外的光景。惟有一事甚是詫異。廚房裡。便異常干淨。好像沒有舉過火的一般。屋內雖有許多用過的酒樽。但并不見有甚麼食用的物品。難到燒酒米做的話。果真是。一味飲酒。便能穀養得生命。麼。抑或是東家食西家宿。并不在一處的麼。祇有這一段事可疑。現時據警察所說。要等候原人歸來查問過。方得明白。這正正是前日的事呢。瑪琪拖亞見說。這點疑心早已明白一半。再又問道。他租屋時。應該有保證人。然則初

時。是甚麼人引荐他租的呢。兼且他所立租字。總應該有姓名。他是姓甚麼名甚麼的呢。店主人道。他名字叫做牛田。是真是假。那就沒能彀知到了。這個名字。是他一年前來此賃屋所署租摺的名字。他的來頭。並沒有人引荐。因爲他願意一次交納三年的租金。業主見他不怕欠租。所以就租了他住。此外別個原故。我就不知到了。瑪琪拖亞此時。纔像在夢中醒轉來。想道。我一向本來信不過這個澤瀨美人的行徑。原來果不出所料。但千不該萬不該我前晚遇着他。竟上了他的釣子。上了釣子。倒還罷了。不應該墮人圈套。還自安心不知醒悟。原來這個美人共那惡漢。乃是通同一氣。特地來串騙那隻手釧的哪。雖然是那手釧如今被他騙去了。究竟我心裡還未釋。若說這手釧。就是他的。他分明兩隻手。還在那斷然與入銀行做賊的。又另是一個人。無疑。然則他顯然不是個釧主。一定是受釧主所托來代他出手的了。此事越想越真。諒他此時物已到手。必定同那個惡漢甚麼牛田狗田。跑向外國躲避了。不覺歎口氣道。哎。白費了一番心神。一時顛倒。竟把這件緊要東西。化作電光石火。真真不值。如今悔也遲了。我并不是愛惜這件東西。可恨失了此物。仍未查出原主。自己的手段。竟自輸過了那輩

賊婆子。越想越覺不忿。垂頭喪氣的。糊亂舉了舉手。辭過店主人。循着大路。一直歸到廝所。因爲心裡煩悶。便思量設法找一件事來解解悶兒。瑪琪拖亞此人。平日並沒有別件事當心。除了打探那美人手的事情。此外就祇有婦人交際一事。婦人之中。最上心的。除了冰上美人之外。惟有一個丸田伯爵夫人。如今他已領了那冰上美人的盛惠。祇剩有一個伯爵夫人。還是他記念着的。自從那天到過爵府。見過之後。再沒有機會親近。當日夫人雖囑他無事可常來府中談叙。但屢被烏拉醫生所阻。說夫人有病未癒。不宜驚擾。他心裡雖渴念。究竟不敢違拗醫生之命。惟有不時繞到烏拉醫生處。查問夫人的病體如何。如今打算又再去烏拉醫生處走一遭。此事暫且按過不題。再說圖理舍銀行。自從美治阿士去後。行內一切職務。大爲變更。近且并美治阿士的行蹤消息也斷絕有一個多月了。行中人等也漸漸把美治阿士丟過腦後了。就是最鍾情的霞那。心裡上雖未必忘却。但自布倫公園失約。總帶着幾分惱怨。疑他懷了異志。又被瑪琪拖亞誑一頓。從此忍痛在心。絕口不題。圖理舍譽。見他覺有轉機。自是歡喜。計算這兒女債。宜從速了却心願。又默計伊古那。既爲我家嬌婿。須得把他擡高地。

位。不特將來可放心把事權交托。就於我的面子上也好看些。因此特地把自己名下
的股份。撥讓了些與他。從此伊古那便爲銀行的資本家。又許令穿房入戶。居然是至
親一家。再說體那小姐。配了這頭親事。雖然不是滿意的婚姻。然伊古那并非十分可
厭的人物。也就祇得委曲順命。伊古那的幸運。已是千穩萬穩。祇不過聽候吉期而已。
話分兩頭。如今却說助摩祖那個小廝。自從那夜在牆上跌下來。把腦蓋碰破。昏迷不
省人事。後來被巡查的看見。救護起來。送回他家。他的婆婆。請了烏拉醫生。用盡方法。
把他救了還陽。看看調治已有一個多月。初時昏昏沈沈。掛着一絲的氣。好容易纔向
鬼門關替他奪回生命。如今稍稍能鼓動彈。傷口也漸次可望痊癒。但有一件。自從那
一跌。把神經的靈氣都丟掉了。大凡一個人的記憶力及感覺力。全在這兩個大小腦
的功用。若腦髓傷壞了。就是甚麼極聰明的人物。立刻可以變成一個極鈍根的廢人。
助摩祖因受了此病。所以傷口雖然平復。這點靈氣也就沒有了。要知後事何如。再聽
下回分解。

小說



美人手

第三十二回 過班房偷聞私語 題舊事打斷興頭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瑪琪拖亞那天。被騙局攬掉了金釧。心中納悶得狠。因想找着烏拉醫生訪問伯爵夫人病體。希冀乘便。求醫生領他一會。解解悶兒。於是出了廝所。一直向俱樂部而來。恰好烏拉醫生。正在俱樂部同館友們叙談。一見瑪琪拖亞進來。彼此見禮。烏拉醫生遂拉着瑪琪拖亞出來。說道。我也正想找你。近日丸田夫人。已經痊癒有八九了。但仍瀆在牀上安息。他屢託我轉致。要請你去坐。計此時的病體。去會會面。畧談幾句。也無妨礙了。你幾時可空呢。瑪琪拖亞見說。正中心懷。自是歡喜不盡。忙答道。我准明日。就到我准明日。一早就到。滿心立刻便興。頭起來。先前這一點悶兒。已不覺丟到瓜哇國去了。次日格外起了個早。把全身換了一颯的新。用了些早點。便急急離了廝所。一路踱將出來。恰值打從圖理舍銀行經過。瑪琪拖亞因久不與伊古那會面。遂順道入

銀行探探近日消息。該銀行既是他舅舅的。自然無須通傳。一直便向帳房那邊轉去。剛走過巡廊隱隱聽得班房內咕咕噥噥的談論聲。瑪琪拖亞縮駐了脚。順便向門縫兒一張見內便圍坐着三人。一爲舅舅的馭者。一爲行內的侍役。又其一爲金庫的管門。聞那馭者道。照我看來。美治阿士決然是冤的。還有這麼純直的人。也肯做賊丟臉麼。那侍役的答道。據此說來。然則那夜說他逃走。看來也未必呢。管門的道。他那裡是逃走。不過辭工不做罷咧。馭者又接口道。是呀。主人討厭他纏着他的姑娘。要擠他去埃及討個干淨。他心裡那肯舒服。故此嘔氣走了。是有的。瑪琪拖亞聽着。心裡暗驚詫道。我估量庫房失竊之事。祇有我同伊古那舅舅及俄國大尉四人知道。怎麼連底下人都知到呢。那馭者也不知事體輕重。聚着三羣五隊。把主人的密事來嚼舌頭。做不得待我喝散他。免他放肆纔做得。正待把門推開。繼又轉念道。這宗事體。他們既已透亮。喝也無益。不如再聽聽看他還有甚麼議論。於是復向門邊。澄着耳朵。聽得那侍役又道。偌大的事。怎麼白喫虧。都不報警察呢。馭者道。主人指定係美治阿士盜竊。那有敢報警察的道理。萬一傳揚出來。於他姑娘的面上怎好過呢。管門的道。我也難怪姑娘鍾

愛美治阿士。你看美治阿士的狀貌。這般俊秀。世間的男子。能挑得幾個呢。馬夫道。可不是麼。但總不曉得主人。因何偏與他不對。這想是不得不講緣分了。侍役又道。我聞得美治阿士去後。也曾有書信同姑娘來往。若是逃走。那裡還敢通消息。這可見他是坦白無罪的了。馭者道。他不止有書信寄來。兼且要約姑娘會會面呢。但很奇怪。這月內就連消息也絕了。侍役道。怎的緣故呢。馭者道。也不用寄書了。如今魂夢裏可來去自由了。聞得他尋了短見。現時差不多又到轉輪殿了。管門的道。那決未必聞他跑了去美國。這倒或是真的。既然金子不是他盜。然則必定是助摩祖那厮了。侍役道。這厮沒有那個膽。就有也做不得那麼精細。你看他脾氣。說他傻子也。像說他瘋子也。像終日頑皮老臉。覷着人腦背後作點子惡劇。那是有的。若認真做起賊來。這倒未必。況且他晚上又回家裡睡。那能毅下手呢。管門的道。我這句話。不是憑空白捏他。記得兩月前有一天夜裡三點鐘。聽得庫房裏鼻鼾聲呼。呼的響。我着實嚇了跳。急開門。喝問是誰。他一咕嚕爬起頭。原來就是那厮。他還吃。吃。咕。咕。說我閉他在庫裏。還說要回主人。落掉我的飯碗。照我看來。那厮終有點靠不住的。馭者道。我也有點明白了。你說那

斯有意爲金錢行竊，那也未必。大約總是俄國大尉，有甚麼的對頭，要想盜這個鐵篋子。買囑了他。後來金庫開了。他見了許多銀子。俗語說得好。眼睛是黑的。銀子是白的。那有不起心的呢。諒他順手摸了一束。碰巧正拈着這五千圓鈔票。不然若是強盜得了手。又何止僅拿五千圓。便肯罷手呢。管門的道。據此看來也難料。聞那斯近日受了重傷。想必也爲這事被人暗算了。別的且不計。就是先前買囑他那一輩子。恐怕他洩漏。自然想要殺他滅口呢。馭者道。聞近來被醫生救治。已把生命挽回不妨事了。瑪琪拖亞站在戶外。聽他們所談。甚有本末條理。心裡讚歎道。就是甚麼偵探。也不容易探出許多事故來。不意那斯倒有這宗本事。言次。又聞那侍役再道。近聞我家姑娘。不日就與伊古那成婚了。你們可聽見嗎。馭者道。誰不知道。已經擇定吉期了。可憐姑娘被他父親所逼。硬拆了這對姻緣。好像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說。現時萬事雖已順從。但心裡實不知怎麼苦呢。我常聽見他近侍的媽媽說。深夜裡。姑娘常夢中哽咽起來。那枕畔的啼痕。未嘗有一夜乾過的呢。瑪琪拖亞聽着。不覺戚然心動。自思道。雖是底下人的見識。也不能輕輕覷過。萬一美治阿士果無罪。那不是我一大罪過麼。因爲不是我

誠飭了霞那一頓。他未必冷了心。倘或我錯疑了人。將來怎對得妹子住。現照他們所說。婚期將已逼近。怎法子能彀延緩着。再討點時候查察查察呢。沈思了半晌。遂離却班房。直躡進辦事室。見伊古那坐在案前。一種泰然自得的氣象。溜着一雙眼睛。查檢賬目。忽抬頭見瑪琪拖亞進來。含着笑靨。點起來。拉着瑪琪拖亞。跑過談話室。嘻着嘴道。我不日的喜信。可知到麼。說來你也該替我歡喜。主東已擇來月吉期。我與霞那小姐結婚了。瑪琪拖亞使勁向着他的背。一拍說道。大喜大喜。着實恭喜。說着。覺適纔班房內談話之言。句句留在耳底。聲浪猶未曾息。心裡便不高興起來。問道。霞那可願意了麼。伊古那道。不願意。那能彀結得婚。這也是東主心力的栽培。纔能彀成功呢。瑪琪拖亞道。我老實告訴你。霞那心裡既屬有人。勸你不如丟了手罷。伊古那滿心滿意的興頭。不意被他一句撞了個對衝。像着一盤冷水。猛澆過來。不覺又羞又怒。紫漲得耳根通紅。說道。我與你爲友。聞喜信應該勉勵我爲是。不應如此糟蹋我。瑪琪拖亞道。我并不是糟蹋你。我的脾性。是心直口快的。不曉得甚麼避諱。我知你的主意。不過謂美治阿士犯了盜案。再不能娶霞那。故你狠安心。你須知。這宗盜案。並沒有確實證據。萬

一後來破案。與美治阿士沒干連。到時汝便怎麼處。伊古那見說。更黃了臉。答道。我於美治阿士。始終不曾說他有罪。我不時還替他辯白。你應該也記得。你自信他不過。我聞你的言論。漸漸連我的意思也變轉來。如今我好好訂了婚。你忽然又抽起這事來。激烈我的心。竅。我實在不知你究竟是甚麼意思。瑪琪拖亞本來是個沒成見的。聽着他說。回心轉想。也覺得前頭是自己擔了個錯。適纔的說話。未免太過唐突。倒不好意思起來。說道。這是我不是。你當見諒。因為忽然間有所感觸。心裡狠不舒服。故此冒昧得罪你。我的脾性。你是知到的。諒也不執怪我。今天我還有事。要到他處去。改天再來道喜罷。說着迪迪的走開。出了銀行。直指着丸田夫人府第那條路去了。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三十三回 瘁俠客關懷兒女情 巧醫生難治精神病

却說瑪琪拖亞離了伊古那。一直跑到丸田夫人的府第。瑪琪拖亞是走熟了的。也無須傳帖。也不靠人引導。便自行踱進大門。恰好烏拉醫生從內進出來。想是要歸去的光景。兩人正正打了個照面。瑪琪拖亞笑着道。狠湊巧。幸得早來一步。遲點兒就不值了。此時可領我見見夫人嗎。烏拉醫生道。纔用了葯。本該令他寧息寧息。現刻畧早點兒。但你不比外人。夫人又想念得狠。姑且將就解禁。令你會會面。但有句話囑咐你。若見了夫人。切勿題起美治阿士的事。湏牢記着。啊。瑪琪拖亞道。這是甚麼理由呢。烏拉醫生道。並非別的。因為題起美治阿士。便挑剔夫人的心。雖然夫人與他沒交情。但

轟轟烈烈的一個女俠客。你是知道的。他自從聞了你及助摩祖說過。他心裏不時熬着。要出手替他們成全。雖爲人家撮合姻緣。本是好事。但病體未癒。怎禁得再一操心。豈不是害了他嗎。瑪琪拖亞點首道。曉得曉得。我再不題你放心。烏拉醫生道。如此說。我喚那侍女領你到夫人處便了。說着便先踏上兩步。吩咐一侍女。先進內傳與夫人知道。不一會。侍女出。說道。請瑪琪拖亞遂別了醫生。跟着那侍女。通過內堂。進至夫人的臥室。是時夫人斜躺在繖花描金鐵牀上。靠着白綾套枕。蓋着兩重織金鶴翎被。見瑪琪拖亞進來。說道。我沒一天不惦着要見你。那醫生硬自不許會客。終日闕得。謊照烏拉醫生的意思。只怕來年三月也不得見一人面呢。這醫生實在討煩。我昨日拚着與他吵了一頓。今日纔許我會會客呢。說着遞出纖纖弱指。與瑪琪拖亞握握手。瑪琪拖亞留意一視夫人的臉。覺其俏麗。雖不會減。但比先前所見。消瘦了許多。心內想道。以他尊貴之體。若不是極意愛我。不輕易肯出手相扼。這是夫人特別相待的心事了。不覺滿心歡喜。是時夫人顛危危的把身子一抬。似乎要起來的光景。既而又躺下去。低聲問道。我自從那天見你。很想問你一件事。那阿霞那近來怎麼樣呀。瑪琪拖亞

道。夫人問霞那麼。他不日將結婚了。夫人驚喜道。啊。圖理舍譽肯答應招贅美治阿士囉。麼。瑪琪拖亞忽憶烏拉醫生之言。心裏怦的一動。默想適纔醫生屢囑勿題及此事。今被夫人開口先問。怎回答他好呢。不覺一急。愈沒法支吾。得來不得已。照直答道。不是美治阿士。乃是與會計伊古那結婚。夫人訝道。伊古那。你先前不曾說過。霞那是。一心一意鍾愛美治阿士的麼。瑪琪拖亞道。雖是。但年輕的女兒家。那裡有定見。近來已兜轉心意。允願與伊古那訂婚了。夫人道。雖然。照我主意看來。霞那是應該配美治阿士的。瑪琪拖亞見夫人念念繫掛着他兩人婚事。恐妨惹動夫人的俠情。思量要設法消解之。因說道。美治阿士。此人斷不合與霞那爲婚。我是知道的。先日他有信來。約霞那要到公園一會。誰料他到時失信。累霞那白等了半天。因此霞那惱了。遂決了心。夫人聽說。驚道。嗟。美治阿士有約不來。隨後他再有信來嗎。瑪琪拖亞道。那裡還有連蹤影都沒有呢。夫人大驚道。那就了不得。美治阿士必定被人捕拿。想要送信也不得了。可憐他困着。不知怎麼苦呢。瑪琪拖亞道。他怎的也不管了。霞那已經絕望。再也不必題了。夫人勃然道。怎麼不管我想霞那絕望。決是假的。我是婦人家。深知婦人家。

心事。但凡初心鍾愛的人，斷沒有能毅丟開的道理。不過沒人替他方便，他明知心上人受屈，但沒法找得憑據代他開解。心裡正不知幾苦，如今爲嚴命所逼，有口難言，只得橫了心，忍辱將就。他決不肯丟捨初心，移向別人。這一對可憐蟲，我誓必盡力成全。於他纔了心願，瑪琪拖亞見夫人動氣，心裏暗自着急，說道：夫人俠義的心，雖屬可感，但第一件，他的蹤影，究竟不知下落，夫人縱然想要救他，也無從着力呢。夫人道：不錯，我一人之力，或者救他不得，必須要你幫助。你若肯出力，保管霞那美治阿士這一對姻緣，必能毅成全呢。瑪琪拖亞道：夫人的熱心，我應該無有不從。但美治阿士此人，我始終信他是有罪的。夫人道：你不要執着偏見，胡亂疑人。你此後又不曾見他，不過聽着旁人所言，自己把私意來測度。或者美治阿士出脫之後，他有無罪的憑據，拿着見你，你便怎的。瑪琪拖亞道：此事我思着頗有點爲難。因爲伊古那同我是個至交，今朝我爲這件事，已經把他得罪了。他說我有意嘔他，幾乎動了真氣。我正自後悔，如今再要我設法把他兩人拆離，實在不忍。請夫人不如丟手罷。夫人艷然作色道：哦，你這樣算是愛朋友囉嗎？我說你實在是害朋友不淺。既是至交，應該忠言勸告，替他想

想這段是無意識的婚姻。霞那既一心鍾愛美治阿士萬一這樁罪案將來剖白確是冤抑。那時霞那必轉心回向美治阿士必與伊古那決裂。這段婚姻必難到底。你既是伊古那至交。難道他成着一段。必不到底的婚姻。也不爲他可憐。也不題醒一句。這是朋友的交道麼。你本是個聰明人。虧你這件事也想不到。瑪琪拖亞被夫人教訓一頓。啞口無言。默自想道。夫人所說道理果是不錯。因問道。然則照夫人之意。有甚麼法子可能幫助他呢。夫人道。聞近來助摩祖同美治阿士狼要好。相待如兄弟一般。諒助摩祖必定知其下落。助摩祖先日聞得受了傷。請烏拉醫生調治。如今聽說已經好了。祇有左手畧欠活動。此外都照往常一樣了。瑪琪拖亞道。如此說。喚助摩祖來。當面一問。那就明白了。夫人道。但有一件頗費手。他外體雖癒。惟是腦蓋當時撲得太傷。把精神都打鈍了。問他從前的事。一些兒都記不起。我想你替我走走。領着他到各處逛逛。凡有他認識的人。面的地方。留心聽他怎麼說。諒來用這個法。或可觸起他幾分記憶。今煩你到助摩祖家走一遭。可能穀嗎。是時瑪琪拖亞心意已被夫人說活動了。興興頭頭的答應道。去去說着。立即起身告辭。要知助摩祖探出事情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受專差指環代符節 翻舊事在士探癡兒

却說瑪琪拖亞起身將要告辭。夫人接着道。且慢。我想你平白地到助摩祖家裡。或者他的祖母。不許你會面。也未可料。瑪琪拖亞道。可是呢。先前我聞助摩祖病。我兩次到他家裡候問。他總說助摩祖睡着。硬自不許會面呢。夫人道。他不是不許你會面。因為烏拉醫生這人。太於謹慎。屢次吩咐。不許與外人見面。他祖母愛孫兒自然要孫兒好。焉得不守着醫生的規矩呢。瑪琪拖亞道。今天若又是不許會面。那便怎麼處呢。夫人見說。從枕畔一小匣。拿出個指環來。說道。若是仍不許會面。你給此指環與他看。說是我有事託你來。諒沒有阻擋的。瑪琪拖亞接着指環道。曉得。於是離坐。辭了夫人。遂踱出府邸而去。瑪琪拖亞套着伯爵夫人的指環。沿途想道。這指環。究竟有此力量與否。雖不可知。但夫人一場心意。把這貴重之品交給我手。縱然事不靈驗。我也落得光榮。滿心自是歡喜。再又想道。聽夫人所說。這事總有幾分把握。雖然夫人不曾說明。但我也領會得幾分。今且到助摩祖家再算。急着脚。不覺已到門首。遂踱將進去。見了他祖母。便說要請見助摩祖。助摩祖的祖母道。有心了。屢次枉駕。實在是當不起。本該要命。

孫兒出來道謝。但他未十分痊愈。兼且醫生吩咐。不許同外間人相見呢。瑪琪拖亞道。醫生雖是這麼說。但我是受丸田夫人所託。要來領助摩祖到街上逛逛。令他觸動起平日的記性呢。他祖母道。正在爲此。不敢令他動彈。他自從一病。如今甚麼事都不記憶的了。瑪琪拖亞道。丸田夫人亦正爲此。特地命我領他到從前所識的街道。留心考驗他的記憶力。你不信。如今有夫人的憑據。在此說着。伸出指環來。助摩祖的祖母一見不覺嚇了一跳。道。啊。原來丸田夫人認得相公的麼。他有講及指環的來歷嗎。瑪琪拖亞道。來歷倒沒有說。他只命我給你看看。做憑信呢。是時那強情的老婆子。好像被這指環的威光所攝。急急向着裏屋。助摩祖喚了兩聲。助摩祖聽着。跑出來。領下掛着一條白巾。把左手籠着。一眼瞧見瑪琪拖亞。驚道。啊。瑪琪拖亞相公。哦。明白了。明白了。我昨天沒有到銀行。你想是來申飭我了。瑪琪拖亞道。不是。我不申飭你。你病了。整個多月。可知到嗎。助摩祖帶着點傻氣。道。聽見他們這麼說。我是不知道的。的說着。把兩隻眼睛釘着瑪琪拖亞。臉上瑪琪拖亞見他這般神氣。覺有點與向來的助摩祖不同。又見其臉色青白。眼光挺露。知他的病症未盡復元。復問道。你病了許久。

吃了許多葯實在難爲你。我今天特地來同你去散散悶。領你去買點好頑意兒。助摩祖道。那使不得。一出門。祖母就狠狠的吆喝呢。瑪琪拖亞道。我同你去是不怕的。我已替你向祖母討過情了。助摩祖聽說已經討過情。便安了心。立刻眉開眼笑的應道。那麼大家去逛逛。瑪琪拖亞遂携着他。出到街上。就近先轉過上布街而去。問道。你記得這條上布街嗎。助摩祖舉眼四顧道。哦。記得。記得。這裡再過點兒。不是有一間高高的屋子的嗎。瑪琪拖亞道。就是前個月晚上碰了歹人。你替我僱了一輛馬車。不是這條街麼。助摩祖聽着。茫然全不記憶。低頭儘着尋思。瑪琪拖亞又道。就是那晚你在趕冰池回來路上。遇着三個大漢躡蹤追着我。你不記得囉麼。助摩祖恍惚若悟。豁然曰。呀。記得了。你不是拉着一位狠標緻的姑娘同走麼。瑪琪拖亞道。是的呢。你知這個標緻姑娘的名字嗎。助摩祖道。不知到。瑪琪拖亞道。他叫澤瀨阿梅呢。剛說着。順步已到了那鬍臉漢住屋的門前。瑪琪拖亞指着說道。你還認得這是誰的家嗎。助摩祖打量了一回道。關着門。這不是沒人住的麼。又想了想。恍然道。呀。記起了。這是牛田的住屋。瑪琪拖亞覺其記憶力猶在。甚是驚喜。復問道。牛田是甚麼的人呀。助摩祖道。是貴家婦。

人。的。馬。夫。一。口。絡。腮。鬍。子。長。的。狠。可。怕。呢。瑪。琪。拖。亞。道。那。貴。婦。人。是。誰。助。摩。祖。把。身。子。幌。了。幌。腦。瓜。子。搖。了。搖。竟。自。想。不。得。出。搔。着。頭。道。昨。天。還。記。得。怎。麼。今。兒。就。忘。了。呢。是。誰。此。刻。再。記。不。起。了。瑪。琪。拖。亞。聽。着。呆。了。半。晌。心。裡。甚。是。失。望。未。知。那。貴。婦。人。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小說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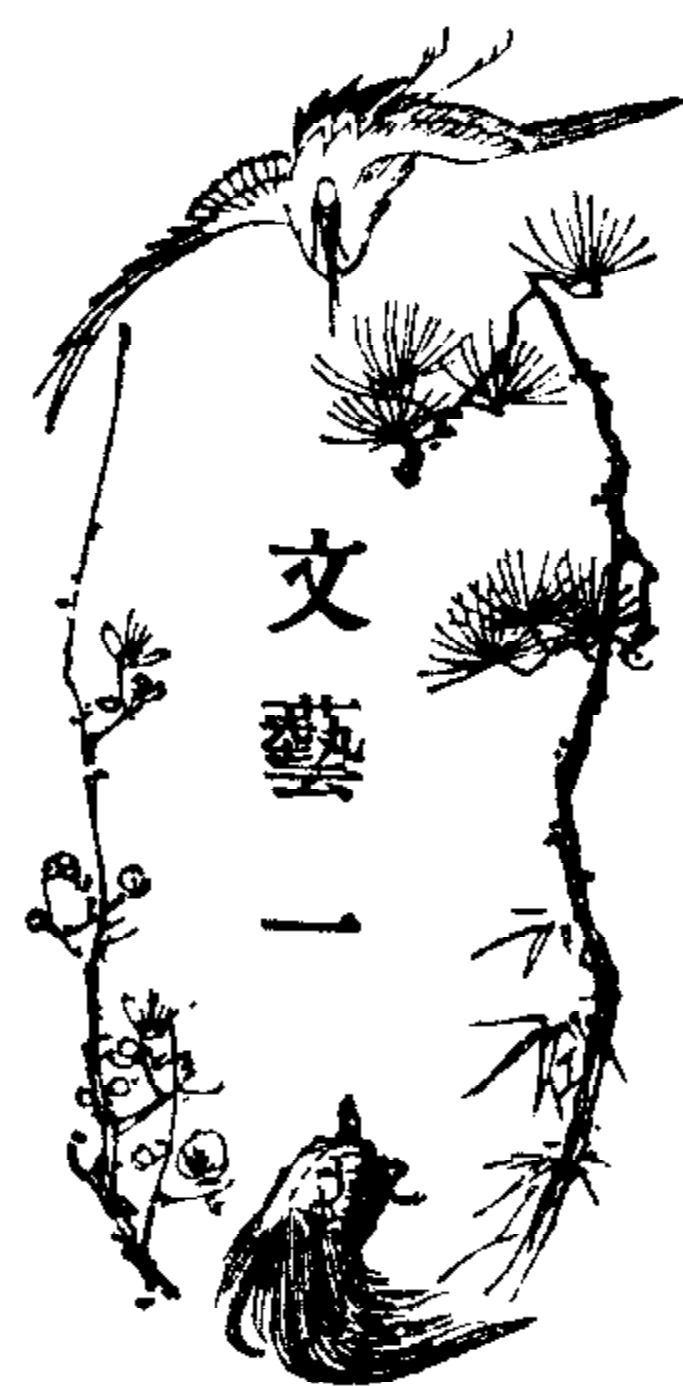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史女譯述

第三十五回 追憶賊蹤看俊者說 熬心婚事怕聞友言

却說瑪琪拖亞。一心一意。欲查出那澤瀨娘同伴的鬍臉漢的根底。故特意問牛田是甚麼人。僥倖助摩祖答出是貴婦人的馬夫。以爲今天總查得點着實的影子。不意再問那貴婦人是誰。助摩祖竟說不出。依然是趁得個空。心中大是失望。不得已遶過彎子。再向別處一走。心裡想道。圖理舍譽銀行是他最走慣的。不如領他到那邊去。或者倒有些料不到的事。想起也未可知。於是邁步抄過馬的廬街。一路上。瑪琪拖亞又問道。丸田夫人。你可認得嗎。助摩祖道。何止認得我祖母。同夫人。實在相好得狠呢。我祖母見着夫人。都是照直喚他乳名。絕不講客氣的呢。瑪琪拖亞聽着駭道。怎麼呀。汝祖母

美人手



時常直喚夫人的乳名。助摩祖道：怕甚麼？我祖母是夫人的乳媽，夫人是我祖母祿養大的。瑪琪拖亞道：就是乳媽，他如今做了夫人，也該讓讓。一路跑，一路說，也記不清許多閒言。看看已走到圖理舍譽銀行門前。瑪琪拖亞也不客氣，携着助摩祖，一直跑進裡面。到了賬房，見了伊古那，對着他耳朵邊說道：日前金庫被盜的事情，聞說助摩祖那厮知道幾分，故而今天領他來。若照平時，那厮清醒的未必肯說，幸虧此刻他帶點傻病，不論甚的想着，儘說倒還有點用處。我如今領他到各處去試試他，你說好不好呢？伊古那自從那天被瑪琪拖亞搶白了幾句，心心念念祇盼着吉期，恐怕婚姻變卦，不到手，一聞題起美治阿士有關係的事故，就像搥杵搗着心坎，血潮振盪起來。是時聽了瑪琪拖亞所言，心裡很不舒服，也不回答，有意無意的畧畧把頭一點，却說助摩祖進到賬房，好像腦裏有許多事物感觸，東張西望，似有領會，忽然探首瞧着鐵櫃，驚叫道：啊，喲，怎麼這幾個字都變了？昨天不是用着我家姑娘的名字麼？瑪琪拖亞道：你怎麼知道？助摩祖道：我那天沒有人在的時候，也曾念過來呢。瑪琪拖亞道：念他做甚麼？想是誰托你念給他聽麼？助摩祖道：那也記不清，祇記得我是明明念過的。

既又曰。是呢。似乎有人托過我呢。瑪琪拖亞急問道。誰托你呢。助摩祖道。誰呢。說着。低着頭。抓着耳朵。儘想。然終想不出。瑪琪拖亞又道。我且問你。往日銀行散場之後。你有進來這裡沒有。助摩祖答道。有。夜裡人靜後。約十點鐘時分。這裡常有耗子跑出來。窸窣率率。我鑽進鐵柵裏。看看見那鐵櫃。蹲出個和尚來。實在怕人呢。瑪琪拖亞同伊古那聽着。不覺神色一動。面面相覷。復向助摩祖睜着眼睛問道。你怎麼夜裡跑進鐵柵裏去。助摩祖道。就是那一天。夜裡十一點鐘。進過去。這鐵柵裏堆着許多字紙。一片片。都像。是手掌兒。那麼大的呢。瑪琪拖亞想道。他無故跑進金庫裏邊。又見那甚麼和尚。甚麼掌兒大的字紙。這和尚雖料不出。是甚麼東西。那掌兒大的字紙。不分明是鈔票。的模樣麼。既看得那麼親切。諒來必有點古怪。或者失竊之事。就是他傳遞。也不可知的。模樣麼。既看得那麼親切。諒來必有點古怪。或者失竊之事。就是他傳遞。也不可知的。欲待細加盤詰。覺他問非所答。漸離了題。知他腦復昏亂。不得已。暫把本題推開。問些沒要緊的話。候其腦力漸復。又慢慢拍到本題。但無論何法。助摩祖祇是搖頭掉腦。絕想不起。瑪琪拖亞沒法。祇得丟下。不問。讓他尋思。好一會兒。助摩祖忽開口道。那個荷理別夫。大尉。近日沒有來嗎。他的鐵匣子。不是被人家偷了嗎。瑪琪拖亞道。你知道是

誰偷了麼。助摩祖道知道的就是養馬那個人呢。瑪琪拖亞驚道。甚麼呀。就是養馬的。牛田麼。助摩祖點頭道。是的。是的。就是那牛田偷了。瑪琪拖亞道。還有呢。當時不是有一位姑娘同夥兒嗎。助摩祖道。那却不知道。但知道偷鐵匣子的是牛田。那是的確的。瑪琪拖亞聽說。心裡盤算道。那鬍臉漢與荷理別夫。因甚的過不去。要這樣害他呢。盜這鐵匣子。諒助摩祖那。必是個同謀的。但還有一個斷手的美人。究竟是誰呢。不是澤瀨阿梅。經已查探明白。莫非澤瀨阿梅之外。還有甚麼姊妹。甚麼親戚。不成。他如今鐵匣子已得手了。手釧也奪回了。諒然早已跑向外國去。這樁事料來破案也難了。想罷。對伊古那道。你聽見嗎。然則這案情。與美治阿士是無關了。伊古那怔了怔道。焉知美治阿士不與牛田同黨的。瑪琪拖亞道。彼此沒得憑據也難決好歹。我總要翻出個底兒來。伊古那道。能駁翻得出我狠望你。我向來本說美治阿士無罪。被你們的議論所攔。撥纔弄得沒主意。如果確鑿。找得出沒罪的憑據來。那是我最盼望的。伊古那嘴裡雖這般說。心裡打算道。若果翻出無罪的證據來。霞那姑娘的心必然回向舊人。我這段姻緣豈不是白白斷送了。但這個主見不能告人。祇有苦在心頭。萬分懊惱。是時三人。

默然停了一會。瑪琪拖亞覺無甚話說。遂携了助摩祖的手。踱出銀行。又到街上去。未知這回在街上。又探出有何異聞。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扶病嬌娃再翻情愛 受傷原地陡觸遺忘

却說瑪琪拖亞携着助摩祖的手。步出銀行。剛至門前。忽見阿霞那扶着他保姆。像是要出門的光景。瑪琪拖亞久未與霞那相見。湊巧此刻碰着。自然要殷勤一回。是時瑪琪拖亞急踉進幾步。呼道。霞那妹子。那裡去。霞那聞喚回頭一睇。覺其容色銷減了好幾分。臉帶青白眼胞兒浮腫。記起班門內的議論。知他爲愁哭之故。瘦損到這步田地。霞那見是中表瑪琪拖亞。兩頰間強掙出點兒笑痕。有氣無力的答道。今天去找畫師描個小影。瑪琪拖亞道。可巧我也閒着。陪着你走走道。我還有點話兒要同你說說呢。那保姆聽着。瞪了霞那一眼。轉面代回答道。相公同行。好是好的。但姑娘此刻實在不是找畫師。實在欲訪丸田夫人。因爲適纔夫人到來。說要會我家姑娘。究竟不知因甚事呢。瑪琪拖亞見說。心裡一跳。想道。我頃自夫人府中來。夫人纔臥病着。怎能毅到行裡來呢。因問道。是丸田夫人自己來麼。保姆道。是的。就是夫人一人。並沒有帶隨從。他

硬要請姑娘相見。說有話要同姑娘商量。主人好容易纔把他推斷。主人說他勢位比主人的門戶大。恐妨惹姑娘染了習氣。故不肯給姑娘來往呢。看官。你道丸田夫人。因甚事猝然獨自來訪霞那呢。驟看來。覺得狠奇。但細細一想原因。實在并不希奇。怎麼解呢。日來夫人爲着霞那婚姻。刻刻在念這情景。於前回烏拉醫生口裡。已把心迹透露出來。今番會着瑪琪拖亞。叙了一番說話。愈把他熱血激動。瑪琪拖亞去後。他困臥牀褥。左右思量。更按捺不住。故掙扎起急急。要尋找霞那。他的來頭。就是這個原故呢。却說那保姆又問道。相公。夫人究竟爲怎的要見姑娘呢。夫人不是相公認得的麼。聞夫人說道。他今番求見姑娘的意思。相公是知道的。又說相公也十分贊成。實在是甚的事呢。瑪琪拖亞見問。知道事不能隱瞞。因直對霞那道。這事本不該對你們說。實在夫人的意思。決定美治阿士無罪。要盡力設法救他呢。霞那忽聞提起美治阿士名字。心裡拍鹿一跳。獸獸站着。臉色更青白起來。保姆道。相公向來不是信美治阿士有罪的麼。怎麼也贊成夫人之意呢。瑪琪拖亞道。美治阿士有罪。沒罪。不過照我私意所測。度實在沒有憑據。如今夫人挑上肩來。決意要救他。我也勸不過來。霞那聽說。默然如

有所思。好一會兒。低聲問道。然則照丸田夫人主見。美治阿士現在何處呢。還在此巴黎城內麼。瑪琪拖亞道。夫人說。美治阿士一定落了讎家之手。被困不得出。連消息也遞不得點兒出來。想那天公園失約。就是當這個原故。要之仍沒得真下落。恍惚這點蹤影。是從助摩祖探聽出來。可惜助摩祖碰傷了腦壳子。把前事都忘了。你看他憨癡癡的。有捨法呢。保姆道。助摩祖怎能彀知道呢。瑪琪拖亞道。那却不曉得。據夫人所說。此事惟有助摩祖知得透亮。他沒受傷之前。曾對夫人說過。故此夫人起念要救美治阿士呢。霞那聽着。顫聲問道。然則助摩祖料定美治阿士是無罪的麼。瑪琪拖亞道。照助摩祖的意思。那樁事與美治阿士實一點兒沒干連。霞那聽至此。把舊日情愛的根苗一時翻動。他自從公園失約以後。美治阿士與他絕了消息。這點惱怨的相思也漸漸橫了心。拋撇却日前他父親把他轉配了伊古。那他也沒得說。惟有暗自落淚傷此身命。如今忽聞了這番說話。知到美治阿士并非有意負心。又聞他屈陷在讎家。而且他並沒有罪。不覺心裡無限的酸楚。好像要替美治阿士把苦擔子挑了過來。這點淒涼兜着心坎兒。實在難過。祇見他低了頭。蹙着眉。尖青白的臉兒。漸漸紫漲起來。瑪琪

拖亞見他這般情景。知道說話造次。觸起霞那心事。深悔孟浪。搭起着道。那也說不定。不過各人有各人的意見罷咧。我如今怎的也不說。祇因你問及夫人來意。我姑就所聞。通你個消息。至於要見夫人與否。這是你的主意。我也不管。我如今要向那大路去。送這傻子回家。我也不追陪了。說着。携了助摩祖的手。轉向比古尼街而去。却說助摩祖隨着瑪琪拖亞。到了比古尼街。剛打從一家門前經過。這家第宅甚軒敞。鐵柵欄外。圍着四面高牆。助摩祖一見。心裡忽若有所觸。叫道。這裡是了。這裡是了。就是在這個屋子裡頭了。瑪琪拖亞見他指着那家混叫。心裡疑怪起來。問道。你說那家怎的。助摩祖道。美治阿士相公就是困在這裡樓上了。瑪琪拖亞益驚疑道。甚麼呀。美治阿士就在這屋裡。助摩祖道。是的。是的。到如今我纔想出來。我栽下來碰着了。就是在這圍牆呢。我還記得昨天晌午在這裡街上閒逛。碰見美治阿士相公坐着一輛湛新的馬車。跑進這屋裡。後來歇了一點鐘。久那馬車換了別人乘坐出門去了。我就料到美治阿士相公一定上了人當。困在屋裡。到了晚上。心裡放不下。我就在人家借了一輪繩結。梯子爬上圍牆。要探探他的動靜。恰好爬到牆脊。美治阿士相公在樓上窗戶站着。正

正打了個對面。不想後頭來了個甚麼東西。把我一扯。就連魂魄都扯了出來。以後如何。就不知到了瑪琪拖亞道。你這話。莫非是做夢的麼。助摩祖道。我記得狠清切。那裡是夢。瑪琪拖亞道。那繩結的梯子。你從那裡借來呢。助摩祖道。這却記不起。但記得梯子搭着那畸角兒。把灰泥拉塌了點子。說着。仰首察看牆頭。指着道。這缺處就是了。瑪琪拖亞道。美治阿士在這屋裡。你確記得沒有錯嗎。助摩祖道。確記得。斷然錯不了。瑪琪拖亞見說。自想道。聽助摩祖這一頓話。確確鑿鑿。不像撒謊。況且那天美治阿士坐着雙馬車。正在前街。撞着事體。暗合諒來。總有原故。但因何受困。是他自己投進羅網。抑或墮人奸計的呢。又如今事隔多日。美治阿士還在這屋裡否呢。若要救他。用何法。纔能彀把他出脫呢。未知瑪琪拖亞想出個甚麼計策來。且聽下回分解。



文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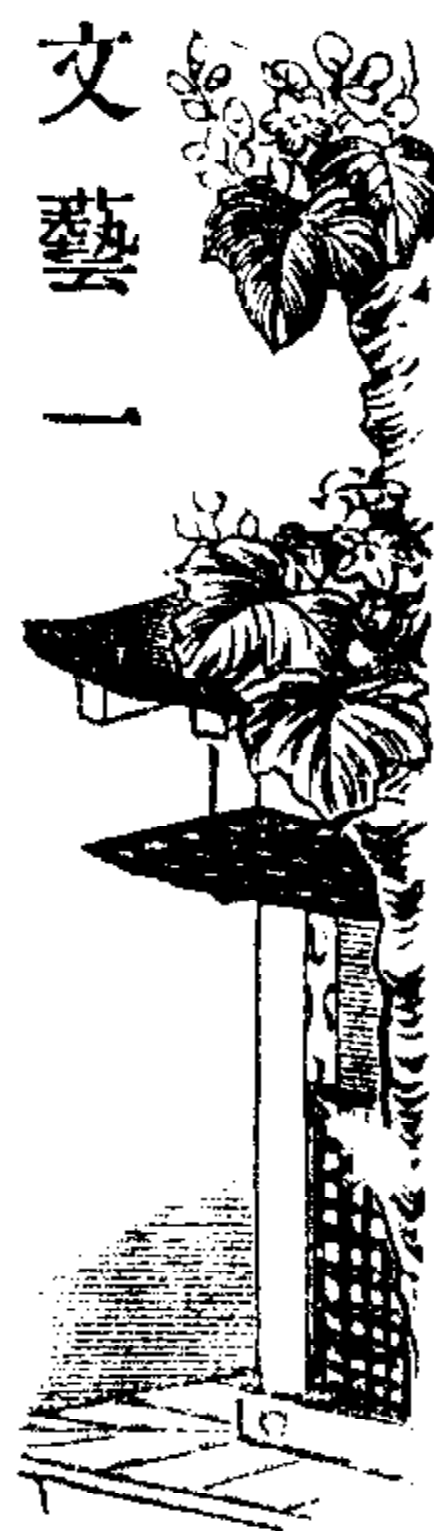


十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文藝一



第三十七回

密商量囚車夜起解

補鋪叙鐵路巧移尸

前節暫且按下不題。今先說美治阿士。自從被荷理別夫大尉捕押。閉在一室。計期已有整個多月。照前書所述。初時着實審問過幾回。迨後便沒了消息。如今他這條苦命兒。是生是死。尙還在這屋裡。抑或送了到西伯利亞。這樁事。除了荷理別夫同他屋裡的手下。再沒有人知道。就是連我這個做書人。此時也不大明白。今且慢慢對看官們敘述起來。却說那一天。荷理別夫大尉。坐在書房。那假扮武喇伊的軍曹友夫侍着。密密的商議。荷理別夫道。美治阿士那厮。近來怎意思呀。軍曹友夫道。一些兒沒轉機。祇是納着頭天天睡。荷理別夫道。他沒說怎的嗎。軍曹友夫道。一言不發。差不多有十天了。問他覺得怎的。祇是不歇保。荷理別夫道。不是病嗎。軍曹友夫道。形神倒不覺得怎的。

想不過是橫了心。拚了念頭。這樣人。真是鐵石的心腸呢。荷理別夫冷笑道。那裡算是鐵石心腸。祇稱得個頑固罷咧。他打的主意。想是候外間來搭救呢。既沒法處治他。惟有攔他到西伯利亞便是了。軍曹友夫道。那厮的脾性也奇。既是知情。應該早招供了。怎麼死不肯招。寧願跑到西伯利亞那麼苦的地方捱命呢。荷理別夫道。那不算奇。湏知他招了供。那虛無黨徒。是容不過他的。你不聞得虛無黨的苛法嗎。凡有同黨人。洩漏了黨裡點兒的風聲。不是抽舌根。就是挖眼睛。他怎的不怕。怎敢承認。軍曹友夫道。或者那厮。諒我們未必真送他到西伯利亞。也未可定。荷理別夫道。可不是麼。這裡。法蘭西的國法。是個自由政體。這裡的人。享慣了自由權利。那裡。曉得專制政府的聲威。他看輕了。以為我政府沒奈他。何且慢待我。把個利害他們看。這三百名流散的虛無黨徒。將來終湏落在我手。我是親受本國大皇帝的欽命恩賜。異數金牌。專辦此事。既這厮算得甚麼事。我吩咐你。速速打點囚車。預備聽用。少間再提他。一審若仍不供認。今夜就要起解。你留意侍候着啊。軍曹友夫聽說。恭恭謹謹的答應着。再又問道。照此看來。那厮決沒有不知情的道理。但萬一提他再審。他依然閉着口。總不答。那便怎處

治呢。荷理別夫道。這也難料。要之蒼與不蒼。這鐵箱子他是一定知情。軍曹友夫道。那厮若是虛無黨中人。不應該露不出半點爪牙。這容易就被我們拿住。況且虛無黨員。聚匿法國。已成了勢。又何必孤身一人。再跑向美國去呢。荷理別夫道。你須知那厮實非純然的虛無黨員。第一件。他是法國人。未必肯捨身去替俄國做革命的事。我諒他必是受了美人圈套。虛無黨員中最可恨。是這一輩子賊婆娘。經我眼底。已見過三人。皆非常妖艷。他全恃這美人局。愚騙那些男子。就像玩弄小兒一般。計至今我國家派遣偵探虛無黨的人員。不知凡幾次。都墮在這一輩美人手裡。這一輩沒羞恥的婦人。不論怎的事。也做得來。有時扮作侍兒。在那些酒樓伎館。厮混。有時化作貴夫人。借甚麼高樓大廈。做騙局。有時又變作弄把實的。有時又裝做叫化的。種種手段。令人不可思議。故始終奈不得他。何美治阿士。就是上這個吊子了。軍曹友夫道。他與圖理舍譽的女兒。不是有了婚約的嗎。情既有所屬。還受別婦人的吊子麼。荷理別夫道。雖有婚約。但圖理舍譽。不認他爲婿。要擠他到遠處去。他就是聞行。主要調他去埃及。故而變了心。想他以前。必受托過多次。他爲着霞那。不會答應。恰好有這個機會。那美人就趁

勢攬撥他。又允盡力助他旅費。這窮漢怎的不起念。這五千元匯票。不分明在他手裡。麼。這顯然就是憑據了。軍曹友夫道。這五千元匯票。他說是甚麼不知姓名的人送給他。究竟在他袋裡搜出這封書子。是怎來頭的呢。荷理別夫道。這書子算得甚麼證據。焉有還人家這麼鉅的款項。連名兒也不署一個。你說世間有這等事體的麼。軍曹友夫道。據此看來。那厮一定是受虛無黨員的主使了。但這輩賊婆娘。怎法子擺佈他呢。荷理別夫道。對付這一班美人黨。最是費手。他黨員中以這輩婦人爲最得力。這件鐵箱子是他全黨人最注意最着急的。因爲箱子裏放着兩副公文。一是捕縛這逆黨的訓令。一是照會法政府的報告書。其中開列着那這黨人的年貌最爲他們所忌。故此美人局籠絡美治阿士替他出手。軍曹友夫道。這事卑職也密訪過。那美人黨同美治阿士來往的痕迹。總查不出。照我看來。似乎沒有會過面的。就是同銀行最親信的丸田夫人。也不聞得有交搭事件。荷理別夫道。他同丸田夫人交搭與否。於這事有何關。丸田夫人與虛無黨實在兩不相涉。雖然他的俠氣令人可疑。始初我也是這麼想。三。年以前。我來同他交際。曾密派人偵伺他。覺他於政治上並沒有干係的。軍曹友夫道。

照卑職的鄙意與其把他押解西伯利亞無寧把他釋放還好怎解呢把他釋放他幸脫了虎口滿心歡喜定不留意那時我這裡派人躡着他的蹤他終必要找同夥的人無難藉此跟出個綫來這豈不是欲擒故縱的法子麼荷理別夫道他有同夥兒不是顯然見了憑據麼你不記得那天夜裡搭着繩梯子跑上圍牆去那狗子嗎軍曹友夫道那却不是先也曾稟白過那是銀行守門的小厮助摩祖那厮於那天卑職騙美治阿士到門時。撞着他在街上頑耍。瞥眼見了美治阿士。狠有點驚怪的意思。想孩子們心好奇到了夜間不知向何處借得梯子來跑到圍場上卑職當時以爲是他們黨員急找了一根長竿打了他落來後來細認纔知是那厮卑職恐怕被巡警瞧見費手急把他昇到鐵路邊放着待火車把他壓死滅迹不料火車未到以前不知被誰拖了去迨後久不見以爲他已死了那天無意中撞着原來他轉好了傷口也都平復了惟是腦筋鈍了知覺把前事都忘了竟像個傻子呢荷理別夫道既有知覺祇怕漸漸就要靈活過來前事未必終久忘得了這也不必管他我們辦我們的事是要緊把這枝節的話頭提翻了半天殊屬無謂此刻宜速提美治阿士審問若再不招認今晚決意

發送他去西伯利亞。你急配置押送的車輛來。俟候啊說罷，軍曹友夫領命去了。荷理別夫自商量道：「今番提問美治阿士，用甚麼話可以刺中他要害呢？」午上，我見圖理舍譽聞他說霞那給伊古那的婚期已經擇定，先前題起霞那美治阿士心裡像得狠苦。諒祇有這件事或可動他心竅，做不得待我把這婚期的事給他個信兒，激他一個死。去活來，若仍強嘴，那就再沒法了。正沈吟着，忽門房的侍役進來，恭着腰稟道：「現在外間來了這位客人，說要求見說着。」遞上一張名片。荷理別夫接着，一看，詫異道：「哼，他來找我爲甚事呢？」遂吩咐侍役道：「請他到客廳上坐着。」我就出來，未知這來客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莽男兒登門肆要挾 狡大尉鬥嘴起喧嘩

却說來客不是別人，原來是瑪琪拖亞。荷理別夫大尉既打發侍役去後，默自想道：「我與他雖然認得，并沒甚的交情。不過在圖理舍譽宅子會過三幾面而已。他今忽來見訪，究竟爲着何事？莫非圖理舍譽差他來麼？」再又想道：「適纔吩咐軍曹友夫預備發送美治阿士的囚車，此事須慎密，勿觸着外人眼裡。不如速速會他一會，發付了他，好辦。」

自○家○的○事○要○緊○想○罷○遂○匆○匆○踱○出○客○廳○見○了○瑪○琪○拖○亞○滿○臉○堆○着○笑○容○搶○前○爲○禮○說○道○
啊○啲○今○天○甚○的○好○風○兒○把○大○駕○吹○來○兄○弟○一○向○忙○碌○雖○在○令○親○府○中○會○過○幾○面○尙○未○得○
機○會○親○炙○領○教○心○裡○實○在○思○慕○得○狠○呢○瑪○琪○拖○亞○并○不○爲○禮○岸○然○答○道○無○事○不○登○三○寶○
殿○我○來○并○非○別○的○正○爲○有○事○而○來○荷○理○別○夫○錯○愕○道○莫○非○令○親○有○甚○說○話○來○麼○霞○那○小○
姐○可○好○啊○聞○說○他○吉○期○已○擇○定○日○間○成○婚○各○事○都○預○備○齊○了○嗎○荷○理○別○夫○祇○以○爲○圖○理○
舍○譽○本○人○之○事○并○未○想○到○別○的○故○而○滿○口○客○氣○話○故○作○殷○勤○瑪○琪○拖○亞○見○說○帶○着○幾○分○
討○厭○的○臉○色○說○道○我○并○不○爲○這○等○事○我○別○有○事○故○找○你○荷○理○別○夫○疑○惑○道○別○有○事○故○麼○
我○以○朋○情○推○度○以○爲○令○親○有○事○見○商○既○是○不○然○然○則○究○因○何○事○呀○瑪○琪○拖○亞○猝○然○道○我○
且○問○你○美○治○阿○士○現○在○何○處○請○速○明○白○回○我○荷○理○別○夫○見○問○臉○色○并○不○少○動○不○慌○不○忙○
答○道○你○說○甚○的○啊○把○頭○略○側○作○殷○思○狀○道○美○治○阿○士……又○作○記○憶○之○狀○道○哦○就○是○令○
親○圖○理○舍○譽○的○書○記○麼○那○人○在○銀○行○裡○會○過○兩○面○但○沒○有○交○過○談○聞○說○近○來○辭○職○已○不○
在○銀○行○了○究○竟○那○裡○去○呢○瑪○琪○拖○亞○作○色○道○還○詐○作○不○知○麼○你○所○做○的○事○我○一○概○都○知○
道○了○荷○理○別○夫○道○知○道○怎○的○事○瑪○琪○拖○亞○道○你○存○寄○銀○行○的○鐵○箱○子○被○人○家○所○盜○你○疑○

是美治阿士的所爲。可是嗎。荷理別夫道。不錯。我是失了鐵箱子。這件事祇有我同令親圖理舍譽又管賬伊古那三人知道。此外并沒人知。我曾與令親約過。勿許揚洩。怎麼你也知道。那就奇了。瑪琪拖亞道。算甚麼奇。你做事焉能瞞我。你以爲不報警察。任意施你手段。就沒人知囉。嗎。荷理別夫道。你究竟沒知這事的底裡。我不願報警察。是有個原故。因爲這犯罪的事件鬧起來。於我聲名。狠不便。我不得不要顧惜身名。故寧可自己一人慢慢的暗中查訪。兼且這箱子裡并非甚麼值錢的東西。不過是我家系譜及家傳要件等物。這個盜我箱子的人。必非尋常竊犯。其中必有意同我作對。借此令我過不去的。我心裡狠明白。又何必亂自疑人。故我自碰着了這樁事。惟有一意忍耐。希冀勿把我的存據毀滅。望其留着點兒的蹤影。不意候到而今。仍無着落。看來再也沒指望了。美治阿士當時辭出貴行。我也畧留過點心。初聞他去了比勒達尼亞的地方。在法蘭西東北境後來又聞他跑回巴黎。此後就沒了消息。諒他已旅行出外國去了。老兄。此刻何故訪他呢。莫非令親圖理舍譽君有甚所聞。要商量通我一個信麼。說着。拿起一口雪茄烟。將要取火就吸。瑪琪拖亞道。有何商量。我來祇有一事問你。美治阿士。你

現把他怎安置。荷理別夫急把雪茄放下。作色道。老兄。這話從何而來。幸虧令親是我。的知交。不然。老兄。今天就要討個沒趣。我有甚麼安置美治阿士。我不爲你言。料他已到外國去嗎。照我所知。祇有剛纔這番說話。此外就恕怪我不答了。瑪琪拖亞道。你還強辯。還欺我不知道麼。一月之前。美治阿士坐着馬車到你府中。是我親眼見的。荷理別夫作驚訝狀道。一月之前。那麼是未去外國以前之事了。你既跟着他車子走。怎麼不跑上前拉他。問個明白呢。瑪琪拖亞道。我雖不曾覷面根究。他要之。我確見他進你屋裡。不特進去。連那馬車兒回頭。他也再不出來了。荷理別夫道。你別混說。瑪琪拖亞道。我不混說。是你嘴強。荷理別夫道。美治阿士到我家幹甚麼。我與他沒交情。就是辭行。也未必及我這裡。瑪琪拖亞道。那裡是他自己來。分明是你擺佈。委人騙他來罷。嚟。荷理別夫道。啊。照你所說。然則美治阿士是我的權力。拘解他來了。你想想。白天裡。在貴國的地方。我有這大的權力。麼。你倒看得我太重了。瑪琪拖亞道。你也不用掩飾。美治阿士在你屋裡。我是確知道的。就是現時不在此屋裡。他的下落也祇有問你知道。荷理別夫冷笑道。想是你認錯了。瑪琪拖亞道。斷沒有錯。荷理別夫道。沒蹤影的。

文藝

十

事硬來。苦纏論理。應該即刻拒絕。念你是圖理舍譽。君的令甥也。湏看看佛面。雖不致下逐客令。然無理白捏之事。恕不奉答了。瑪琪拖亞憤然道。你縱無禮。我也不怕。我今天定要救出美治阿士來。若你不認。我就叫警察來搜荷理別夫。聞說警察二字。不由得心頭火發。喝道。狠大的膽子。到我的屋子亂說話。我要容恕你。也不能了。滾出去罷。瑪琪拖亞被逐。不得不跔起來道。好好別悔。別悔。荷理別夫道。已打定主意。隨你來罷。瑪琪拖亞道。明日叫見證人來與你決個死敵。荷理別夫道。使得。只管來說着。二人憤憤。荷理別夫一轉身便入。瑪琪拖亞大踏步便出。未知將來如何了結。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三十九回 探消息弱女進侯門 問交情癡娃疑俠客

却說瑪琪拖亞去後。荷理別夫進內堂坐着。還是氣憤不平。忽傳喚軍曹友夫進來。厲聲喝問道。友夫。你說帶美治阿士到家裡來。沒人見着。怎風聲能穀漏到瑪琪拖亞耳邊。令那厮來胡鬧嗎。這總是你們辦事不認真。不留心。打探他們黨羽之過。本該要把你記大過一次。此刻既走漏了消息。斷不能還把他放在這裡。你快把車輛預備來。聽候我審明。即刻發落。說着。便離坐至美治阿士幽閉之室。啓門而入。盡其巧辯之力。多方詰問。多方恐嚇。美治阿士祇是默不一語。詢究他同黨人數。祇是搖首。始終沒一點活動的模樣兒。荷理別夫不覺呆了半晌。也覺自疑起來。想道。莫非我猜錯了。這罪人。



不是美治阿士麼。然則除美治阿士之外，又誰是的確的罪人呢？心口不住的商量，竟自沒了主意。如今暫把這邊按下不題，再說次日早上丸田伯爵府邸門前來了一位少女，用黑帕覆着臉，他的姿首也不能辨是好是醜。惟見他舉止苗條，不像是小家人的風範。祇見他且前且却，既近門前不住的回首四顧，若恐有人追躡其蹤跡者。既而急急趨進大門，直至號房，低聲道：「請問……」僅說得兩字，又一會兒再道：「請問丸田夫人可在府中麼？我想求見，望爲通傳。」號房裡的人已先看見那女子來路的影兒，也不驚怪，迎着答道：「夫人正在養病，今天不見客。請問有甚的貴事呢？」那女子道：「有點兒事，特地求見，敢煩通傳。」說道：「圖理舍譽的女兒霞那到來奉候。」號房聽說霞那二字，忽然臉色一變，恭身答道：「原來是霞那小姐麼？失敬失敬。」慌忙下階前導道：「請這裡進。」遂領至儀門，向內堂侍役交代清楚。內堂侍役暫請霞那就偏廳少候，持了名片，先進內通傳。不一會再出來，導了霞那進去。看官，你道霞那因甚求見夫人呢？就是爲着昨天瑪琪拖亞告訴他，說丸田夫人有意要救助美治阿士。料夫人必知美治阿士的下落消息，故特地瞞着他父親，一人跑到夫人這裡來。是時侍役已把霞那導至夫人房中，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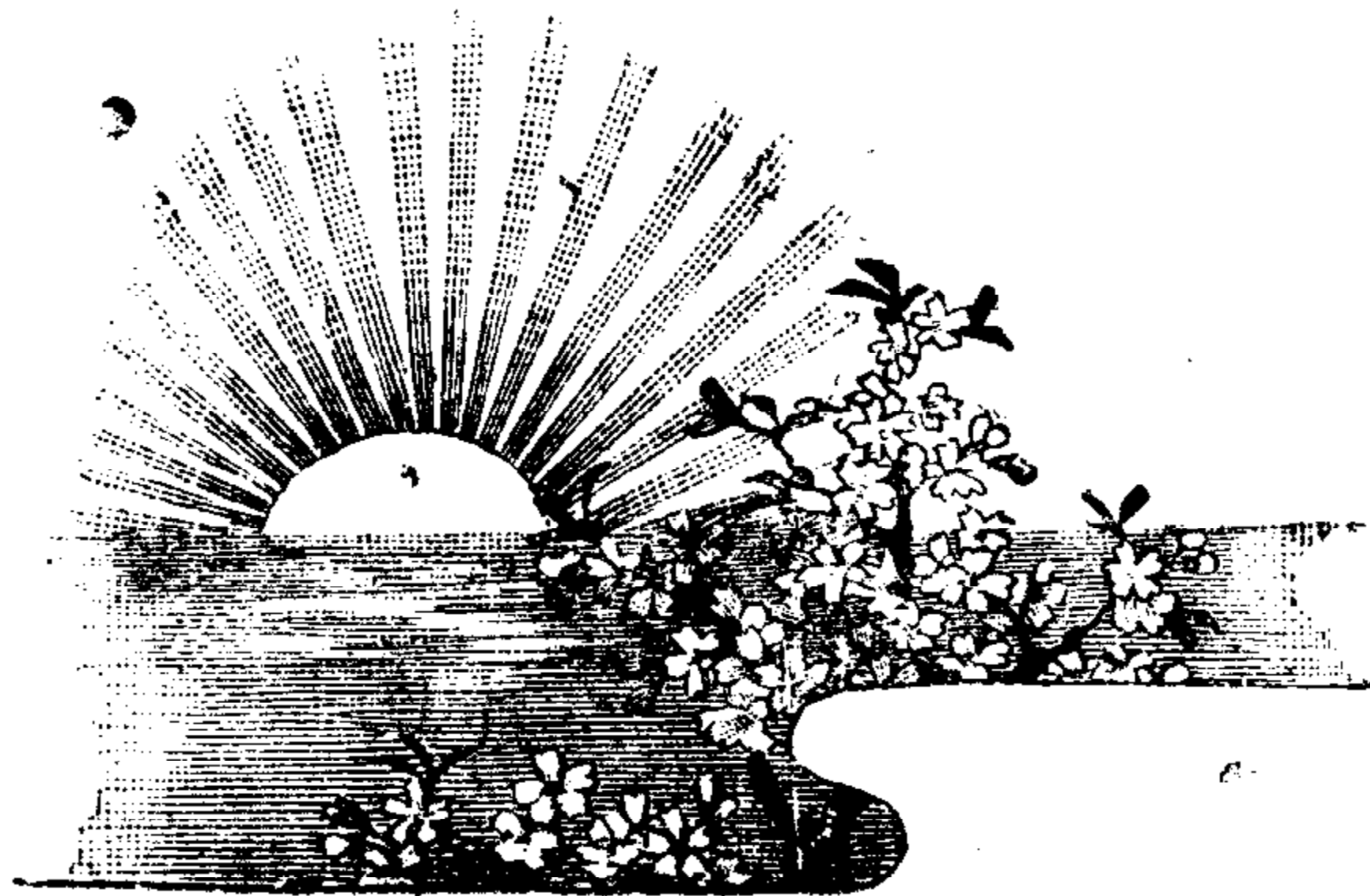
夫人臥在牀上。好像大病人似的。見了霞那。畧抬起頭來。說道。請你恕我無禮。昨天本來好了些。因為要到行裡拜訪姑娘。動了點氣力。今天就覺得不舒服呢。醫生說。今天不許我再見客。雖然醫生說話是要聽的。但我料姑娘今天必到敝宅。故而吩咐門房。叫他俟候着。今姑娘果然來了。我實在歡慰得很。我爲着那人。有許多說話。正要同姑娘說呢。霞那聽說那人二字。知道就是指美治阿士女孩兒們。究竟是羞答答的不覺。暈紅了臉。低聲答道。夫人貴體不叶。小女子唐突驚擾。實多有罪。小女子此次進見。雖屬初會。但夫人見愛的恩義。久已銘勒肺腑。正不知怎樣纔剖白得這感激的隱衷。夫人道。姑娘。可見着瑪琪拖亞相公囉麼。他可曾把我的心事對姑娘說過沒有呢。照我看來。那人一定是無罪的。我此時正想設法搭救他。姑娘。你且把當日事情的原委。告訴我。霞那道。爲的是金庫被盜。失去了一個要重的鐵箱子。夫人道。這事我却知道。也曾聞助摩祖說過。雖未得十分詳細。要之。決非美治阿士所爲。如果是美治阿士。應該所盜的是金銀。不應該僅僅盜了這鐵箱子呢。其中諒必有個原故。這個賊盜的用意。可有誰推度出點子。影兒來嗎。霞那道。聞說鐵箱子之外。還盜了五千元匯票呢。夫人

驚道。還有五千元是與鐵箱子同時失却的麼。怕不是嗎。霞那道。是不錯的。那天被盜之後。管賬的伊古那對家父說。家父把存數經點過。果然失却五千元呢。夫人聽說。心裡若甚疑惑。側着頭想了一回。問道。這事也就奇了。我總想不出個原因來。我請問你。自鐵箱被盜。那前一夜。可聞得有賊入了銀庫。甚的也沒有。拿匆匆就逃去了嗎。霞那道。絕未聞得。夫人道。那就更奇了。霞那道。請問夫人。美治阿士此時還在巴黎麼。夫人道。諒必在必不會離此巴黎城。此時必定落在敵人。手裡。先前他與姑娘約到公園相會。後來失約。想必就是那時。遭了敵手了。現在久無消息。想是困在密室。連書子也遞不出點風兒來了。霞那聽着。心裡又驚又急。問道。這消息。夫人怎知道呢。夫人道。就是瑪琪拖亞相公對我說的。我想這樁事體。宜急設法。遲恐又將中變了。丸田夫人一番熱腸。要救美治阿士。算起來。那女俠客與那男子。本來沒有交情。且並沒有會過面。爲甚麼這樣的着急呢。想看官們由不得要疑心起來了。看官們也疑心。你說當時那最關切的女子。霞那怎能不疑心呢。却說霞那見夫人一種着急的辭色。不覺動起疑來。想道。莫非夫人也同我心事也。鍾愛了美治阿士不成。如果是我這點指望。又生出個

對頭來了。心裡一個疑團。隨血潮直湧起來。禁壓不住。不覺開口問道。夫人……美治。阿士同夫人交情是很親密的麼。夫人見問。已明白了他的心事。直答道。那裡話來。此人我還未會過。還沒知到他。是怎樣的人。不過助摩祖告訴我。說姑娘爲此人。天天愁着。哭着。記掛着。怪可憐兒。故此我想替你設法。把他救了出來。給還姑娘呢。霞那聽說。是爲他成全。不覺一種感激之情。現於顏色。那眼胞兒。不覺泛出一眶子的歡喜淚。撲簌撲簌。吊了幾點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文
藝



六

美人手



文藝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四十回 論賊蹤解釋虛無黨 辯冤罪昭雪書記生

却說霞那見丸田夫人十分爲美治阿士關切。倒疑了心。以爲夫人也屬意他。不覺翻動了醋罐子。透出點酸味來。大凡婦人家寄頓了專一的愛情。這點醋味兒差不多隨着生命爲消長的。怎麼解呢。因爲愛情的根子是從精神裡發生出來。怎的叫做精神呢。譬如一件事是我目的。最注意他的。又是我本分。應該有他的。忽從中加上一段阻力。隔斷這點精神的交點。無論甚的事。無論甚的人。沒有不動氣的。這點氣的原因。就是精神反激的動力。愛情的醋味兒也同這個道理。男女婚姻是一生幸福精神的結果。我國未到自由擇婚的境界。兩口兒的愛情是從結婚後起的。不是從結婚以前團

美人手

結的彼此精神都是賭命。扯彩。湊着精神不相屬的時時。一種反動力。激刺腦筋。丟又。丟不下。離又離不得。你說這精神。怫鬱的苦惱。怎得不借醋瓶子。宣洩。宣洩呢。歐洲行。自由擇婚的例。先彼此精神上。既相印合。而後以體魄相許。照霞那美。治阿士兩個。彼此都明了心迹。論理不應還有甚麼疑心。但他們爲父兄的權力。要逼散這點美滿的精神。此時這段理想的幸福。究竟歸誰享受。也不能定。千思百慮。久已積滿胸中。況自公園失約以後。這交點的精神。似乎那人有點子信不過。怕鬼的人。怎的不見了。黑影。生怯。麼。幸虧夫人料着他心事。既說專意爲他成全。又說并不曾與那人會過面。這段絕望的精神。倒還有了指望。他怎的不感激涕零。如今閒話且休題。却說霞那聽了夫人的話。剛謝過夫人的大恩。忽見適纔帶領的侍役進來。走近牀前。恭恭謹謹稟說道。瑪琪拖亞相公到來。候見夫人呢。夫人見說。即命速請進來。霞那着了忙道。怎麼好呢。小女子。今天原是瞞着家裡來。今表兄到來。若被見着。定然瞞不過。家裡我要告辭了。夫人不覺也爲他着忙道。果然。我一時不曾留意。這個怎好呢。呀。有了。指着內房門道。請姑娘且進裏廂。暫迴避着。霞那領命急急跑過廂房。剛進門。瑪琪拖亞便到。夫人一

見也不客氣。直問道。助摩祖呢。怎樣呀。瑪琪拖亞道。照夫人所囑。也曾領到各處遊玩。依他記憶。頗查得點子新奇的事來呢。頭一件。他說這賊的名字叫牛田。惜夫詳細說不出。不能得其原委。依我看來。助摩祖必是個內應的。夫人聽說。也不驚異。隨意的答道。既不是平常的盜賊。照我也不怪責助摩祖。我諒這賊必爲着政治上不得的所爲。瑪琪拖亞道。照夫人猜度。有甚的憑據呢。夫人道。無他。其根原諒。就是伏在這個鐵箱子。荷理別夫這鐵箱子。諒必是俄國政府秘密的檔案。這荷理別夫大尉。就是偵探虛無黨的人。該黨恨政府。既深。怎的不與這大尉爲敵。爲保全黨員起見。怎的不要毀滅這項檔案。該黨員注意這鐵箱子。諒也不自今日了。我幸不是俄國人。於我無關。就相識的人。所傳聞略也。知到點兒原委。初時俄國政府捕逐虛無黨人。投奔我法國。現時散布滿巴黎。都是助摩祖的祖母。本生於波蘭。俄國西南部貴族之家。我自少受他撫養。他與這班逃亡的黨員。多半是熟識的黨員。中男子之外。以婦人加名入國事犯者。也亦不少。這件失案。必是這一輩子有托於助摩祖。一傻子也能替他祖國。出一份子的力。也算一個好孩子。既爲的是替公義。上盡力。就做了引線。也與尋常串

賊行劫。不同我倒不怪他。啊。瑪琪拖亞聽着夫人這段議論。心裡甚是感服。答道。原來如此。但鐵箱子之外。又失了五千元銀票。那是怎麼解呢。夫人道。這句話。霞那姑娘也對我說過。只有這五千元。失得很奇。照政治上的計畫。目的既注在鐵箱子。斷無兼及金錢。主意的道理。其中必另有原故。諒將來總有個出自我。今有一事。問你日前聞助摩祖說。失竊之前。一夜已有賊入了銀行。甚的也沒得手。就跑了去。可有這等事嗎。瑪琪拖亞見問。心裡陡然一驚。默想道。所謂前一夜的賊。不是美人斷手的事麼。我向來隱秘着。未嘗告人。助摩祖那厮如何知道。這分明是與賊同黨的憑據了。夫人既有所聞。諒瞞着也無用。不如直白說了罷。於是瑪琪拖亞將金釧及美人手的事。從頭至尾。告知夫人。夫人聽罷。歎口氣道。好一個英雄女賊。你想想。若是尋常的女子。斷了手腕。還能毅忍痛。跑得脫麼。照此看來。益信是虛無黨裡人的所爲無疑了。我聞虛無黨中。比男子還強的女子。凡有三四人。這斷手的諒必是其中之一了。得此證據。然則美治阿士。可下無罪的斷案了。瑪琪拖亞道。怎解呢。夫人道。你還不明白麼。前夜斷手的賊。與次晚盜箱子的賊。不是同夥兒的嗎。瑪琪拖亞道。不錯。前夜是一男一女同來。次

晚諒必單是一個男子。夫人道。既這麼說。前夜同夥兒。美治阿士不在其列。可明白了。怎見得呢。前一夜那天不是禮拜四麼。是晚你舅舅家開設夜宴。美治阿士應該在席。既在席。怎能穀又分身替賊引線呢。況且美治阿士在銀行裡供職。這倉庫的機關。沒有全然不知的道理。既是他引線。那女賊何至失手。這可見并不是美治阿士的所爲。了把前後事細細的想來。不論甚麼人也推度得出你舅舅的疑心。不過偏執自己愛憎的意見罷咧。如果莫湏有三字便可疑人。銀行裡不僅美治阿士一人。怎的不疑到伊古那身上呢。就是你算是最留心此事。你試想過有半點兒蹤影可決的是美治阿士有關涉的麼。你不過久沒見他。作個想像之辭罷咧。這一頓話。把瑪琪拖亞說得啞口無言。心裏只是感服夫人的見識。既而夫人又道。你本是個聰明人。依此推測。有罪無罪。諒也明白了。如今若要認真剖決。除非得美治阿士本人出來。你昨天領着此摩祖。可探聽得甚麼消息來嗎。不知瑪琪拖亞答出甚的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莽男兒聞言悔失策 弱女子偷避觸驚魂

却說夫人問瑪琪拖亞領助摩祖訪得美治阿士的消息如何。瑪琪拖亞答道。有了有

了。昨天我拉着助摩祖到了比古尼街。打從一家門前經過。他忽指着那圍牆道。啊。昨兒我就是從這圍牆吊下來啊。我覺他這話來的怪。就盤詰他。他說那天午上。見美治阿士乘着馬車進了這屋。他就猜着了幾分。疑美治阿士一定入了騙局。後來馬車回頭。不見他出。這事更實。那孩子放心不下。到夜裡。就從人家借了一輪繩結的梯子。跑上牆去。我問他向那裡借來。他又恍恍惚惚的答不出。夫人道。必是向他祖母借來的。我爲着要救美治阿士。當時打發助摩祖探聽消息。也曾吩咐他祖母。若是助摩祖要甚的東西。用可預備給他。諒來這梯子。必是他祖母借來的了。他到牆上。後來又怎的美治阿士。可見着。嗎瑪琪拖亞道。見着呢。他說跑到牆上之時。恰好美治阿士。拿着一盞洋燈。在窗戶站着。好像是相度。甚麼見他的影兒。還提起燈來。細認呢。後來不曉得是誰。在後頭把他一撥。就吊了下來。就不醒人事了。夫人道。說起來。這事狠可惜。若是不把助摩祖跌傷。只怕美治阿士久矣。救出來了。就是爲這一節。當時助摩祖的祖母。給我的信說。已知美治阿士的下落。又已把繩結的梯子。交給助摩祖。後來夜裡報說。助摩祖跌傷了。在何處跌傷。始終不能明白。檢他起來之時。乃丟在火車鐵路邊。我曾

分發多人探聽都查不出故而今回托你領助摩祖去閒逛就是要他觸記起這事來呢嗎琪拖亞聽說詫異道那就奇得狠他弔下來是比古尼街怎丟得到鐵路上呢夫人問道比古尼街是那一家瑪琪拖亞道是荷理別夫大尉的宅子夫人聽說青白的臉兒忽然紫漲起來發怒道甚麼呀是荷理別夫的宅子哦我明白了他失了這鐵箱子不能回報政府死命的要捕個風影因此拿起美治阿士來然則把助摩祖打下來又搬到鐵路上都是他一班牙爪的所爲了這個狠毒的鄙夫是殺人不眨眼的嗎琪阿士困在他手裡不知要捱怎的苦呢還幸是此時知到做不得趁他還在屋裡要快些下手救他纔得及呢嗎琪拖亞哼了聲道這事怕不容易我昨天得了這個消息急急送了助摩祖回家我立刻就跑到荷理別夫宅裡會了他面就照直搶白了他一頓問他討人誰知那厮非常的狡展呢夫人見說勃然變色道你去會荷理別夫來麼他怎的說瑪琪拖亞道我詰問他因甚把美治阿士難爲要他立刻釋放他死口不承認後來爭辯至決裂我要約他比劍決鬥呢夫人把牀一拍道那就大誤事了不把事情細心想透任意鹵莽就決裂不可收拾了荷理別夫幸其一向安心以爲美治阿士之

事○沒○人○知○覺○我○輩○正○宜○將○計○就○計○做○出○個○疾○雷○不○及○掩○耳○方○是○手○段○今○你○直○白○向○他○詰○問○不○特○於○事○無○濟○倒○挑○剔○起○他○的○心○此○何○異○替○他○通○了○個○消○息○你○真○真○是○萬○分○差○錯○了○如○今○美○治○阿○士○諒○不○復○留○置○巴○黎○早○晚○必○配○發○令○到○西○伯○利○亞○去○若○一○起○程○事○就○無○可○挽○了○怎○麼○你○不○先○同○我○商○量○祇○把○意○氣○用○事○呢○瑪○琪○拖○亞○被○夫○人○斥○誠○一○頓○急○得○搔○耳○爬○頭○說○道○那○便○怎○好○呢○我○一○時○見○不○到○這○等○深○文○此○時○悔○也○遲○了○夫○人○依○你○高○見○還○有○挽○回○的○法○子○沒○有○呢○夫○人○道○只○管○想○想○拆○法○就○是○了○事○情○能○否○成○功○此○時○也○不○便○預○說○惟○有○儘○我○的○力○量○就○是○了○你○以○後○切○記○凡○事○須○依○我○而○行○不○要○忘○啊○瑪○琪○拖○亞○道○夫○人○的○吩○咐○我○沒○有○不○謹○遵○的○夫○人○道○頭○一○件○留○心○處○你○的○定○決○鬥○的○荷○理○別○夫○大○尉○以○後○切○莫○會○他○這○是○最○緊○要○的○瑪○琪○拖○亞○道○這○句○話○是○我○先○說○的○臨○事○食○言○不○惹○人○笑○話○麼○夫○人○道○你○這○樣○想○就○錯○了○凡○事○須○要○變○通○你○雖○約○他○決○鬥○但○以○荷○理○別○夫○那○人○時○時○忌○着○黨○人○暗○算○行○蹤○詭○秘○且○未○敢○公○然○出○入○怎○敢○當○場○同○你○決○鬥○麼○你○縱○去○決○他○必○不○來○瑪○琪○拖○亞○道○如○此○說○不○去○也○罷○但○美○治○阿○士○用○怎○的○法○子○救○他○呢○夫○人○道○現○在○還○沒○有○甚○麼○把○握○待○我○謀○度○過○總○求○趕○速○設○法○救○他○便○是○了○以○後○此○事○當○任○我○擺○佈○非○我○見○托

你切勿插手。你須靜着聽消息。就是外間也。以勿多出入。爲是瑪琪拖亞道。雖然是。但夫人的貴體有病。奈何。夫人道。賤軀倒沒要緊。好歹。手下的人。腳多着。祇由我分發他們的人去辦。就得了。此刻沒有別的事。你可回去了。瑪琪拖亞道。前事辦差了。夫人不再給我差事。我也再不敢討。難道從今以後。連風也給我。知道點兒麼。夫人道。並不是。以後你只管當到這裡談。到時我還有事要你商量呢。瑪琪拖亞初聞夫人叫他回去。以爲因他莽撞誤事。不喜歡他。以後事情。再不對他說了。不覺帶着點失望的意思。今聞夫人許他自由會晤。又說還同他商量。心裡再復高興起來。欣然答道。如此我此刻就回去了。說着。正要告辭。忽聞廂房裡。哇！的一聲。似是被甚麼嚇着。聲音像是個女兒們。瑪琪拖亞驚怪起來。急跑近裡。廂一瞧。恰好一女子。連顛帶跑的走出來。嚇得滿臉青白。原來是他的表妹霞。那瑪琪拖亞驚道。啊。喲。霞那嗎。你幾時跑到這裡來。啊。是時霞那不知被甚麼嚇得呆了。連話也說不出來。夫人接口答道。這是我之過。因把適纔霞那迴避的話。對瑪琪拖亞說明。又對霞那道。姑娘。裡廂何所見。嚇得這麼驚恐。這是我的祕密室。你無論見着甚麼。望你切勿告訴別人。就是你表兄瑪琪拖亞之前也。

不可說出。霞那答道：斷不敢對別人說。夫人道：這樣纔是你兩位可同着回去罷。美治阿士的事，你放心，只管交給我總儘我力量設法必救他出來，好好的交還姑娘。就是了。現時且寧耐着候這裡來報的佳音啊。瑪琪拖亞同霞那默然站着聽夫人囑咐罷。遂隨着告辭了回去不題。看官你道霞那在裡廂見着甚麼，這樣驚叫起來呢？作者此時不便直對看官說明，請看官先自猜猜，留着點味兒，俟下文再行分解。

第四十二回 沒口供徒犯仍囚犯 用暗號新官嚇舊官

話分兩頭，却說荷理別夫大尉自從與瑪琪拖亞爭論，憤然歸入內堂之後，急提美治阿士再審。百方質問，依然不得一些兒口供，不覺自疑起來。想起軍曹友夫之言，或者鐵箱事件，他果不知情，那就把他化骨揚灰，也是沒用。想到此，不覺解送西伯利亞的念頭已漸漸淡了。再又想道：縱然把他竄到西伯利亞，既不得真贓實證，究竟不能回覆朝廷。再又想道：瑪琪拖亞那廝，他不過是個鹵莽人，原沒甚麼可恨之處，就是他今天來此胡鬧，說我幽閉美治阿士，也不過懸擬之詞，并未拿出真贓實據，就令他傳報警察，我硬說沒有此事，他也無奈我何，倒不如仍把美治阿士留閉在室，再分發人向

別處細查暫時。瞞着朝廷。保着自己的前程。要緊想罷。遂傳令把囚車暫行撤退。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杳然不見瑪琪荷亞再來。守候到晚間。決鬥的事情。仍沒消息。諒來瑪琪拖亞。不過一時意氣。不過是威嚇的作用。倒安了心。到夜裡。把便衣換了。出到俱樂部。同那熟識的人。擊球爲戲。是時守門者。忽傳進一帖子來。對着大尉道。這位客人在外間候着。說有要事。請老爺會一會呢。荷理別夫接着一閱。這帖子上寫着摩羅提夫名字。名字旁邊打了個細細的花押。這花押乃是俄國偵探官的暗號。他人見着或不曉得。但荷理別夫是同道中人。自然一見就會了。意心裡想道。這個分明是我輩的。同僚了。有甚的公幹。找我相見呢。急離了球場。跑過客廳。時摩羅提夫已在廳上候着。見他年紀的在三十內外。儀貌堂堂。服式上也附着一個暗號。荷理別夫心裡籌算道。這同僚官來巴黎。因甚的公幹呢。有甚要緊的事。乘夜來找我呢。自鐵箱失竊之後。不時提心弔膽。慮政府知道了風聲。自己前程不保。今忽新來了偵探官。自然是忐忑憂懼。惟面目上不好顯出來。硬着頭皮跑進客廳。用暗號彼此行了。初見禮。摩羅提夫道。足下就是荷理君嗎。我現奉朝命。有急事要同足下商量。但此地非談話之所。有靜密的

去處嗎。荷理別夫道。甚麼的地方合式呢。摩羅提夫道。不這樣嗎。我坐了六十點鐘的急行列車。至今午纔到巴黎。頗覺有點子勞乏。不如找一家上等的館子。覓個僻靜的座。解解悶兒談談罷。荷理別夫道。那麼。北邯鄲館子最合式。我可領大駕同去。於是二人離了俱樂部。踱到街上。幸喜夜後。往來人不多。摩羅提夫似乎有點子安心。打起俄國的口音。對荷理別夫道。足下離國日久。諒不大知道賤名了。這也難怪。當時足下在聖彼得堡。俄國京城中央警察部供職。鄙人那時恰調任在波蘭。俄國南部後來鄙人轉調中央警察本部。時足下已派遣來巴黎了。彼此同僚。始終沒有會過一面。今足下遠在異國。兄弟反因公得相晤。這機緣也算一奇事。今回兄弟奉本國政府訓令。受了特委查辦的字樣。前來待明天拿出文憑來給你瞧瞧。兄弟所用的暗號。諒足下心意也明白了。聽摩羅提夫的口气。居然是個上司的模樣兒。荷理別夫想道。適纔他所用的暗號。顯然是答見屬員的禮儀。諒他官階必在自己之上。更不敢怠慢。恭恭謹謹的陪着走道。甚覺跼躅不安。不知這摩羅提夫究竟奉本國的密旨。要查辦甚麼事來。欲知其詳。且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第四十三回 虛無黨太尉被嚴參 北郡鄆冤家巧相遇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荷理別夫。既知道他是長官。又聞他是特委的人員。不知要查辦甚麼。肚子裡懷了私。自然滿心危慮。因向摩羅提夫問道。請問長官。此次奉差。第一着是查辦甚的事呢。摩羅提夫道。僕此來。於足下。名譽甚有關係。我國政府。以偵探。最為重職。凡偵探官。一舉一動。政府皆格外留意。若有風說。必特派人員查辦。兄弟的差使。就是爲着這個。荷理別夫見說。料到自己的事情。不大穩當。忐忑着道。莫非卑職身上。有甚風說。傳到本國政府裡頭麼。摩羅提夫道。何止風說。有人告發老兄。啊。荷理別夫驚道。以何罪被告發。摩羅提夫道。告老兄。辦事沒主張。不鄭重。朝廷文件。任意拋置。於私立某銀行。可

是有的嗎。荷理別夫道。這并不是不鄭重。正爲鄭重太過。致有此弊。卑職受朝廷委任。齎此文件。自到法國。時刻無不關心。念本宅子爲虛無黨注目之所。妨有不慎。故悄悄地交與銀行寄存。摩羅提夫道。鄭重不鄭重。那也不計。聞在銀行被盜。可是有的嗎。荷理別夫道。被盜是不錯的。卑職自己掛誤。應該受朝廷處分。但告發卑職的人。是誰敢求見示。摩羅提夫道。本不該對足下說。但彼此同僚。公私也要兼盡。我且告訴你告發的就是與老兄共事的那位軍曹友夫。啊。荷理別夫猝聞此言。不覺憤火中燒。陡然作色道。哦。是軍曹友夫。好大的膽子。敢與某作對。摩羅提夫道。那不能怪他。膽子大。照本分上應該如是。政府派友夫來爲老兄的隨員。原是專命他查報老兄的職事。這大事他怎敢隱瞞。啊。我政府通例。凡派遣駐劄外國人員。其中必暗派一查報之人在內。足下還沒知道麼。荷理別夫大尉。是時如夢初覺。自悔以心腹待軍曹友夫。原來他是專瞞我的錯處。回報政府的。我平日並不曾留意提防他。不覺呆了半晌。摩羅提夫又道。初時政府本極信用足下。自友夫密函告發。政府始駭然疑心。這事體不能不謂老兄辦差了。以虛無黨人員的狡智。這等要件。豈可露出破綻。既露破綻。被人暗算。就應該上緊。

查個明白。豈可任意拉了個人，便不他顧。老兄現在拿着的少年，據友夫的密稟，似是與虛無黨無關。可疑處祇不過他的父從前在我國做過公使，駐劄過兩年。這算得甚麼憑據呢？況且他是法國人，若被法國警察知道了，風說我國侵碍他法權，動起交涉，那便怎了？荷理別夫道：卑職並不爲這個。他另有可疑的原故。卑職方始拿他。摩羅提夫道：無論甚的可疑，於理不合。照友夫密稟所言說，老兄因少年沒話招供，執意要把他送西伯利亞，去我國流竄。西伯利亞的罪犯，足下可曉得麼？這是政治上極重罪。的刑法。那人既招供於理不能定案，何能任意視人命爲兒戲？我國國權專制，雖有絕對的權限，也不能無理。如是況且那少年是法國人，就說治外法權，也沒有在人國中，可以行用之理。現當俄法親交之際，朝廷正想藉法國之力，以傾德意志。聯邦若以一無罪少年，動及邦交問題，怕你老兄擔不起這個處分。就令有罪，更該留着此人，慢慢試出他的黨羽。踪跡一網打絕，方是盡職。荷理別夫道：西伯利亞發送的念頭，後來經已改轉也。照長官的意思，要留着，他慢慢細查。至於卑職本身的罪，懺正打算稟陳。總長聽候發落，敢問長官尊意。這事將來怎辦法呢？說着，神色甚形殼觫。摩羅提夫

道。兄弟將來總有個辦法。老兄且放心。老兄平日功勞也不少。諒功罪相抵。也不至有甚麼大處分。從中轉關處。兄弟是必盡力。總當替老兄詳輕。但兄弟初到。應辦事件。還要求老兄幫幫忙。啊。荷理別夫道。仰仗大力。給卑職留點薄臉。實在感激無地。卑職時候是本該的。怎敢怎慢。但不知長官有何差遣呢。摩羅提夫道。此刻先到館子裡談談。用了膳。再一同到戲園子裡逛逛。此地離戲園子可近嗎。荷理別夫道。離不多遠。就是呢。不錯。大駕遠來疲乏。應該找點樂處。暢暢胸懷。戲園子倒好。用過膳。卑職隨着去罷。摩羅提夫陡然正色道。兄弟並不爲取樂計。別有所爲。纔要到戲園子裡。劇場是人脚最雜之所。偵探是兄弟的本職。啊。說着。二人已至北邯鄲酒樓。於是一同進去。踱上樓上。在餐堂裡占了個座。幸喜堂內沒有別客。祇他兩人對酌。席間。荷理別夫問及本國情形。摩羅提夫一一對答。幾於無事。不知警察本部的事情。所知更爲詳細。居然是個警察部裡的能員。荷理別夫益加崇敬。他私忖道。我在本國時。此人派遣在波蘭。因此不曾會面。這話諒不錯的。看他的本領。似乎不是個尋常警視官。諒或是本部的副長。也不可料。不然。警部裡的秘事。他不能數知得恁透。雖本國警察副長的名字。與此人。

不。同。然。保。無。因。防。備。虛。無。黨。人。特。改。換。姓。名。以。避。不。測。這。事。越。想。越。像。不。敢。不。加。意。留。神。酒。過。數。巡。忽。摩。羅。提。夫。開。口。道。今。夜。劇。場。裡。一。行。諒。盜。贓。人。逃。不。過。我。眼。裡。荷。理。別。夫。道。卑。職。初。時。所。料。這。大。盜。必。虛。無。黨。中。美。人。黨。的。所。爲。那。少。年。美。治。阿。士。就。是。受。美。人。黨。主。使。出。手。的。摩。羅。提。夫。道。不。錯。正。犯。必。是。個。美。人。黨。員。但。該。美。人。黨。不。止。一。人。這。件。盜。案。其。中。究。竟。是。誰。諒。老。兄。未。必。辨。別。得。出。即。如。先。年。丸。田。夫。人。一。事。老。兄。疑。他。是。美。人。黨。的。首。領。窺。伺。他。三。年。也。探。不。出。甚。麼。倒。把。精。神。白。用。了。這。一。輩。美。人。黨。諒。不。如。兄。弟。所。知。較。詳。細。了。正。說。着。忽。外。間。又。來。一。客。匆。匆。跑。進。餐。堂。占。了。前。座。荷。理。別。夫。一。見。神。色。陡。然。變。異。頻。以。目。回。顧。之。摩。羅。提。夫。詫。異。道。這。是。何。故。荷。理。別。夫。道。沒。有。別。的。前。邊。來。了。那。人。就。是。銀。行。行。主。的。外。甥。瑪。琪。拖。亞。呢。摩。羅。提。夫。道。管。他。則。甚。他。在。那。邊。我。們。在。這。邊。他。看。着。菜。單。子。也。沒。留。意。過。來。就。被。他。見。着。也。怕。甚。麼。我。們。別。要。理。他。罷。說。着。彼。此。又。談。了。一。回。却。說。瑪。琪。拖。亞。是。個。無。事。忙。的。人。每。日。食。無。定。所。晚。上。頑。罷。了。隨。意。搗。到。飯。子。裡。胡。亂。用。點。子。便。算。了。事。這。一。天。剛。巧。碰。到。北。邯。鄲。來。就。跑。進。去。不。圖。與。荷。理。別。夫。會。着。他。早。上。既。受。丸。田。夫。人。所。囑。不。可。與。荷。理。別。夫。生。事。因。此。他。迴。避。着。

跑過對面的座遠遠離着詐作沒留意的模樣兒。拿起菜單子來往下便看他。雖看菜單子但不時偷眼注視摩羅提夫。心裡疑詫道：「狠古怪。這個東西我不是會過他的嗎？」但在那裡會過呢？聽他說話操着俄羅斯口音原來是那「一輩東部斯拉夫賤種哪？」古怪。我在那裡見過他呢？尋思了好一會兀自想不出來。看官這摩羅提夫照他適纔所言分明是從俄國新來的。瑪琪拖亞怎麼會會過呢？看官們請猜猜這個理由。要知其詳且俟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說黨魁善用反逼法 憶劍客演爲偵探談

却說瑪琪拖亞隔座偷眼注視摩羅提夫。并不在意。聞他對荷理別夫又道：「美人黨的首領老兄可知道是誰嗎？是個法國土生的女子啊。他的歷史當初先代本是波蘭省俄國西南部的人。後來他父母入了虛無黨。我政府查拿國事犯時國內不能容身。因此舉家逃到巴黎。來這女子是到巴黎以後所生的。如今就是這女子爲首領了。荷理別夫疑道：「怎麼卑職絕不聞得本國倒有所聞。這就奇了。」摩羅提夫道：「他雖生長法國不常住在法國的啊。那年兄弟到意大利時歐洲南方之國得朋友介紹也曾會過他。與

他來往過幾次。那時我還不知到他是美人黨的首領。但見他的氣象，已有點子。思疑料他不是尋常的女子了。荷理別夫道：他叫甚名字呢？摩羅提夫道：這等人那裡有。一定的真名字。我見他那時名字叫奧嘉華人，皆稱他爲奧美人。他的面貌如今還記得。這種妖豔可稱絕世。世間男子不論誰想經一見，再沒有能忘記的了。荷理別夫道：怎知他是美人黨的首領呢？摩羅提夫道：也是政府裡查出兄弟，頗得其詳。聞他每禮拜五必到戲園子裡。今天剛是禮拜五，我們完了餐，一同去戲園裡拉拉他。荷理別夫道：盜鐵箱的就是這女子麼？摩羅提夫道：不曾着手，雖不敢決依兄弟所料，這條綫諒也錯不了。其中必是他主謀。至於出手行盜的人，他手下許多爪牙，怎能推測更兼戀愛這女子的人？貴族中也有，仕商中也有，他一示意就是赴湯蹈火，也沒憂無請奮勇的人。我諒那鐵箱子必是這女子主使。甚麼人偷的？荷理別夫道：然則美治阿士亦是其中受主使的一人，也未可料。摩羅提夫道：那也難必正惟難必，所以須先入手。從這女子查探起來。荷理別夫道：怎法子入手呢？摩羅提夫道：那狠容易。這女子的手段狠辣，最愛同俄國的官場往來。最好探聽俄國警部的消息。若見了俄國的官吏，他必賣弄。

出一種手段來勾引人。我警部的長官。墮這美人計。也不知多少了。今老兄宜將計就計。也賣弄一種手段來籠絡他。慢慢試出他的真情。那鐵箱子。便有着落了。荷理別夫道。這樣的女子。他必認得卑職。怕他未必上弔子呢。摩羅提夫道。正惟他認得更妙。他知老兄是警部的偵探。必更想人手。藉此窺探我們一切內情。老兄勿估量他。還有顧忌。啊。彼黨人崇拜他。就是推服他。這一副絕世的胆子。我國流竄西伯利亞的極刑。正爲這一輩而設。若美治阿士等。么麼男子。何值得利此重律。老兄須用心。啊。成敗前程。在此一舉。若得回原物。以功抵過。或可挽回長官責備之心。不然。祇怕前程就難保了。摩羅提夫這一頓話。句句透進荷理別夫的心坎兒。荷理別夫不覺發奮道。好。拚着這頭皮。祇管拉拉扯扯。看誰的手段強。就是了。此時也不早了。且陪着到劇場裡走走罷。說着。會了賬。一同離了餐堂。踱下樓來。瑪琪拖亞看着他們走了。忽觸記起道。哼。那厮不是丸田夫人的劍師。波蘭人嘉芝嗎。怎他同荷理別夫恁親熱呢。莫非他也是荷理別夫一黨的人麼。唉。是了。是了。他一定借劍術爲題。私作偵探爲實了。做不得。明天當趕着報知夫人。說他與荷理別夫同是俄國政府派來的偵探。須小心防備。他纔是又想着。

方纔他兩人。吃。吃。咕。咕。一同到那裡去呢。看他們鬼頭鬼腦。定有點蹊蹩。在內不如躡着他的蹤。看他怎的想罷。急喚酒保來會了賬。匆匆下樓追着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文藝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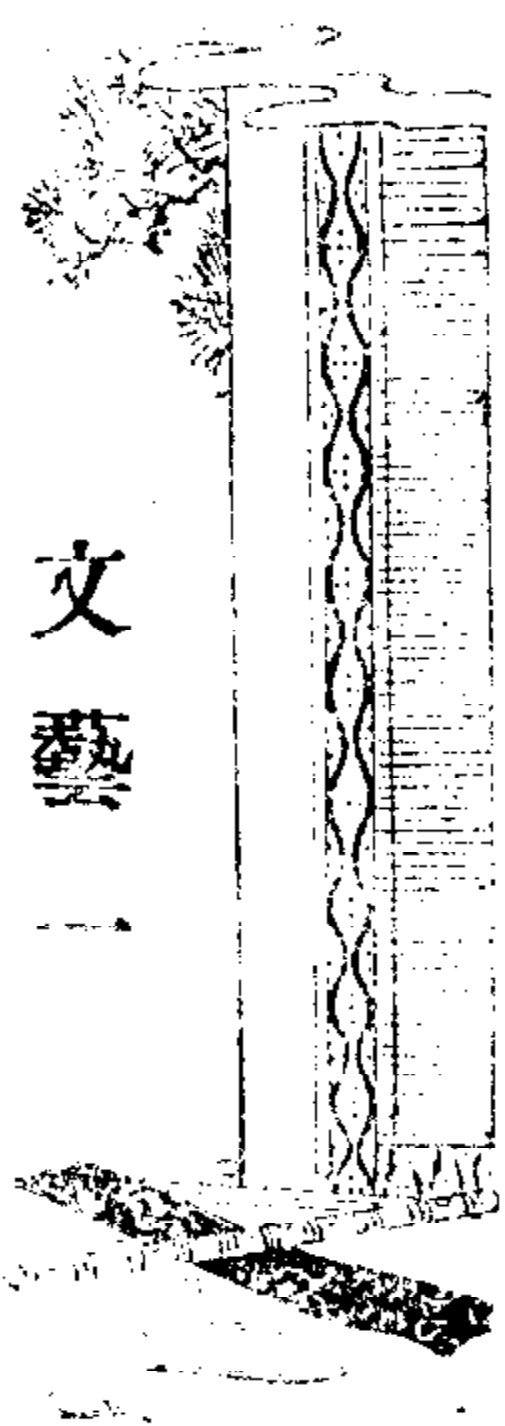
十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四十五回 入梨園太尉驚雙 受騙局冤家碰頭

却說摩羅提夫與荷理別夫離却北邯鄲一直踱至戲園相將入了座。瑪琪拖亞隨後趕到也進了場。遠遠找了個僻靜的座把身子隱着。那一雙眼睛不時注着他二人的所爲。祇見他二人坐在人叢最熱鬧的地方。摩羅提夫架起望遠鏡四面顧盼已而放下望遠鏡對荷理別夫道。那美人還沒來呢。荷理別夫道。他今夜定然來的麼。摩羅提夫道。定然的話難說。惟是禮拜五之期。那奧美人應該是要到聽戲的。荷理別夫道。奧嘉華是他的真名麼。摩羅提夫道。真假却不能知。他名字不時變換。但我會着他。也不管他甚麼。只照初見的名字稱呼他就是了。荷理別夫道。他懂得俄國語嗎。摩羅提夫



道。他自己說不懂。依我看來。他是狠懂的。我們操起國語來。他一概都聽得出呢。荷理別夫道。好。剛說着。忽外間一美人進來。滿座皆把看戲的精神凝注着他。荷理別夫也隨着衆人視線看去。不覺讚道。好一個尤物。急向摩羅提夫道。美人來了。摩羅提夫轉首一看。說道。這就是奧美人了。荷理別夫道。果然名不虛傳。虛無黨有這樣的美人。無怪輕薄少年神魂也。進黨裡去了。巴黎藏着有這個尤物。我竟然不知到。那就奇了。你看他目灼灼周視座間。似乎要找熟識人的模樣兒呢。當滿座注視那美人之時。不特荷理別夫一人驚豔。更有後頭遠遠坐着那個瑪琪拖亞。神色益驚異道。啊。那美人不是澤瀨阿梅嗎。打扮得狠在行。哪好大膽子。還敢跑到這裡來。今晚又不知想甚麼。胡混了。前回在戲園裡。我被他的鬍臉漢。串謀把手銬騙了去。真是不值今晚怎麼不見那鬍臉漢。牛田呢。聞他騙了手銬之後。同着牛田跑到外國。避了一個多月。莫非他近來又與牛田拆了數。丟了那鬍臉漢。獨自跑回這裡來麼。這賊婆子。實在不是個好人。照摩祖所說。只怕荷理別夫的鐵箱子。就是他出手偷了。但他的左手怎麼還完完全全呢。想了一回。又自沈吟道。是了。阿梅之外。必還有別個同黨的美人。那也

不用疑了一面怒着一面藏着臉偷看他的所爲忽見俄國秘密偵探即充作丸田夫
人的劍師嘉芝站起來招呼他他站着點了點頭大家示了個禮意瑪琪拖亞疑惑道
啊喲怎麼他兩人也認識繼又見嘉芝含笑招他前來示以此間有座之意又見那美
人遲疑不進輕輕一緊纖指又搖一搖手似乎說他座間同來之友不相識不便招呼
之。又。見。嘉。芝。示。以。無。妨。當。爲。介。紹。之。意。嘉。芝。又。示。荷。理。別。夫。立。起。來。招。呼。他。瑪。琪。
拖。亞。是。時。又。疑。又。贊。似。醋。非。醋。的。心。裡。沈。思。道。真。是。奇。絕。了。怎。麼。偷。鐵。箱。子。的。同。那。失。
了。鐵。箱。子。的。也。許。要。攔。起。來。呢。呀。這。狹。路。的。冤。家。難。道。儘。着。白。放。過。他。不。成。若。然。放。
過。他。更。怕。我。沒。用。了。初。時。他。還。有。些。兒。忌。憚。說。是。跑。往。外。國。裡。避。着。如。今。公。然。跑。到。熱。
鬧。場。中。來。這。明。明。是。欺。我。沒。奈。他。何。了。做。不。得。待。我。跑。上。前。一。把。拉。住。當。場。丟。他。的。臉。
踏。踏。他。一。頓。硬。討。回。那。手。劍。指。供。偷。盜。鐵。箱。子。的。是。他。證。明。美。治。阿。士。的。無。罪。繼。又。轉。
念。道。使。不。得。使。不。得。我。受。丸。田。夫。人。切。囑。須。迴。避。荷。理。別。夫。那。厮。凡。事。要。忍。耐。着。勿。出。
手。萬。一。鬧。起。事。來。夫。人。見。責。那。便。怎。好。不。如。此。刻。跑。去。告。訴。夫。人。囑。他。留。意。拒。絕。那。俄。
探。子。慢。慢。再。擺。布。他。想。罷。正。欲。離。坐。忽。又。躊。躇。道。今。晚。機。會。正。好。候。着。探。探。他。們。行。徑。

我跑了去。豈不是兼顧不得。怎好呢。不知瑪琪拖亞。究竟想出個甚的主意來。欲知其詳。且俟後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出女黨員以假對假 認美書記似真非真

却說瑪琪拖亞。滿心裡正盤算着。祇見那美人已跑近摩羅提夫座前。摩羅提夫急把自己的座讓 he 坐了。是時摩羅提夫坐在美人之右。荷理別夫坐在美人之左。那美人左顧右盼。活潑潑地漸漸談笑起來。也沒半點羞怯。瑪琪拖亞一腔惱悶。幾乎按捺不住。幸虧念念記着丸田夫人所言。不敢造次。咬着牙齒強忍。既而三人交頭接耳。愈覺親熱起來。那奧美人對着荷理別夫道。哦。記起來了。比古尼街那一所狠體面的大宅子。不是尊府麼。我家裡離着很近呢。從比古尼街東頭一轉過。上布街就是了。荷理別夫驚道。怎麼連鄰人的住址也知道。美人道。那算甚麼。像你們的大人家。那有人不曉得。又顧摩羅提夫道。摩羅君還記得嗎。我平生最愛交處俄國人。我認得貴國人很多呢。摩羅提夫道。不錯。從前在意大里時。俄國的警察長官。差不多都有來往的啊。是那美人。更覺高興起來。急口急舌一些兒。沒隱藏對着他兩人道。可不是呢。我當時聞

那長官說荷理君很有來歷的呢。荷理君你不是貴國朝廷的命官嗎？因為那班虛無黨跑到我國來，特地派你來鎮壓他，可是嗎？荷理別夫聽着，心裡一跳，驚道：「怎麼連我的來歷也知道？」摩羅提夫笑着接口道：「是呢，原來是個朝廷的命官，怪不得比從前倒珍重起來。」荷理君真是有點子官樣呢。荷理別夫也笑道：「老實說，鄙人雖是個命官，但不是朝廷有意派來，因為我聞得巴黎的美人爲天下第一，故而設法幹弄這個差使。來要想同這一輩美人親炙親炙呢。」摩羅提夫復笑道：「今夜老兄所遇這位就是天下第一，裡頭第一位的美人。」老兄這一場幹弄的苦心，可也算達了目的了。美人聽說以眼梢向着荷理別夫一瞥，笑道：「啊，原來荷理君雖屬朝廷命官，并不是真個偵探麼？」那說話倒安心，我靜中告訴你這裡有好幾家貴夫人，我也認得都是甚麼的虛無黨呢。他自己狠秘密，只怕人家識破，但我一見就看出來了。」摩羅提夫道：「如此說，姑娘是天生一個偵探的奇才了。」美人道：「我雖沒學過做探子，我諒偵探的工夫也不很難，即如從貴國跑出來這一班志士，差不多都被我認得的，就是日前同我住着那牛田，他也是俄國一個逃亡的志士啊。」荷理別夫見他順口直湊，并不作半點隱藏，不覺瞪目。

結舌欲加幾句盤詰也不能良久，祇問道：還有甚麼新聞。再說點聽聽。美人道：要說新聞多著呢。虛無黨的新聞真是有趣。其中狠可憐的也有，狠利害的也有。荷理君且揀點兒最近的新聞說說。你聽啊。虛無黨裡近日有個貴夫人，哄着某家銀行一個少年，把政府寄存的要件偷了去呢。荷理別夫此來的目的，正爲這個問題。今幸從他口裡挑逗起來，便欲乘勢試試他。因用反激法答道：這等事也不算奇。先日聞說甚麼嘉理遜銀行被虛無黨偷了鉅款，初時也是用美人局，串攏着十來個美人，哄騙銀行隔壁那家男子把他房子租了，後來從牀底下挖通地道過來，把金庫盡地搬了個空，可憐那家房東白白鑿了個罪。那班美人已不知跑到那裡去了。此事至今還沒破案呢。美人道：這也是男子們沒思想。我所說那貴夫人也是哄着一個男子，是銀行的書記。生把要件偷了來，既到了手，那貴夫人完了心事，就一溜烟跑到瑞士國去了，也不管那男子那男子沒法，祇得打算投奔到美國。後來聞有人說那男子下船時在碼頭上被俄國的探子拿了，送了去西伯利亞呢。真的假的，究竟不知到要之。這男子再不能到世間來了。聽他的語氣，居然是明指美治阿士。荷理別夫想道：這顯然是他的招供了。他

不過借別人爲題。藉此探我們消息。我也不必道破他。不如想個法子。拿着慢慢的擺佈他。正尋思着。恰好戲檯上剛完了第一幕。荷理別夫計上心來。對美人道。此刻剛完了一幕。還有好一會兒纔開檯。我們何不出去逛逛。順便請到我家裡。隨意弄點小酌談談呢。美人道是呢。坐得怪煩。我也。想散散步呢。但我夜裡不大願意去叨擾人家。倒不如兩位請到我家裡。罷。摩羅提夫接口道。甚好甚好。荷理君。何不一塊兒去。荷理別夫想道。這女子是個虛無黨員。到他家裡。豈不危險。繼又轉想道。藉此機會。探探他內裡的動靜。也是一件要緊事。不怕。我先到家裡。派定三四個親隨。到他門外守着。若來勢有些不像。我就喝令這一班人。打將進來。把那女賊一齊。網倒。趁勢拿他回來。兼且裡攻外應。有摩羅提夫。帮手怕甚麼。祇管壯着膽子。答應他罷。胸中盤算已定。遂道。承姑娘一場美意。怎好驚擾呢。摩羅君。你也去嗎。摩羅提夫道。只管一同去領領他的情。美人道。如此說。此刻便去罷。說着。那美人擡起頭來。把眼睛四面打量了一回。忽見左邊後頭的座。坐着一位少年。美人作驚狀道。啊。那個穿斗篷的。把高領子反起來。遮着臉兒。那不是美治阿士君嗎。奇怪了。他不是去了外國麼。怎麼還在這裡聽戲呢。荷

理別夫見說。明知不是美治阿士。但怎麼那美人道出他名字來。不覺大爲疑惑。也隨着美人所指之處。定睛細認起來。不知美治阿士困在一室。怎能跑得到劇場裡來。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借針引綫各有安排 滅燭登樓私作偵探

却說荷理別夫。隨着美人所指之處。細認那人的容貌。與美治阿士雖有幾分像。但并不是美治阿士。荷理別夫藉勢。又欲試試那美人。因說道。果然像或者是美治阿士也未定。看他光景。此時也要走了。待他站起來。留意看真些。就明白了。美人作駭狀道。啊。荷理君。你也認得美治阿士君麼。這句話幾乎把荷理別夫問倒。幸虧急人有急智。腦記起美治阿士的先世。遂答道。怎不認得他父。美治侯爵前做駐俄的欽差。很有名的。那個不知。到不過近來中落了罷。咧。我也不時有照顧他呢。正說着。那少年果然起來。整整衣冠。便自去了。美人以目送着。沒精打彩的道。不是啊。我認錯了。我也料美治阿士君再也沒見面的了。是時挑引得荷理別夫。更大着膽子道。那裡……要見美治阿士。何難。他幾曾去外國。初意雖有遊美國之議。但并不會出發。昨天我還碰着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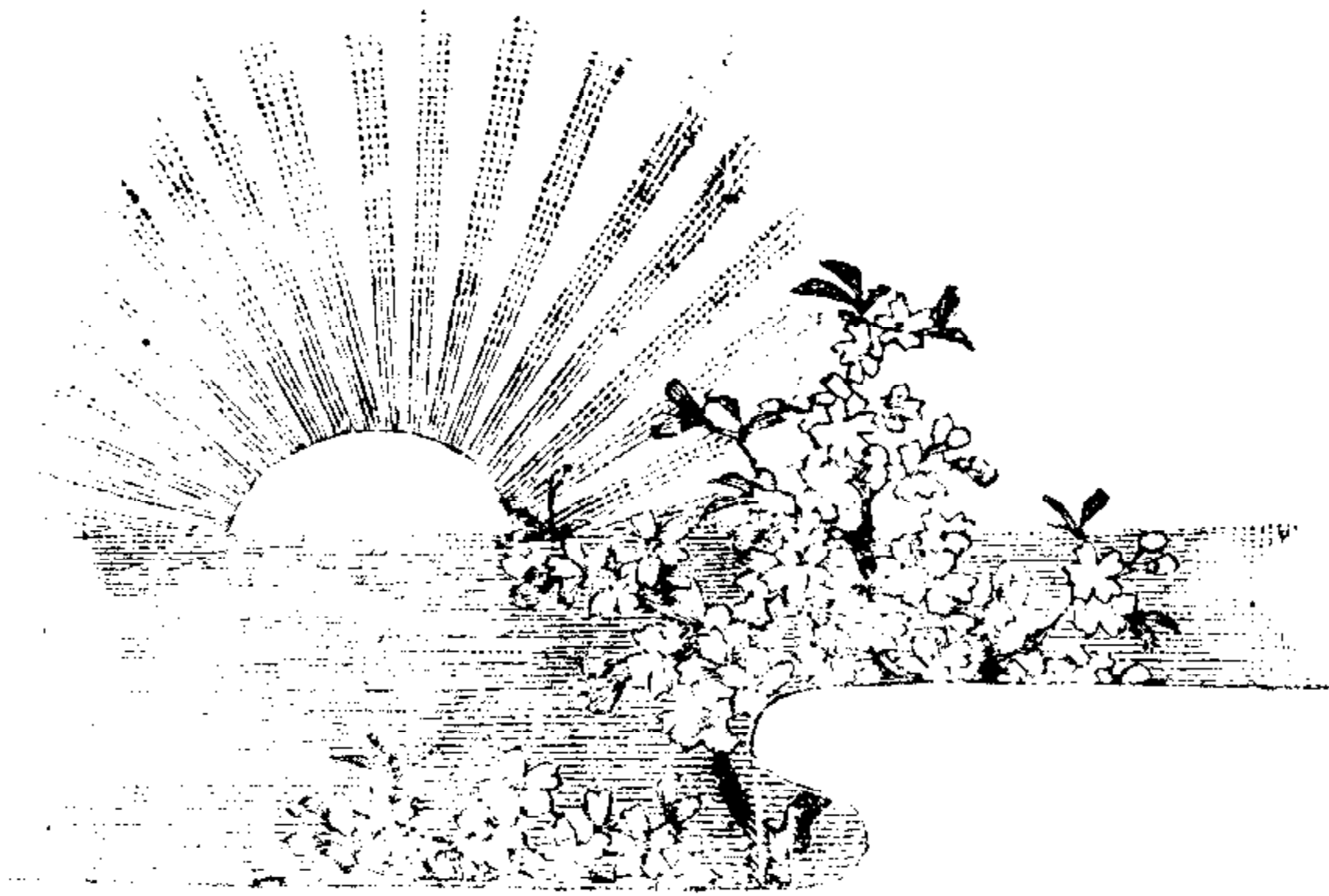
美人又作驚狀道。啊。他還在此地。荷理別夫道。可不是麼。他還說打算明天起程呢。我近年與他來往頗密。昨天他到我這裡說要到美國一遊。還托我寫了幾封介紹書。子。今早纔送了去呢。他的寓處。我手摺裡還記着。可惜今晚沒有帶在身上。如果姑娘要找他。我明日當把地步抄一紙送來。美人道。明日要這地步。何用。你不說他明天起程麼。未起程之前。若得會會他。或者中用。摩羅提夫笑着從旁插嘴道。姑娘勿聽。荷理君騙你罷。他那裡是知道。不過見姑娘思慕他。懇切特地騙姑娘。作耍當個笑話兒罷。咧。美人道。笑話我那裡是思慕他。我不過會過他一面。實在是。我有一位朋友是個貴夫人。如今住在意大利國裡。先日我到意大利時。他說起美治阿士是他的知交。托我帶一小箱子給他。說這箱子內裡有緊要的東西。必須當面纔交。故我想趁他未起程之前。找着他。完了一件心事。摩羅提夫復帶笑道。那貴夫人可是虛無黨員嗎。美人道。啊。怎麼你刮沙鍋子。連底也要翻轉來。是時荷理別夫聽了美人之言。滿心注意着他的箱子。思量道。這是甚的箱子呢。怎法子弄他到手就好了。因對美人道。原來是爲這樣的原故。何不把箱子交給我。待明天我替你交他。美人道。謝謝。狠承你的情。但

這事不敢奉勞我受人家所托切囑要當面交納就是怎樣信得過的也不能轉手箱子之外還有代傳的說話呢荷理別夫聽說還有說話把眼睛標一標摩羅提夫摩羅提夫使了個眼色令他就勢籠絡那美人荷理別夫也使個眼色會了意遂向美人道既是那麼機密的事情待我今晚替你美治阿士招了來大家會會姑娘有說話我們避開座讓你們靜靜說可好不好呢美人道好是好的但你沒有帶手摺來記不起他地步怎能毅呢荷理別夫道時候還不狠夜我立刻回家裡找出手摺來親身去請他摩羅提夫道狠好狠好美人道怎好意思呢也罷算格外給我點臉勞大駕走走罷三人商議已定遂離座出了戲園一同坐了美人來時所乘的馬車馬夫舉鞭颺的一聲那輪蹄便飛也似的離了戲園荷理別夫在車上對着那美人心裡暗自打算道且先到他家裡探探情形再回去調派防護兵然後誘令美治阿士來再相機行事看官你道那美人怎原故引賊進門呢就說是他有意兜引荷理別夫但荷理別夫步步爲營他又用怎的拆法呢如今暫且按着不題話分兩頭却說戲園裡躲着那個瑪琪拖亞見他三人去了更覺事體可疑立意要躡着躡探個底細因急急離坐也跟着出來僱

了。一。輛。馬。車。吩。咐。馬。夫。多。許。他。賞。錢。叫。他。追。着。前。頭。三。人。所。坐。的。馬。車。祇。見。前。頭。那。馬。車。跑。到。上。布。街。在。牛。田。宅。子。門。外。停。住。三。人。相。繼。下。了。車。那。美。人。當。先。二。人。隨。着。進。了。門。瑪。琪。拖。亞。令。馬。夫。加。上。幾。鞭。通。過。他。門。前。到。了。十。字。街。口。駐。了。車。吩。咐。馬。夫。定。給。一。夜。租。錢。命。他。跑。過。拐。灣。兒。那。邊。候。着。於。是。自。己。一。人。復。踱。過。來。隱。隱。聞。牛。田。家。裡。樓。上。排。七。箸。聲。又。見。燭。光。映。着。他。三。人。的。影。兒。在。粉。牆。上。料。他。們。必。在。樓。上。夜。宴。急。跑。至。對。門。那。家。熟。識。的。小。酒。店。見。了。店。主。人。給。了。些。零。碎。錢。懇。他。把。樓。上。對。窗。的。小。房。借。他。停。泊。一。夜。主。人。欣。然。允。諾。於。是。一。直。跑。到。樓。上。熄。滅。了。燈。移。身。在。窗。縫。兒。不。轉。睛。的。望。將。過。去。不。知。瑪。琪。拖。亞。究。竟。見。着。甚。麼。欲。知。其。詳。再。看。下。回。分。解。



文藝
一



十二

美人手



紅萼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四十八回 轎子車乘夜送囚犯 門外漢搥扉驚店家

却說瑪琪拖亞站着在窗縫兒偷看那對間的樓上說也奇怪始初祇有兩個窗戶射出燈光一霎間全樓也就通亮起來瑪琪拖亞忖道這分明是開夜宴的光景了他家裡有幾許使喚人呢看他慌不忙全屋的灯火霎時便點得通亮這一件人脚也就不少了我往日窺探他屋裡狠不像熱鬧的人家這又怎原故呢再定睛狙伺忽見他三人的影兒聚着頭似有甚麼商議已而一人點點頭立起來畧握手便匆匆轉身下樓去瑪琪拖亞急俯首注視大門未幾門啓一人出乃荷理別夫祇見他左右一盼便急着步前行瑪琪拖亞欲探聽他行蹤急從樓上跑下來直迨出街前時荷理別夫已

行至十字街頭見轉灣處停着瑪琪拖亞所僱的那乘馬車遂向前對着馬夫說了兩句便跑上車來揮手促馬夫行駛祇見那馬夫把頭搖了搖馬車依然不動又見荷理別夫急跳下來怒目對着馬夫狼獾獾的嘴唇動了一回便低着頭去了瑪琪拖亞安然安了心遂躡手躡脚跑到車旁問那馬夫道適纔那人向你說甚麼馭者道他叫我送他到比古尼街我說是人家僱定的馬車他問誰僱的我說是一位醫生逐月包僱的現醫生到某家診症我在此候着他聽說纔去了瑪琪拖亞點首道果然靈醒變通比古尼街就是那斯的家裡他趕着回去幹甚的啊馭者道待我躡着蹤替你探聽探聽他何如瑪琪拖亞道不必了依舊在此等着罷說罷復轉身跑回那小酒店來依舊伏在樓上窗縫伺探畧一會兒見陸續來了十來個人打扮的也像憲兵也像警察似是由比古尼街差來到了那家門前便站住脚隨後又一乘雙馬車隆隆然駛到那家門前也停住瑪琪拖亞注了神在窗縫兒瞰着心裡讚道狠排場的轎子車未幾門開處有四人跳下來當先的是荷理別夫瑪琪拖亞私道原來又是他配着自己的馬車親身去接了來那三個是甚麼人呢再定睛細看三人中有一人恍惚像是美治阿士

瑪琪拖亞十分疑訝時。深夜街燈闇淡。看得不甚清楚。急從袋裡掏出聽戲時所用的望遠鏡來。架在眼端。細認果然不錯。復自語道。助摩祖的話不謬了。爲何深夜帶他到這裡呢。總想不出頭緒來。再又看時。見同來的兩人退去。只荷理別夫領着美治阿士。按鐘叫門。少頃門啓。一人出迎。那人向着荷理別夫耳邊不知說了幾句甚麼。祇見荷理別夫點點頭。那人便携着美治阿士的手。一直進了門。荷理別夫轉身復到車內。似乎有物携取已而復向那兩人說了句。那兩人便以手招那一班。也像憲兵也像警察的過來。荷理別夫昂着頭大踏步正要進門。剛至闕間。忽若有人儘力把大門推過來。祇聽訇的一聲。門已閉了。荷理別夫大尉的額幾乎不曾打出血來。是時荷理別夫好像手足失措。急儘力推那門。覺那門已鎖得鐵桶似的。動也不動。一霎間樓上的燈光也盡滅了。荷理別夫站在門外。不覺暴跳起來。把門踢了幾脚。那班兵丁也忙着過來。幫手推門。門堅絕不少動。有幾個兵丁忽地跑上車。篷翹首望着樓窗。似是要爬牆上去。七手八脚鬧做一團。再說那小酒店的主人。正挨着梳化椅邊。瞌睡忽聽外間一片聲鬧。哄哄着從夢中驚醒。忙着三步兩步跳上樓來。嘴裡嚷到了不得了。強盜來

了。急啓窗鑽頭。一看見對門聚着十來個人影。也有爬在牆上。也有攀着窗櫺。因大呼道。賊啊。賊啊。酒店裡的人聞聲盡跑起來。也跟着賊啊。賊啊的喊個不住。漸漸鄰家也傳叫起來。荷理別夫是時弄得進退維谷。心裡又急又怕。警察知道不便逼得招呼那班手下。祇見那幾個爬牆攀窗的好像蝦蟆跳水一般。畢卜畢卜飛躍下來。跟着全班走散了。荷理別夫同那兩人匆匆跑上馬車。加起鞭一霎間便如飛的連影兒也不見了。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認俄兵少年逞臆斷 搜家宅警察破羣疑

却說那家小酒店。雖是個賣酒的營生。但也兼做下宿屋。常有幾個老主顧的客人。在這裡宿泊。是晚被店主人一呼。眼都被嚇醒了。後來那班黨徒跑走了。急也睡不着。因一同聚在廳上。瑪琪拖亞亦在其中。聞某甲問道。這班東西。究竟甚的來由呢。某乙道。一定是強盜無疑。我近來聞說有些歹人。結着三羣五隊。不時各處行劫呢。某丙道。是了。你不見他向大門搥不開。又想向樓上爬窗戶進去麼。某丁道。你們都是傻話。那有纔十一下鐘。賊恣就恣猖獗的。既有這犍的膽子。我們也不能驚走他了。彼此正爭論

着維時同座另有一少年。年紀約畧與瑪琪拖亞相當。忽聞他看着實實的說道。你們各位見他搥門爬窗料是強盜也怪不得依我看來必不是我初跑到窗前一見就狠思疑怎解呢。你們不見這班人穿的衣服麼。說他是警察也不像。說他是憲兵也不像。這等服制是俄羅斯的兵隊。啊我料屋裡必有非常事件或者殺死人也未可定。各人道這話更傻。那有俄羅斯兵隊。跑得到這裡來。瑪琪拖亞聞少年看出是俄兵。心裡狠感服他眼力。又聞那少年答道。不錯。俄國兵本不能到這裡來。但裝束是狠像的。焉知不是俄國公使館的人役。啊對門那家是甚的人。各位可知到嗎。這是虛無黨人租作辦事室的。啊適纔穿了軍服。狠高大的。那個官員必是俄國公使館的人。他那馬車應該容坐四人。回去時祇見得三人。諒必還有一個人與那官員同來入了那家。被他閉着。不得出公使館。與虛無黨本是個對頭。一定中了甚麼計。被黨人哄進去殺害了。那班護衛的自然想要救他。搥不開門。又想爬窗。都不外爲這原故呢。這一頓話說得衆人皆信服起來。某甲道。如此說。裡便一定殺了人了。人命事大。不可不報警察。我們何不通知警署。拔開他的門看看呢。瑪琪拖亞正欲一察看他屋內情形。聽了這話。正中

心懷。亟從旁贊成道。應該應該。我們也算是知見的。若有謀殺情事。應該替他做個証人。報警署。我也願意同去。那少年聞他極力贊成。便跑近瑪琪拖亞身傍說道。也不必太多人。祇你我同店主人便彀了。此刻時候不早了。要去快去罷。復看着瑪琪拖亞問道。老兄幾時搬到店裡來呀。怎總沒會過呢。瑪琪拖亞道。我不是住在這裡。我同店主人是認得的。今晚來探望他。順便在這裡住住。我叫瑪琪拖亞。圖理舍銀行的主人。是我的親戚呢。少年驚喜道。足下就是瑪琪君麼。大名久仰了。賤名叫哈理治。貴銀行的會計伊古那君。是我的知交呢。如今我們約店主人同去罷。瑪琪拖亞點首。於是約了店主。一共三人。出了店門。直至警察署。報說我們是上布街來的。我們對門某家。適纔有多人搥門爬窗。不知甚的原故。我們恐屋裡有謀殺事件。特地來報。警察官聞說。不敢怠緩。立刻點了幾名警察。帶了一個開鎖的。一直跑到上布街來。依着他們所指某家。遂拿着打燈。照着鎖穴。揀了一把萬能匙。把門機撥開。警察等先入。瑪琪拖亞等跟着也進去。祇見那家不甚寬廣。樓下總計不過四間房子。也沒甚裝飾。樓上客廳。當中設一張圓桌子。鋪了檯巾。擺着幾副刀叉碟子。似是將近晚餐的模樣。再跑進廚房裡看看。一些晚餐的預備都沒有。竈也沒舉火。就是罐頭的食品。以及酒果餅乾。

些兒也無。看來很像。是許久沒人住的光景。瑪琪拖亞心裡暗稱怪道。這就狠奇。那澤瀨阿梅那裡去呢。偽劍師嘉芝同美治阿士又那裡去呢。怎麼連影兒也消滅了。再看那屋後一所露天的小小院子。見有一梯子擱在牆邊。向梯子跑上牆脊。一望見那邊是一條巷子也搭着一輪繩梯。大家議道。他必向這裡騎牆逃走了。警察覺沒有甚形跡可查。因對店主人道。以後望你留意。若有甚麼可疑的人出入。可到署裡報知。說罷。便同着出了門。依舊下了鎖機。各自散了。是時瑪琪拖亞無事。也不再逗遛。從袋裡掏出些金子。給了店主人。又同哈理治殷勤了兩句。約他明日晚餐。并邀伊古那會會。哈理治道了謝。彼此親親熱熱的握了握手。遂辭別了。跑到十字街頭。坐了僱定的馬車。便自去了。要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味頭緒狂士動親情 報新聞醫生約幽會

却說瑪琪拖亞回到寓所。把上衣脫了。偃臥在牀。輾轉苦不成寐。默將日間所見之事。細細尋味。自語道。世間奇奇怪怪的事。真是說也說不盡。照今晚看來的事情。就是福爾摩斯也想不到。他頭緒了。怎原故。荷理別夫親身把美治阿士送到來呢。又怎原故。美治阿士落在澤瀨梅的手呢。那澤瀨梅不是偷鐵箱子的黨人麼。看起來這件盜案。

文藝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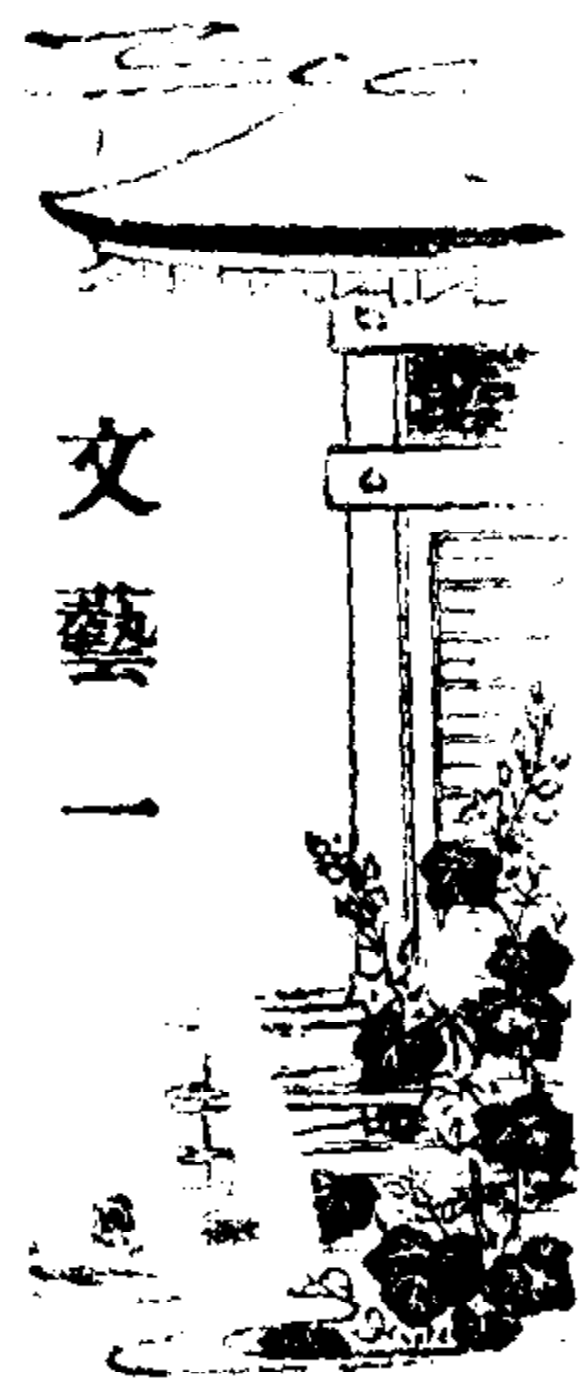
美治阿士再不能擺脫乾淨的了。又想到那偽劍師嘉芝。我初以爲是俄政府的偵探。照今看來又不是偵探。倒是澤瀨梅的同黨了。美治阿士與澤瀨梅必有甚麼私情。因爲有私情纔有那麼關切。要求同黨救他。我向來信不過美治阿士。說他不合與霞那作配。果不出我所料。丸田夫人還當他是好人。把我心也講轉了。又自悔道。可惜我錯聽丸田夫人之言。以爲他果清白。又挑起霞那的心。如今又怎法子開導他好呢。我與他是個表親。斷不能昧着本心。誤他一生的大事。美治阿士既是虛無黨。同類又是澤瀨梅的情人。我怎肯讓他污穢了霞那的身子。我默着不說。不特對不過親戚。就連我的名譽也有關係。想到此。心裡按捺不住。幾乎想要立刻告訴霞那。但時已夜深。要速也不能會面。不得已耐着性子。等候天亮。繼又想道。也好。均之沒有對丸田夫人說這意見。既起於丸田夫人。不先對他講明。由他合力解釋。霞那的心諒霞那之心。未必能轉不如明早見了夫人。然後再見霞那。爲是主意想定。遂候至天明。起身梳洗畢。用了些早點。換過衣服。正想出門。忽聞人傳進一名刺來。原來是醫學博士烏拉迓華請見。瑪琪拖亞恐防是丸田夫人差來的。因急急請了進來。烏拉醫生本來是狠熟的。彼此一見也并沒甚的拘禮。祇見他活潑潑的。對着瑪琪拖亞道。瑪琪君。我近來聞得一件狠

奇的事特來通知你啊。瑪琪拖亞道。甚的奇事。烏拉醫生道。就是那個澤瀨梅的事呢。瑪琪拖亞訝道。澤瀨梅……甚的事呀。烏拉醫生道。我諒你未必知道。原來這美人是俄國虛無黨裡一個狠着力的人員啊。瑪琪拖亞想起昨宵的事。幾乎洩了出來。但記着丸田夫人有言。叫他忍耐。性子不要管外間閒事。因此把口縮住。祇順答道。我雖不狠知道。心裡也猜着幾分。若是尋常的人家行蹤。斷沒有這詭秘的。烏拉醫生道。他近來的行蹤更詭秘呢。聞他現在巴黎城外租了一所房子。躲着呢。你想找他見見嗎。瑪琪拖亞本來有狠多說話想盤問那美人。更兼昨夜的事情。愈懷着一種疑團。欲探個消息。因答道。找他見見也狠有趣。但此消息你從何處探得來。烏拉醫生道。這事說來狠奇。我有個朋友與那美人是狠相好的。他常邀我到那裡坐呢。瑪琪拖亞道。那怎好意思同他一路去。烏拉醫生道。怕甚麼。你也沒與他怎的。不過先借個針兒引過這綫子罷。咧。此刻白天裡。我有事。若要去。今晚夜裡九點鐘。我來替你做個荐頭罷。瑪琪拖亞道。九點鐘纔起程。跑到城外。不要十點鐘麼。烏拉醫生道。十點鐘也怕甚麼。談到十點鐘。可也够了一齊回到俱樂部。不過十二點鐘。那不好麼。瑪琪拖亞點點頭道。好好。我今天也有點事。一於準九點鐘。我在家裡候你。就是了。烏拉醫生答應了。因又

道。還有一事。沒對你說。這樣。花朵兒似的一個美人。估不到是個虛無黨員。已是奇了。還有一件更奇。丸田夫人。想要救他。那個美治阿士。原來也是虛無黨裡人。啊。瑪琪拖亞。驚道。你何以知道。烏拉醫生道。怎麼不知。美人不知在那裡找着他。現正藏着在屋裡呢。瑪琪拖亞道。是幾時的事。烏拉醫生道。纔聞得。特來告訴你。知。瑪琪拖亞。本來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聽了烏拉醫生之言。不覺。禁制不住。遂一五一十。把昨夜上布街所見的事。盡地洩了出來。烏拉醫生聽着。跑起來。很高興的道。如果有這等事。會着了美人。更有一段。狠趣的新聞。可聽呢。好歹。今晚九點鐘。且候着我。一定來說着。便匆匆握手告辭。剛出門。忽又轉身跑進來道。還有一句話。幾乎忘了。丸田夫人。今朝起程到鄉裡。別莊養病。要一禮拜。纔回。囑我傳達你知呢。瑪琪拖亞。驚道。夫人的精神。昨天不很好嗎。烏拉醫生道。不錯。精神本好了。點子。但嫌這裡空氣。不清潔。要到鄉裡。養養。辭他。臨行時。切囑我。告訴你。說他回來。便即使人來通知。就是這幾句說話了。說罷。舉了舉手。便自去了。瑪琪拖亞。立着。呆了半晌。想道。有這麼巧。湊着夫人從鄉裡去。昨晚所定的主意。又不行了。沒法兒。祇管先找找。霞那。把美治阿士的惡迹。對他說說罷。想罷。便離了廬所。一直望圖理舍。譽銀行而來。要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文藝一

第五十一回

借賴婚帶說銀行賊

欲歸國自訴黨人欺

却說瑪琪拖亞。一直向圖理舍銀行而來。剛至門前。便見舅舅家裏一個侍役。迎着道。相公來的恰好。主人正差我去請呢。瑪琪拖亞訝道。大清早。便差人來請。甚的事呢。懷着一點疑團。匆匆跑上樓去。踱進舅舅房中。祇見圖理舍譽。在室內踱來踱去。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臉上含着一種不豫之色。瑪琪拖亞近前問道。舅舅傳喚姪兒。有甚的事。圖理舍譽一見。便狠不高興起來。厲聲道。怎原故。你來攪亂我的家。嘅！瑪琪拖亞茫然摸不着頭緒。漫應道。姪兒沒有甚的錯處。圖理舍譽喝道。還說嗎。怎麼你把霞那攪得瘋瘋癡癡的。我擇定的婚期。他偏偏拗着性子。說甚麼美治阿士無罪。是你告訴他。這不是攪出來的嗎。瑪琪拖亞聽着。纔悟轉來。因答道。不錯。這確是我之過。但沒

要緊。這錯處我知道了。如今我已得美治阿士有罪的憑據。待我去勸勸妹子。要他回轉心意。諒也不難。圖理舍譽道。你這張嘴。說得狠易。終日調三剛四。弄得滿家愁着。你看伊古那連公事也懶了。那妮子見了我。就比見閻王判官還怕。連頭也不回。你好好把他勸轉來便罷。不然我不依。瑪琪拖亞道。舅舅請安心。我向來沒得憑據。纔錯了主意。如今既有憑據。實那再也沒得說了。圖理舍譽道。甚的憑據。瑪琪拖亞道。原來美治阿士與偷鐵箱子的賊。確是同黨。同黨還罷了。又與賊黨裡一個美人。是有私情的啊。圖理舍譽道。甚麼賊黨美人。瑪琪拖亞道。這事不從頭說起。也不明白。我也不敢再瞞。舅舅了。實在是鐵箱子未失前一夜。已經有賊進過行裡來了。此事祇有我同伊古那知道。當時我兩人見金庫裡射出燈光。疑有他變。遂同着跑進庫裡。看見鐵櫃兩旁的叉子。跳了出來。機關穴裡丟着一隻美人手。後來查點過。幸沒有失。事故不曾驚動。舅舅遂靜中把美人手拋入瀨音川裡。圖理舍譽還沒聽完。驚得眼都直了。急問道。甚麼呀。日前新聞紙上喧傳美人手事件。是我行裡拋出去的吗。瑪琪拖亞道。是的。圖理舍譽道。怎麼你把我瞞着。若當日告訴我。立刻留意關防。又何必把鐵箱失掉了。瑪琪

拖亞道。這是我一時之誤。我以為一揚了出來就難破案。故此囑令伊古那秘着。讓我查個底細。倒不曾料及他次晚還敢再來。圖理舍譽聽說不覺動起氣來。道：你同伊古那幹的好事。連我也不復顧忌了。正要動火發作。忽見行裡侍役跑進來。說道：荷理別夫太尉請見。瑪琪拖亞見說。急對他舅舅道：何不請他到這裡來。大家會會。我也想見見太尉。還有些事情商量。圖理舍譽遂吩咐侍役直請進來。侍役領命去後。導着荷理別夫進來。彼此見了禮。荷理別夫望着瑪琪拖亞道：瑪琪君。你也來得巧啊。又對圖理舍譽道：我今天要起程歸國了。這匆促的原故。想老兄已知道了。圖理舍譽茫然道：那裡……一點兒都不知道啊。荷理別夫道：今早各新聞報已登着。本國有急電來。啊。圖理舍譽道：爲甚事的急電。荷理別夫道：虛無黨又謀弒俄皇。昨皇上在雲坡里宮被黨人暗放炸彈。幸皇上天祐。沒遭險。現滿城戒嚴。特發急電。促我回國呢。圖理舍譽道：然則尊處存放的款項。可都要提取了。荷理別夫道：款項倒閒一層。我隨後托人代收。也可以。惟最緊要是鐵箱子一案。因爲這箱子是政府發下的公文要件。委交於我查辦。今在費行失了。無以復命。這盜犯是否貴書記美治阿士老兄可查得頭緒。囉嗎。圖理舍

譽道。我已早疑着他。近聞舍親瑪琪拖亞說。美治阿士與賊同黨。已查得證據了。荷理別夫道。我明白告訴你。我早料美治阿士不是個好人。一月之前曾經把他騙到家裡。困着逐段審問他。誰料那厮狡展的狠。機鋒一句也不露出來。原來他已打定主意。知到早晚必有同黨來救他。至昨天忽來了一個沒會過的人。說是受本國政府的差委。來的探他的根由也。狠像我一時遂墮了他圈套。他說查得鐵箱子是虛無黨裡一個女賊串同美治阿士偷來。叫我拿着美治阿士做釣子。引那女賊上餌。我信以為實。帶了美治阿士到那女賊之家。誰料我倒上了他的釣子。被他硬把美治阿士奪回。到此時纔知那假扮的官差也是一道兒的黨類。如今反弄得我沒法了。瑪琪拖亞不覺點點頭道。是了。我也料得是這原故了。荷理別夫訝道。瑪琪君。你何以知道。未知瑪琪拖亞怎樣答他。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判贓證太尉獻書函 斬情根狂生薦帮手

却說瑪琪拖亞。見荷理別夫一問。也不隱瞞。直答道。不錯。我都見着。自昨天你同那俄羅斯人在北邯鄲酒樓晚餐。剛好我也到那家酒樓。後來你們散了。到戲園裡聽戲。我

也跟着在座。末後你到上布街。又回去用馬車載了美治阿士來。隨後美治阿士被那輩惡黨搶去了。把你擄出門外。我一概都見得狠清楚啊。荷理別夫大驚道。狠大膽子。我的機密事。又與你無干。你屢跟着查探做甚。瑪琪拖亞道。先日不曾對你說嗎。你藏着美治阿士。原是瞞我不過。你偏偏不承認。故而我要找你的憑據來對付你啊。荷理別夫道。如今美治阿士有罪無罪。可明白了嗎。瑪琪拖亞道。明白的狠。他是虛無黨美人的私人。他受美人主使偷了你的鐵箱子。你拿了他那美人要救他。美人托了同黨的人。僞作俄國差官把你騙了。把他奪回。可不是嗎。荷理別夫道。你密度的倒不錯。但我還有一確鑿的證據。無論是誰也不能再爲美治阿士解釋。今天我來見圖理君。就專爲交回這憑據的原故了。說着便從袋裡掏出一封書子。一張銀單來。放在圖理舍譽之前。道。這就是五千元的單子。同那鐵箱子一齊失却的盜贓了。是從美治阿士身上搜出的。有此證據。諒也不是白捏他了。圖理舍譽同瑪琪拖亞見了彼此駭然呆。了半晌說道。是的。確。美治阿士身上搜來的。麼。荷理別夫道。平白地。未必搜到他身上。來。因爲當初布置引他人。局時。他已自供出囊裡有五千元。我就猜着是這段贓款。後

來審他。他還不認說。此五千元是他先世借與不知名的友人。如今友人寄來還他的。這書子也是從他袋裡搜出來。就是他所說甚麼友人。不署名的書函。了你請看看圖。理舍譽遂檢起書子。從頭讀了一回。放下道。沒來頭。沒名姓。那裡曉得是誰。計他先君。去世時所遺產業。都是我替他經分。查他賬摺。並沒有人欠借過千的鉅款。這無名的書函。依我看來。總是信不過的。瑪琪拖亞見舅舅放下書函。他也接着細細看了一頓。似乎也挑不出甚的疑竇來。口裡沉吟道。事也很奇。筆法非美。治阿士本人的字迹。箋封是商家人通用的物品。那就難審定了。荷理別夫從旁笑道。瑪琪君果精細。凡事都不肯輕易放過。這也算一點美質。但我有一言勸告。以後作事。望你留點兒神。不可視事太易。計你平日交游。品流很雜。諒也不少。是惡黨中人。這輩黨人是交不過的。你不看他連君父的情。都斷絕了。還有甚的朋友。啊。況且他們舉動無一事不是秘密。最忌人家識破。近又設法運動。傾覆政府。無端在雲坡里宮埋放炸彈。炸死近衛兵數十名。瑪琪君。你湏子細。勿貪頑意兒。招惹他們所忌。湏顧惜這身命。纔好啊。瑪琪拖亞聽着不覺仰天大笑道。某不是俄政府授意的人。又不希望俄政府甚麼高官厚祿。就是

虛無黨也。怕甚麼。他殺我做甚。荷理別夫聽他話裏機鋒。知是有意反嘲自己。甚覺耳底激刺。遂猝然起座。對圖理舍譽道。我還有事。且要檢拾行裝。就此告辭了。說着。握握手。便匆匆出門去。是時伊古那剛巧有事進來。圖理舍譽遂以此五千元匯票示他道。你看看這匯票可認得嗎。伊古那定睛一看。着實嚇了。驚道。這是我經手簽收的票子。還認得那右角兒的針孔是我壓了暗記的。再一細認。更嚇。驚道。啊。這不是日前同鐵箱子一齊失掉了的匯票嗎。圖理舍譽點點頭道。這是從美治阿士袋裡搜來的。伊古那聽說美治阿士四字。好像聽了個霹靂。心裡畢卜的跳起來。想道。美治阿士出現。霞那婚事。豈不是沒指望了。不覺臉色嚇得也黃起來。問道。美治阿士還在巴黎麼。圖理舍譽道。有這個消息。但你不用操心。他的罪案已經明白了。他再不能到我家。如到來。定捉將官裡去。說着。把這五千元的舊單。交給伊古那。這書子自行擱在袋裡。伊古那心裡怔怔忡忡。還沒寧息。拿着單子。剛退出來。圖理舍譽忽喚道。你回來。我還有事問你。適纔瑪琪拖亞說鐵箱未失之前一夜。已有賊進過來。怎麼你瞞着不告訴我嗎。伊古那嚇道。非我膽敢隱瞞。因為瑪琪君切囑勿向上頭說。圖理舍譽道。哦。原來瑪

琪拖亞之言。就如此有力。我試問你。從着他人以欺主人。是應該做的事嗎。無他。已過之事。今也不究。以後你須留着神啊。瑪琪拖亞在旁坐着。不敢則一點兒聲。聽着伊古那所言。暗自埋怨道。你看那厮事事祇推在我身上來。自己倒卸個乾淨。連朋友的情也不留點餘地了。咬着嘴唇。正在啞忍。忽圖理舍譽向着他道。你就太不是了。你是我的親戚。應該替我關照關照纔是。反來唆恁行裡人。倘以後行裡。人人都大起膽子來。有要緊事情。都瞞着不對我說。我的事業還能發成立嗎。論理本該饒恕不得。念事體已過。姑寬免你這一次。如今你須上緊去勸導霞那啊。瑪琪拖亞道。要姪兒勸導霞那。姪兒沒有不盡力。但姪兒一個人。恐怕不得力。最好以舅舅之意命霞那。見見丸田夫人。圖理舍譽愕然道。見丸田夫人。是怎意思。瑪琪拖亞道。無他。大家都是女子。彼此易明心迹。況且丸田夫人十分器重霞那妹子。若姪兒把美治阿士罪狀先告訴夫人。由夫人轉帮着開導他。保管霞那諒沒有不聽從的。圖理舍譽道。但求他意念能斷絕。美治阿士就是見誰也沒要緊我。祇望他早日與伊古那完了婚。勿天天祇是絮絮叨叨。留着縫兒。令阿厮開隙。又來迷惑那小妮子。你有法子。祇管替我幹去罷。說着一種憂

念兒女的愛情溢於辭色。幾乎連喉嚨也要咽起來。瑪琪拖亞道：舅舅不必過慮。美治阿士罪狀已得了十分的證據。諒霞那再沒有不醒悟的。正談論着。忽有人輕輕把門推開。踱將進來。欲知那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悶相思又聞消息 怨薄命傾翻新淚痕

却說輕輕踱進來的那人原來就是此刻商議着要設法割斷他那縷情絲拆散他那段鴛譜的那個圖理舍譽的愛女霞那。祇見他消瘦面容眉梢細蹙帶着幾分愁病懶怠的步兒緩緩踱將進來。一見瑪琪拖亞不覺失聲道：「啊！便停了步。若懷有甚疑怪者。圖理舍譽見是他女兒進來。便露出一種愛情。低聲問道：霞那，午餐設備了麼？你來叫我午餐去嗎？時候還早些。你來這裡坐坐。我們正在爲你的事商量着呢。說着，伸出手來。把霞那拉到身旁。祇見霞那臉色青一陣白一陣。眼眶裡含着一眸子淚珠兒。低着頭有氣無力的隨着倚在他父親腕裡。圖理舍譽又道：「適纔荷理別夫也來了。回去還沒多時呢。霞那聽說漸漸抬起頭來。作恨聲道：兒最討厭此人。願爹爹別題起他。圖理舍譽道：討厭麼。不題也罷。我也曉得你心意了。我同那太尉都是疑美治阿士的自

然討你厭。但美治阿士的惡迹。適纔又探得真消息了。你若還不醒悟。那就是個癡人了。老實告訴你。要合美治阿士結婚。我是萬不能依的。霞那聽父親的口氣。知又中了俄國太尉的毒。這俄太尉坑害他心上人。自從那天在丸田夫人府裡。聞知已自恨不。過。今。又。來。唆。慫。他。父。親。更。自。氣。得。全。體。無。力。但。爲。着。心。上。人。不。得。不。辯。祇。見。他。望。着。他。父。親。發。勁。的。道。爹。爹。不。宜。聽。閒。言。兒。看。美。治。阿。士。決。不。是。這。樣。的。若。不。信。可。問。問。瑪。琪。哥。哥。圖。理。舍。譽。道。問。瑪。琪。拖。亞。嗎。好。：。：。你。自。己。問。問。他。不。是。也。認。美。治。阿。士。是。有。罪。的。嗎。霞。那。聞。說。瑪。琪。拖。亞。也。轉。了。心。自。念。這。苦。命。兒。再。沒。有。人。幫。助。了。不。覺。撲。刺。刺。掉。下。幾。點。淚。來。把。眼。睛。對。着。瑪。琪。拖。亞。狠。狠。的。一。瞟。這。種。怪。可。憐。的。心。事。竟。把。瑪。琪。拖。亞。的。口。堵。住。一。句。話。也。說。不。上。來。祇。見。他。呆。呆。的。對。着。圖。理。舍。譽。巴。巴。的。望。着。霞。那。不。知。要。怎。的。纔。好。是。時。圖。理。舍。譽。開。口。催。促。道。瑪。琪。拖。亞。怎。不。快。把。美。治。阿。士。連。結。賊。黨。之。事。告。訴。霞。那。知。你。說。保。管。勸。轉。霞。那。怎。見。面。一。言。也。不。發。啊。難。道。你。纔。說。的。話。是。不。實。在。的。嗎。瑪。琪。拖。亞。道。并。沒。有。不。實。在。美。治。阿。士。確。然。是。個。污。點。的。男。子。霞。那。憤。然。道。啊。哟。哥。哥。你。倒。忘。了。囉。嗎。昨。天。不。纔。說。過。美。治。阿。士。是。無。罪。的。嗎。瑪。琪。拖。亞。道。妹。妹。且。勿。

執。一。句。話。便。死。心。塌。地。的。守。着。沒。一。些。活。動。兒。凡。事。湏。認。真。審。度。過。纔。是。啊。我。昨。天。雖。還。信。他。是。好。人。但。昨。夜。裡。見。了。他。行。爲。就。確。鑿。斷。他。是。個。不。足。取。的。東。西。你。不。知。到。啊。他。昨。夜。跟。着。一。個。賊。黨。的。美。人。逃。走。了。啊。霞。那。聽。說。嘴。裡。唧。咕。道。甚。麼。賊。黨。美。人。美。治。阿。十。跟。着。走。瑪。琪。拖。亞。道。是。真。的。啊。這。個。賊。黨。美。人。也。數。不。盡。許。多。惡。迹。正。是。無。惡。不。作。一。個。狠。可。怕。的。黨。徒。他。同。着。一。道。兒。你。說。還。有。甚。的。好。人。啊。霞。那。道。未。必。是。一。道。兒。祇。怕。有。別。的。原。故。呢。瑪。琪。拖。亞。道。若。說。起。原。故。來。怕。更。惹。得。你。心。裡。不。舒。服。不。說。也。罷。你。也。可。諒。我。斷。不。是。欺。你。的。我。勸。你。絕。了。念。罷。他。真。是。污。點。的。男。子。啊。霞。那。道。任。你。怎。麼。說。我。總。是。有。點。子。疑。瑪。琪。拖。亞。道。還。有。甚。麼。疑。是。我。親。眼。見。的。我。昨。天。不。還。對。你。說。他。沒。罪。嗎。若。不。是。的。確。撞。在。我。眼。裡。平。白。地。我。何。苦。翻。了。初。意。又。來。捏。他。你。想。想。霞。那。聽。着。一。句。話。也。不。答。默。着。一。會。兒。忽。問。道。美。治。阿。十。現。在。那。裡。呀。圖。理。舍。譽。陡。然。厲。色。視。霞。那。道。你。還。沒。心。息。還。要。問。他。蹤。跡。莫。非。想。追。着。要。訪。尋。他。嗎。霞。那。道。雖。不。是。也。想。問。問。他。蹤。跡。瑪。琪。拖。亞。道。你。想。問。他。蹤。跡。他。如。今。同。那。惡。美。人。一。對。兒。了。霞。那。道。可。能。給。我。點。憑。據。嗎。瑪。琪。拖。亞。道。我。又。不。能。領。你。到。他。家。裡。怎。法。兒。給。你。憑。據。呢。無。他。今。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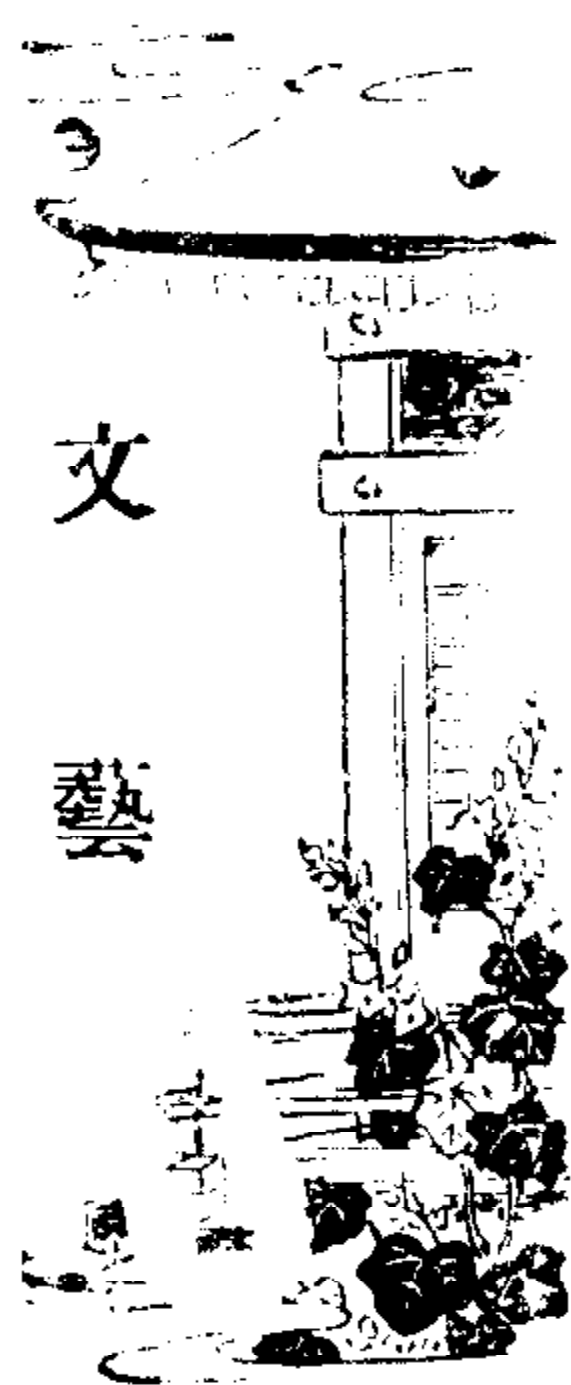
裡好。歹。我。再。要。挺。身。去。找。他。要。把。鐵。箱。失。竊。之。事。問。他。個。明。白。有。甚。消。息。明。天。再。告。訴。你。罷。霞。那。見。這。光。景。知。再。問。也。無。益。心。裡。雖。不。狠。信。也。不。得。不。動。起。這。疑。念。來。覺。一。縷。淒。涼。兜。到。心。曲。哽。咽。着。道。左。右。除。了。一。死。再。也。沒。得。想。了。說。罷。伏。在。他。父。親。懷。裡。哭。得。連。氣。幾。乎。轉。不。過。來。圖。理。舍。譽。不。覺。鼻。也。酸。了。說。道。霞。那。你。連。爲。父。也。不。念。了。爲。父。祇。得。你。一。塊。肉。常。當。你。心。肝。兒。似。的。怎。麼。你。轉。立。了。這。個。念。頭。白。費。我。的。心。血。了。倒。不。如。我。先。死。了。閉。着。眼。不。管。你。倒。干。淨。霞。那。咽。着。淚。道。爹。爹。不。要。惱。怒。兒。不。孝。兒。那。苦。命。兒。再。也。捱。不。動。了。說。着。又。翻。不。過。氣。來。連。手。足。也。哭。得。冰。冷。了。圖。理。舍。譽。撲。着。祇。是。拍。他。的。背。心。裡。想。要。開。解。幾。句。口。裡。一。聲。兒。也。吐。不。出。來。瑪。琪。拖。亞。見。了。這。情。形。心。裡。祇。是。急。口。裡。也。沒。得。說。繙。着。眉。頭。正。不。知。怎。開。交。一。會。兒。圖。理。舍。譽。忽。對。瑪。琪。拖。亞。道。你。來。勸。勸。霞。那。罷。他。年。紀。也。不。少。了。不。應。該。弄。得。一。家。愁。悶。累。老。親。常。傷。心。叫。他。快。些。回。轉。念。頭。早。日。合。伊。古。那。結。了。婚。勿。令。我。牽。着。腸。掛。着。肚。沒。一。刻。安。心。罷。霞。那。聽。說。陡。然。從。父。親。懷。裡。爬。起。來。住。了。哭。道。爹。爹。兒。命。舛。受。不。得。人。間。幸。福。婚。禮。一。字。不。要。題。了。從。今。以。後。美。治。阿。士。我。再。也。不。念。人。間。幸。福。再。也。不。望。爹。爹。表。哥。哥。以。後。不。論。美。治。阿。士。的。事。

伊古那的事萬勿向我耳邊題起來啊，一種決絕的意念現於辭色，瑪琪拖亞就勢拉了他的手道：好妹妹，你別動氣，你要怎的？我總依你，但求你曉得美治阿士不是個好人，不要上他的當就好了。餘外別的事，但求你願意我保管，總替你辦得來的。現時候已過午了，你先上餐房去，我和舅舅隨後就來。霞那把巾子拭了淚痕，也不回答，轉身便步了出來。是時圖理舍譽對着瑪琪拖亞道：今日很難爲你，看這樣，那妮子心也漸有轉機了。瑪琪拖亞道：雖似乎有點子活動，但仍湏要依姪兒的法子，再托托丸田夫人透情勸他，一頓纔中用。夫人今天去了遊玩，要一禮拜纔回，待他回來，我自去托他。他是狠愛念霞那的，待人也狠真摯，口才也狠來，得以此事托他保管，他必盡心舅舅。請交權任我佈置，我總替舅舅辦妥。就是圖理舍譽聽說能替他，把女兒勸轉，自是無有不從。瑪琪拖亞也再不留着午餐，遂告辭了出來。要知後事若何，再聽下回分解。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文藝

第五十四回 巧機緣同車聞惡信 呆想像論事效忠言

却說瑪琪拖亞。辭了舅舅。出了圖理舍銀行。一時行蹤。心裡沒有定向。自想道。丸田夫人又不在家。不如日到上布街一行。看看昨夜的痕迹罷。定了主意。遂邁着步。繞過比古尼街來。剛至荷理別夫大尉門前。見屋裡擠着許多夫役。搬運着許多行李。瑪琪拖亞點頭私語道。那探子果然歸國哪。也好。不在這裡混。地方上倒清靜些。諒他這回歸去。定要受個處分。再也不能來了。嘴裡沈吟着。那步兒不覺已通過這條街。剛轉入那便街頭。忽後面來了一輛馬車。飛也似的駛來。幾乎不曾把瑪琪拖亞撞倒。瑪琪拖亞急閃身一避。那馬車也使勁收駐了。韁瑪琪拖亞回首看看車中人。忽聞車中人呼道。啊。瑪琪君。可巧在這裡。撞着瑪琪拖亞。一看已認得是丸田夫人。不覺驚且喜道。啊。

美人手

一

哟。是夫人麼時。夫人在車上。伸出手來。招呼道。請上來。這裡坐。我此刻正回家裡去。一同到我家裡談談罷。瑪琪拖亞自是歡喜。一腳踏着車。鑽便飛上車來。那韁繩一鬆。馬蹄兒便的的發動起來。瑪琪拖亞問道。夫人怎的半路又回轉來。麼夫人詫異道。甚的半路這話。我不懂。啊。瑪琪拖亞道。今朝烏拉醫生說。夫人要到別莊養病去。不是麼。夫人聽說烏拉醫生名字。心裡像狠憂念的道。那。裡。我並沒有要到別莊的意思。不過今天天氣好。我特地出來散散步。誰叫烏拉醫生想必爲的別事。借此托辭哄你罷。你在那裡見着他。啊。瑪琪拖亞道。他今天一早就到我這裡來呢。夫人道。他來有甚的話。說。瑪琪拖亞道。就是說。目前我對夫人說過。那個澤瀨阿梅的事。他說查得那美人的地步。打算今晚同我一齊去會他呢。澤瀨阿梅昨夜在上布街鬧出狠怪的事來。啊。他騙倒荷理別夫。把美治阿士奪了去。啊。夫人道。我也聞得。我且問你。上布街之事可有對烏拉醫生說出來。瑪琪拖亞道。初意本來不對他。說。但看他模樣。大概都已知道。故此我也沒隱藏。直白告訴了他。夫人聽說。忽頓足道。不好了。瑪琪拖亞滿肚子疑惑。摸不着頭腦。問道。甚麼事不好。夫人道。這不關你事。我再問你。烏拉。還。有。甚。的。說。

呢。瑪琪拖亞道。他說有這等事。會見了澤瀨梅。必更有意外的新聞呢。約我今晚。好歹去會會他。臨行時。纔告訴我。說夫人下鄉去。要一禮拜纔回。囑我候着呢。夫人道。今夜你切切不可去啊。瑪琪拖亞道。怎解呢。夫人道。他要謀殺你啊。瑪琪拖亞道。哦。我明白了。澤瀨梅的家。是個賊黨的巢窟。恐怕他害我。麼。這事我倒沒留意。我見昨晚的事。料美治阿士不是個好人。必是與澤瀨梅同黨。故此我想找着他。搶白他一頓呢。夫人道。你未知內裡底細。湏要寧耐着。切切不可去啊。說着。那馬車已回到門前。夫人遂下了車。瑪琪拖亞跟着也跳下車來。隨着進了伯爵府邸。到了內堂。轉入一間靜室。夫人指着一張漆皮梳化椅子。令瑪琪拖亞同着坐下。夫人問道。昨夜你見着美治阿士囉嗎。瑪琪拖亞道。見着呢。荷理別夫把他用馬車送到上布街呢。但有些不明解。怎麼澤瀨梅帶着美治阿士逃走呢。我本來昨天夜裡。就想來告訴夫人。因為時候太晚了。所以不及。還有一事。夫人聘用那個劍客。也是澤瀨梅一路的人啊。夫人湏留意防備着纔好啊。夫人聽說。大驚道。嘉芝劍師你也見着嗎。瑪琪拖亞道。是呢。他扮作一位官員。架子擺得狠。像祇瞞不得我。過荷理別夫。就被他騙倒了。夫人道。嘉芝那人。扮甚麼也狠。

像的。瑪琪拖亞道。就是這樣。夫人更不可不留神。他和澤瀨梅都是虛無黨。啊。夫人道。嘉芝不是虛無黨。他是波蘭的愛國者。要推翻俄政府。替他同胞出力。他對付那一輩偵探。是最有手段的。瑪琪拖亞道。照我度來。澤瀨梅同美治阿士。於圖理舍銀行那件失案。必定是同夥兒的。嘉芝若不是一流人。那肯幫着他。想他瞞着夫人。也不知幹了多少惡事呢。夫人道。你想差了。實在嘉芝澤瀨兩人。與美治阿士一些兒。沒干涉他們。和美治阿士想是昨夜纔初見呢。夫人所答着着。皆與瑪琪拖亞意見。翻個對衝。瑪琪拖亞覺得狠奇。把一雙眼睛釘着夫人臉上。是時庭院外。忽聞有脚步兒聲。瑪琪拖亞把眼睛移向窗間。一望見一彪形大漢。攀着那株樹梢。站在梯子上。修理花木。瑪琪拖亞一見不禁錯愕。驚叫道。啊。約。未知所見者誰。欲知其詳。且俟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因事溯源剖明黨派 拔刀斷腕追述賊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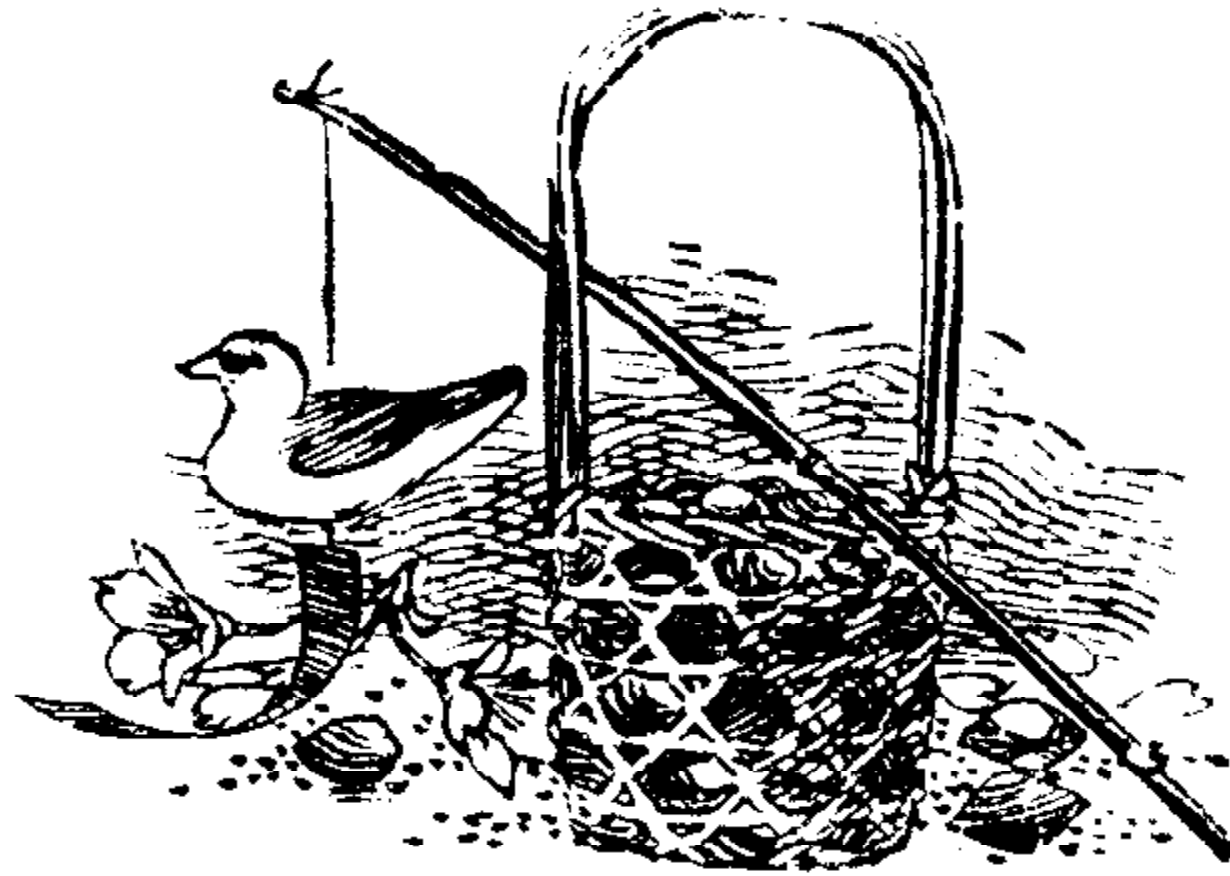
却說瑪琪拖亞。見了那彪形大漢。不禁錯愕。驚叫。啊。約。了一聲。夫人也錯愕道。瑪琪君。何事。瑪琪拖亞指着道。你看那大漢。不是牛田嗎。夫人道。甚麼可怕。這是我家裡底下人。啊。瑪琪拖亞道。就是他。串同澤瀨梅。奪了我的金釧。啊。夫人聽說。畧啓齒。一笑向那

大漢使了個眼色。那大漢就像見了長官，奉了命令，一般垂着手，低着頭，恭恭敬敬的迴避了。夫人道：「此中事情，你一些兒沒領會，覺得怪怪奇奇，觸目都是這也，怪不得我。今且透個底兒，你知你可留心聽着。」啊瑪琪拖亞此時要答也，答不出，懷着滿肚子疑團，恍惚像獸子似的，祇有點點頭。於時夫人再道：「你估量圖理，舍銀行被盜的事，是個甚麼賊嗎？那賊的目的，祇注在一個鐵箱子，餘外甚麼財寶都不是他稀罕的。那五千元的失項，諒又是別一個賊在後終歸有憑據拿得給你瞧。你須知那賊是專意對付俄政府的，非俄政府的物，他斷不動你的。」啊瑪琪拖亞道：「既是與俄政府作對，那不就是虛無黨嗎？」夫人道：「也不然。惱恨野蠻專制的政府，也不獨虛無黨一輩子。波蘭全土的義士，要想脫離俄政府的壓制，自求獨立，幾乎沒一個不與俄政府作對的。這叫做波蘭義士黨與虛無黨，微有分別。」啊瑪琪拖亞道：「然則鐵箱子裡便藏着些甚麼呢？」夫人道：「除俄政府發交荷理別夫公文要件之外，更有一卷最緊的冊子，是列着虛無義士兩黨人的名字。年貌這本冊子若落在野蠻政府手裡，那輩黨人便無安枕之日了。荷理別夫花了無數心血，買囑了一個黨員中的奸細，把全黨的總花名冊盜了來。荷

理別夫正打算獻與聖彼得堡中央警察部他料呈獻這本冊子必得異常獎叙故萬分寶貴萬分慎密虧那義士黨爲這事不知出盡多少法子纔查出他存放在圖理舍銀行又不知經盡多少驚險纔把那箱子偷過來啊瑪琪拖亞道然則伏埋布置行裡應該混有義士黨員在了夫人道不錯有是有的但并不關美治阿士當時義士黨的首領和着一位心腹的勇士垂問躲進行裡來呢瑪琪拖亞道這美人手又是誰丟掉的呢夫人道就是義士黨首領的那首領是波蘭公爵的姑娘他一心爲國不顧身命立誓要做個轟轟烈烈的女豪傑的啊瑪琪拖亞道夫人可認得此人嗎夫人道怎不認得他與我是最相得的瑪琪拖亞道那勇士呢夫人道也是波蘭的豪傑先年俄政府拿捕國事犯曾克麗西伯利亞在鑛山捱過十年苦是個狠有耐力的男子他同着女首領藉銀行裡那位黨員導進金庫室是時女首領拿着鑰匙便開取那鐵櫃不料鑰匙剛插入穴那機關猝跳出來牢把手腕纏着掙脫不得女首領遂毅然叫那勇士把手腕切斷那勇士是身經百戰從死人堆裡奪出生命來的自然膽子不怯便拿出短刀來把手腕一割割斷用巾子包着傷口瑪琪拖亞急問道那美人不怕痛昏了嗎

夫人道也。幾乎捱不起了。幸虧那勇士扶着纔走脫了。瑪琪拖亞道。怪道那天晚上。我剛進行裡。就撞着兩人出來。想就是這兩個了。夫人道。是也未可定了。那時還有一個黨員。尙在庫裡躲着。你同伊古那跟着。便進庫裡來。後來開了櫃子。拿出那手兒。同手釧來。你說要留着。自己查探。勸伊古那勿揚出來。遂把手釧揣在懷裡。把手也藏在身上。悄無聲。同着伊古那。跑出行外去了。那黨員一見着直來稟告首領。那首領見手釧落在他人手上。究竟不能安心。因此托了一位我們的姊妹。行名字喚作度璣。授意把這手釧哄回來。這位度璣。就是你所見那個冰上美人。澤瀨阿梅了。瑪琪拖亞聽說。不覺呆了半晌。定着神沈味了一回。既而道。原來澤瀨梅。本名叫度璣。是受托於女傑的麼。我也猜到這原故了。那度璣可也是波蘭人氏嗎。夫人道。不是。他是法國人。嫁於波蘭義士爲妻。瑪琪拖亞爽然道。嫁了嗎。夫人道。是嫁了。瑪琪拖亞道。誰呀。就是適纔所見那鬍臉漢子嗎。夫人道。是的。瑪琪拖亞不覺可惜道。唏。配他。不知夫人答出甚的話來。欲知其詳。再看下回分解。

文
藝



美人手

第五十六回 義士團俠氣成參商

革命派黨首定資格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瑪琪拖亞聽說那美人嫁了鬚臉漢大有鄙夷扼腕之意道。唏配他。夫人正色道。度。幾。那。人。是。個。奇。節。的。女。子。這。點。忠。誠。實。在。可。感。凡。為。他。丈。夫。及。義。士。黨。首。領。的。事。就。是。赴。湯。蹈。火。沒。有。不。盡。力。的。瑪。琪。拖。亞。道。既。為。義。士。黨。這。麼。盡。力。然。則。設。法。救。美。治。阿。士。也。是。受。了。義。士。黨。首。領。的。命。令。了。但。有。一。點。疑。處。怎。麼。他。帶。着。美。治。阿。士。家。裡。去。呢。他。是。有。夫。之。婦。無。端。家。裡。藏。着。別。個。男。子。不。怕。壞。他。的。名。譽。嗎。夫。人。道。你。勿。胡。猜。這。男。子。并。不。藏。在。他。家。裡。瑪。琪。拖。亞。道。這。是。烏。拉。醫。生。告。訴。我。的。啊。他。說。澤。瀨。梅。救。了。美。治。阿。士。現。正。藏。着。在。家。裡。呢。夫。人。道。烏。拉。這。事。是。騙。你。的。他。嫌。你。滋。擾。討。煩。要。哄。你。去。處。你。

美人手

個死刑啊。瑪琪拖亞道：「這事我不狠信。我沒有窺破烏拉迓華甚麼。他害我做甚。難道他也有甚的隱謀嗎？」夫人道：「你不知道，那盜取鐵箱之事，當時烏拉迓華也是到場謀畫的。瑪琪拖亞道：「然則烏拉迓華也是義士黨中人員了。」夫人道：「這倒不是。雖也是俄國人，實在與義士黨無關。他從俄國逃亡出來，漂泊一身，借醫行業，是虛無黨的首領。啊，烏拉迓華原不是他真姓名，他真姓名再沒有人知道。就是知道，也沒人提出來。瑪琪拖亞聽說，不禁駭絕變色。瞠目望着夫人道：「啊，喲，那名滿巴黎，受一輩子大戶人家歡迎的大醫生，原來是虛無黨的頭目嗎？」夫人道：「是的。烏拉迓華一向同義士黨的首領非常親睦，所有事體皆彼此合力扶持。自從爲着美治阿士的事，大家遂成了冰炭。烏拉迓華的主意，要不管美治阿士任荷理，別夫把他怎難爲也好。總求不疑到我們身上來，就得了。義士黨首領的立意說這件罪案，由自己犯的來，不應該昧着良心，移令他人無辜受苦。決意挺胸，脖子要把美治阿士救出來。因此烏拉迓華十分着惱。兩家幾乎要決裂起來呢。」瑪琪拖亞道：「怎麼義士黨首領要把這事告訴他呢？」夫人道：「并不曾告訴他。但事情怎瞞得過他。他得了風聞起來，不得不認。他聞義士黨首領說到要

做英雄。湏得光明磊落。昧本心事。雖死也誓不肯爲他聽說。知到勸不轉來。便含憤去了。上布街的事。本來他不曾知他村量。昨天義士黨必出手段。故此今天一早到你那裡探消息呢。瑪琪拖亞道。他一見我。就像狠知道的模樣了。這事還是他先向我挑逗起來啊。夫人道。你不知道。這正是他的手段了。他自從運動革命事業。丟却本來的面孔。已有二十來年了。他研究醫學也。正爲推求人類性質。漫道你們閱歷根淺的人。就是才識堅定認真。見過事面的一開口。差不多也被他識透了。瑪琪拖亞道。他能彀有這等本領麼。夫人道。沒些本領。怎能彀做得個首領啊。虛無黨中。凡預備可望充當首領的資格。幾手沒一個不專攻這種學問。有這種學問。就無論敵人偵探。怎麼隱形變相。總不能逃得過他眼裡了。他今早見你。叫你不要到我這裡來。說我旅行去了嗎。瑪琪拖亞道。是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夫人道。無他。義士黨首領。因救美治阿十。同他生了意見。他打算要重罰義士黨首領。恐怕你走漏消息。吹到我耳邊。我和義士黨首領最相好。恐怕我傳報消息。防備他。這是他擺佈的計策啊。瑪琪拖亞憤然道。他這般可惡。我要同他比劍。夫人微哂道。你怎是烏拉迓華對手。你想他能彀當得虛無黨一個首

領俄政府尙且奈不得他何。豈是你能奈得他何的麼？這孩子話不要說了。我問你聽了這一頓話，可明白美治阿士有罪無罪囉嗎？瑪琪拖亞道：「明白我是明白了，但說起來，舅舅未必肯信，更兼那五千元銀票沒着落，這件恐美治阿士推不得干淨啊。」夫人道：「這件留着美治阿士自己剖白罷。好歹義士黨首領總要親自帶他去會會圖理君，當面解釋一番完了。這件心事到時我也要陪着一行，但不能不先給霞那個信。我纔發了書子，想不久霞那也要到了。」正說着，忽一女子撥開簾幙，靜靜的步將進來看官，你道這女子是誰呢？欲知其詳，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落花寄贈宣示死刑

內幕圖全搜索生命

却說一女子撥開簾幙進來。瑪琪拖亞一眼認得是那冰上美人澤瀨梅。祇見他穿得滿身撲素，好像侍婢的模樣，與日前所見豔妝麗服大不相同。然這種天生麗質，仍然不減。瑪琪拖亞不禁駭叫道：「啊，這不是梅姑娘嗎？美人一眼瞧見瑪琪拖亞，心裡也自一跳，不覺倒退了幾步。於時聞夫人喚道：『度璣，不要緊，你且進來。』那美人恭恭敬敬趨到夫人跟前，低聲稟告道：『夫人吩咐候着那位，已經到了。』瑪琪拖亞心裡想道：『誰到

來呢。莫非是義士黨的首領麼。若是他到。今天可見着那斷手美人了。因急問道。是義士黨首領來麼。夫人道。不是。就是你的表妹子霞那啊。說着。又對度璣道。可請他到這纔吩咐你預備那間客室裡。烏拉醫生可來過嗎。度璣答道。沒有來。剛纔送了白木箱子來。說請夫人收受呢。夫人聽說。點點頭。度璣遂退出。瑪琪拖亞滿心疑惑。想道。甚的白木箱子。做甚用的呢。又想道。原來牛田澤瀨梅。都是夫人的婢僕。怎麼夫人用着這一輩人呢。又想到。那義士黨的首領。說是個女豪傑。不知又是甚的人物呢。一個悶雷。弄得那心七上八落。夫人是時也不暇留意。同他細談。祇見夫人問道。令表妹來了。你也同去會會他罷。瑪琪拖亞游移着道。今天早上。纔把他告誡一頓。斷實美治阿士有罪。且說拿着了憑據。如今怎好意思見面呢。夫人道。怕甚麼。你依着你所知道。照本心說。那不算欺負人。有甚沒好意思。難道你能殼避着始終不會他面嗎。你真是不脫那孩子氣。一齊去罷。說着。夫人先起來。步出去。瑪琪拖亞也祇得跟着。出了院子。穿過一條小徑。到了一座廳院。這座廳院。與正座是離隔着不連屬的。裡進也有好幾所房子。夫人先踱進一所外客堂。祇見客堂內。當中一張鏤花桌子。擺着一個白木箱。這箱子。

很像棺材的樣兒。不過畧小些。夫人瞧着道：「哈哈，這是烏拉迓華贈來的嗎？把蓋子攔開一看，裡便放着一束鮮花。那花朵兒却枝枝折斷，散落在箱底上，祇有花葉留在枝頭。夫人不覺勃然變色，然亦并不露出驚慌的狀態來，却微微含笑，道：「……瑪琪拖亞疑惑道：「夫人，怎麼他折了花朵兒纔送人，有這樣褻瀆的嗎？」夫人道：「這是虛無黨黨告死刑的寄贈品啊。虛無黨的戒律，凡把無瓣花枝送與那人，就是宣告那人死刑了。」瑪琪拖亞驚道：「宣告誰死刑啊？」夫人道：「就是我。」瑪琪拖亞益大驚道：「夫人和虛無黨有甚的過不去？」夫人還未及答，忽見那侍婢度璣慌忙跑進來，對着夫人耳邊咕咕唧唧說了幾句。夫人也附着度璣耳邊吩咐了幾句，祇見度璣慌忙又跑去了。夫人指着堂間裡門，對瑪琪拖亞道：「霞那就在這裡廂呢。你進去陪着他，不要則聲。此刻烏拉迓華來這裡見我，我有話同他說。你細聽着，你懷着所有的思疑，自然就明白了。快進去罷。」瑪琪拖亞要想留着護衛夫人，但被夫人緊緊的催促，連話也不容說。沒法兒，只得匆匆跑了進去。暗自打算道：「也好，我留心聽着，沒爭論，便罷。若覺來頭不像，我便飛出去。」把烏拉迓華打殺了，定了主意，遂把內廂門虛掩着。是時外間踉踉的腳步聲進來，就

是那虛無黨首領烏拉醫博士到了他日常見了人一種和顏悅色嘻着嘴縫兒合不攏來令人一見就親愛他今日把面孔忽翻轉來帶着一種肅殺的氣象眼底裡光綫含着的一種威稜射着夫人臉上夫人神色一些兒也不動問道適纔把我宣告死刑已知道了還有何事烏拉遜華發出嚴毅的聲口道還有一事要詰問你夫人微笑道既受死刑還有何事可問烏拉遜華道你還有那一輩同類也不能不處以死刑夫人正色道這就奇了所謂同類是指那一類你須說個明白那却不得不辯了烏拉遜華厲色道你須聽着你迷着這點小節把大事輕輕看過防害我黨安寧我先日曾總替黨員代表告誡你明白宣示你若再不醒悟定奪你的生命你偏偏不聽硬要替美治阿士出頭倒還罷了又牽引圖理舍譽的外甥做個同類差他帶領助摩祖探到敵人家裡來這罪還恕饒得過嗎你這樣玩法我虛無黨的內幕難保不敗洩在你手裡你手下那輩人才向來狠爲我黨盡力爲這件事竟然劃分黨派把正經大事丟着不辦自嘉芝以下那一輩子終日爲這無謂事件奔走試問你美治阿士與虛無義十兩黨究竟有甚麼相干救了他出來於兩黨的事業究竟有甚麼利益借他一身替我們卸

脫○疑○踪○正○是○極○好○機○會○受○苦○由○他○受○苦○就○是○害○了○他○一○命○也○算○不○甚○麼○一○點○小○不○忍○偷
且○看○不○破○怎○當○得○個○義○士○黨○首○領○現○在○縱○欲○把○你○容○恕○久○後○黨○中○機○密○必○更○弄○到○不○可
收○拾○即○此○鐵○箱○一○案○既○要○剖○白○美○治○阿○士○無○罪○勢○不○能○不○攬○在○自○己○身○上○供○認○出○來○豈
不○是○把○我○虛○無○黨○的○事○業○給○你○做○口○供○材○料○嗎○夫○人○蹶○然○道○一○人○做○事○一○身○當○我○決○不
牽○涉○他○人○不○錯○我○的○主○意○確○被○你○猜○着○一○定○要○救○美○治○阿○士○一○定○要○給○他○個○無○罪○的○感
證○我○出○手○做○來○的○事○一○定○照○直○供○說○盜○鐵○箱○是○何○目○的○一○定○不○隱○藏○我○死○後○也○留○與○世
人○評○個○理○你○安○心○我○拚○着○命○兒○不○要○各○事○攬○在○我○一○人○身○上○也○駁○了○你○們○好○好○的○幹○去
罷○瑪○琪○拖○亞○在○內○廂○聽○得○夫○人○所○說○一○字○一○淚○一○字○一○血○心○裡○祇○是○發○抖○不○住○的○感○歎
纔○知○道○所○謂○義○士○黨○的○女○豪○傑○夫○人○也○有○關○係○的○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美人手

第五十八回 念黨員傷心爆裂彈 憶家世力護自由權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却說瑪琪拖亞伏在內廂。祇是感歎，是時又聞烏拉迓華向夫人厲聲道：「你向來狠熱心爲我黨盡力，凡事彼此商定纔發手，今何故撇却我黨，這是怎的意思？」夫人道：「你黨近日的舉動手段太過卑劣，全與公理相背。我今日纔知道你虛無黨是一輩喪廉寡恥無賴的所爲，故我近日轉了宗旨，不喜歡與你等共事。」烏拉迓華道：「何所見面云然？」夫人道：「他不必論，就日間俄國來電說你虛無黨又用炸彈破壞雲玻璃宮，傷害同胞不少，這種殘忍手段把無辜的生命視同兒戲，你輩既說爲國民製造幸福，不應反借國民的血肉建築你的修羅場。我義士黨堂堂正正持着愛人主義，豈屑與你輩殺人黨同夥兒嗎？」烏拉迓華道：「你又食言了，當日歃血合盟，不會同你黨約過，凡有可以改

美人手

革得俄國野蠻專制的政治。無論用兵流血都不許避。你忘了嗎？夫人道。我並不忘。所謂改革就是不得已用強力手段也。須持着堂堂正正主意。聯合全體多數的國民。與野蠻不化的政府。宣戰。把風潮捲攝政府的魄力下來。這纔是正義。若以一二人詭秘的手段。與鷄鳴狗盜無異。非我輩所屑爲。你們此次爆炸雲玻璃宮。傷害近衛兵。凡三百名。這三百近衛兵大半皆我義士黨員。我費却許多心血。被你輩一旦破壞了。我國前途又加上一度阻力。你虛無黨實解不脫這點罪名。計你黨初立黨規本不是這個宗旨。凡做一事必經黨員全體認許。確乎不背公理。方敢施行。今大不然。自結合那班輕薄少年。全失立黨原意。專恃血氣用事。遇些難阻便暴亂橫決。這是幹大事的人才嗎？我也沒閒氣和你們爭辯了。就是爭辯到底。諒你也未必服。烏拉迓華道。我曉得了。你並不爲別的。不過爲美治阿士一人。遂同我全部黨員反對罷例。夫人道。雖然爲美治阿士一人。不值得兩黨分裂。然觀美治阿士一事。也可見你虛無黨是不愛護人類的自由。一個人肯忍心賊害人類的自由。公理上還容恕得過嗎？我已。是死刑宣告中。人要說。我便說。要殺你。便殺也。再沒甚的客氣。我自問平生心迹。十年以來。都如一日。

不。曾。有。半。點。事。對。不。得。過。本。心。自。從。受。黨。員。推。戴。做。了。這。個。義。士。黨。魁。常。念。我。父。波。蘭。公。爵。爲。愛。同。胞。自。由。掃。蕩。專。制。政。體。爲。俄。軍。所。敗。充。配。西。伯。利。亞。死。於。岩。穴。我。雖。一。女。子。誓。欲。繼。承。先。志。爲。國。民。造。成。這。個。幸。福。我。手。下。那。一。輩。子。大。概。都。是。我。父。舊。部。的。人。才。那。嘉。芝。那。牛。田。他。的。歷。史。他。的。真。姓。名。諒。你。也。記。憶。試。問。你。虛。無。黨。中。能。有。幾。個。比。得。他。就。是。助。摩。祖。和。度。璣。兩。姊。弟。他。也。不。是。個。尋。常。的。人。物。他。祖。母。本。是。波。蘭。的。貴。族。你。也。曉。得。他。是。伊。連。斯。伯。爵。的。夫。人。伯。爵。父。子。爲。國。事。捐。軀。夫。人。携。着。他。姊。弟。兩。人。跑。到。法。國。舍。辛。茹。苦。頭。也。捱。到。白。了。此。心。仍。念。念。爲。着。祖。國。一。家。人。皆。替。義。士。黨。出。力。你。想。我。手。下。這。一。輩。義。士。怎。屑。同。你。雞。鳴。狗。盜。的。虛。無。黨。聯。合。嗎。烏。拉。迓。華。道。助。摩。祖。也。不。是。雞。鳴。狗。盜。的。材。料。嗎。就。是。你。也。何。嘗。不。是。夫。人。道。這。又。不。同。若。不。盜。出。那。個。鐵。箱。我。全。黨。義。士。數。百。人。將。被。政。府。一。網。打。盡。這。爲。公。義。上。不。得。不。爾。不。能。以。盜。賊。論。就。是。捨。身。流。血。也。祇。殘。毀。自。家。的。肢。體。并。沒。借。他。人。作。犧。牲。至。於。助。摩。祖。也。同。爲。這。件。目。的。義。不。能。辭。你。黨。也。幸。得。助。摩。祖。了。若。不。得。助。摩。祖。做。個。內。應。你。黨。今。日。還。能。設。安。枕。高。臥。嗎。烏。拉。迓。華。道。你。的。好。處。我。也。知。道。你。爲。義。士。黨。爲。虛。無。黨。備。嘗。艱。苦。不。能。不。感。服。

文藝

四

你這位女丈夫我黨聞你爲鐵箱的事犧牲此身沒一個不感激流涕後來這段殘棄肢體你命嘉芝向縱覽場偷了回來又命度璣把手劍騙回一些兒不動踪影我黨裡沒人不讚歎你布置的機密知你不肯留取痕迹也爲替兩黨人着想起見可惜你爲一無關緊要的美治阿士忍把前功盡棄不顧事情敗露將來黨員着手應辦的事你也不復留地步了夫人道我一身擔了這罪決不與黨中事業相妨若要我昧着本心把自己所犯的罪移給他人借無辜之身爲自己受苦背棄公理何以示教黨人你也是個黨魁這點黨力團結的精神難道也不解注意嗎烏拉迓華道讓你怎的辯論這防我黨之罪斷不能辭祇可惜以你一位女中丈夫爲這小事奪了生命殊甚不值我今替你設個法望你遵悔頭一件速把美治阿士交出來任我黨處置第二件你立刻離法蘭西遷往英吉利三島你若答應我黨姑且把你想饒就是夫人聽說陡然鳳眼圓睜蛾眉倒豎作聲道這腐敗言辭敢向我跟前瀆嗎要殺便殺我豈受你黨憐的嗎這會算是最後的相見了你退去罷烏拉迓華也氣憤憤的道一場好意勸你反出言不遜諒你心已死再也沒挽救了我今准一禮拜以內行所宣告的法律你好自

豫備着。到時。連你手下那。一輩同罪的。也再沒留情了。說罷。含着怒。大踏步去了。未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示殘肢着落美人手 述病體補叙黃金釧

却說烏拉遜華既去。那內衙裡。跟着這兩人。守着夫人所囑。仍未敢造次。時夫人推開了內衙門。請手。令他出來道。你們且隨着我來說着。夫人當先。他兩人跟着。出了廳堂。繞過西院到了。即密室。就是日前霞那縣。潯瑪琪拖亞時。見了甚麼怪物。嚇得嘩起來的所在。夫人到時。神色漸次平復。命他兩人坐着。說道。適纔我們問答的話。你兩人。都聽見了嗎。瑪琪拖亞答道。都聽見了。估不到烏拉遜華。是恁兇的。夫人道。聽見就好了。我的命過不得一禮拜。你們可也知道了。瑪琪拖亞道。那不怕。有我在。我保護着夫人。他若來。要他先吃我一劍。他生命還不保。怎能害夫人嗎。夫人道。不必說這話。但要你們明白了。美治阿士的確是無罪的。那就還却我的心願了。瑪琪拖亞道。的確明白了。何不請夫人把美治阿士交給我。和霞那。領着去見舅舅。當面訴明此事。諒美治阿士此時可在夫人府中麼。夫人道。在是在我家裡。但當初累美治阿士受屈。原因是由

我做來。我不同着美治阿士去見圖理君。不會親身爲他洗脫罪案。仍不能了我心願。瑪琪拖亞道。夫人何嘗累他。他倒累了夫人是真的。夫人聽說把眼睛向他兩人臉上一瞥。說道。我們剛纔問答的話。你們還不會十分明白啊。你估量鐵箱子是誰拿了。就是我啊。瑪琪拖亞道。夫人不說義士黨的首領。是夫人的貴交嗎。夫人道。我就是義士黨首領了。波蘭公爵就是我祖父了。當日我同牛田去盜那鐵箱。未曾得手。倒把手腕斷了。次夜再差牛田一人。自去纔把箱子盜了來。說着舉手撥開簾幕。拿出一玻璃瓶來。瓶裡用防腐藥水浸着一隻人手。說道。這就是我的肢體了。瑪琪拖亞及霞那見着。一言不發。祇是面面相覷。夫人對霞那道。日前你驚嚷起來。不就是爲這個嗎。說罷把瓶子放回原處。復照樣把簾幙垂着。又道。你們見我兩手運動靈活。未必疑得。到此你看那左手不是真的啊。說着把右手向左臂上一按。那手便反摺下來。又道。他能殼運動靈活。愈憑那幾條彈力性的機鏗。連着臂上。這是橡皮製的啊。瑪琪拖亞聽說。纔明白了夫人稱病的原因。又記起每次陪乘馬車。夫人常令他坐在右旁。又家裡臥病時。也常帶着手套。原來其中有這個原故哪。是時聞夫人又道。自從斷了手腕。醫治那傷

口。不知。捱。却。多少。痛苦。我。輩。爲。國。流。血。捱。着。點。子。痛。苦。原。不。算。得。甚。麼。一。禮。拜。之。前。也。漸。漸。就。平。復。了。我。最。痛。苦。之。處。倒。是。烏。拉。迓。華。逼。我。初。時。爲。那。手。釧。他。無。日。不。來。催。迫。擺。佈。着。辣。手。段。要。助。摩。祖。的。姊。姊。度。璣。做。餌。不。料。頭。一。夜。把。那。事。情。鬧。差。了。因。此。次。日。又。來。搗。撥。我。要。我。擔。戴。這。岔。子。我。祇。得。借。擊。劍。爲。題。引。出。你。手。裡。那。件。東。西。我。生。平。做。事。本。來。慣。用。左。手。惟。有。所。學。的。劍。術。是。照。常。用。着。右。手。然。當。挑。落。那。手。釧。之。時。用。力。太。猛。把。傷。口。激。動。痛。益。增。劇。次。日。遂。臥。病。不。能。起。來。當。時。烏。拉。迓。華。告。訴。你。說。我。有。病。調。養。不。許。見。客。就。是。爲。這。原。故。了。在。烏。拉。迓。華。的。心。事。祇。要。把。賍。證。騙。回。不。怕。露。出。岔。子。便。了。美。治。阿。士。受。屈。倒。不。要。管。他。知。我。脾。氣。最。不。肯。無。辜。累。人。恐。防。我。出。手。搭。救。美。治。阿。士。因。此。禁。絕。我。家。裡。人。不。許。在。我。耳。邊。題。起。美。治。阿。士。被。屈。之。事。幸。虧。助。摩。祖。畧。通。我。個。消。息。纔。知。到。後。來。聽。你。所。說。纔。明。白。我。自。從。決。計。要。救。美。治。阿。士。便。着。着。關。防。烏。拉。迓。華。恐。他。敗。我。的。事。一。切。舉。動。皆。不。被。他。知。到。幸。而。嘉。芝。狠。熟。俄。國。警。察。部。的。內。情。遂。令。他。瞞。着。烏。拉。迓。華。扮。作。俄。國。偵。探。人。員。與。荷。理。別。夫。交。涉。僥。倖。一。發。得。手。把。美。治。阿。士。救。了。出。來。其。中。情。形。你。也。大。概。知。道。了。又。對。霞。那。道。霞。那。姑。娘。你。擇。配。看。中。了。美。

文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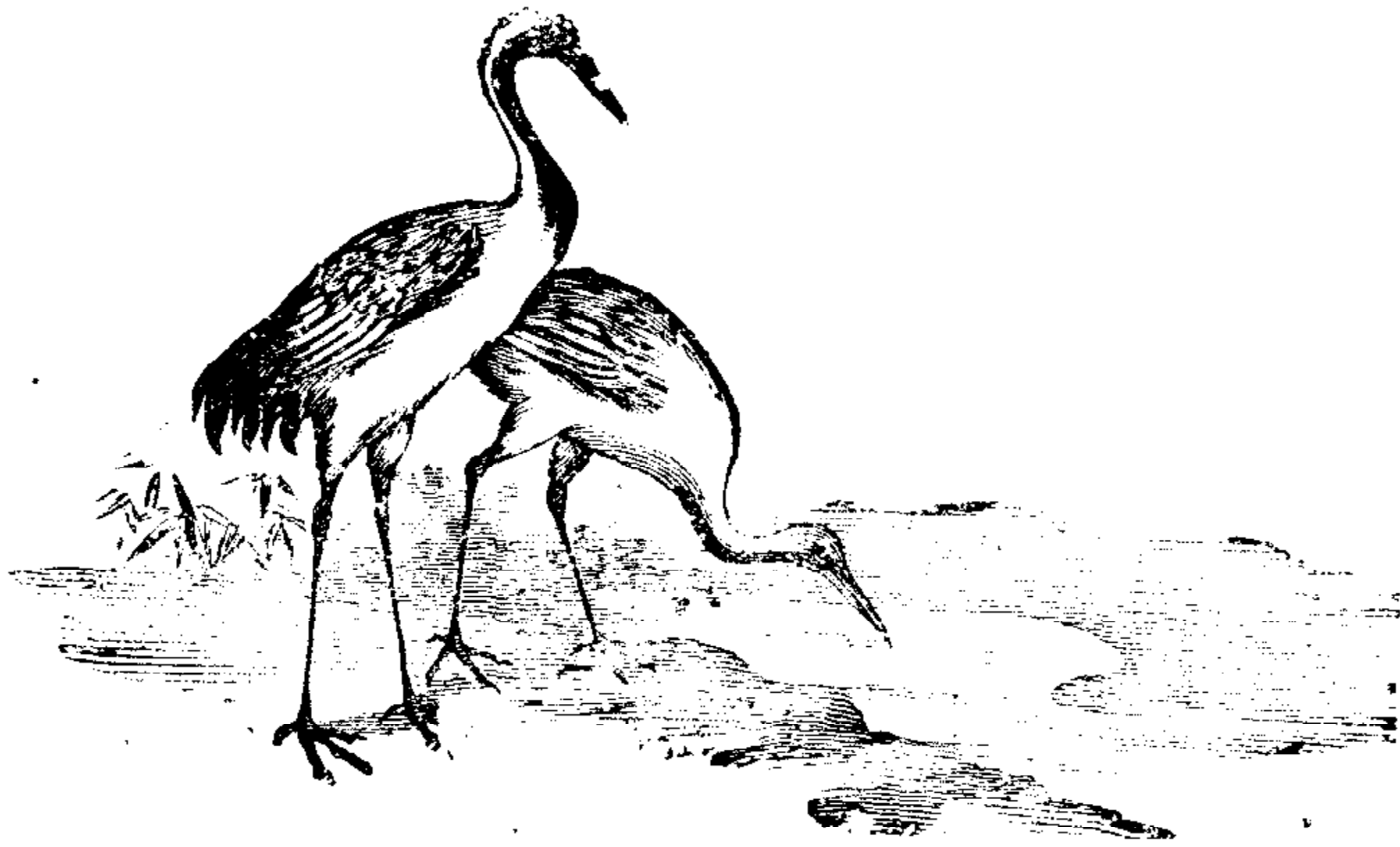
八

治阿士也算狠有眼力。美治阿士可也算得個剛膽的男子了。以荷理別夫的詭詐。禁閉着整個月。未嘗肯半點屈服。這段剛氣。倒把荷理別夫。懾住了。世間狠不易得這樣的少年。啊。此刻本該令他出來與你們會會。但我主意想先領他見過圖理君。說明白了。纔交還姑娘。暫時且忍耐着。同瑪琪君先回去。把我所說的原委。告訴圖理君。沒曾有個先容。恐怕圖理君不肯會面。我的生命時候無幾。你們須記着傳語。圖理君到時。速相見。啊。兩人聞夫人所命。便離座站起來。是時瑪琪拖亞。似乎還有一事。要想稟陳。對着夫人。嘴唇欲動。還住。夫人問道。還有甚麼疑問。只管說。啊。瑪琪拖亞道。美治阿士無罪。我們已盡明白了。但舅舅問起那五千元匯票來。我們怎說好呢。若答不出這件事情。恐舅舅未必肯信。夫人道。那匯票一定是個有意藉端陷害美治阿士的人的所爲。我意中所疑的。凡兩人一個是烏拉。亞華。他要把罪名卸在美治阿士身上。何難提撥自己五千元。僞做一匿名書函。坐實美治阿士的罪案。若不然。就是那一人了。此刻未找好憑據。說也。益今天無多時候了。你快些回去罷。我畧把身後事打疊打疊。再過兩點鐘。便領着美治阿士到你行裡來。先去告訴圖理君罷。說着。便伸出右手來。霞

那○那○一點○感○激○的○淚○珠○兒○和○那○一○點○傷○心○難○過○的○淚○珠○兒○也○不○知○是○分○是○合○從○鼻○孔○裡○
 通○出○一○陣○兒○酸○便○滴○漣○漣○迸○掉○出○來○一○箇○拿○巾○兒○拭○着○一○面○提○起○手○來○同○夫○人○握○了○
 一○握○辭○別○了○出○來○同○若○瑪○琪○拖○車○一○直○向○銀○行○歸○去○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文
藝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六十回 懷鬼胎會計生避道 對筆迹代書人上檯



却說瑪琪拖亞同着霞那離了伯爵府邸歸到銀行。可巧圖理舍譽不在家，等了好一會還回不來。瑪琪拖亞想道：不如直到賬房裡問問伊古那，順便把美治阿士的事情先對他說知，絕了他的念頭。明知朋友之情，也狠替他難過。然也沒法了，想罷便自跑到賬房來。不料伊古那公事已畢也出去了。沒法兒，祇得再跑上樓來。吩咐霞那一個人候着，自己要出去找着伊古那。問問舅舅所在，打算去迎舅舅回來。恐防夫人所約時期兩不相遇，霞那點首會意。於是瑪琪拖亞三步兩步跑出街來。約行了兩箭多路，拐灣處一小廝迎面渡來。滿身時式衣裝，呼道：瑪琪相公，那裡去。瑪琪拖亞聞喚，定睛一看，不覺道：啊，你不是助摩祖嗎？怎今天穿得恁排場。你身體可都好了囉嗎？助摩祖

道。差不多都好了。記性也都回過來了。祇有這點精神。醫生說。還不曾十分復元。但我自己。也不覺得怎麼了。今早在那便橫街。同幾個孩子們打架。我還贏了他。被我打得他哭着呢。如今我要到行裡告訴主人。說那鐵箱子是我做內綫引丸。田夫人同牛田來偷的。早上夫人到我家裡來。叫我去行裡認罪。賞了我這一套衣服呢。瑪琪拖亞見說。益感念夫人計畫周全。因答道。是麼。夫人叫你去認罪麼。認了倒好。罪是沒有的。不說個明白。滿行裡把罪名都推到美治阿士身上。也不免太過難爲他。沒要緊。你祇管放着膽子去。萬大有我替你作保就是了。主人此刻不在家。俄同你先去找找伊古那。問問主人那裡去罷。說着。拉了助摩祖。一同向伊古那的廐所來。將到門前。助摩祖指着道。這光景。伊相公也不在家了。你看纔進去。那人一轉身。便出來。想也是來探望他的。撞他不着。故此沒精打彩的。兩邊望着商量。要走呢。瑪琪拖亞料不到助摩祖有這靈醒機智。點點頭。暗暗稱賞。留神一看。那門前站着的少年。原來就是昨夜上布街小酒店裡。遇着那個哈理治。是時他正要走的光景。瑪琪拖亞急躡上幾步。喚止他。哈理治聞喚。回轉頭來。一眼也就認得瑪琪拖亞。彼此遂攏近來。哈理治道。瑪琪君。可巧這

裡又撞着聞說。伊古那居然陞做銀行的股東了。近日爬到樹極巴上頭。連正眼也不大向我們回頭瞧瞧了。我來訪了他幾次。都沒會面。說是不在家。真有那麼巧。從前他和我幾乎沒一天不會面。先月裡還涎着臉求我寫匿名書子。今一旦便巴結不上。碟子裡種瓜根性未免太淺了。瑪琪拖亞聽說匿名書子四字。不覺心裡大有感觸。急問道。伊古那托老兄寫甚的書子呀。哈理治道。他說有慈善金五千元要送與一個人。但自己筆迹。那人是認得的。必不肯受。故此托我代筆。信裡說話是由他口授。我照樣謄寫出來。這封書子是寄去比勒達尼亞交一位世家美治阿士收的。瑪琪拖亞無意中得了這個消息。呆了半晌。默自想道。料不到這件事。是由伊古那做出來。我一向還估量他是個老實頭。原來也是這樣險詐靠不住的。又自悟道。是了。他恐怕霞那弄不到手。先要把美治阿士名譽壞了。令人家疑美治阿士做賊。斷了霞那的念頭。這計也狠毒啊。好得了這憑據。那五千元的賍證有着落了。因對哈理治道。我想求你同着一道兒到行裡去見見舍親。我狠感謝你啊。哈理治道也好。我此刻正閒着。只管陪着一道兒走走罷。瑪琪拖亞見說。不勝之喜。遂連着哈理治助摩祖三人。一同來到銀行。還未

進門。恰好見伊古那施施然來，也是將返銀行的光景，忽舉首見瑪琪拖亞携着哈理治到行裡來，心裡懷着鬼胎，料事情已經敗露，急轉身躲進橫街，避了瑪琪拖亞，也不追趕。他一直進了銀行，跟着路便聞軒輪蹄聲，一馬車駛到門前，停着見丸田夫人領着美治阿士已經到來。瑪琪拖亞是時心裡祇是拍拍亂跳，對着夫人及美治阿士點了點頭，首示了個禮，便領着一衆人到樓上客堂，坐着自己轉身遂跑到圖理舍譽房裡見圖理舍譽早已回來，正和愛女霞那在此辯論美治阿士之事。一見了瑪琪拖亞，眼神便露出無明火來，發話道：「你這賤婦，那這時說美治阿士有罪，那時說美治阿士無罪，弄得那妮子日日來胡纏，你這可惡東西，從今以後不准到我家裡來，甥舅之情，從今日一刀兩斷了。」滾出去罷。瑪琪拖亞硬着膽子道：「舅舅剛要往下說，祇見丸田夫人已携着美治阿士助摩祖進到房裡來，問夫人道：『不要嚷，圖理君你且聽聽我說是時圖理舍譽弄得滿心糊糊塗塗，好像做夢一般，望着夫人道：『啊，嚨，望着美治阿士道：『哼，又望了一望，助摩祖那雙眼睛不住的向他三人臉上打起滾來。美治阿士和霞那那四隻眼睛是時也把兩對光綫交起點來，彼此都露出一種歡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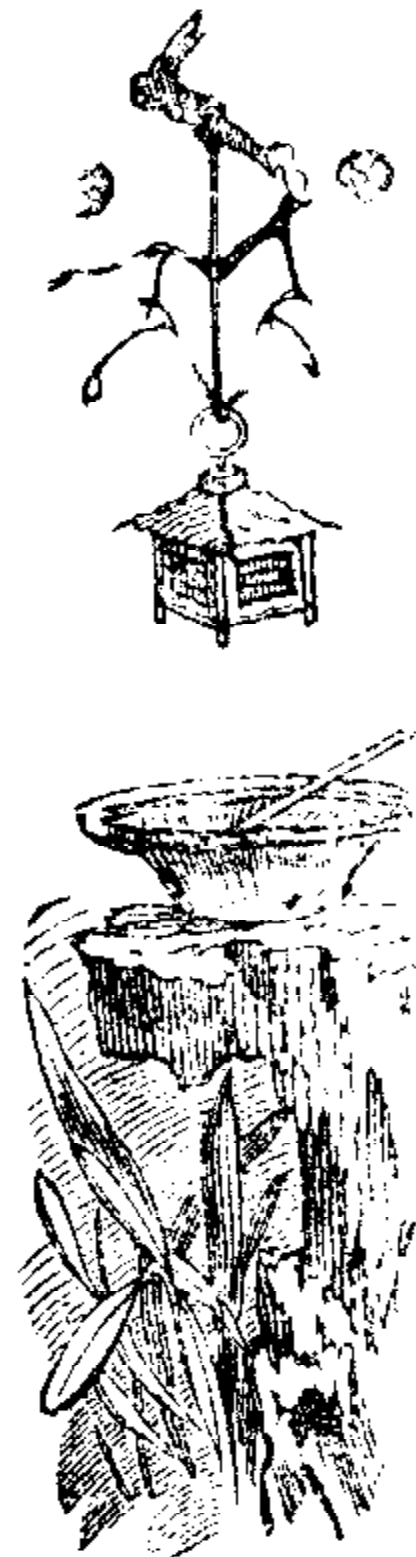
的顏色維時丸田夫人推攏助摩祖上前說道。圖理君不必疑美治阿士了。我把個確實的憑據給你罷。圖理舍譽道。不必了。任是怎麼說。那五千元盜贓。美治阿士再也卸不脫了。還有偽書爲證。說着從袋裡拿出那封書子來。捧在桌子上道。請你看看瑪琪。拖亞急閃身跑到客堂裡。拉了哈理治進來。對着圖理舍譽道。那書子是這位哈理治君所寫的。遂取過紙筆來。道。哈理君。請你寫幾行對對筆迹。哈理治以爲銀行將聘他。當個抄寫。要試驗他的書法。滿心歡喜。興興頭頭的拿着筆。端端正正寫了幾行。瑪琪拖亞遞給圖理舍譽。一對分明是一人的手筆。無疑。圖理舍譽不覺發起火來。厲聲喝道。你這東西與美治阿士朋比。爲好的。哪你做的。好事來替美治阿士。寫偽書子嗎。哈理治道。那……裡這書子是伊古那托我寫的。圖理舍譽道。混說。伊古那斷不做這事的。你不要走。我立刻喚伊古那來對質。正鬧着。要差人去傳伊古那。祇見外間侍役送進一書子來。說道。管賬伊古那。適纔匆匆跑進賬房。寫了這封書子。囑令呈遞。行主便匆匆跑了出去。看他神色。狠與往常不同。不知甚原故。啊。圖理舍譽接着。一看封面的墨痕。還未乾。開封取出書子。看來祇見圖理舍譽臉色一時青。一時白。又一時紫。漲

美人手

五

文藝一

解。起。來。那。手。顫。得。幾。乎。不。會。把。書。擠。裂。未。知。書。中。究。竟。說。的。甚。麼。欲。知。其。詳。再。看。下。回。分





美人手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六十一回 白罪狀伊古那遞書 受毒劑義士黨結局

却說圖理舍譽。拿着伊古那送來的書子。一面看着。一面氣得顫抖不迭。聽他讚道。久蒙恩寵。會計生伊古那。謹白罪狀於主東足下。頃瑪琪氏。率領哈埋治助摩祖。到行拜見。主東想生所犯罪孽。已無可逃飾於昭鑒矣。生再無顏見主東。更不敢一刻尙留故土。此書入呈尊案時。生已在滄車中矣。生深悔一時情慾。迷塞心竅。被魔鬼侵惑。致有主東恩遇。其中惡機。實有意外原委。敢含恥奉述。乞於無可恕諒之處。稍輕減其罪焉。當日被祛篋者盜啓金庫。經主東點驗。除鐵箱外。并失去五千元匯票一紙。時生在忙亂昏憤中。忘却此票。因來日侵晨應支之故。已於前一夜提取置諸案間抽屜。及後啓賬室抽屜始見之。即欲持票啓白主東。時主東以事外出。未

及稟陳，而是時方寸間，魔鬼之瑩惑至矣。歸座後，心如焚絲，自念職司會計，以此鉅款，竟爾遺忘，若告主東，定受嚴飭，生此字下數年，幸無過失，得荷青睞，若爲此故，一旦以鴛鴦見棄，則此身將來所希望，都歸水泡，隱憂自咎，不知所從，繼欲私啓金庫，納置諸他項單件中，僞爲當日失檢，然竊念當日反覆檢對，皆已細經尊目，若被明察，窺破，恐更加一重欺罔之罪，思維無計，乃於是夕懷歸廬所，而適其時美治阿士之一紙告別書來，言將歸比勒達尼亞省墓，省墓後，將復歸巴黎籌取旅費，且與令愛霞娘一會，而後投奔異國。生一時懊惱，遂懷妒念，竊計主東見愛，東床將以不才受選，而彼念念不忘，猶欲挑動令愛，若令愛知彼身果無罪，則心情所向，將永不能奪，是彼固吾愛情之敵，於吾希望甚相妨者也，不得已思求所以離間之法，以除銷阻力，然苦無計，忽憶此無着之五千元遺票，既可移罪名於彼身上，亦可濟其所急而促之旅行，於是僞作匿名之書，郵付於彼，初不料有今日之敗，害人而反自害也，生悔已無及矣，生欺罔主東之罪，污衊美治阿士之罪，知無可道，今此敗露，蓋亦冥冥中示罰之報，生再不敢隱諱，以祈恕於上帝，函中或有未盡處，諒哈理治氏當已陳述，吾

實欺哈理治。以祈中傷美治阿士。美治阿士實無罪。盜鐵箱之賊。諒與荷理大尉相厄者之所爲。行中可疑之人。除助摩祖外。所謂詭惡不正者。惟生一人而已。臨書悞罪。倉卒不文。伏乞恕諒。負罪出亡。會計生伊古那頓首謹上。

圖理舍譽把書子讀完。這段疑團。至此纔恍然冰釋。不覺這點又憐又愛又愧又悔的。心事移向他女兒和美治阿士。望着美治阿士道。你們可見個禮美治阿士。遂上前和霞那懇懇切切握了握手。喜得那瑪琪拖亞連眼淚也迸了出來。對着圖理舍譽道。不如此刻舅舅出個主意和他兩人定了婚罷。於是圖理舍譽拉着他兩人。令霞那除下一個金約指套在美治阿士指上。再令他兩人握握手。其時在傍立着那個丸田夫人。忽而顏色改變。咕咚一聲栽倒地上。嚇得瑪琪拖亞手脚忙了。跑上前扶着問道。夫人覺得怎麼樣。啊夫人把眼睛晃了幾晃。有氣沒氣的勉強作聲。答道。已是不中用了。我已受了烏拉迓華的毒了。說罷。閉着目把手脚蹬了兩蹬。那女豪傑義士黨首領波蘭公爵女公子變名丸田夫人的俠魂已隨着金童玉女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去了。圖理舍銀行一時忙做一團。奉着恩人的遺軀。做了個喪主。自不必說。那霞那和美治阿士。

替他守了孝。過了一月之外。纔解除墨絰。擇吉成婚。瑪琪拖亞想設法替夫人報讎。到俱樂部各處。要找烏拉迓華的晦氣。時烏拉迓華。連平日往還的去處都避着。找了兩個禮拜。沒些兒踪影。漸漸也就丟淡了。夫人身後的遺囑。認定度璣姊弟二人。於義士黨勤勉有功。撥分一份大大的遺貲。吩咐助摩祖勿拋荒學業。所餘家貲及府邸。施作貧民病院。那手釧贈與瑪琪拖亞作紀念。因此助摩祖入了海軍學校。他祖母隱姓埋名。避到畢萊薩鄉裡住了。助摩祖的罪。圖理舍譽恕了不究。助摩祖的姊姊度璣。得了這一注家貲。同着牛田。搬到美國去。嘉芝借劍術流徙出地中海。過了土耳其。哈理治由瑪琪拖亞作薦。在銀行補了伊古那的缺。自經了這一場事故。瑪琪拖亞也把世事灰了心。帶着夫人那手釧。到世界各地漫遊去了。荷理別夫歸國後。盜失鐵箱之事。已被政府知到。把他降了職。不復再能到法國。從此以後。虛無黨的秘密。再沒有人知到了。

(完)

